武俠世界

天下為公

第34年

9

$15.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所著「鬼谷子傳奇故事」之「無爲神功」鬼谷子等人到上清宮請示老子後返越。時勾越、文種作囚臣於吳；只范蠡、干瀆在越；西施自願獻身救國。夫差聽西施之言，放他們回國。勾踐勵精圖治，「十年生聚，十年教訓」，養精蓄銳，伺機而動……適吳王欲圖霸業，會盟中原，越得機會，水路截夫差歸路，陸路破吳都，吳亡，夫差被迫自刎身亡。唯文種留下，鬼谷子等人功成身退……蕭玉寒先生用玄學之說描述歷史故事，使人既讀歷史又閱故事，值得一讀。

* * *

「神劍金釵」乃東方玉先生繼「八劍揚威」之後另一新作。東方玉先生所撰著的故事向以流暢、生動，故事內容引人入勝稱著。另麥中青先生所撰著的湖海詭幻恩仇故事「鬼復仇」，描寫了「雷神鏢局」局主奪人寶刀、秘笈，鬼魂索仇……闡述了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時辰一到，甚麼都報的道理。

* * *

下期之巨型小說將刊登馬騰先生所撰著之「江湖小子」，屆時請留意。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9期
(總號171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無爲神功

鬼谷子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討論興亡 助越復國

天高，浩浩茫茫。

雲淡，拂拂飄飄。

秋雁，悠悠南飛。

鬼谷子、笠丹、九天玄女、猿爺爺等三人一猿，一路疾行飛掠，眨眼已越過列國紛爭的五千里大地。

九天玄女飛掠中，忽地格格一笑，伸手向前遙遙一指，道：「那兒便是邙山上淸宮了，師傅他老人家想必是望眼欲穿了。」

笠丹與九天玄女相伴而行，她聞言抬頭一望，但見遙遙遠處，一座底闊頂尖的塔形山脈，在掩映的雲霧中露出一個淡淡身形，不由微微一笑道：「靜妹未免言過其實，邙山雖現出其形，但俗語有道望山跑死馬，此地距邙山少說也有二百里路，你師傅又怎知鬼谷哥哥等正趕返師門，怎會望眼欲穿？若然如此，老祖豈非成了大羅神仙了嗎？」

九天玄女神秘的一笑，道：「師傅老子是否已登仙界我不知道，但我記得，當日我下山時，師傅他老人家便向我斷言，鬼谷師哥與他將於五年後相見，細算起來，眼下豈非五年前的下山之日嗎？丹姐姐妳說，師傅他老人家是否已練成未卜先知之術？」

笠丹笑道：「就算今日眞的是五年前靜妹下山之時，但也未必便靈驗。」

九天玄女一怔道：「爲甚麼？」

笠丹道：「此地距邙山尙達二百多里，而且眼下正是傍晚時分，一日快過，這剩下的三個時辰，如何可趕二百里路？因此今日斷斷不可與妳師傅他老人家相聚，也因此他的推算豈非有所偏差嗎？」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失笑道：「是啊！看來師傅他老人家百密一疏，畢竟有所差錯，這叫失之毫釐，差之千里……」

九天玄女正說笑時，在邙山方向，忽地呼呼射來四道彩氣，色分紅、黃、藍、白四種，疾如奔電，眨眼已然射至。

四道彩氣猶如會認人似的，四道氣流分奔三人一猿。

紅氣搶先，直射九天玄女，九天玄女但感心中一震，似有無可抗拒之魅影，於遙遠之處呼喚，身不由己，便隨氣騰空而起，彷佛如仙女駕雲，飄飄拂拂，直向邙山方向冉冉飛去。九天玄女半昏半迷，心中不由喃喃道：「撞邪？遇仙？白日作夢？」

笠丹未及有所反應，藍氣已呼地罩至，她連驚呼也未及發出，便亦如九天玄女一般，心頭一陣迷惘，但感身子忽地輕如靈燕，不由自主亦騰空而起，向前飄去，就如有巨大吸力，於遠處扯吸似的，笠丹驚詫之下，簡直連自己身處何地也忘記了，空有一身上乘武功，此時連半點也施展不出。

黃氣撲近猿爺爺身前，旋繞一圈，似在辨認他到底是人是猿，牠的根基是否足以飛升騰雲駕霧，最後終於確認，猿爺爺的根基已足於與江湖一等高手並列，這才毫不猶豫，把牠呼地捲起，風馳電掣向前飛移。

電光火閃間，紅、黃、藍三氣便如旋風般，把九天玄女、笠丹、猿爺爺挾着如飛星向前疾射。

鬼谷子尙未及有所表示，射來的白氣已然逼到身前，作勢欲把他捲扯上去。鬼谷子心中不由又驚又怒，暗道是甚妖孽作祟，竟在得道老祖的邙山脚下逞兇？

鬼谷子心中動怒，他體內的「乾坤眞氣」不由勃發，他嘿地沉呼一聲，「乾坤訣十八式」中的「龍破乾坤」一式，便欲向射來的白氣反擊，他這一式含怒而發，威力非同小可，乾坤尙且可破，何況區區一道「白氣」。

鬼谷子身形急轉，正欲化作盤龍，向白氣作狠狠一擊，不料「白氣」竟似通靈，在鬼谷子蓄勢待發之際，便稍觸即回，呼地繞了開去，再廻旋而回，狀似向鬼谷子招呼似的。

鬼谷子心中一動，猛吸一口眞氣，把「乾坤眞氣」提升到極點，然後逼氣成音，遙送出去，他這一下全力施爲，其聲簡直可達數百里之遙。「誰在暗處施法？敢來暗算老子門人，邙山脚下，豈容爾肆虐？」

原來鬼谷子在電光火閃間，已袖占一課，得的却是易經的乾卦第二爻，卦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心道旣然白氣忽現，便得「見龍在田」，亦即「白氣」即「龍在田」也，那發此白氣之物，必是人無疑，但未知其意是兇是吉，爲甚麼卦文暗示「利見大人」？於是便以無尙神功，逼氣成音，遙送出去，以作探詢示警。

鬼谷子神音遙送出去，僅一會，與他遙隔三尺的白氣忽然一搖，就在此時，邙山方向，突有一縷閃電劃過，如電光似地遙射過來，直向白氣射去，白氣被電光觸及，竟如遭電殛，搖擺急晃，漸而凝聚成形，而且是一位白袍白鬚的得道老祖，渾身皓白，也不知其年紀多大，其歲多長。

鬼谷子目光如炬，心思聰慧，又身負絕世尋龍奇學，他微一沉吟，便即恍然而悟，忙向人形白氣跪倒，參拜道：「徒兒鬼谷子參拜師傅老子！」

人形白氣居然一晃，隨即便有

一縷帶笑尖音傳入鬼谷子耳際。

「好！呵呵！好！十六年江湖歷練，你這小子菓然成材了，居然一下便識破老子我的新創秘技，為什麼？」

鬼谷子已知「人形白氣」乃師傅老子所化，聲音亦是他所遙發，忙道：「徒兒以袖占易經一課，得乾卦第二爻：見龍在田，利見大人，知有能人遙施大法，又知於此邙山腳下，誰敢在師傅眼底肆虐，除非是師傅老子你老人家啦，因此略一推想，便恍然醒悟矣……徒兒起初尚欲向師傅出手，罪該萬死！」

那聲音呵呵一笑道：「你小子何罪之有？我老子眼見你小子已成氣候，連我老子亦禁受不起你小子全力一擊，心中欣喜之極，怎捨得再怪罪小子你？你快起來，緊隨紅、黃、藍三氣上邙山可也！」

鬼谷子從師傅的言語中知道，他老人家依然是那一副「逍遙祖宗」的脾氣，不由莞爾一笑，暗道師傅老子他竟連嫡傳弟子也作弄一下了！

不料鬼谷子心念甫動，那聲音又呵呵一笑道：「你小子一定暗笑我老子為老頑皮，又來作弄徒弟了，呵呵！」

鬼谷子一聽，不由亦失笑道：「我小子不敢。」

那聲音笑道：「你有甚不敢？無為亦即無畏，當今天下，已足可任你縱橫矣！你小子連這點道理也不懂嗎？」

鬼谷子忙回道：「我小子懂是懂得，只是不敢在師傅老子耳際發出而已。」

那聲音道：「很好，無為並非忘本，我老子很為你這小子徒兒而自傲，但那並非作弄，而是考究來者，是否有資格上邙山作客？」

鬼谷子一聽，深知師傅老子之能，委實已達鬼神莫測之境，他既然有心考究，所出難題必然厲害得很，連自己亦一時難辨眞相，師妹尚且好過，但笠丹和猿爺爺只怕難於過關，過不了關，亦即上不了邙山，這却如何是好？自已可否暗助一臂之力？

鬼谷子心念電轉之際，那聲音又在耳際笑道：「呵呵！你這小子切莫萌生暗助你那同伴之念，彼等若有根基，自然可上邙山，否則上即未上，見猶不見，何必强求。」

鬼谷子心意被說破，不由一怔道：「為什麼？師傅！」

那聲音道：「無為神功的精髓乃在於『堅則毀、銳則挫』六字，既然如此，還去强求什麼？你身為大地潛龍的發脈祖師，難道連這入門的大意旨亦忘了嗎？呵呵！」

鬼谷子一聽，不敢再萌暗助之念了，因為他深知師傅老子雖如頑童，但認眞起來，却也固執極了，他若不高興時，只怕連自己亦拒而不見，那自己上邙山的本意豈非白費了？鬼谷子不由微嘆口氣，暗道師傅老子看來是認眞的了，自己若插手，只怕不但於事無補，反而把事情弄糟了，看來只好靜觀笠丹她們自身的機緣際遇了。

鬼谷子這般忖念，便不再猶豫，俯身向「人形白氣」一拜道：「一切但從師傅主意便了，請師傅引路！」

「人形白氣」居然一搖一晃，狀甚欣喜，隨即那聲音又道：「你這小子，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海闊天空，何處不可往？何處不可去？邙山腳下，尚須師傅指引嗎？」

鬼谷子不由一笑道：「是，師傅！徒兒明白了。」他說罷，身形一晃，伸手向「人形白氣」一抱，與「人形白氣」合而為一，冉冉向邙山方向飄去。此時「人形白氣」被鬼谷子抱着，根本不必費力，因此也不知是「人形白氣」帶引鬼谷子，還是鬼谷子扶持「人形白氣」。

此時，那紅、黃、藍三色氣體，已挾着九天玄女、猿爺爺、笠丹等二人一猿，一前一後向邙山的同一方向飛去，雖然是同一方向，但各自均茫然無知，不知自己身處何地又向何處而去。

九天玄女半昏半迷之際，尚有三分清醒，她畢竟根基出自老子門下，「無為神功」深厚，因此倒並不十分驚懼。她被挾着飛行了一段路，心中忽然清醒了三分，她咬牙怒道：「誰敢如此大膽？在邙山腳下，暗算老子門人！哼哼哼！」

「呵呵呵……是我，是我，是我！」九天玄女話音甫落，她耳際便有一縷尖音呵呵笑着回話。

九天玄女不由又清醒了二分，加上原來的三分，她可算已清醒一半了，她心中更怒，尖叫道：「你！你到底是誰？」

那尖音笑道：「我是玉清眞人，玉清眞人便是我。」

九天玄女平生素未聞有「玉清眞人」其人其事，不由大奇道：「誰是玉清眞人？玉清眞人是誰門下？」

那尖音笑道：「玉清眞人便是玉清眞人，其色若赤，其氣如紅，便是玉清，你問怎的！」

九天玄女被弄得一頭迷霧，又驚又奇，道：「玉清眞人……你，你好大膽！」

那尖音道：「玉清眞人為甚麼大膽？」

九天玄女道：「你知道我是誰嗎？敢來戲弄於我！」

尖音道：「我當然知道。」

九天玄女大奇道：「那你說說看，我到底是誰？」

尖音笑道：「妳姓鍾名靜，又號九天玄女，乃老子門下，更有一位大師哥叫鬼谷子，是也不是？」

九天玄女不由驚奇得一陣迷惘，好一會才喃喃道：「你……你怎會知道？你既然知我是得道老祖的門人，又是尋龍祖師鬼谷子的師妹，尚敢來暗算我嗎？哼哼！」九天玄女猛地醒悟自己既是老子的女徒兒，又是鬼谷子的小師妹，心中不由膽氣一壯，不由哼哼兩聲，心道自己決不可折辱了師傅、師哥當世兩大能人的名號。

不料那尖音丁點沒被震住，反而嗤嗤的一笑道：「那有什麼了不起？一個老頑童老不死，外加二位玄幻男女娃兒而已！」

九天玄女一聽大怒道：「你敢辱我師門！」

那尖音笑道：「敢又如何？你被我挾帶而行，身不由己還敢兇巴巴嗎？」

九天玄女又氣又怒，咬牙道：「我此時雖有力難使，但會罵人，你莫怪我把你罵個狗血淋頭。」

那尖音大笑道：「不好，你最好不要罵我個狗血淋頭，否則你必定後悔。」

九天玄女怒道：「我為什麼後悔？」

那尖音道：「我平生最喜歡人罵，罵得越兇，越狗血淋頭越好，我狂喜之下，說不定便把妳送到汪洋大海，把妳送到茫茫孤島，令妳今生今世再難返中原鬧市，再難見到妳那老而頑皮的師傅。」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作聲不得，心道別的還好受，但若把自己送去孤島，孤單一人，再見不到師傅、師哥，天！這却不妙！她不由歎了一口氣，喃喃道：「師傅啊師傅，徒兒為了你的名聲，不得不有所反抗，但若一反抗，却今生今世再難與你相見，這，這却如何是好？眞教人左右為難。」

那尖音嗤嗤一笑道：「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福；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祝；人皆取先，己獨取後，無藏而故有餘，無為而方笑巧，人皆求全，己獨求曲；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於物，可達至極！妳這娃兒，連老子這點精義也不懂，還自稱是其嫡傳弟子嗎？呵呵！」

九天玄女一聽，心中不由一震，這等師門精義，終於令她又清醒了二分，合計便清醒七分了，人道酒醉三分醒，既然已醒了七分，那便非酒醉了。九天玄女雖仍有三分迷惑，但終於醒悟道：「你……你莫非與師傅老子他，有莫大淵源嗎？」

那尖音笑道：「妳只須堅抱無為而方笑大巧這至理，一切便有明白之時，又何必心急，妳若心急，則性子必亂，性子一亂，便必罵個狗血淋頭，既然你認為我與妳師傅老子有莫大淵源，那你把我罵個狗血淋頭，妳還有顏面去見妳師傅老子嗎？」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驚出一身冷汗，心道是啊，這「玉清眞人」既與師傅有莫大淵源，我若把他罵個狗血淋頭，師傅面上，豈非難看之極？不罵，決不罵了！但天，這等以氣挾帶人飛行的本領，到底是什麼驚世神功？

九天玄女心中忽迷忽醒，無可奈何，只好依着其本門師訓，「無為而方笑大巧」，無嗔無怨，隨遇而安，任其意而行，再不敢有任何反抗之念。

說也奇怪，九天玄女抱着這等心境，人也就舒泰多了，她身隨氣行，眨眼已越過數重山嶺，絕無丁點痛苦辛勞。

* * *

那黃氣把猿爺爺一挾而起，風馳電掣向邙山方向而去，猿爺爺初則驚得吱吱而叫，欲掙脫而下，但又渾身無力，牠近百年的功力似已消逝，不由嚇得猿臉發白，半晌動彈不得。

漸而猿爺爺便目能視物，牠但覺呼呼風响，俯視下面，景物如飛一般向後退去，無數的高山峻嶺，許多的大江巨川，千萬的無際森林，均在身後飛旋，他畢竟猿猴心性，但覺這等趕路，倒也有趣舒服得很，不由便樂得呱呱大笑起來。

猿爺爺正大笑之際，他耳邊忽然聽到有人聲叫道：「你這東西，到底是人是獸？為甚麼不怕？反而樂得呱呱大叫。」

猿爺爺欲言，但苦於無法發人言，急得牠不由手舞足蹈，又呱呱大笑大叫三聲，以此表示牠的快樂與驚奇。

猿爺爺身邊的人聲不由靜了一靜，一會才大笑道：「好！好！你雖為獸類，但却比人更能領悟我玉清眞人的心意，雖驚而不慌，雖奇而不亂，視驚為樂，大合我之本旨，倒甚有資格上我上清宮作客。」

猿爺爺一聽，知挾牠而行之人名叫「玉清眞人」，雖未知其意，但似乎並無相害之心，便樂得且去享受如仙騰雲駕霧的樂趣。

* * *

笠丹被那怪氣一挾而起，疾如閃電，她連背插的「伏羲神劍」亦未及拔出，身子便凌空而起，心神劇震之下，內力根本無法凝聚，連半點的反抗之力亦失去了。

笠丹但感身下雲飄山移，心道萬一失足掉下去，猝不及防之際，便不死也必重傷了，因此神智雖有五分清醒，但好一會不敢作任何掙

扎的打算，只怕挾着她的藍氣一旦不濟，自己好留着力氣設法險中求生。

笠丹乍逢驚變，居然可以保持五分清醒，比之九天玄女亦稍勝一籌。原來她體內潛藏的乾坤眞氣，竟與施法之人源出一脈，因此所受心靈震撼，便大半被同源之脈抵消，這與鬼谷子絲毫不被迷惑，可算同一道理。

笠丹蓄勢待發，挾她而飛的「藍氣」似乎已感受到笠丹根基深厚，大出意料，不由有聲音傳入笠丹耳際道：「妳是誰？爲甚麼與鬼谷子這小子同行？更形影不離，體內更藏有他師門絕學乾坤眞氣？」

笠丹一聽，這才明白原來自己體內已有鬼谷哥哥的乾坤眞氣，心中一陣欣喜，神智不覺又清醒了二分，這是她體內的乾坤眞氣，終於由偶然到必然、自然的一大進境。達到此境，她運用乾坤眞氣，便可隨心所欲了。

笠丹又驚又喜，她已清醒了七分，與正常人便無多大分別，她心念急轉之下，不由衝口而出道：「你……你到底是誰？怎會識得鬼谷哥哥，又怎會一口揭破他的武功根基？」

那聲音嗤嗤一笑道：「我怎會不知，因爲我是上清眞人。」

笠丹更奇道：「上清眞人又是誰？我怎沒聽說江湖中有這麼一位能人。」

那聲音一聽，似甚喜笠丹的聰慧伶俐，居然呵呵一笑道：「妳這娃兒，果然大有本門根基，好，妳很合老夫的脾性，但妳畢竟涉世尚淺，忘了塵世一點至理名言。」

笠丹道：「我忘了什麼至理名言？」

那聲音忽然很嚴厲的道：「堅則毀、銳則挫；衆皆聞者非能士，能者決非衆之所可聞，你明白這道理嗎？」

笠丹想了想，道：「明白一半，不明白一半。」

那聲音似料不到笠丹有此回答，不由一頓，一會才呵呵笑道：「有趣！有趣極了！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如此奇妙的回答，很好……那妳明白的一半是什麼？不明白的一半又是什麼？呵呵！」

笠丹聽這「上清眞人」的口氣，似乎並無甚惡意，不像暴戾之人，便大着膽子道：「天地茫茫，江湖浩浩，藏龍臥虎，能者不被世人所悉，這並不稀奇，因此能者爲衆之不聞一句，不難明白，但另一句有道『無堅不摧，銳不可擋』，至堅者必是無堅不摧，至銳者必定所向無敵，爲甚却稱『堅則毀、銳則挫』？這豈非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嗎？因此這一半深奧難懂。」

那聲音此時一頓，似在思忖如何可令笠丹明白其中的奧秘，好一會，才忽然厲聲道：「妳敢罵我？妳以爲妳可以憑妳的本事，脫我上清眞人之困嗎？」

笠丹一聽，她的小性兒亦被激發了，不由冷哼一聲道：「哼！你以爲區區遙發藍氣，便可把我笠丹困鎖，本姑娘偏不信邪……」

笠丹話音未落，她神智七分清醒，體潛的乾坤眞氣又異常渾厚，被激之下，乾坤眞氣暴發，她此時又已豁然而悟，自己體內潛藏的是無堅不摧的「乾坤眞氣」，她一旦豁悟，便可收發自如，舉手投足，隨心所發，厲害無比。達此境界，便即「脈氣劍」之大成了。

只見笠丹猛一咬牙，體內的乾坤眞氣蓄積已達七成，她右手一抬，中指的「中冲脈」立刻射出一股尖而銳的眞氣，直向「藍氣」射去，破空嗤嗤，顯然厲害無比。

「藍氣」似乎亦大出意料，想不到笠丹竟有此一手厲害殺招，居然不敢與笠丹的「中冲脈氣」硬碰，作勢繞避。不料這一繞避，便把笠丹挾着呼呼亂轉，笠丹「脈氣」射出，便登時失了方向，遙空亂射，根本難以觸及「藍氣」半點。

笠丹耳際又有聲音叫道：「喂！女娃兒！妳這一手遙空射氣功夫，是誰教妳的，存心要令我上清眞人出醜嗎？」

笠丹不答，她此時的乾坤眞氣已被發動，不料挾帶她的「藍氣」，其源與乾坤眞氣竟如出一脈，她中指射出劍氣之下，「藍氣」急旋繞避，笠丹便猶如身處颱風初起之時，雖感受不到風之威力，但四周空氣被猛烈蒸發，迅速膨脹發熱，令笠丹有如置身滾熱烘爐之中。

而且造成此種熱力之藍氣，與笠丹體內的乾坤眞氣，又同出一源，因此笠丹內潛的乾坤眞氣便被猛烈激發，功力在霎時之間，竟如獲神助，陡增一倍，她此時的功力，已足可與鬼谷子並駕齊驅了。

而這一點，似乎連「上清眞人」也不自知，因爲他若知這一來引發的後果，他便決計不會輕易冒此大險了。

笠丹體內的乾坤眞氣暴熾，她原來的功力有限，如何可以抵受如此猛烈的衝擊，她但感在「藍氣」的急旋中，四周忽然暴熱，體內亦感到膨脹欲裂，一會便感頭昏腦脹，原來的七分清醒迅速消退，很快便陷入半昏半醒的狀態之中了。她此時心中只剩一點意識，那就是拚命反擊，以證明「無堅不摧、銳不可擋」，這人之常理。

笠丹右手的中指、食指、無名指、拇指、尾指輪番指向藍氣，五

指的六脈輪番射出眞氣，中冲氣、商陽氣、關沖氣、少商氣、少沖氣、少澤氣，六道如劍眞氣，隔空向「藍氣」疾射。

那聲音不由連番大叫道：「嘿！中沖、商陽、關沖、少商、少沖、少澤六氣齊射，娃兒，妳這是什麼功夫？竟存心取我上清眞人生命嗎？」

這聲音說着，却也絕不敢怠慢，「藍氣」更急飛旋，笠丹每射出一股脈氣，「藍氣」的飛旋便不得不加快一分，否則便繞避不了笠丹射出的脈氣。

而「藍氣」旋繞的速度每加快一分，處身其中的笠丹便感四周熱力增强一分，她體內的乾坤眞氣，亦因此更被增加一分，她射出的脈氣，威力便也增强一分，「藍氣」無奈亦只能更增快飛旋的速度，如此循環往復，無休無歇，彼此皆陷入被動無奈之境。

此時，但見一股龐大的「藍氣」，挾着笠丹，在半空中閃電般飛旋，下面的沙石被這股威猛的旋風扯吸，呼呼的向上飛升，漸而連碗口粗的樹桿也被扯斷了，石板大的石塊也骨碌碌的滾上半空，其狀就有如一股威烈的龍捲風，正在山野大地瘋狂肆虐，見者心膽俱裂！

此時，正在御氣向邙山方向飛行的鬼谷子，根本不受與他併肩而進的白氣所控，依然從容自如，瀟洒之極。但他一見百丈遠處，那「藍氣」忽然急速暴旋，內中所挾的「紫影」，已然手舞足蹈，狀似半瘋半狂，心中不由猛吃一驚，因爲穿紫衣的正是笠丹，亦是鬼谷子最擔心沉不住氣，難以通過師傅老子上邙山關口的一個！

鬼谷子深知笠丹的性子，她近年隨年紀漸長，那小性子雖已有所收斂，但一旦被激發，便不可收拾。這等激厲的小性子，恰恰是師傅老子「無爲神功」的大忌！

鬼谷子眼見「藍氣」暴漲，內中的紫影手舞足蹈，心知笠丹的小性子必被師傅老子的「無爲神功」激發了，如此僵持下去，師傅老子功力蓋世，內力無休無歇，尚不碍事，但笠丹內力有限，必難堅持，最終必定經脈盡斷而亡！而更令鬼谷子吃驚的是，師傅老子所發出的「藍氣」，似乎有增無減，丁點不肯稍讓，完全是一副生命相搏的拚鬥模樣，面對如此對手，笠丹必定非死即傷！

鬼谷子暗道師傅本已達無爲無欲無求的天人合一境界，今日怎會因一時之氣而痛施殺手？笠丹就算不該使小性兒，亦罪不該遭此懲罰，師傅這是怎的了？

鬼谷子心念電轉，忍不住便遙發聲道：「師傅！紫衣姑娘姓笠名丹，乃徒兒的生死之交，萬望手下留情，莫傷她生命……」

鬼谷子這一聲遙送出去，一會後耳際便有回音，只聽「師傅老子」微歎口氣，這才道：「你這小子！暗傳這女娃兒乾坤眞氣，這點師傅亦不怪你，但你爲甚麼助這女娃練成『乾坤眞氣神劍』，亦不預報師傅老子一聲？把師傅老子幾乎弄個措手不及，手忙脚亂，着了這厲害女娃兒的道兒？」

鬼谷子一聽，先是一怔，隨即醒悟，原來自己誤打誤撞，不但已傳授笠丹乾坤眞氣，更令她化眞氣爲劍，遙空擊發，成了一代氣劍女宗師！這卻是鬼谷子所始料不及的。

鬼谷子忙道：「師傅！此事純因巧合，一時難以說清，一切待見面時再向師傅稟明！目下先把無爲神功收斂，好讓笠丹脫此困境！」

「師傅老子」一頓，又歎了口氣，這才又道：「你師傅老子根本無心殺這女娃兒，我爲近日新創的一套功夫，一分爲三，不過欲與徒兒等開開玩笑而已。不料碰上這等厲害女娃兒，這等厲害氣劍，師傅除非不想再活下去，否則便決不可收斂了。」

鬼谷子深知師傅言出如山，他既然如此說，目下的事態便必然嚴重，以至憑師傅之能，亦無可廻避！鬼谷子不由大急道：「師傅！爲甚收斂不了？非要僵持下去？」

「師傅老子」道：「這女娃所射氣劍，十指齊發，十劍齊射，一劍比一劍厲害，若非師傅有這套無爲神功，以無爲抗銳堅，就算你是大羅神仙，鐵鑄羅漢，亦必被她這見鬼的神氣劍射上七七四十九個窟窿了……你說師傅如何敢放慢收斂？」

鬼谷子大急道：「但笠丹已陷瘋狂狀態，如此下去，必定經脈盡斷而亡！這卻如何是好？」

「師傅老子」歎了口氣，苦笑道：「此點師傅亦已透悉了！但師傅這套新創功夫，一化三氣，紅、黃、藍三色，每一氣均不容損傷，否則師傅的眞身便必定受創，你以爲師傅該如何處之？」

鬼谷子一聽，不由一陣發怔，喃喃的道：「師傅！這一化三氣，到底是什麼絕世神功？」

「師傅老子」苦笑道：「一化三氣，亦即老子一氣化三清，玉清、太清、上清皆師傅老子所化！原來師傅很爲這一套功夫得意，但今日碰上這女尅星娃兒，師傅這一氣化三清的玩意，便玩不下去了！更令師傅爲難的是，這女尅星身負乾坤眞氣，與師傅賴以化三清的內力眞氣同出一源，師傅的眞氣增强一分，女娃兒的神氣劍便厲害一點！徒

兒，你以爲該如何處之？師傅聽你的便了！」

鬼谷子此時才知道，射來的紅、黃、藍、白四彩雲氣，竟是師傅老子以白氣爲根基，一演而化作三氣，亦即老子一氣化三清，這等驚世絕學，幾可與大羅神仙併駕齊驅了！而笈丹因體內潛伏乾坤眞氣，與師傅老子藉以演化的「一氣」同出一源，誤打誤撞，天緣巧合，處身此演化漩渦，受其中的巨大能量催激蒸發，乾坤眞氣以倍數陡增，她此刻內力之强，已幾可與自己併肩齊進了！

可惜笈丹對此茫然無知，人已陷半瘋狂之境，激蕩之下，拚命射出「六脈神氣」，難怪連師傅這等絕世高人，除了以「無爲抗堅銳」外，根本一籌莫展了。

鬼谷子深知眼下的危機一瞬即至，若師傅老子再催發功力，笈丹必定如陷火爐，最終被師傅的「無爲神功」化掉；但若師傅老子存心相讓，消退「無爲神功」的功力，則笈丹乾坤眞氣的「堅銳」，又必定令師傅老子受創；一個是他授藝恩師，一位是他的紅顏知己，無論何者遇險，均非鬼谷子所能坐視不理！但若自己出手相助其一，另一則必定受創，兩相權衡利害之下，鬼谷子不由呆呆的怔住，不知如何是好。

好一會，鬼谷子才猛地咬一咬牙，虛空猛吸一口眞氣，他的乾坤眞氣猛地提升到極點，因此立刻便被身側的「白氣」激彈，他藉此反撞之力，身形衝天而起，在半空一個廻旋，身化蒼蒼盤龍，以龍下九天之勢，直向「藍氣」激起的龐大氣漩插去！

鬼谷子是欲以「龍化乾坤」驚天一式，來破解「藍氣與紫影」的僵持了！他施展這一式，實際即把當世兩大巨力引到自己身上，再以自身的「龍破乾坤」一式，把兩大巨力擊破，雖然是眼下唯一解救之法，但在當世兩大巨力夾擊之下，就連鬼谷子自己亦無半分勝算，他這是以生命去化恩師與伴侶的危機了！

鬼谷子甫一發動，「師傅老子」似乎便已驚覺了，鬼谷子耳際立刻有尖厲之聲喝道：「小子！你竟以自身生命，去救你的女娃兒嗎！」

鬼谷子勢無反顧，一面向「藍色氣漩」疾插，一面傳話道：「徒兒絕不能坐視恩師受創；但也不忍令患難知己遭危，左右爲難，唯有以此犯險一試！望師傅鑑諒……」

尖音一頓，似乎「師傅老子」亦在心念電轉，但立刻便有所決斷，厲聲道：「小子！你已選擇這女娃兒作你的終身伴侶嗎？」

鬼谷子在疾降中忙道：「徒兒全無此念，但她於患難中會施援手，徒兒絕不能坐視她遇險不救！一切望師傅鑑諒！」

尖音歎了口氣，便斷然道：「你口雖硬，但心已默許，情之所在，於危難中最易顯示！你既然已選她作終身伴侶，又暗傳她本門內功眞氣，她已算是本門一半弟子，師傅便破例再收一女徒，傳她『無爲心法』，助她脫此厄困罷了……你切莫插入漩渦，否則，不但這女娃兒難於倖免，你亦生命不保，甚至師傅亦必難逃激撞受創之危！」

鬼谷子一聽，猛然醒悟，自己到底關心笈丹安危心切，不顧其中可怕後果，情之所在，果然令人難於自控！他這一驚醒，不由猛地廻轉身形，不向「藍色氣漩」插入，反而在周邊繞飛，以作護法。

此時，陷入半瘋狂狀態的笈丹，體內乾坤眞氣之盛，幾已達爆炸階段了，她雖然已陷半瘋狂狀態，不顧一切的揚指射出眞氣，只有如此，她才感心胸舒暢一點，但尚有的幾分清醒，卻令她驚悟，再如此僵持下去，她的身體必定被膨脹的眞氣爆裂！直到此刻，笈丹才忽然領悟剛才那「上清眞人」所說的，「堅則毀、銳則挫」的道理，但此時她雖然明白，但「堅」不可收，「銳」不可攝，就連自救亦已太遲了！

笈丹驚急痛悔之際，耳邊忽然又尖音急厲傳入道：「女娃兒！你坦白回答老子一句，你是否已選定鬼谷子這小子作你的終身伴侶？」

笈丹的心事一下被揭破，她也不及思索這「老子」到底是誰，不由便衝口而出的道：「是！他本來就是我的終身伴侶！你！你問怎的？」

那尖音道：「你既然坦承，那便成事一半了！老子我再問你一句，你明白了『堅則毀、銳則挫』這要旨了麼？」

笈丹對此點，已有生死一線的深切體會，哪還有不明白之理？當下也毫不猶豫的道：「我明白了！雖道無堅不摧、銳不可擋，但物極必反，堅極則離毀滅不遠，銳極則距挫敗近矣，是則『堅則毀、銳則挫』啊！」笈丹朗朗道來，竟似悟道已久似的。

那尖音不由呵呵一笑，狀甚欣然，隨即便決然的道：「好！無爲大道，入門要旨，你已領悟，足證甚有慧根！老子我便破例再傳你無爲大道的內中精義，你可緊記了，憑此你便可脫困，而且功力因此飛躍，當世已罕逢敵手矣！」尖音說着，忽然便喃喃的在笈丹耳際，細說了一會。

只見笈丹聽了，立刻便苦思冥想，似在領略其中的道理，她精神專注於領悟，心無旁念，沸騰熱血也開始平復，因此體內的膨脹欲裂

感亦緩緩減輕了。笈丹喃喃的念頌剛才那尖音所言……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辱，人皆取先、己獨取後，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而有餘、無爲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求曲，常寬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

笈丹一頓，忽然聲音平緩的道：「是，我明白了。」此時她的神態亦漸復平和，已現一派「無爲而笑巧」的神氣，因此她自身所受的壓力也大大減輕了。

* * *

立刻，笈丹耳際又有聲音欣然道：「好！你明白了什麼？」

笈丹朗聲道：「無藏而有餘，無爲而笑巧，常寬於物，不削於人，可達至極。此乃用以抗堅抵銳的博大精深絕學，亦即鬼谷哥哥承自他恩師老子李耳的師門奇學！」

那聲音欣然道：「很好！你還明白什麼？」

笈丹歎了口氣，苦笑道：「剛才我不愼欲以堅銳反抗，但自身所受的壓逼越來越重，最終必定自我爆炸而亡，這豈非堅則毀、銳則挫的道理嗎？又我欲以氣劍射你的藍氣，這便非常寬於物，不削於人，又豈能達至極？多謝上清眞人指點迷津，救我出生天。」

那聲音呵呵一笑道：「上清眞人既已把本門絕學授於你，那你還不尊稱一聲師傅啊？」

笈丹想了想，道：「我本亦有此心意，但我的鬼谷哥哥是得道老祖李耳的門人，我就算要拜師，亦非要稟明他的師傅老子不可。」

那聲音呵呵笑道：「爲甚麼要先稟明那小子的老子師傅？」

笈丹俏臉一紅，道：「我既視他作終身伴侶，他的師傅便即我的師傅，而且他已把師門絕學乾坤眞氣傳授於我，我便成了一半老子李耳的門徒矣！因此不得不先向老子他老人家稟明，才行拜師大禮。」

那聲音大笑道：「好！很好！你這娃兒，得道而絕不忘本忘宗，果然是老子的好門徒！你拜便拜了，還去稟明那老子作甚麼？」

笈丹奇道：「爲甚不去稟明？」

那聲音呵呵一笑道：「告訴你吧！你等遇上的上清、玉清、太清，其實皆一人所化？一而化三而已！」

笈丹一聽，不由目瞪口呆道：「這……這人是誰？這到底是甚麼驚世本領？」

那聲音大笑道：「這人便是我老子！此乃老子一氣化三清的玩意功夫！」

笈丹一聽，這才明白，自己所遇上「藍氣——上清眞人」，竟是老祖李耳所化；不但如此，就連鬼谷哥哥、九天玄女、猿爺爺所遇的，亦必定是老子所化的其餘三氣，笈丹心下不由駭然，暗道老祖李耳的功力，幾與大羅金仙齊名矣！

當下笈丹不再猶豫，於虛空中，俯身向藍氣拜了三拜，道：「徒兒笈丹，拜見師傅！身處雲空，身不由己，請師傅恕徒弟未能行三叩大禮！」

那聲音呵呵一笑，欣然道：「好！好！有心便是了，何必計這等俗世禮節？師傅偶爾興起，一氣化三清，竟引來一位女徒兒，加上鬼谷子、九天玄女，恰好是三位之數，這才應了老子一氣化三清的天機隱兆！丹兒，快隨師傅上邙山去！」

老子李耳遙發聲罷，藍氣忽然一廻，挾着笈丹，行雲流水般向邙山掠去，瑰麗神妙之極。

這一幕，便是後世相傳的「老子一氣化三清」的故事了。

當下鬼谷子、笈丹、九天玄女、猿爺爺等三人一猿，駕紅、黃、藍、白四道彩氣，直向邙山飛去，不一會，便冉冉降下邙山上清宮的大門前面了。

上清宮的大門無風自動，輕輕蕩了開來，一股沉渾的蒼音隨即傳了來：「三位徒兒，一位猿友，既已安抵上清宮門前，怎不大步而進？老子我已在此等候多時矣！」

鬼谷子等一聽，深知師傅老子之能，已達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絕境，當下連忙循聲而進，走入上清宮大殿。

大殿空蕩蕩的，並無供奉任何神祇。笈丹不由暗暗稱奇，心道既然是神殿，好歹也得供奉一兩尊神像，爲甚麼師傅這上清宮，竟空空如也？半尊不供奉？

笈丹正暗暗迷惑時，大殿之內，忽地飄出紅、黃、藍三道彩氣，來到殿中，忽地一聚，三氣便化成一股白氣，白氣再一聚而成了一位白鬚白袍的老者，虛空盤坐，猶如神仙降臨。

鬼谷子、九天玄女一見，連忙跪下叩拜道：「徒兒拜見師傅！祝師傅萬壽無疆！」

笈丹和猿爺爺這才知道，眼前這神仙似的老人，便是當世奇人，得道老祖李耳！

笈丹對老子此時已拜服得五體投地，她連忙亦跪了下來，又叩頭道：「徒兒笈丹，拜見師傅！」又連叩了三次頭。

老子李耳一見，欣然一笑道：「剛才於途中已行拜師之禮，此刻爲甚麼又再補拜三叩俗禮了？」

笈丹道：「剛才那一拜，是拜謝師傅傳授無爲神功心法；現在這一拜，是拜謝師傅收笈丹爲徒！」

老子呵呵一笑，道：「好！三位徒兒起來吧！」老子說罷，又目

注猿爺爺，欣然一笑道：「這位猿友，雖未脫獸身，但其心已登仙靈之境，可喜可賀！」

猿爺爺居然聽懂了老子的稱讚，他樂得手舞足蹈，吱吱亂叫，似向老子有所請求。

老子雖精於察人，但對猿爺爺這等獸語，卻難明究竟，不由微微一笑道：「這位猿友，欲說什麼？」

箜丹一聽，忙代猿爺爺回道：「他是徒兒的爺爺，亦只有徒兒聽得懂他的心聲，他這是願長留於此，與師傅你日夕相伴！」

老子一聽，目注猿爺爺，微微笑道：「丹兒所說，是麼？」

猿爺爺一聽，果然歡喜得連連點頭，又學箜丹的模樣，欲行叩拜之禮。老子伸手輕輕一托，猿爺爺便拜不下去。

老子呵呵一笑道：「我老子眼中，無分人獸，有人心者雖獸亦人；有獸心者雖人亦獸；況且你乃丹兒的爺爺，與老子我同屬一輩，那便友朋相處，何必行此大禮？否則，便要勞動老子我回拜了！」

老子李耳說得認真之極，鬼谷子、箜丹均莞爾一笑。九天玄女更樂了，她一步跳到老子李耳身前，格格一笑道：「師傅既新收了丹姐作徒弟，那我豈非添了一位師妹了麼？」

箜丹無奈一笑道：「我入門比靜妹遲，自然只好居師妹之位了！」

不料老子李耳呵呵一笑道：「靜兒！你錯了！其實丹兒入吾門比你尚早了五年，你怎可以自居師姐？」

九天玄女一怔道：「我不信！丹姐姐明明是師傅你新收的徒弟嘛！」

老子李耳微笑道：「靜兒不信，可問問你鬼谷師哥，便可明白了！」

九天玄女一聽，忙撇開師傅老子，一步轉到鬼谷子面前，俏臉兒一揚，道：「鬼谷師哥！你說？但可不能偏袒丹姐姐呵！」

鬼谷子這時已明白師傅老子之意，他點了點頭，正容道：「不錯，丹妹果然比師妹你入門早了五年歲月。」

九天玄女大笑道：「為什麼？以前我怎沒聽你說起？」

鬼谷子道：「十數年前，我與丹妹同行，競走之際，恰以乾坤真氣助她脫困，不料真氣從此潛伏於她體內，經多年磨練，丹妹竟以乾坤真氣為根基，悟創出一種神氣劍功夫，乾坤真氣乃師門絕學，因此丹妹已於五年前，其實已算加入師門矣！」

九天玄女一聽，作聲不得，一會才喃喃道：「我九天玄女還以為今日終有個師姐當當，不料還是空歡喜一場！看來我這小師妹永遠脫不掉了！」

箜丹笑道：「做小師妹有甚不好？但凡遇上兇險萬分之事，必定是師哥、師姐搶先承受，因此作小師妹的，起碼活得比師哥、師姐長久。」

九天玄女一聽，她的心性本就豁達，果然便快活的大笑道：「不錯！不錯！鬼谷師哥、箜丹師姐！以後有甚危難兇險，你倆人可不能撇開小師妹不理了！嘻嘻，我還是做個小師妹好了！」

九天玄女這一鬧，實際上便已承認了自己的心曲，她不過是求永遠與鬼谷子、箜丹相隨吧了。

九天玄女這點微妙心事，鬼谷子和老子均不明白，只有箜丹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師妹原來早有心仿效娥皇、女英共侍舜帝的心曲了！這倒沒甚麼，但不知鬼谷哥哥是否肯以舜帝為榜樣？

九天玄女和箜丹，兩位少女，各有各的微妙心曲，一時間竟怔怔的不再嬉鬧。

老子李耳此時目注鬼谷子，忽然微微一笑道：「谷兒，你此番回山，有甚麼目的？大概絕非拜望師傅如此簡單吧？」

鬼谷子知師傅察人之能，聞言也微笑道：「是，師傅面前，徒兒不敢相瞞。此番拜見師傅，一來是渴望一睹師傅尊容，二來是徒兒欲向師傅拜求顯示迷津。」

老子一聽，微笑道：「谷兒已身為俗世尋龍祖師，盡悉大地潛龍奧秘，大地萬里，世上萬物皆潛龍所化，你還有甚麼迷惑？」

鬼谷子道：「地秘雖知，天機難測，請師傅指點。」

老子微笑道：「有何難測？」

鬼谷子道：「何謂三元劫數？」

老子微一沉吟，便道：「三元者，九宮之總數，分上三元，中三元、下三元；一萬五千年為一元，一元有五運，一運有六劫，即五百年一劫，一元合計三十劫，上、中、下三元合共二百七十劫，是為三元劫數。三元劫數歷盡，亦即天地一輪廻也。」

鬼谷子又道：「莫非三元已包含天地輪、古今世事？然則如何區分？」

老子道：「三元開泰之時，乃天地始開之期，是為上三元之第一元，這一萬五千年內，氣運沉定，日長夜短，人生毛角，壽延千百歲，不爭不分，人物渾噩，此乃太古之人事也。上元之第二元，其時白道主事，正交卯時，這一萬五千年內，氣運主靜，天道運行，人身丈餘，壽延千歲至百歲，營巢穴居，無衣無食，乃上古之人物也。上元

之第三元，此時赤道主事，這一萬五千年內，氣運萌動，水火上生，人身丈許，壽延六七百歲至三四百歲，乏母無父，物產始分，乃中古之人也。」

鬼谷子領悟了上三元的人事，又道：「中三元呢？師傅。」

老子道：「中三元之第一元，乃白道主事，這一萬五千年內，氣運正動，生知生識，人身長八九尺，壽延一百二三十歲，地平天成，五倫始判，乃寧息之人也，中三元之第二元，乃紫道主事，正交午時，這一萬五千年內，氣運極動，百物俱備，人身至五尺，壽延百歲及七八十歲，爭名奪利，巧變百出，乃奔馳中人也，中三元之第三元，正交未時，這一萬五千年內，氣運亂動，百物消乏，人身長四五尺，壽延五六十歲至四十歲，嗔貪迷戀，禮樂喪失，乃沉迷之人也。」

鬼谷子默想片刻，隨即醒悟師傅所言，已是未來數萬年的玄機天兆，不由聳然動容道：「師傅所示，當已距今萬年之後了，但未知數萬年之後的下三元，大地又有何劫數？」

老子沉吟一會，似在推算，好一會，方肅然道：「下三元之第一元，其時黑道主事，正至申時，這一萬五千年內，氣運不正，天文無度，人長三四尺，壽四五十歲，奸詐叢生，法紀蕩然，乃遭劫之人也。下三元之第二元，碧道主事，正主酉時，這一萬五千年內，氣運亂動，星斗散沉，人身二三尺，壽延三四十歲，衣飾顛倒，寒暑無時，乃鬼形之人也，下三元之第三元，綠道主事，正主戌時，這一萬五千年內，氣運將截，日月無光，人長一二尺，壽二三十歲，人如一肘之粗，馬如狗大，出入閃縮，如貓如鼠，乃螻蟻之人也！」

鬼谷子慄然驚道：「人類至此，將如何處之？」

老子歎了口氣，苦笑道：「天地至此，則三元氣絕，天地沉寂，不復足道。然後再到丑時，方有一氣化生，陰陽定位，日月重光，星斗復還，九宮轉運，三元復始，天地重復循環不已。」

鬼谷子意猶未盡，問道：「然後呢？」

老子呵呵一笑道：「生生不息、無窮無盡，猶如你所悟創的乾坤訣第十八式，至此已包羅萬象，無所不容，你還欲知甚麼？」

鬼谷子一聽，猛地憶起自己當年身入盤龍古洞，領略悟創乾坤訣十八式時，最後幾乎走火入魔，皆未明九九不盡、六六無窮之天地至理，不由冷汗直冒，忙肅然道：「是，師傅！徒兒明白了……但未知三元劫數會否有所變化？」

老子微笑道：「五百年乃三元大劫，其中或三百年一變，或二百年一變，此乃羣煞亂國運人事之小劫，三元大劫所主亂者，乃諸天兇星也。谷兒細思當世天下之事，便不難明白此中奧秘。」

鬼谷子默然不語，沉吟半晌忽然悟道：「是，師傅，此乃史前史後治亂興亡之跡也。例如周室之長，亦不過八百年，但其中亦大亂疊起，一治一亂，不出二三百年之期，從無越二百年而不亂，亦無逾二百年亂而不息，此乃三元會運大劫小劫、羣煞及諸天兇星疊亂天下之跡兆也。」

老子一聽，不由點頭微笑道：「好！谷兒於尋龍堪輿一道，已成一代宗師；如今於天機一道，亦已登堂入室，憑此行走天下，當無往而不利矣。按此推論，谷兒可算出目下的天機大勢了麼？」

鬼谷子微一沉吟，便朗聲道：「目下天機大勢，自西戎攻入鎬京，弒周幽王始，春秋列國爭霸，已達二百年之數，恰逢羣煞肆兇之三元小劫之期，推此推算，天下行將劇變矣！」

此時箜丹、九天玄女、猿爺爺等聽老子與鬼谷子對答，雖感深奧難懂，但均知此乃無尚之天機道論，能聽亦是至大福氣，因此均肅然不語，凝神傾聽。

九天玄女聽鬼谷子推論及周朝大勢，她乃周室血脈，此時不禁心血翻湧，忍不住道：「鬼谷哥哥，依你所斷，莫非天下大亂將息，周家天下當復麼？」

鬼谷子尚沉吟間，老子已目注鬼谷子，微微一笑道：「九天玄女乃周室後人，血脈相連，自然關切極深，但世事豈盡人意？谷兒以為如何？」

鬼谷子一聽，亦微笑道：「春秋列國爭霸，已歷二百年，目下的確正值三元小劫劇變之期，但周室之變，乃諸天兇星作祟之三元大劫，因此三元小劫又豈能更變三元大劫的運命？」

九天玄女似懂非懂，迷惑道：「甚麼三元小劫？三元大劫？這與周家天下有甚干連？」

鬼谷子道：「周室之變，乃三元會運中之五百年大變，已勢難逆轉了！」

箜丹忍不住疑惑，急道：「那目下吳國、越國爭霸，吳國如日中天，氣勢大盛，莫非天下盡屬吳國嗎？」

鬼谷子微一搖頭道：「不然，因目下乃三元會運之小劫，雖有劇變，但斷非天下大治之期，因此劇變之後，不過是從中亂到大亂過渡之期而已。其中或有曲折迂廻，但其大勢斷難脫此三元會運演變軌

跡。」

笠丹一聽，不由暗鬆口氣，原來她心中始終抹不去對吳王夫差的殺父母之仇，但知吳國最終不能獨霸天下，心中也就釋然了，至於中亂的結果之後復大亂，她並不放在心上。

九天玄女至此方知，周家天下已一去不復，她心中不由從熱到涼，半晌沒有話說，但她畢竟心胸豁達如男子漢，稍感失落一霎，便又自我開解的格格一笑道：「周朝天子一去不復，這倒妙呵！我九天玄女也從此免卻一番甚麼復周的煩惱了！哈哈，妙呵！」

鬼谷子一聽，與師傅老子相望一眼，兩人均會心一笑。老子心道畢竟沒有收錯這位徒弟，鬼谷子心道小師妹心胸果然如男兒般豁達得可愛極了！

老子轉眼一望笠丹，見她先是一臉心焦，隨又感釋然，便微笑問笠丹道：「丹兒與吳國，有甚麼血海深仇？」

笠丹一聽，觸動心中痛楚，眼圈不由一紅，竟說不出話來。九天玄女見狀，忍不住插口道：「師傅！你別問啦！丹師姐有苦難言嘛！」

老子微笑道：「有何難言之苦？」

九天玄女道：「丹師姐與吳王夫差有殺父母之仇，幾番報復，但均徒勞無功！她一心指望鬼谷師哥助她一臂之力，把夫差這暴君殺了，但鬼谷師哥學了甚麼尋龍堪輿之道，堅稱夫差氣數未盡，不肯出手相助！丹師姐舉目無親，一心依靠鬼谷師哥了，但他竟然袖手旁觀，卻巴巴的去相助那落難越王勾踐！師傅你說，這氣不氣人？」

老子微微一笑，目注笠丹，道：「丹兒，是否有些心事？」

笠丹睨了鬼谷子一眼，不禁幽怨的道：「雖然如此，但丹兒也不敢怪鬼谷師哥他，因爲畢竟這是笠丹自己的家事嘛！」

老子不由呵呵一笑，他何等目力，立刻便洞悉笠丹的心事了。他含笑問鬼谷子道：「谷兒，你看此事該如何了斷？」

鬼谷子沉吟道：「夫差當時氣數果然正盛，又誤得龍脈旺氣，要殺他談何容易？我因此屢勸丹師妹，順勢而動，否則不但無功，反而誤送自己生命。」

笠丹歎了口氣，道：「事實果一如鬼谷師哥所料，笠丹曾數番欲刺殺夫差，每到緊急關頭，夫差便有無形白虎龍氣現身相護，因此均功虧一簣。夫差這奸賊果然氣盛命大……」

九天玄女想起夫差火箭隊恐怖一幕，忍不住插口道：「這全因鬼谷師哥，當年曾替吳王闔閭點了一座見鬼白虎龍穴！若非如此，夫差沒有王陵龍氣庇佑，早已一命嗚呼，丹師姐也早報了血海深仇！」

老子一聽，微笑道：「如此說，丹兒、靜兒均認定此乃谷兒之過了？」

笠丹不作聲，九天玄女卻老實不客氣道：「當然啦！不信師傅問問鬼谷師哥！」

老子微一沉吟，便呵呵一笑道：「此事我已盡知，雖借谷兒之手所爲，其實乃吳國氣數使然，吳國當年正值運旺之年，自有許多兆應，替吳王陵點龍穴一事，不過是玄妙天機，假谷兒之手演行吧了！因此並不能怨怪谷兒。」

九天玄女和笠丹其實也並非怨責鬼谷子，不過欲藉此向師傅老子探索吳越及天下大勢而已，因此九天玄女一聽，便格格一笑，忙道：「是啦！師傅！既然是吳國當年的運數使然，原也不能怪責鬼谷師哥的……使吳國氣運演行至今，未知有何預兆？」

老子一聽，略一沉吟，便道：「此事谷兒應已成竹在胸了！你等可向他請教便了！」

九天玄女、笠丹一聽，不約而同一齊轉向鬼谷子，道：「如何？鬼谷師哥？」

鬼谷子微笑道：「天有兩儀，地有兩極，物極必反，大旺之日，亦即距大衰之期不遠了！以此陰陽演行定律，綜觀吳越及天下大勢，便不難明白其中盛衰軌跡矣。」

九天玄女眨眼道：「鬼谷師哥！這到底是甚意思？甚麼盛衰軌跡？你說得越來越似師傅的玄幻了！教人好不迷惑！」

鬼谷子心中雖已有所判斷，他目詢師傅老子一眼，見他微笑不語，深知天機只可暗示，而絕不可明洩，便淡淡一笑道：「此事之應驗，均在十年之間，兩位師妹均此次演變軌跡中人，日後自會體驗，既然如此，又何必急在一時，風物長宜放眼量便了。」

老子一聽，欣然一笑道：「很好，好一句風物長宜放眼量，由此足證，谷兒於天機大勢一道，亦已登堂入室矣，你還欲知什麼？」

鬼谷子亦微笑道：「一切了然於胸，再無疑惑了。」

老子一聽，呵呵一笑，輕聲道：「好！目的已達，那便歸去吧……」老子說着，盤坐的身形忽被一股白氣蒙罩，漸而不見身形。

九天玄女一見，知師傅欲走，大急道：「師傅，九天玄女尚有許多迷惑，師傅怎的便走了……」

九天玄女話音未落，老子身周的白氣忽然分化出一道紅氣，呼的把九天玄女罩住，九天玄女但聽有

聲音在她耳邊道：「靜兒！你師哥已盡得師傅老子所學，見他如見師傅，你還有何不明？還留戀上清宮什麼？去吧！」這一聲剛落，九天玄女便身不由己，被紅氣挾着，飄出上清宮大殿去了。

笠丹正欲說話，亦被白氣分出的一股藍氣罩住，也不知她聽到什麼，竟也乖乖的隨藍氣飄出去了。

猿爺爺一見，知很快便輪到自己了，惶恐得吱吱大叫。

鬼谷子已知猿爺爺心意，不由微笑向白氣道：「師傅！猿爺爺通靈已久，已成半仙之體，若蒙師傅恩賜，當可與天地同儔，請師傅成全，容他留在上清宮作伴吧。」

鬼谷子此言甫出，本已罩向猿爺爺的黃氣便忽然一頓，隨即繞猿爺爺身周旋了一圈，似在考察他的根骨，然後黃氣緩緩退回，猿爺爺亦被捲入其中，隨黃氣飄進白氣中，漸而便失去影踪。

鬼谷子一見，這才欣然一笑道：「多謝師傅收容猿爺爺，此乃他莫大的福氣，亦是他獸體仙心的福氣。谷鬼子告辭了，請師傅保重，也不必師傅一氣化三清相送了！但不知何日才可重見師傅尊容？」鬼谷子末了道，他對師傅留戀之情，雖已屆不惑之年，亦忍不住流露。

此時那白氣與黃氣一道，已漸而消退，忽爾有聲音鑽入鬼谷子的耳際道：「谷兒何太痴也？你今日已是一代尋龍宗師，於天機大道亦已登堂入室，本門所學，你已盡得，更有青出於藍勝於藍之勢，師傅心願已由你達至，此後見如不見，更留戀什麼？浩浩天機，茫茫大地，任你縱橫馳騁矣！你去吧，不必作此俗世兒女情狀。」

鬼谷子無奈向白氣躬身一拜道：「是，師傅！徒兒謹遵教誨……」

鬼谷子話音未落，身形向後一退，即仿如閃電，劃出上清宮大殿去了。

鬼谷子出了上清宮大殿，便見笠丹和九天玄女正在前面，不知在說着什麼。鬼谷子一掠上前，九天玄女一見，立刻問道：「猿爺爺哪兒去了？」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猿爺爺天大福氣，已蒙師傅恩准，與師傅作伴，從此長留上清宮，當可與天地同儔了！」

笠丹一聽，不由歎了一口氣，幽幽的道：「猿爺爺獸體人心，他心腸之好，比之世人也强多了，今日得師傅收留，在邙山上清宮修練仙體，也可算是他一番大福緣份了！哎……」笠丹忽然歎了口氣。

九天玄女奇道：「猿爺爺留在邙山上清宮修練，這是他的福氣，丹師姐還歎氣怎的？」

笠丹苦笑道：「雖然，但猿爺爺待笠丹親如世間爺爺，二十多年相伴相隨，一旦分別，心中不捨。」

鬼谷子微笑道：「兒女情長，世人畢竟難免，但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世事古難全，丹妹乃江湖中人，於此當深有體會，也不必歎氣。」

九天玄女咬牙道：「師傅老子也太狠心，對嫡傳弟子，說趕就趕，也不容人多留片刻，我恨起來，偷偷潛返大殿，揪他的白鬍子。」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師妹錯怪師傅了，其實他已親身相送妳和丹妹出殿矣！」

九天玄女、笠丹一聽，均大奇道：「我等但感身子一輕，便不由自主飄出大殿，連向師傅道別也來不及，師傅又怎會相送出殿？」

鬼谷子微笑道：「師傅以一氣化三清相迎，又豈不能以一氣化三清相送？」

笠丹、九天玄女一聽，這才明白剛才片刻之間，師傅老子已用其一氣化三清無尚大法，把她們送出來了，心下不禁又驚又佩，暗道師傅的本事，已幾可與神仙之輩並駕齊驅了。

當下三人再不敢在邙山之上留戀，一齊展開身形，飛掠下山。下了邙山一半，九天玄女想起師傅老子對自己說的話，今後見鬼谷師哥如見師傅，芳心竊喜，暗道莫非師傅已推算出，自己可以永遠相伴鬼谷師哥了嗎？但丹師姐與鬼谷哥哥那事……又如何了？

九天玄女心性玄幻，又心直口快，她想到這點，便忍不住掠前兩步，與笠丹並肩而行，一面悄聲探問道：「丹師姐，師傅臨別，可有話對妳說？」

笠丹一聽，居然坦然點點頭道：「有啊！我聽了師傅臨別這話，一切便明白了。」

九天玄女一聽，心兒不由突突一跳，忙追問道：「那師傅怎麼說？是有關妳和鬼谷師哥的事嗎？」九天玄女以爲，師傅已默許他與笠丹效娥皇、女英的故事了，俏臉亦不由一紅，很有點嬌羞不勝的模樣。

不料笠丹却微一搖頭，幽幽的歎了口氣，道：「不，師傅……師傅哪知道女兒家的心事……哎喲，不說了，師傅只是對我說，我如今已練成『乾坤氣劍』，假如再苦練無爲神功爲輔，那天下已罕逢敵手，只須順勢而行事，必可報父母的血海深仇，今後切勿再魯莽行事！師傅臨行說的，就是這話。」

九天玄女一聽，心中不由一陣失落，暗道：「原來師傅並不知丹師姐和鬼谷師哥的事，又怎會知悉我……這心事。」但九天玄女這心

事是決計不便向笠丹吐露的，因此一時之間，竟怔怔的沒了話說，笠丹也在默默想着心事，一時間，兩女均沉靜得出奇。

鬼谷子也不去理會，樂得清靜，因爲這時他的心思已飛到處身三元會運小劫中的吳越爭霸事上去了。

西施救國　潛龍護駕

就在鬼谷子、笠丹、九天玄女三師兄妹，一道掠下邙山之際，在苧蘿山西側、西施的祖墓前面，范蠡亦正與西施手兒相握，心曲正通之時。

西施的玉手被范蠡久久相握，並沒抽回，可見她的芳心已有所屬。過了一會，范蠡才驚覺自已久握姑娘家的玉手，有點失態，忙鬆了開來，俊臉一紅，吶吶的道：「在下一時失儀，望西施姑娘恕罪。」

西施甜甜的一笑，微一搖頭，輕聲道：「我根本就沒怪范丞相你啊！」

西施這輕輕一笑和一句話，其實已向范蠡表白了她的心跡，兩人此時均知對方的心意，祇是沒有坦白道出來而已。

范蠡痴痴的盯着西施看，他幾乎被她那花容月貌弄得發呆，但猛地想到自己身負的救國重任，不幸這唯一的人選便是眼前這位心上人，范蠡想到此點，心中不由一痛，歎息了一聲，心思複雜極了。

西施冰雪聰明，見范蠡的神色有異，便輕聲道：「范丞相莫非有甚難言之隱？」

范蠡歎了口氣，道：「目下國難當頭，西施姑娘不必以尊位相稱，但道一句范相公足矣！哎，說來也令范某慚愧，范某堂堂男子漢，面對國難竟一籌莫展，反而須向姑娘家求助。」

西施道：「國家有難，匹夫有責，豈分男女，范相公但有所求，便請直說好了。」

范蠡心中左右爲難，心知所求之事一旦出口，那西施姑娘便從此失去了，這令他心痛難捨；但若非如此，又勢難滿足夫差的慾望，那越王勾踐的生命就危如累卵矣，勾踐若亡，則越國便從此毀滅，越國百姓便從此永陷於水火了。

范蠡心中愁腸百結，想到自己身負的復國重任，終於忍痛道：「西施姑娘，實不相瞞，范某此番出巡，目的是選拔一位入貢吳王夫差的美女，那夫差眼高於頂，等閒之輩決難令他心動，因此這位美女必須是萬中挑一的上上人選，否則決難令夫差心動……哎！」范蠡想起自己身爲越國丞相，堂堂男子漢，竟要道出這等以女子作餌的計謀，不由感觸的低喟。

西施體諒的點點頭，道：「亡國之民，何來尊嚴？這亦難怪范相公你，但不知若能令夫差心動，於越國有甚益處？」

范蠡俊眉一軒，朗聲道：「目下越王勾踐被囚吳國，越國民心浮蕩，兵微將寡，實難與吳兵相抗。但若能令夫差心動，放回越王勾踐，越國人心大振，發奮圖强，則復國有望矣，因此實乃救國救民的壯烈之事。」

西施柳眉兒忽地一揚，輕聲道：「那范相公已覓得人選了嗎？」

范蠡道：「這位人選，非同小可，一要貌美如花，二要冰雪聰明，三要心志堅貞，如此方可望有助復國大業！哎，三者那是缺一不可啊！因此，因此目下人選雖有，只是范某不敢直道出來……」范蠡心中，並非不敢，而是心痛難忍，他深知此事一旦出口，西施便永遠捨他而去了。

西施却不肯罷休，追問道：「范相公爲甚麼不肯直道？」

范蠡被西施逼得沒了主意，不由衝口而出道：「這位人選一旦直道，從此便在范某眼前失去了……我……我怎能直道？」范蠡這番話，已把他的心跡表露無遺了。

西施冰雪聰明，其實一早便已猜到范蠡所指的人選是誰，但她却不去點破，終於逼范蠡情急之下，道出心跡，她此時才欣然一笑，對范蠡道：「范相公，只要兩情相悅，又豈在朝朝暮暮？又假如三生石上早定緣份，天長地久，海枯石爛，又豈能失去？范相公且放寬心懷，把難言之隱直道罷了！」

范蠡一聽，不由感佩之極，暗道西施一位女子，竟有如此豁達心胸，倒是我范某太着兒女私情的形跡了。

范蠡心念電轉，終於向西施作了一揖，這才道：「一切但望西施姑娘休怪，實不相瞞，范某心目中這位人選，便是天下難逢的西施姑娘啊！我……我其實眞的不欲說出來。」

西施一聽，並不覺特別激動，似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她淡淡一笑，道：「范相公如今已說出口了，這又怎樣？」

范蠡長歎口氣，道：「爲國爲民之大者，我希望西施姑娘答允所請，於己於私而言，我却願意你斷然拒絕。」

西施微笑道：「爲什麼你自己反而願意我斷然拒絕？」

范蠡的心事已被逼出了一半，無奈只好把另一半也逼出來了：「實不相瞞，西施姑娘在我范某眼中，重如自己生命，若能以范某生命換取姑娘幸福，范某萬死不辭……可惜此非范某所能左右，大勢使然，范某除了心痛欲裂，還有甚麼可說？一切但望姑娘諒我。」

西施一聽，默默沉吟一會，忽然主動伸出玉手，拔下一縷秀髮，結在范蠡的髮上，俏臉一紅，却沒話說。

范蠡一怔，喃喃道：「西施姑娘，這……這是甚麼意思？」

西施含羞的一笑，也不答話，俯下身子，在地上挖了兩團軟泥，揑了起來。她揑得很仔細，很用心，不一會便揑出兩個小泥人來。

西施用指甲在其中一個泥人身上寫道：「西施」，然後向范蠡甜甜的一笑道：「范相公，這個是你，這個是我。」

范蠡怔怔間，不知西施欲表示什麼。西施也不理范蠡的迷惑，自顧自的忙碌起來，范蠡瞧着，心中更感迷惑不安，暗道莫非西施心中委決不下，故意用這些玩意來推搪我嗎？

＊　＊　＊

范蠡迷惑間，還來不及答話，西施却就揑好的兩個小泥人揑碎了，又很用心的揉在一團，然後把這團軟泥再分成兩堆，專心致志的揑了起來。

一會後，在西施玉手中，又揑出兩個小泥人來了，但這次西施却沒再用指甲寫上名字，也不知她此時揑的是誰？

西施抬起頭來，向范蠡甜甜的一笑道：「范相公，你看這兩個泥人是誰啊？」

范蠡用心的一瞪，不由苦笑道：「這兩個泥人形體、容貌太相似，我怎知這是誰啊？」

西施此時含羞的一笑，隨即很快的自言自語道：「誰說不知？有天知地知……兩個泥人，一個是他，一個是我；拆散了再合起來，分成兩個，豈非他的身上有我，我的身上有他嗎？」

范蠡一聽，心中不由一跳，心道西施姑娘其實是以此來巧妙暗示，只要兩心相印，堅貞不移，又豈怕相分拆散，最終總能相合，屆時便可永遠相伴，無人再可以拆散，因爲那時你的身上有我，我的身上也有你了……這比什麼海誓山盟更巧妙更令人動情極了。

范蠡也不再猶豫，俯身扶起西施，先是向她俯身一拜，然後再把她抱入懷中，「施待范蠡的深情厚意，范蠡決永誌不忘。」

西施軟軟的倚在范蠡懷中，甜甜的一笑道：「只要相公記得今日說過的這句話，西施便死而無憾了……但相公你拜我什麼？」

范蠡正容道：「那一拜，是范某代越國臣民，向西施姑娘妳致謝，西施姑娘捨身爲國爲民，丹心可比天上明月。」

西施含羞帶笑的在范蠡懷中扭動一下，輕輕道：「民女亦知亡國恨，相公你多謝什麼？捨民女一條賤命，能令越復國，民女於願足矣，並無憾事啊！」

范蠡此時軟玉溫香，美人在抱，又見西施嬌美如花，含羞帶嬌，心中不由一陣創痛，暗道如此知心伴侶，天下難求，自己難道眞的忍心送她入火海嗎？

范蠡感情一陣衝動，不由把西施輕輕推開，決然的道：「妳且先返家中，不必聲張，我再回去另想辦法應付夫差……我……我決不忍心把妳往火坑上送去。」

西施深知范蠡的心意，她亦知自己一旦被送入吳國，那便如刀山火海，今生決難與范蠡相伴了，她想到此，眼圈不由一紅，盈盈欲淚，但放眼望去，亡國之地，四野淒涼，便又淒然的一笑道：「相公以國事爲重，切勿因西施而誤了復國大事。」

范蠡心仁中委決不下，難下決心，只好先與西施告辭，返回會稽山越王宮，希望想出其他辦法來應付夫差。

范蠡返回會稽山越王宮勤政殿，大殿中空蕩蕩的，並無任何奢華擺設，令人一望便知是亡國之殿了。

范蠡在殿中苦思冥想，但萬難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來。

此時殿外走進一位將軍，衣甲雖舊，但虎虎有威，原來這是留守越國的大將軍干濳，從練兵場回來。

干濳與范蠡情同手足，見范蠡愁眉不展，便走上前去，問道：「二師兄有甚難決之事？」

范蠡望一眼干濳，不知如何說話，心道師弟你如何會領悟被情困之苦？他無奈只好暫且把苦惱拋開，道：「沒什麼，只爲如何應付夫差煩惱罷了！師弟練兵辛苦了！」

干濳卻興奮的猛一揚手道：「幸虧師傅以無尚大法，尋出一座大玄鐵礦，如今玄鐵已快燒熔，很快越軍便可以換上無敵玄鐵刀槍了！」

范蠡一聽，眼神不由一亮，道：「越軍換上玄鐵刀槍，需多少時日？」

干濳微一沉吟，便道：「目下玄鐵燒煉初熔，鑄造刀槍約需時一百八十日，再經演練使用一百日，用於實戰約需時二百八十日。」

范蠡一聽，不由心中一涼，喃喃道：「太遲了！二百八十日，越王說不定已逝去七七四十九次了！」

干濳吃了一驚，道：「二師兄

為甚有此驚人之語？」

范蠡苦笑道：「越王目下身處虎穴，生死全在吳王夫差一念之間，夫差性暴而多疑，若他對越王一旦生疑，越王的生命還保得住麼？師弟的玄鐵兵馬，要再等二百八十日方能用於實戰，但屆時越王已逝，民心潰散，越國從此淪亡矣！」

干潛大驚道：「若越國淪亡，我等便成了越國萬千百姓的罪人了！但師傅臨別時，不是判斷越國尚有振興復國之日嗎？眼下怎的如此兇險？」

范蠡搖頭苦笑，沉吟不語，暗道干師弟你又怎會明白，范某正為此事痛苦？師傅所判，乃根據天機大勢而言，他又豈知道其中忽然跳出男女私情的微妙因素？范某人堂堂男子漢，竟連自己的心上人亦保不住，巴巴的送去吳國受火坑之苦！哎！難道除此之外，便再無法挽救越國之難嗎？

正當范蠡苦思無計之際，越王宮勤政殿外，鬼谷子、筮丹、九天玄女三人已在殿外飄然而進。

范蠡、干潛一見鬼谷子駕臨，登時如獲天降救星，喜出望外，一齊迎上前去，便欲向鬼谷子跪拜相迎。

鬼谷子伸手一托，兩人便拜不下去，鬼谷子微微一笑道：「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此地乃越王宮勤政殿，潛兒身為越國重臣，怎可跪迎草野之民？須知亡國之禮亦不可廢，若廢則永遠淪亡，再無振興復國之期矣！」

范蠡一聽，立刻站了起來，躬身道：「是！多謝師傅教誨！蠡兒正盼着師傅的駕臨呢！越王之事……」

此時干潛亦憨憨的道：「師傅，師祖他老人家可好？」

筮丹特別偏愛干潛這位師侄，她一聽便笑道：「還是潛兒有師傅老子的孝心，師傅他老人家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好極了！」

干潛一聽，欣然一笑，但隨又奇道：「猿爺爺怎的不見了？師傅怎稱師祖老子作師傅老子了？」

九天玄女一聽，格格一笑，道：「潛兒，你有所不知，師傅老子今回已把你筮丹師姐收作徒弟了！因此呵，不但潛兒你降了一輩，要尊她一聲師叔，連我九天玄女亦比她矮了一截，反做了她的小師妹了！」

九天玄女吱吱喳喳嚷了一通，把干潛弄得直眨眼，道：「師傅！是真的麼？」

鬼谷子含笑點點頭道：「是真的，師傅他老人家已把丹妹收作徒弟，並已傳她本門無為神功心法。」

干潛、范蠡一聽，連忙向筮丹躬身道：「拜見筮師叔！恭喜筮師叔！」

筮丹心中亦歡喜道：「兩位師侄不必多禮，在座均是師傅老子的門人，同為越國百姓效力，當真可喜可賀！」

九天玄女愁眉苦臉的道：「潛兒！蠡兒！你二人就不恭喜我麼？」

范蠡、干潛均知九天玄女這位小師叔性子嬌野，難以應付，聞言不由一怔道：「鍾師叔有甚可喜之事？為甚卻又愁眉不展？」

九天玄女一聽，格格大笑道：「丹姐姐做了我的二師姐，我這小師妹永遠洗脫不掉了，不但有大師哥替我出頭，更有二師姐愛惜於我，你說我這小師妹不歡喜嗎？還不恭喜我一聲嗎？」

范蠡、干潛無奈向九天玄女亦躬身道：「恭喜師叔新添一位師姐！」兩人心中卻暗道小師叔平白矮了筮師叔一截，心中悶悶不樂，卻極善於自我安慰，尋一個開心快樂的借口而已！但這話是決不敢在九天玄女面前說的。

范蠡見鬼谷子滿臉含笑，心道趁師傅心情甚佳，正好向他請示挽救越國之策，便欲開口說話。

就在此時，越王宮勤政殿外，一棵古槐忽地喀喀一聲，折斷一枝，隨即呱呱的一聲聒噪，一隻烏黑的鴉兒騰撲撲的飛走了。

這情景落在眾人眼中，神色均不由一凜，九天玄女心直口快，忍不住便搶先問道：「鬼谷師哥！師傅臨行吩咐我，有不明白的便問你，又說見你如見師傅！因此有疑問非問你不可，你也不能再推搪呵……」九天玄女說着，猛憶起自己的私念，俏臉不由一紅，連忙收話題，不再把心事吐露下去。

眾人除筮丹知九天玄女之意外，並不知她女兒家微妙的心態，但筮丹是決不會代九天玄女說出來的。

鬼谷子一聽，心中不由微微一跳，暗道九天玄女這是怎的了？她本是爽快之人，說話怎的吞吞吐吐？他微笑道：「師妹欲問什麼？此地均是同門中人，有話不妨直道，怕什麼呵？」

九天玄女一聽，臉上不由更紅了，她心如鹿撞，暗道我心中所想的，怎可在此說出來？你這大呆子，不懂女兒家心事，為甚麼單獨相聚時又不問呵？她急起來，無奈沒好氣的道：「問什麼？我會問什麼！不過是想知剛才樹折鴉飛，當主何異兆吧了！」

眾人一聽，均被說中心中所想，便不約而同，目注鬼谷子，看他怎樣回答。

鬼谷子微一沉吟，便即席袖占

一課，卻是「易經」中的「屯」卦上之爻，卦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鬼谷子略一推算，不由暗吃一驚，心道異兆發生於越王宮勤政殿外，當暗示越國之運命無疑；而「漣」乃落淚之意，暗示越國已到日暮途窮之時，若再不獲應援，便會陷入進無可取，退無可守的絕境，因而值得憂慮，血淚漣漣！按此卦象推算，則越國國運，已到千鈞之際了！

鬼谷子心念電轉，不由皺眉道：「越王宮勤政殿外，槐折鴉飛，斷非吉兆，只恐越國運勢，已抵兇險絕極的地步了。」

范蠡一聽，深知師傅的本事，神鬼莫測，他既然如此推算，便必然有所應驗，不由大吃一驚，忙道：「師傅，未知危機當發生在何處地方？」

鬼谷子沉吟道：「依此兆，再結合目下天機大勢，危機必首先在吳國之地發生，亦即越王勾踐被拘禁之地，若越王一死，則越國軍心民心渙散，復國無望，越國亦將就此永遠淪為吳國奴役了……」

范蠡心中猶在思忖，就在此時，周參將神色倉皇的走進來，他也顧不及向鬼谷子等人招呼，先向鬼谷子報道：「范丞相，大事不妙，末將剛接文種大夫派人傳話，吳王夫差對越王勾踐日漸生厭，再加上越國大將軍伍子胥屢向夫差進言，為免後患，必先殺勾踐，夫差眼見快向越王下毒手了……文大夫特別托來人向范丞相進言，務請盡快想出辦法，打動夫差的心意，令他消去下毒手的念頭，不然，越王將成異國之鬼了……哎，這卻如何是好？」

眾人一聽周參將之傳話，均一陣目瞪口呆，暗道鬼谷子推算異兆之言，不料應驗如斯之速！

范蠡此時已沒了主意，他見鬼谷子沉吟不語，忙道：「若越王遇難，則越國從此淪亡矣！如何解救，務請師傅指點！」

鬼谷子沉吟道：「剛才一卦，雖主兇兆，但『屯』卦中的『屯』字，亦即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稱之為屯。屯者即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按此推論，則目下越國國運雖然兇險，充滿艱難，但亦是生機開始萌芽之兆，因此亦是暗示越國國運由難轉生的關鍵時節，一切但看如何處之了。」

范蠡喃喃道：「但目下越王危機四伏，難道只有打動夫差的殺心，便再無他法可想嗎？」

鬼谷子沉吟道：「我曾與夫差有數面之緣，深知此人性暴而固執，他一旦決定了的事，便極難改變，但他亦有其唯一弱點，此人嗜好女色，因此唯美女方可打動他的心思。」

范蠡一聽，心中不由一陣創痛，心道既師傅亦如此確判，那「美人計」的唯一人選卻是自己心上人西施，這……這教范某人如何處之？

范蠡愁腸百結，萬般無奈之際，勤政殿內匆匆走入一名衛士向范蠡稟報道：「范丞相，殿外有一民女求見，說她姓西名施！」

范蠡一聽，臉色刹時發白，心道當真天數註定，任自己如何反抗亦挽救不了既定命運，他心中但願西施從此隱姓埋名，不再在這世上出現，這樣他自己的良心也好過一點，不料西施卻偏偏在這時出現了。

鬼谷子一聽「西施」兩字，眼神不由一亮，立刻轉向范蠡，道：「外面民女，莫非便是苧蘿山西面施家村所出的西施姑娘嗎？」

范蠡無奈點點頭道：「是，師傅，正是那位西施姑娘……哎，這真叫人算不如天算了！」

范蠡的感慨，眾人均不明所以，鬼谷子微一沉吟，當即醒悟，暗道蠡兒與西施天緣註定，恩怨糾纏，先分後合，先苦後甜，命註定如此，決非人力所可能改變，他心中思忖，便對范蠡道：「蠡兒，且先請西施姑娘進來相見，再行定奪便了。」

范蠡見鬼谷子示意，不敢相違，只好道：「快請西施姑娘進殿。」

不一會，衛士便領進一位少女，少女體態輕盈而進，眾人的目光不由一亮，皆暗道世間竟有如斯美女。

筮丹、九天玄女平素均對自己的姿容甚為自負，但此時一見西施，便不由歎道天下美女，唯眼前此人而已。

西施走上前來，先向范蠡冉冉一拜道：「民女拜見范丞相！」

范蠡忙伸手相扶，心中一酸，雖有千言萬語卻不能直道，連忙向西施道：「西施姑娘免禮，我替妳引見，這位便是西施姑娘久盼一見的鬼谷子師傅了。」

西施一聽，艷如桃李的俏眼一抬，黑珍珠似的眼眸便落在鬼谷子的臉上，隨即走上前，向鬼谷子雙膝跪拜，一面嬌聲動情的道：「鬼谷先生，請先受西施一拜。」

這一下事出突然，鬼谷子也不便伸手相扶，不由微微一怔。筮丹、九天玄女一見，兩女心思相同，立刻伸手，一左一右，把西施托了起來，不讓她再拜下去了，一面齊聲道：「鬼谷師哥不以俗套為念，西施姑娘不拜便了！」其實兩女見西施如此美貌，均怕鬼谷子伸手相扶，與西施有肌膚之親，這便大大

不妙，兩女心意相通，動作便如斯一致。

鬼谷子却毫不以爲意，他淡然一笑道：「西施姑娘不必客氣，當年所爲，乃舉手之勞，以報令尊一瓜之恩而已。」

西施却正容道：「不然，鬼谷先生此舉，不但令施家得延血脈，更令淪亡之國有所轉機，先生大恩大義，西施代越人先行謝過了。」

在場中人一聽，均不由一陣稱奇，暗道蓮花龍穴所出之女，果然不同凡响，舉世無雙。

鬼谷子心中亦不由一動，暗道施家祖墓在苧蘿山有母體之渾厚地力，莫非英雌救國，便應驗在施家後人身上嗎？

鬼谷子沉吟道：「莫非西施姑娘有甚救國救民之策？在場均是助越之士，西施但說無妨。」

西施微一點頭，道：「民女亦知亡國恨，越亡於吳後，越人慘受吳兵欺凌壓搾，已幾達生不如死地步矣，民女豈能無動於衷？西施聽范丞相透露，目下越王被囚吳宮，生命難保朝夕，若越王被殺，則越國便從此永遠淪亡，復國無望，百姓亦承受奴役，唯一解救之策，是設法以美色打動吳王夫差，令他取消殺越王之念，保住越王生命，越國才有復國的希望……」西施說到此處，只聽范蠡感觸心事，輕歎一聲，不由心中一酸，停下話來，說不下去。

鬼谷子細察范蠡與西施兩人神態，心中已明白一切，暗道兩人果然情根深種，難捨難分，命運的作弄，當眞苦了這兩位有情人了。鬼谷子這般轉念，心中便已萌決助范蠡、西施復合的念頭，只是此時不便說出口罷了。

鬼谷子輕聲道：「天機所定，難以違逆，西施姑娘不必傷悲，順勢而行便了，須知精誠所致，金石爲開，又豈無柳暗花明之時？」

范蠡和西施一聽，心中均不由一凜，暗道師傅果然神機超卓，我等男女私情隱秘，竟被他一眼便洞悉了。

西施驀地抬起頭來，坦然面向鬼谷子道：「鬼谷先生放心，但有用得我西施爲國效力之處，西施絕無二話，上刀山下火海，亦不過等閒事吧！」

鬼谷子不由肅然起敬道：「西施姑娘爲國爲民，甘願自我受屈，此種胸懷，丹心可比日月矣！但未知蠡兒以爲如何？」

范蠡見事已至此，深感再難兼顧男女私情了，便慨然道：「既然西施姑娘心懷救國救民之心，那便委屈妳走一趟吳國，希望能以此打動夫差，消去殺越王之念，若因此而令越王安然返國，以圖振興復國，西施姑娘定必名垂千古，事不宜遲，西施姑娘請先行返家，安置好二老，不日將起程赴吳。」

西施肅然道：「是，謹遵范丞相令旨！」

西施說罷，便毅然向鬼谷子等告辭，由越國衞士護送，先行返家準備去了。

鬼谷子目注西施背影，不由感慨的道：「地靈人傑，不料苧蘿山地方，竟孕育一位捨己救國救民的女英雌！」

九天玄女對西施的美貌有點嫉妒，她一聽鬼谷子如此稱讚，不由微哼一聲，道：「鬼谷師哥此言，未免有言過其實之嫌！西施姑娘雖願意以身入吳，說是爲救越國危難，但未知是否貪圖吳國富貴，不怕以身作酬，去換取榮華富貴？哼哼……」九天玄女一頓，沒再說下去，因爲她發覺范蠡的臉色刹時發白，顯然氣得非常厲害。

不但范蠡心中氣惱，就連笠丹忍不住開口道：「西施姑娘美而端庄，似乎並非靜師妹所疑那類貪慕虛榮的女子，師妹莫再懷疑了！」

九天玄女猶不服氣，再欲發話，鬼谷子臉色一沉，忽然肅然道：「鍾師妹！你知道西施姑娘因何委屈自己嗎？」

九天玄女見鬼谷子忽然嚴肅起來，心中不由一凜，因爲鬼谷子極少以此語氣對她說話！但她仍不肯服輸，衝口而出道：「她委屈自己甚麼了？」

鬼谷子歎了口氣，道：「據我所察，西施姑娘實在已有所屬，她的心上人爲此亦爲難得很，但這對戀人爲了救國救民大業，竟肯隱藏自己的私情，甘受屈辱，赴吳受罪，這等仁義忠勇之心，天下誰能企及？誰還說她入吳乃爲貪圖富貴？」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一怔，隨又急道：「哪……西施姑娘的心上人是誰啦！」

鬼谷子目注范蠡一眼，終於緩緩的道：「西施姑娘的心上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你欲知道，只須一問蠡兒便知！」

九天玄女忙轉向范蠡，道：「范師侄！西施姑娘的心上人是誰？你快快……」九天玄女見范蠡神色痛苦，溢於言表，忽然醒悟，俏眼不由瞪得滾圓，盯着范蠡，急道：「莫非……莫非這心上人便是范師侄你？」

范蠡的心事被九天玄女一言喝破，知難再隱藏，無奈微一點頭道：「西施與我果然有海誓山盟之約……但國難當前，兒女私情事，不說也罷！」

九天玄女又驚又奇，心道既然是相戀之人，怎忍心把心上人送入

虎口？她心直口快，不由便大急道：「哪！范師侄你好狠心……怎可把西施姑娘送入虎口，受暴君凌辱。」

范蠡神色一陣凄然，但轉瞬即逝，隨而俊眉一揚，朗聲道：「生命誠可貴，眞愛價更高，若爲國難故，兩者皆可拋……此乃范蠡一己私念，但我知道，西施姑娘亦抱此同一信念也！」

范蠡此言一出，九天玄女不由一陣發怔，似乎爲范蠡和西施的大義大勇而迷惑驚奇。好一會，九天玄女忽然一扯笠丹，決然道：「走！笠師姐！」

笠丹一怔道：「上哪去？」

九天玄女義憤塡膺的道：「西施姑娘爲國爲民，竟肯如此委屈自己，我等同爲女子，若坐視不理，還成話麼？這便去暗中保護，決不容夫差這奸賊損她一根毫毛！」九天玄女以爲，憑她和笠丹聯手，必可保護西施安全。

不料笠丹却搖搖頭，苦笑道：「師妹，事情豈如你所知如此輕鬆！此事決非憑武勇便可破解，否則只會誤了大事！」

九天玄女畢竟年少，根本不懂世間如斯複雜，她不由眨眼道：「爲甚麼不可以？」

笠丹見九天玄女天眞得很，不由微歎口氣，道：「吳王宮禁衞森嚴，猶勝銅牆鐵壁，憑你我兩人之力，若能保護西施姑娘，哪還用得着送她入吳王宮嗎？不如一劍把夫差殺了，豈非更省事？西施姑娘既無奈入吳王宮，這是夫差選美女侍候，豈能免受夫差的凌辱？」

九天玄女奇道：「爲甚麼不能？」

笠丹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夫差選美女入宮，不外是貪圖女色，西施是一等一的美女，只有以她自身的本錢，方能打動夫差，她若不被夫差親近……身體，夫差豈會被她迷住？哎，這等男女私秘之事，師妹你又怎會明白？笠丹無奈只好道：「西施姑娘入吳，便是夫差的人了，身居深宮禁院，只好任由夫差爲所欲爲，又豈能免受其辱？除非有神仙之法，令夫差對西施迷而不敢親近啦！」

九天玄女俏眼瞪圓道：「如何叫迷而不親近？」

笠丹忍不住好笑，只好附耳對九天玄女道：「你呀……師妹！這是男女秘事……亦即那個夫妻歡愛之事！女兒家還問甚麼？不羞死人啊？」

九天玄女這才明白，此乃不可出諸女兒家口中的閨房秘事，她俏臉不由一紅，接而又心中一蕩，暗道日後若眞與鬼谷師哥相伴，不知是否要行這個……秘事了？她想到羞處，不由格格一笑，失聲嚷道：「哎喲！師姐，我再不敢問下去了！」

鬼谷子一直沉吟不語，但九天玄女與笠丹胡纏，似在思忖甚麼，此時忽然目注范蠡，道：「蠡兒，你坦率相告，你與西施姑娘的感情到底如何了？」

范蠡俊臉一紅，却毫不猶豫，決然道：「彼此已心心相印，至死不渝！」

鬼谷子一聽，便微一點頭，決然道：「誠心所至，金石爲開，有我鬼谷子在此，便決不讓夫差玷污西施姑娘，決保她的冰清玉潔！」

鬼谷子此言一出，在場中人均聳然動容，深知鬼谷子言出如山，他既然如此決斷，便決不會中途改變，但此事關乎越國命運，非同小可，鬼谷子並非神仙，是否可以扭轉乾坤？

范蠡見別人不好開口，便向鬼谷子道：「但夫差若目的不達，豈肯罷手？而且他如何會因此心動，打消殺越王的念頭？師傅請勿因顧全蠡兒的一己私利，而誤了復國大事。」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我這法子，不但可保復國大業，更可兼顧兒女私情，否則，亦顯不出老子門人的本事！」

范蠡一聽，不由喜出望外，心道若能公私兼顧，那就當眞是天賜奇緣了，他忙問鬼谷子道：「請師傅指點妙法！蠡兒決遵命而行之！」

鬼谷子笑道：「蠡兒稍安毋躁，一切宜周詳從事，否則便誤了和西施姑娘的終生幸福了！眼下且先上苧蘿山去。」

范蠡自然絕無異議，干濳亦恭敬從命，就連笠丹亦含笑點頭，不過九天玄女口雖格格笑道甚好，但心中却嘀咕道你這呆子，就曉得保存人家的終生幸福，你自己的却冷然不顧！你這不是木頭人似的呆子嗎？

九天玄女心中雖嘀咕，但這些她是決不會說出口的，無奈只好跟隨衆人走出越王宮，走下會稽峯，直奔苧蘿山西面而去。

鬼谷子引領衆人走到苧蘿山西面，衆人一看，前面臥在地上的，竟是西施的祖墳墓。

九天玄女奇道：「怎的想法子保住西施的冰清玉潔，却跑到她的祖墓跟前來了？」

笠丹却已有點明白鬼谷子的用意了，她含笑道：「師妹，你難道忘了師哥是一代尋龍大宗師嗎？」

九天玄女一聽，亦有點醒悟，奇道：「是呀！莫非鬼谷師哥欲以尋龍大法，造就西施姑娘絕世神功以自保嗎？好呵！這法子可當眞妙

極了！」

鬼谷子卻微笑搖頭道：「不然，師妹，我並非神仙，怎能在片刻間傳授絕世武功？況且身入吳王禁宮，高手如雲，就算神功蓋世亦難自保，何況西施姑娘尚身負救國的重任？因此絕不可硬來，只可以智取。」

九天玄女不由好笑又好氣，道：「明明這是以女色動君王的美人計，怎的又冠以智取兩字啦？這豈非是自打自家的嘴巴啊！」

別人不敢說的話，九天玄女敢，因為就連鬼谷子也對她的嬌野無可奈何，甚至反而有點喜歡了，男女間的感情，有時真的如此微妙。果然鬼谷子一聽，不但毫不生氣，反而很認真的解釋道：「不然，美人計固屬無奈之策，但只要輔以尋龍大法，令行計之人有能力自保貞潔，則不但目的可達，且可保存自身貞節，此實乃一舉兩得，一箭雙雕的妙法也！」

九天玄女越聽越迷惑，不由大急道：「哎呀我的大尋龍祖師！你有甚麼妙法便直道罷了，若這等繞來轉去，便說上一年也難令人明白，豈非活悶死人了？」

范蠡一聽，心中不由暗暗高興，因為他亦急切欲知鬼谷子到底欲以何法，能令西施姑娘公私兼顧，但礙於身份，他不便向師傅相催罷了，九天玄女這麼一嚷，便恰恰正中范蠡的下懷，范蠡知道，敢在鬼谷子面前撒野的，普天之下唯九天玄女一人而已。

果然鬼谷子不再遲疑，他先問范蠡取了西施的時辰八字，寫在一張黃紙符上，又貼在西施祖墓的墓碑上面。

鬼谷子隨即肅然道：「笠師妹、鍾師妹、范蠡、干灊聽令！」

四人一聽，鬼谷子語氣嚴肅，就連九天玄女亦不敢頑皮了，當即應聲道：「是！」

鬼谷子道：「我今日欲以請龍大法，倍增西施祖墓龍氣，令西施姑娘龍氣激增，足可與夫差的白虎龍氣抗衡，如此大事方可成，但吾施此驚世大法，必招四野冤魂野鬼之怨，皆欲取而代之，承受此絕世龍氣，因此須賴你等傾力守護，作吾護法使者，以防不測。」

笠丹等齊道：「遵命！」九天玄女口雖答應，但心中卻不由好笑，暗道：鬼谷師哥這是怎的了，竟擔心這等游魂野鬼來了，嘻嘻，若彼等當真現身，我九天玄女便捉三兩隻來玩玩，豈非美妙啊！

鬼谷子忽然又道：「你等身為護法，務須堅穩心性，方可抵禦邪魔之擾，否則，邪魔一旦侵體，便很兇險，務須切記了。」

笠丹、范蠡、干灊三人連忙肅然答應，九天玄女雖答是，但心中卻嘻嘻好笑，暗道：若這等邪魔如此厲害，何不請來作刺客，潛入吳王宮去，把夫差殺了，豈不更俐落乾淨！

鬼谷子也無暇理會四人的心思，見四人均明白其中的關節厲害，便即分配了東、南、西、北四個方位，由四人在墓穴四周肅立以作護法使者。

鬼谷子隨手折了一枝槐樹枝，以掌作刀一削，便成了一柄木劍。

鬼谷子站在墓碑前面，默頌一番，然後驀地轉身，面向東面，厲聲大喝道：「大地潛龍，何方隱形？求速一現，以備龍氣。」鬼谷子喝畢，手中槐木劍忽地向前一抖，乾坤真氣激盪而出，透過槐木劍尖，射向四面八方，一時間，劍氣破空嘯嘯尖鳴，震人心魄。

笠丹等人均知，這是鬼谷子正在施展「尋龍乾坤訣」中的「請龍大法」，均聳然動容，仔細留意，看鬼谷子如何施法。

但見鬼谷子以乾坤真氣，向四野激盪射出，破空嘯嘯之聲不絕，令人心魄震盪，而以墓碑正面的一方，嘯嘯之聲更勁更强，所受的衝擊亦最厲害。

幸而站在墓碑正面的是笠丹，笠丹的乾坤真氣已陡增數倍，又新悟「無為神功」的心法要旨，因此她的功力，在四護法中是最强的一位，幾可與鬼谷子的內力併駕齊驅，嘯音對她只有些微影响，她運起「堅則毀、銳則挫」的無為神功心法精髓，一切便感坦然無懼了。

分站南、北、西三面的九天玄女、干灊、范蠡，則運起內力，方能勉强抵禦。

鬼谷子劍氣激蕩四野，一會後四野便傳來一陣悶雷似的迴响，風也突然刮起，苧蘿山上空開始飄來雲彩，漸密漸濃，從東至西，現出一道七彩彩虹，猶如天龍臨空，瑰麗之極，橫跨於西施的祖墓上空，猶似天虹飛渡。

鬼谷子滿臉肅容，仰空又喃喃祝頌道：「四方潛龍，聚形成虹，飛渡難關，孕育雌雄！速速下沉，龍氣薰陶……！」

鬼谷子祝頌之音不絕，橫跨於西施祖墓上空的七彩天虹，竟爾緩緩下沉，虹形越來越大，光華越發耀目，瑰麗之姿，蕩人心魄。

天虹距西施祖墓上空，眼看相隔只有數十丈高時，四野忽然一陣尖鳴，其聲猶如鬼哭神嚎，接而風亦刮起，隨即狂風大作，烏雲旋即四面八方紛飛而來，越沉越濃，猶如一塊巨大黑幕，把苧蘿山上空遮蓋，山野如墮入沉沉黑夜，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

鬼谷子一見，猛吃一驚，心知

鬼谷子用「請龍大法」破羣邪魔。

灊龍聚形成虹，飄落西施祖墓上空，驚天動地，已招來魔邪神鬼之怨，這等陰邪之物，均知四方潛龍聚形，其龍氣之盛，足以令陰成陽，令水成火超凡入聖，可抵千年苦修功力，因此均蜂湧而來，拚命搶奪，就算搶奪不來，便有幸得近龍氣，亦可令功力陡增，傲視天地，豈有不瘋狂而來之理！

鬼谷子亦深知此等陰邪之物，不可與世間有形之物比擬，有形之物雖兇雖暴，但形跡外露，尚可以力以智勝之；但這等陰邪之物，無影無形，猶如心魔，絕非憑智力可與之抗衡，定力稍一不足，便會被心魔乘虛而入，猶如練功之時走火入魔，兇險之極！

就在鬼谷子心念電轉、苦思對策之際，在西施祖墓四周，擔任護法的笠丹、九天玄女、范蠡、干灊等人，都已感到一股前所未遇的强大壓力。

這種壓逼力無影無形，猶如强烈酷寒氣流，從四面八方潛移默化，無孔不入，立刻便令人遍體生寒，血欲凝結。

笠丹身處墓碑東面，所受的無形壓迫最重，片刻間，她但感自己猶如掉進冰窟，酷冷寒氣如針如刺，蜂鑽而入，她不禁打了一個寒戰！幸而她在此危機一線時，心中忽然醒悟：既然「堅則毀、銳則挫」，那為何不能視「冷如熱、寒如溫」？她腦中靈光一閃，立刻收攝心中雜念，身心專注於「冷如熱、寒如溫」六字上面，傲然不懼。說也玄妙，笠丹一旦專注於這六字上面，心無雜念，渾身便冒出一股白氣，猶如銅墻鐵壁，把她周身遮蓋了。

笠丹不知，她剛才靈光一閃，已融滙貫通了無為神功的秘訣，心中抱元守一，無為神功的心法便發揮出强大的威力，已足以抵禦邪魔的侵擾了，因為無為神功恰恰是「心魔邪功」的剋星。

干灊身上有干將、莫邪兩大神器，神器滙聚，陰陽相會，水火並濟，神劍的劍氣，亦足以抗衡心魔的侵襲，因此干灊亦神色泰然，渾然無懼。

范蠡本來是四人中功力最弱的護法使者，但不知為何，當他站在西施祖墓的墓側時，立刻便感受到一股龐大的熱力把他渾身罩住，他但感渾身火熱，體內熱血奔騰，頭昏腦脹的，連話也說不出來，也根本感覺不着寒氣的侵擾。范蠡自己亦並不知道，他所站的位置，恰恰是西施祖墓的西面，西位恰恰是西施祖墓龍氣的旺位，無形中范蠡亦即受了西施祖墓龍氣的庇護，自然也就有驚無險了。而且這也是范蠡與西施的一段天緣註定，天機運命

當眞玄妙了。

* * *

功力本來極高的老子嫡傳弟子九天玄女鍾靜，此時卻忽然失聲驚叫道：「哎呀！不好！鬼谷師哥，那七彩天虹被烏雲遮沒了！這令人惋惜啊！」九天玄女忍不住又歎息了一聲。

鬼谷子本來眼見笠丹、干濳、范蠡三人均肅立不動，不言不語，於眼前一切視若無睹，心中不由一鬆，暗道：四人中范蠡功力最弱，但他竟可於此大風浪中屹然不動，足證其內力亦足以抵禦心魔之襲，而其餘三位護法，功力勝於范蠡，當更不足慮矣！不料就在此時，卻聽得九天玄女一聲驚呼。

鬼谷子心中不由一沉，暗道：九天玄女既發出聲音，顯然已着了形相，而「心魔」一類陰邪之物，一旦着了形相，便決非智力所可能破解了，爲何九天玄女功力遠勝於范蠡，但卻反而先行陷入險境？

鬼谷子一時間，亦參透不出其中的因由。

九天玄女驚歎於天虹的美麗，又惋惜烏雲把她掩蓋，她並不知道，她心中這一點浮蕩，便被「心魔」選中一個突破口，趁虛而鑽入了。

九天玄女驚歎之聲甫落，便突感心中一涼，一股奇烈無倫的寒氣，已悄然無聲的鑽入她的心窩，她立刻便感遍體生寒，如墮冰窟，寒冷之烈，幾乎連她的血液亦凍凝了。

九天玄女的功力本來甚高，僅略遜於笠丹，但她心靈浮蕩，又初墮情網，少女芳心繫在鬼谷師哥身上，她眼中只知世上一切事物美好，更不知尚有萬千險惡，因此一旦目睹美物，便深深迷戀，一旦失去，又更感難過。這種患得患失的少女心態，便最容易被「心魔」乘虛而入了。

九天玄女心中本已迷惑不安，乍逢奇寒侵襲，便倍感難受，她甚至連她的獨門護體神功「玉龍眞氣」亦提攝不起來了，很快，九天玄女便猶如一位飄零弱女，被一頭兇狠的冷魔困鎖，渾身抖顫，臉無血色，漸而更搖搖欲墮，險狀百出。

鬼谷子一見，不由大吃一驚，深知假如九天玄女支持不住，被「心魔」所控，西施祖墓的龍氣已被誘發，必然從九天玄女所處的方位外洩，屆時其龍氣不但不增，反而大洩，鬼谷子爲保西施的貞潔，維護范蠡與西施這一對有情人的良苦用心，便不但不能奏效，反而令西施護體龍氣由强轉弱，性情大變，屆時就算她身入吳國，亦必被榮華富貴所惑，甘心被吳王夫差寵幸玩弄，不思復國大業，那一切就徹底失敗了，而且九天玄女亦必因「心魔」困鎖，此後再不能自拔，半痴半迷，猶如痴呆之女，這教鬼谷子如何向師傅老子交代！

所有這種種利害關係，也只有鬼谷子自己知道，他也絕不能輕易洩露。

鬼谷子心念電轉，正苦思對策間，九天玄女眼前，卻已現出一連串的鬼魅怪影，其狀如獅如虎、如魔如怪、如神如仙，但均寒氣逼人，輪番在九天玄女面前晃搖，又在作勢撲噬，九天玄女起初尚自拚命死守，不肯離開，但漸而她但感寒氣已逼得她喘不過氣來，唯有拚命奔走才又稍舒一口氣，她身不由己，便向前踏出一步。

鬼谷子一見，心道不妙！九天玄女每踏出一步，便偏離所守方位一分，她護衛的龍墓脈氣便消減一分，而侵襲的邪魔則多爭奪一分龍氣，此消彼長之下，自己最擔心的可怕後果，立刻便會呈現眼前。

鬼谷子情急之下，無奈只好行險決然一試了，只見他驀地咬破指頭，猛吮一口鮮血，然後貫以雄渾的乾坤眞氣，渾融成一股龐大無比的乾坤血氣，仰天猛噴而出。

這一下當眞驚天動地，但見四野漆黑中突地紅光一現，一陣裂帛似的撕裂尖響過處，漫天的烏雲竟被一股龐大的紅色氣流衝擊得東竄西奔，猶如鬼魅遇上法師似的，四野隨即亦響起一陣鬼哭神嚎似的桀桀怪叫，漫天的烏黑風雲，竟聚滙到鬼谷子的頭頂上空了。

那股紅色氣流趁勢衝上西施祖墓上空，與懸在上空的天虹滙聚，天虹受此氣流激蕩，竟猛烈搖動起來，旋而化出一尾碩大的天龍，遍體紅光，光華四射，活靈活現，頭搖足動，歡欣雀躍，更不猶豫，向下面的西施祖墓一沉而降，猶如九天飛龍與茫茫大地相會似的。

此時鬼谷子上空的烏黑風雲越來越濃，猶如無數妖魔鬼魅，翻旋爭撲那股紅色氣流。原來此乃鬼谷子以乾坤血氣，誘引一衆魔邪，衆魔邪大概亦深知，這股千年難遇的乾坤血氣，可令彼等大增法力，吸一口可延法身百年，吸兩口可令幻影聚形，吸三口則可從虛幻鬼魅成人間有形地仙，其宏偉功用，竟比大地龍氣更可令彼等受益，因此無不捨天虹龍氣，紛爭撲這股紅色氣流，竟一往無前，拚死瘋狂爭奪。

鬼谷子凝運的乾坤眞氣已催發到八成功力，這是他近年來極少施展的至高功力了，因爲他承受的「魔邪壓力」越來越重，他胸中已被乾坤眞氣的反激力充塞，大有宏而不受其自控之象，他深知乾坤眞氣一旦不受其控，那便會狂瀉而出，猶如江河崩決，洪濤巨浪激噴而出，被衆魔邪盡收己用，彼等魔法因而大增，而鬼谷子自己則立時經脈盡斷而亡。

鬼谷子雖然明知自己已陷險境，但他絕不能放棄，亦決不敢放棄，他深知此時正是天虹龍氣與西施祖墓龍脈滙聚的關鍵時刻，在滙聚之後，龍氣固然大旺，但在最旺之前的一霎時刻，一旦被衆魔邪反撲而回，瘋狂爭奪，那自己的一番心血，必然全盤落敗。

鬼谷子深知其中的利害關係，他唯有咬牙支撐，拚着自己的生命，亦要吸誘一衆魔邪，令天虹龍氣與西施祖墓龍脈成功滙聚。

此時原已陷昏迷境地的九天玄女，卻忽感精神一振，原來她此時已發現七彩天虹重現光華，不但重現，而且沉沉下降，猶如一尾七彩文龍，橫跨於西施祖墓之上，她目睹這等驚世彩虹，心中一派欣然，再無其他雜念，因而所受的「心魔」壓力便大爲減緩。

九天玄女但見西施祖墓，此時忽地從墓頂之處，騰起一團紫色煙雲，其狀猶如一朵盛放紫蓮花，花瓣大張，迎向七彩天虹，一時間瑰麗壯觀，九天玄女不由瞧得痴了。

九天玄女並不知道，此時鬼谷子爲挽救危局，已捨身引魔臨頂，再以自己精湛的乾坤神功相抗，此刻已到生死一線、欲罷不能的絕境了，她若然知道，也無濟於事，反而因急怒侵擾，心魔更乘虛而入，不但不能相助，反而先行倒下。

幸而此時西施祖墓騰起的紫色蓮花煙霧，已與七彩天虹滙聚，但聽一陣如仙樂似的輕响，四野迴蕩，猶如慈母的催眠曲，聽者如變孩童，令人雜念全消，再無爭名逐利、嗔怒恨怨之意。

接而西施祖墓上空，兩大龍氣渾然一體，如幻如仙、翩翩起舞，再而一沉而降，聚於西施祖墓墓頂，隨即大放光華，如日之灼灼，如月之華麗，然後絲絲入墓，緩緩散去……

就在此時，鬼谷子上空的烏黑風雲，翻旋血氣，亦突然消逝不見，似乎那等陰邪之物，因已得乾坤血氣而心滿意足，終於四散而去。

鬼谷子此時卻緩緩的跌坐於地，他臉色蒼白，冷汗直冒，呼呼喘氣，猶如登攀了高峯峻嶺，已不勝負荷似的。

此時笠丹、九天玄女、干濳、范蠡等已一躍而出，見狀均大吃一驚，因爲四人均深知鬼谷子的功力蓋世，已堪與老子李耳併駕齊驅，爲甚麼卻露出如此委頓之象？

九天玄女心直口快，先自忍不住，她一步躍到鬼谷子身邊，也顧不得當着衆同門之面，伸出衣袖便替鬼谷子擦去額上冷汗，一面連聲尖叫道：「喂！鬼谷師哥，你怎的了？你若有事，教九天玄女日後依傍誰啊？你……你莫嚇人好嗎？」

鬼谷子苦笑搖頭，卻沒答話，九天玄女正欲再追問下去，笠丹已走上前，輕輕扯開九天玄女，一面悄聲道：「傻師妹，妳不見鬼谷哥哥正運功調息嗎？妳心中疼他，知否這般胡纏，會令他走火入魔？」

九天玄女一聽，這才醒悟，暗道：是啊！鬼谷師哥功力堪比師傅老子，他怎會如此虛弱，他的乾坤眞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豈會出甚麼意外。她不由吐了吐舌頭，俏臉一紅，不敢上前胡鬧了。

經過片刻調息，鬼谷子這才一躍而起，微微苦笑道：「厲害！厲害！幾乎連我亦墮入陰邪魔局。」

衆人一聽，這才明白剛才鬼谷子所施的「請龍大法」，其中隱伏的兇險重重。

九天玄女此時再也按捺不住了，她一步跳到鬼谷子身邊，忘情的扯着他的手臂道：「鬼谷師哥，你……你沒事了嗎？你剛才的神氣，可把人擔心死了！」九天玄女情急之下，竟把少女春心初動的心曲當衆暴露。

鬼谷子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看九天玄女的神情，竟把自己的生死看得比她自己更重，莫非她心中已有某種綺念嗎？鬼谷子心中雖有所悟，但此時情勢急迫，也不容他思想這等兒女私事。

鬼谷子淡淡一笑，道：「沒事，危機總算已過去了。」

九天玄女卻仍不滿足，急道：「剛才那是甚麼危機？」笠丹、范蠡、干濳等一聽，亦連忙道：「是啊！剛才但見忽爾七彩天虹臨空，忽爾烏雲四起，忽爾奇寒刺骨，忽爾熱不可耐，奇妙之極，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鬼谷子此時也不打算隱瞞，便坦然道：「我剛才所施，乃驚世請龍大法，目的乃集大地濳龍滙聚，與西施祖墓龍氣相輔相承，大大增强西施姑娘抵禦外侮的庇佑龍氣，她入吳之時，當可保其貞潔。不料此法一施，果然驚天動地，四野陰邪魔怪，均紛蜂湧而來，欲爭奪濳龍滙聚龍氣，本來亦不難抗禦，可惜鍾師妹不知怎地，卻被魔力所惑，幾近走火入魔狀態，她若不支倒下，那所守方位必現缺口，屆時西施祖墓龍氣不但不能增强，反而盡數外洩，如此西施姑娘捨身入吳救國大計，便全盤落敗，眞的兇險極了！」鬼谷子忽然一頓。

范蠡忽然醒悟，歎道：「因此師傅便不惜引魔臨頂，獨自以神功抗衡，不但救了鍾師叔一命，更有助越復國大業，卻令師傅幾乎身陷險境，師傅仁義俠勇之心，當眞可比日月。」

九天玄女一聽，格格一笑對范蠡道：「鬼谷師哥不是也爲你保住了心上人的貞潔嗎？范師侄怎不叩拜致謝？這於范師侄你，才是最大的利益啊！還不上前三跪九叩嗎？」

范蠡歎了口氣，道：「此乃范蠡與西施姑娘的兒女私情，實不敢與救國大業相提並論。況且天機玄妙，西施此行入吳，陷身龍潭虎穴，范蠡也不敢存甚麼非份奢望矣！」

九天玄女笑道：「你不相信鬼谷師哥可以保住你那西施姑娘的貞潔？」

范蠡道：「三分人爲，七分天命，並非不信，只是不敢奢望如此美滿結局罷了。」

九天玄女一聽，登時不悅，她微哼一聲，道：「范師侄，你竟敢小覷你師傅的本事嗎？」九天玄女此時的神態，竟與笙丹少時，拚死維護鬼谷子的名聲一般眞情。

范蠡見九天玄女這位小師叔忽然認眞起來，不敢與她糾纏，便不作聲了。

鬼谷子忽然微微一笑道：「天外紅霞如抹錦，檻邊桃杏鬥新粧；盈眸烟漫誰居首，美酒頻斟且酌量……天機浩浩，運命渺渺，一切且待細觀之便了！」

說也奇怪，自經鬼谷子以「請龍大法」，替西施祖墓大增龍氣之後，表面上西施絕無異樣，但西施的心智卻更成熟，她捨身救國的決心也更堅定了。

范蠡心中雖然難捨難離，但爲了復國大計，男女私情不但不敢露於形色，反而在西施面前故作堅强，以免影响西施的心緒。

不久一切便安排妥當，西施也準備動身，入吳國作夫差的美餌。

裡應外合　勵精圖治

此時越王勾踐，在吳國作囚，的確已陷生死一線。

夫差令勾踐作他的馬伕，對勾踐諸般羞辱，以挫折勾踐的意志，勾踐居然默默忍受，他做馬伕，居然十分盡責盡職，夫差就算百般挑剔，居然難以尋到勾踐的一絲錯失。

這天，夫差又與大將軍伍子胥、大夫伯嚭等，來到夫差的御馬廐。

勾踐正與文種在洗刷馬匹，兩人洗刷得一絲不苟，幾十匹御馬，毛色光潤，不染一塵，就連存心來挑剔的夫差，亦不禁暗讚勾踐、文種君臣二人，就做這等下賤工夫，也如此認眞盡責。

但伍子胥卻越瞧心越不安，他從勾踐和文種的身上，看出一股「忍辱負重」的不屈不撓意志，憑着這種意志，越國必定是吳國日後的心腹大患，伍子胥深感，若不除去勾踐，那是一種最大的失策。

這時勾踐見夫差與伍子胥、伯嚭等駕臨，慌忙停手肅立，向夫差俯首道：「罪臣勾踐，恭迎吳王大駕。」

文種卻僅向夫差一揖。

伍子胥趁機挑衅道：「文種，見了吳王，怎不三跪九叩？存心輕蔑吳國禮法嗎？哼！」

文種不卑不亢的回話道：「文種生爲越國之臣，死爲越國之鬼，並無尊奉吳王爲君，因此以迎貴賓之禮足矣，又何須三跪九叩？望吳王明察。」

伍子胥仍不捨道：「越王勾踐已降吳爲臣作御馬伕，何況你小小一位越國大夫嗎？分明是對吳王存心不敬，是否勾踐向你授意？說！」

文種一聽，心中一凜，他深知伍子胥深謀遠慮，又極忠心爲主，因此他極可能已洞悉越國君臣忍辱負重，一心但求復國的大計，處處挑起夫差對勾踐的不滿，以達到他除去勾踐，根除後患的目的，此時眼見伍子胥又欲把火頭引到勾踐身上，不由猛吃一驚，忙向夫差俯首道：「越王勾踐自知罪孽深重，乃眞心降順，更不時教導文種，須以吳王爲君，只是文種堅拒一臣不侍二主之心，但有不敬之處，皆文種一人所爲，請吳王降罪文種。」

夫差微哼一聲道：「文種，你對故主勾踐倒很忠心啊！」

文種俯首道：「文種若對故主不忠，便是大逆不道，這等不忠不義之人，就算臣侍吳王，亦是奸佞之臣，要之何用？望吳王明察！」

夫差性雖殘暴，但卻極重臣下之忠，他一聽文種之言，怒意立刻便消了大半，緩緩的點頭道：「你所言不錯，寡人的確討厭不忠於主的佞臣，既然如此，便恕你不敬之罪吧。」

文種忙道：「多謝吳王恕罪，文種尚有一個不情之請，望吳王開恩首肯。」

夫差道：「你有何求？」

文種等這機會已很久了，此時他猛一咬牙，拚死陳辭道：「吳王，越王勾踐既已臣服吳國，此心不變，且越王勾踐在吳國已服罪三年，盡責盡職，任勞任怨，無功有勞，亦足以抵償其罪孽矣，但求吳王開恩，准其返國與國人團聚，日後定必督促國人，臣服吳國，年年進貢，歲歲來朝，以報吳王恩典，請吳王三思。」

夫差沉吟不語，心道：寡人對勾踐依然半信半疑，雖然勾踐在吳國確實任勞任怨，寡人尋不着殺他

的藉口，但若如此放他返國，寡人又焉知他日後會不會反悔與寡人爲敵？

吳國大夫伯嚭此時卻向夫差道：「吳王明察，文種所言，亦有其理，把勾踐放回越國，一來可向天下昭示我吳國的寬宏大量，令天下心服；二來可令其督促國人，準時朝貢，則吳國大受其益；三來越國兵微將寡，國民已畏服我大吳，作反之心已息，勾踐返國，於吳國實利多害少，望吳王恩准其請。」

夫差一聽，依然沉吟不語，不知他心中正思想什麼。

大將軍伍子胥一聽，不由猛吃一驚，忙向夫差道：「吳王！萬萬不可放勾踐返國。」

夫差一聽，瞥了伍子胥一眼，不置可否的問了一句道：「爲甚麼？伍將軍可道其詳！」

伍子胥咬了咬牙，決然道：「勾踐乃一代梟雄，豈會長久臣服於吳？又越國文種、范蠡、干潛等，皆鬼谷子門人，乃不世良臣將材，若放勾踐返國，日後必爲吳國心腹大患，萬望吳王三思。」

夫差一聽，忽然若有所思的對伍子胥道：「伍將軍說勾踐不會臣服於寡人，可有甚麼證據，若無證據，寡人如何向天下人交代？」

伍子胥一聽，知夫差已受伯嚭的「示天下以寬宏」的話迷惑了，心中不由更驚，他微一沉吟，終於想到一個令勾踐終會反抗的辦法，以令夫差相信勾踐復國報仇之心不死，伍子胥雖然明知自己此舉，必定極大的得罪越國君臣，但爲了吳國的安危，他決心不惜一切而行了。

伍子胥忽然道：「吳王若需證據不難，只須依臣主意而行，便可立判其眞僞。」

夫差不置可否的一笑，道：「寡人便依你的主意，伍將軍只管施爲。」

伍子胥一聽，便忽然向御馬一躍而前，伸手一拍御馬的腹部，御馬肚腹受壓，嘶鳴一聲，竟排下一灘屎尿在地上，御馬廐內，登時臭氣薰天，聞之欲嘔。

伍子胥瞪了勾踐一眼，忽然作勢怒道：「勾踐，你連御馬的糞便亦沒清理，便牽回馬房，失職失責，該當何罪？」

勾踐一聽，深知伍子胥這是故意爲難，但又深知絕不能在夫差面前表示任何的不滿，於是忍辱向伍子胥躬身道：「是，伍將軍訓斥甚是，勾踐一時疏忽，這便去把糞便清理乾淨便了，望吳王恕罪。」

夫差微哼一聲，道：「好，你去掃吧！」

勾踐答應一聲，拿起掃帚，就欲去掃御馬糞便。

伍子胥見狀眉頭不由一皺，暗道：若如此輕鬆過去，便大失伍某人的本意了。他立刻沉聲道：「吳王，臣聽說忠心之人，割肉餵主乃是尋常之事，就連主人的寵物糞便也是香的，勾踐既然已忠心於吳王，吳王何不令他當場一試，如此便可見其是否忠心於吳王矣。」

伍子胥此言一出，文種臉色不由察地一變，心道：伍子胥此計歹毒之極，試問越王再忍辱負重，又怎可自嚐御馬糞便，但若然不從，卻會惹怒夫差，令夫差懷疑勾踐對其不忠，勾踐立刻便有殺身之禍。

文種心念電轉之際，夫差已嘿嘿一笑，道：「不錯，伍將軍此言不錯，勾踐，你可甘心一嚐寡人寵物的糞便？」

文種連忙一步跨上前去，朗聲道：「爲臣之道，當先主人之苦而苦，文種便替主人代其勞吧！」文種說罷，不待夫差答應，便欲走上前去，以口嚐御馬糞便。

夫差也沒表示異議，因爲他有點欣賞文種對主人的忠心。

伍子胥卻立刻道：「不對，文種所言差矣，此事並非臣屬所應代勞。」

文種心頭一凜，暗道：伍子胥這是必欲殺越王而後快了。便忙道：「伍將軍，有何不對？臣屬代主之勞，乃天經地義，義不容辭。」

伍子胥道：「古訓有道，忠心之臣，視主寵物之便亦爲香也，既然勾踐屢示對吳王的忠心，那吳王御馬的糞便，必定是香的了，決非苦事，聖人道後主之樂而樂，文種既爲勾踐之臣僕，怎可先主之樂而樂哉！」

文種一聽，心中又急又氣，明知伍子胥此乃故意激怒勾踐的毒計，强辭奪理，卻無法反駁，因爲若向他示之以怒，便是當面惹怒夫差，那越王便危矣，他大急之下，不由瞥了吳大夫伯嚭一眼，意即求他設法轉圜。

伯嚭無奈道：「吳王，此乃遊戲之舉，就此罷手了吧！」

不料夫差卻呵呵一笑，道：「不！寡人正欲看看，勾踐對寡人到底忠心到何種程度。」

文種一聽，心中不由一凜，暗道：越王今日此辱只怕難於倖免了，但越王是否甘受此奇恥大辱？他若反抗，則必招殺身之禍，蒼天啊蒼天，爲何越國竟淪落到此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悲慘地步！

文種惶急之際，越王勾踐忽地跨前一步，向夫差俯首道：「是，吳王，既然吳王欲考驗勾踐之忠心，勾踐這便上前一嚐一試便了。」

勾踐說罷，更不猶豫，大步走上前去，俯下頭去，以手捧御馬糞便，大口大口的吃了起來！文種目睹此狀，不由痛苦得心膽俱裂，他

幾欲不顧一切，拚死衝上前去，與夫差同歸於盡。

伯嚭因受了越國重賄，對勾踐有點同情，此時見此情狀，亦不由閉上雙眼，不忍目睹。

伍子胥卻仍不肯罷手，勾踐越是卑恭，他的擔心便更厲害，他故意大聲問道：「勾踐，主人寵物糞便，到底是苦是甜？」

勾踐道：「回伍將軍，主人寵物之便，果然是甜的，好吃極了。」勾踐說着，又抓了一把御馬糞便，塞進嘴裏大嚼。

一時間，御馬厩內，臭氣薰天，聞之欲嘔，更何況是捧之大嚼。

夫差平生從未見過這等情狀，他幾乎作嘔起來，不耐煩地猛一揮手道：「算了！勾踐，你欲表示對寡人的忠心，也犯不着來這一套……回宮去！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夫差說罷，也不理伍子胥以目示意制止，轉身就走了出去，伍子胥無奈亦跟隨而出。伯嚭稍慢一步，他臨走向文種作了一個手勢，意指快想辦法打動夫差放人之心，否則勾踐危在旦夕矣！

文種走到勾踐面前，淚流滿面的跪泣道：「臣目睹越王受此奇恥大辱，無能制止，臣罪該萬死……」

勾踐把嘴一抹，拚命把肚裏面的污物嘔了出來，喘息了一會，才長歎一聲，苦笑道：「文大夫不必自責，此乃上蒼有意懲罰勾踐，勾踐豈敢有半句怨言。」

文種替勾踐清潔乾淨，返回御馬厩簡陋的住房，文種見四下無人監視，這才低聲對勾踐道：「夫差受伍子胥所惑，已對越王你動了殺機矣！」

勾踐想起剛才一幕，此時才長歎口氣，道：「勾踐身爲階下之囚，生死由人，夫復何言，可惜鬼谷先生臨別贈言，說勾踐只須經歷三年囚牢歲月，便可返國，又七年後當可振興，如今看來，只怕已無望矣。」

文種沉吟道：「據臣所知，師傅已得天機大道，算無遺策，斷不致如此失誤，況且臣已把越王目下境況，派人密報范丞相，范師弟接報，必定會告知師傅，或者彼等已定下救亡大計吧，越王千萬不可灰心氣餒。」

勾踐歎了口氣，苦笑道：「事到如今，也不容勾踐再抱奢望，一切但看上蒼的安排吧！」

就在勾踐與文種君臣二人在御馬厩囚室嗟歎驚憂時，鬼谷子與范蠡等，定下的救亡大計，亦已成功的施行了第一步了。

此時西施已在赴吳國的途中，她由越國三十精銳會稽兵護送，箆丹和九天玄女秘密隨行，並沒公開露面，只在暗中保護。此時箆丹的功力大增，「乾坤氣劍」已達收發自如的境界，更有「無爲神功」心法爲根基，她與九天玄女聯手，當世已罕有敵手，因此有她二人暗中保護，就連最掛心的范蠡也大爲放心。

西施一行，行行歇歇，走完千里旅途，終於抵達吳國都姑蘇城。早有吳國快馬，進宮向夫差呈報，說越國丞相范蠡，爲報吳王大恩大德，特千里遙遙，送上一位絕世美女，望吳王接納，云云。

此時夫差正在宮中，與大將軍伍子胥、大夫伯嚭，商討北上會盟，爭奪中原盟主之事。

伯嚭一力贊許，堅稱爭奪中原盟主之位，此其時矣。但伍子胥卻有異議，說目下不宜攻齊，先要殺了勾踐，徹底消滅越國，免除後患，再圖北進，如此方爲萬全之策。

夫差沉吟難決，悶悶苦思之際，卻突接越國送來絕世美女的消息，根本不放在眼內，此時一聽呈報，便不以爲然的微哼一聲道：「殘破河山，尚有絕世美女嗎？」

伯嚭一聽，連忙討好的含笑道：「吳王，古道越國多美色，麗質天生，雖然河山殘破，或許尚有絕色所潛藏，何不召進宮中，當面一看，由此亦可驗證越民是否忠心於吳王啊！」

夫差心中一動，便點點頭道：「好吧！那就傳寡人之令，把越國貢女送進宮來。」

不一會，西施便由吳國禁衛護送，走進吳王宮來了。

但見西施渾身素白，踏着蓮步，婀娜而近，通身上下，一片聖潔的艷光，猶如一朵美麗貞潔的寒冰雪蓮。她在夫差面前，也不像尋常朝貢女子，並不含羞脈脈，也不媚態洋溢，只是輕輕向夫差曲一曲膝，便算參見之禮，更連一句阿諛的話也沒有。

夫差一見西施，不知怎的，就如在冰天雪地中，猛地瞧見一朵盛放蓮花，艷光逼人，令人目眩，夫差雖見識過萬千美女，此時卻不由神思一陣眩迷。

夫差也不管西施是否對他無禮，立刻伸出雙手，扶起西施，又連聲道：「好！好！好極了！寡人這便立刻封你爲娘娘……快，來人哪！先送西施娘娘入後宮，着宮女小心侍候，若有差池，殺毋赦！」

夫差又滿臉歡欣的對西施道：「西施娘娘請先返後宮，寡人稍後便立刻進來與你相聚了，哈哈，寡人今日快活極了。」

西施被送入後宮去了，她剛與夫差見面，便被封作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吳國娘娘，這當眞是夫差破天荒的舉措。

夫差甚至在西施離開後，依然神思恍惚，恨不得立刻便進後宮，與西施歡會。

伯嚭見狀，不由微微一笑，暗道：范蠡此計妙絕，西施是越國人，她既被封作娘娘，夫差自然不便殺娘娘的故主，越王勾踐的生命便可保住了！但不知范蠡如何尋到西施這等絕色人選？

伍子胥眼見夫差見了西施，便一副眩迷模樣，心中不由暗吃一驚，暗道：此時此刻越國送此絕色，分明是爲救國而施的美人計，利用西施來打動吳王的心，如此一來，勾踐不但可保生命，且返國有望，日後必成吳國心腹大患。伍子胥心念電轉，但此時此刻他也絕不敢勸諫，因爲在夫差如此興頭上，向他潑冷水，那當眞是嫌腦袋長得太牢了。

夫差心不在焉，此時他就連最上心的中原爭霸事也無心細想了，一心只想着立刻返後宮去，與美人歡會。夫差胡亂再說幾句，便把伍子胥和伯嚭打發出去，他自己便迫不及待，走進後宮娘娘寢室中來。

此時西施正斜倚在粧台邊，以手托腮，眉頭微皺，不知正在思忖什麼。

「吳王駕到！」外面忽然响起宮衛的叫聲。西施無奈，微歎口氣，只好站起來迎迓夫差。

夫差已大步而進，西施向夫差萬福一句：「西施迎迓王上。」

夫差定睛一看西施，只見她已換了娘娘便服，緞黃輕紗，宛如巫山神女，儼如洛水仙妃，天然秀色明姿，生就靈香玉骨，盈盈秋水，流盼有情若無情，淡淡春山，含顰處無意若有意，眞箇是絕世無雙，艷壓三千粉黛，身抵十萬雄兵。

夫差一見，目奪神迷，連話也說不連貫，喃喃的連聲叫道：「娘娘不必多禮！寡人這便與娘娘痛飲三杯吧！快，去備酒！」夫差催促宮娥道。

西施一聽，心中雖不樂意，但也不便拒絕，無奈只好含顰相就。

不料西施這副無情若有情、有意若無意的默默含顰神態，更令眼高於頂的夫差動心，他此時對西施的愛意，簡直已比烈酒更濃了。

不一會，宮娥便送進酒來，自然是一等一的宮中佳釀，夫差勸西施飲酒，西施只是微呷了一口，夫差也不去勉强，呵呵一笑道：「好！好！娘娘玉體自重，不飲烈酒，但呷一口，寡人亦已心滿意足了，寡人代娘娘飲三杯！」

夫差說着，果然連飲三杯烈酒。

西施此時心中柔腸百轉，暗道：此身已落在暴君手上，他又有了酒意，我一個弱質女流，如何反抗得了，而且也絕不能反抗，否則，與范郎定下的救國大計，便付諸流水矣！范郎啊范郎，西施的一身玉潔，只怕保不住了。

西施愁腸百結之際，夫差果然已有了酒意，他滿面紅光，眼放淫光，先就把自己的外衣脫了，一面對西施笑道：「娘娘！此處並無外人，在夫君面前，不必拘謹，也把衣寬了吧！」

西施一聽，萬般無奈，只好道：「宮娥在此，彼等不是外人嗎？」

西施之意，乃拖得一時算得一時，但後果如何，她也不敢存甚麼奢望了。

不料夫差一聽，呵呵大笑道：「原來娘娘如此畏羞，宮娥侍寢，乃宮中常事，但既然娘娘初入宮未慣此節，妳等便全數退出去吧！」

侍酒的宮娥一聽，連忙收拾了杯筷，退出寢室外面去了。

夫差樂極的大笑，他對西施道：「時辰不早，娘娘且隨夫君上床歡會。」

西施一聽，心如刀割，哀叫一聲：「范郎啊范郎！經今晚一夜之後，西施與你的緣份，便從此永絕了！西施貞潔不能爲你保住，又豈有顏面再與你相見……」

西施無奈，只好站起身來，她的神情，就如犯人待刑似的。

夫差見慣妃嬪的妖媚，見了西施這等神態，反而更加欣喜，更確證她的冰清玉潔，他不由呵呵一笑，道：「娘娘不必害怕，寡人自會溫柔相待。」

夫差說罷，果然走近西施身邊，伸出手來，替西施寬衣，夫差傲氣十足，眼高於頂，他竟肯低聲下氣，替女人寬衣，這當眞是一大異數了。

西施臉色察地發白，但萬般無奈，也只好任由夫差施爲，夫差果然小心翼翼的替西施寬了衣，他不覺一陣目眩，但見西施的肌膚，竟比白雪猶勝三分，他不覺遍體一陣酥麻。

西施此時已全然絕望，心中但感一片空白，她緊閉雙眼，猶如已經死了。

夫差卻不生氣，他攔腰一抱，便把西施抱上龍床，夫差酒意上湧，已迫不及待，向西施的玉體壓了上去。

不料就在此時，夫差但聞西施的玉體之上，萬千毛孔中，竟飄溢出絲絲香氣，這種香氣非蘭非麝，但猶勝百倍，這香氣鑽入夫差的鼻孔，立刻直透腦袋，他但感一陣極舒服的迷醉，眼前飄起一陣幻影……

夫差但見一頭白虎，正向一朵雪白的蓮花撲去，雪白蓮花忽然大放艷光，白虎雙目被艷光所灼，竟

中途落下，伏在地上，低頭向雪蓮花吼了三聲，便忽然呼呼的沉睡……夫差至此，竟也身不由己，帶着前所未有的極度滿足，沉沉的睡去了。

西施此時亦一陣驚愕，原來夫差所見的幻影，西施也同樣目睹，她瞥一眼身邊的夫差，他未及佔有她的貞潔，便竟極度滿足的沉沉睡去，西施不禁又驚又奇，暗道：莫非這便是鬼谷子所施的，以蓮花穴的極强龍氣，尅制夫差的白虎穴龍氣，以保自己貞潔不失的「尋龍大法」嗎？若如此，鬼谷先生眞乃絕世奇人矣！

第二天，夫差醒來，他對昨晚之事竟一無所知，但在他的感覺中，他已在西施身上獲得了極度的滿足，他因而更百般疼愛西施了。

一連多晚均如是，漸漸西施也已習慣了這種羞人而迷幻的情景，不再驚慌，反而苦思，如何進行與范蠡定下的救國大計了。

* * *

夫差對西施已愛到極點，對這位令他獲得極度滿足的美人，他甚至連江山之重要也忘了。

夫差特地爲西施在靈巖山上，建了一座館娃宮，把西施安置在館娃宮裏。

館娃宮內，有吳王井、玩花池、玩月池、琴台、梳粧台、硯池、划船塢、採香逕、脂粉塘等等，眞箇是館娃宮中館娃閣，畫棟侵雲峯頂開，而且所有這些，均是夫差和西施親口命名的。

可惜西施自始至終顰眉不斷，冷冷然時若冰霜，極難一見她的笑容。

西施越是不笑，夫差就越發欲一見西施的笑容，爲達此目的，夫差幾乎已到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夫差命人在館娃宮後花園的地上，鋪滿了最大粒的黃豆，又命人在山下抬上一隻遊船，他讓西施坐在船上，令兵士拉着遊船在黃豆上滾動。夫差爲逗西施歡容，得意地改了個名字，叫「峯頂行舟」。但西施並沒露出任何笑容，夫差一次白費心機。

夫差又命工匠，在館娃宮的一條走廊的地下挖空了，再埋上大甕缸，上面鋪上名貴的檀木，人走上去，會發出叮叮咚咚的聲，夫差說這叫「响步廊」。西施依然不笑，夫差二次白費了一番心血。

換了別的妃嬪，夫差早就殺掉一千幾百個了，但對西施，夫差決不會出手，因爲只有西施，才能令他獲得那種空前絕後的極度滿足，殺了西施，就等如要了夫差的命，他又怎會自己動手把自己殺掉？

更奇怪的是，夫差爲逗西施一笑，竟如他早年報父仇、爭霸權一般的鍥而不捨，屢戰屢敗，卻又屢敗屢戰。此時在夫差的心中，只有「西施一笑」這個心願，其他的一切，他已渾然忘卻了。

「响步廊」完成不到七天，這一天晚上，月色如水，館娃宮四周的亭台山石，猶如沐浴於清水銀光裏。周遭淡淡如煙，美如瑤台仙境，幽如月裏寒宮。

夫差心道西施喜歡幽靜，應該喜歡對月漫步，趁今晚與她飲酒賞月，或許可以逗出「西施一笑」！

夫差這般轉念，心中不由一陣興奮，忙向宮娥傳令道：「快！在後花園水池邊擺酒，並請西施娘娘赴宴。」

君令如山，何況是說一不二的夫差之命，因此不到一刻，後花園的酒宴便擺上了。不一會，西施在宮娥的引領下，也婀娜而至。

西施一到，夫差就忙開了，此時他渾忘了自己的身份年紀，猶如一位頑皮的娃兒，殷勤侍候西施，他請她先行坐下，替她斟上酒，這才舉杯道：「千金難買今晚月，寡人特備越國貢酒，乃娘娘喜喝的，與娘娘賞月散心。來！娘娘，先喝了這一杯吧！」

西施怔怔的端着酒杯，卻又放下了，「越國貢酒」四個字眼，錐刺着她的心頭，她望着水中的月亮，輕輕的歎了口氣，不但不飲也不笑，反而默默地掉下淚來。

夫差尚不知道他說錯了什麼話，心中雖然有點掃興，但他不忍責怪西施，笑着對西施道：「娘娘若不喝，寡人手上的酒杯就不放下！」

西施無奈道：「王上要我喝酒不難，但須依我一件事。」

夫差一聽，如奉綸音，忙道：「好！好！快說！快說！莫道一件，便千件萬件，寡人也必答允！」

西施仰頭望月，忽爾輕歎口氣，幽幽的道：「天上明月，光照萬家，月中必有西湖的影子，那是我故鄉之湖啊，未知王上能否把天上的月亮，捧在手中，讓西施看看？那西施便飲了這一杯吧！」

夫差一聽，登時傻了眼，心道你欲看越國西湖不難，寡人就算把西湖搬到姑蘇，勉强亦可辦到，但天上明月乃仙家之物，凡夫俗子又怎可將其捧在手上，你不喝罷了，何必出此難題來推搪？

夫差並不蠢，他猜透了西施的心意，便呵呵一笑，道：「娘娘開玩笑了，別的不難辦到，但把明月捧在手上啊，娘娘先教寡人如何捧法？若娘娘眞能辦到，寡人甘願在地上爬三圈，讓娘娘瞧着開心。」

夫差以爲這反過來，必是難倒西施了，說罷不由得意的呵呵大笑。

不料西施一聽，也不說什麼，便站了起來，款款地走到水池邊，彎腰俯身，雙手掬水，又緩緩的道：「王上請過來一看。」

夫差見了，心中一陣奇怪，不知西施弄甚花巧，便也站起來，走了過去，低頭向西施雙掌上一看，不由呆呆地怔住了。

原來夫差但見西施的掌中，一掬清水，分明有一個皎潔晶亮的月色，月兒在西施掌中微微顫動，四射光華。

夫差不料西施竟如此聰慧，當下不由大聲喝采道：「好！娘娘果然慧絕天下。」

西施收掌站起，道：「既然如此，王上曾答應過什麼了？」

夫差一聽，不由微吃一驚，暗道我若眞箇在地上爬三圈，傳將出去，成何體統？豈不被天下人恥笑嗎？但又不想惹西施生氣，無奈陪笑道：「娘娘，算了吧？這杯酒你也不必喝了，就當寡人剛才所說乃戲言吧？」

西施卻幽幽的道：「自古君王無戲言，王上說話不算數，又何以服天下哉？」

夫差一聽，又傻了眼，心道是啊，寡人答應過的事，若反悔的話，傳將出去，那豈非更糟？罷了，左右只爬給西施一個人看，只要她不說出去，也只有她一人知道，這也算不了什麼。

夫差無奈，只好揮手讓侍酒的宮娥退出去，然後眞的乖乖的伏在西施面前，爬了起來。

夫差一心欲逗西施一笑，他居然肯在西施面前爬伏，這當眞是夫差的一大異數。不過夫差並不知道，他雖然有白虎龍氣護體，但西施的蓮花龍氣，經鬼谷子以「請龍大法」施爲後，龍氣之盛，天下無雙，蓋過了夫差的白虎龍氣，夫差在西施面前，不知不覺已受其牽制了。

此時西施見夫差堂堂一位吳王，威震天下，卻居然肯在她面前爬伏，如狗一般，其狀狼狽之極，不由「噗嗤」一聲，笑將起來。

夫差一聽，百忙中連忙扭過頭來，但見西施這一笑艷比嬌嬌桃花，在春光中盈盈而放，充滿平生未見的千嬌百媚，夫差不由一陣神魂飄蕩！

他立刻一躍而起，嘻笑道：「人道千金難買一笑，如今娘娘笑了，寡人這一爬，豈非勝於千金萬金嗎！哈哈，寡人好不快活！」

夫差說罷，竟樂得手舞足蹈，在後花園中的月色下，跳起舞來。

西施這一笑，直弄得夫差魂飛九天，魄落黃泉，但又心癢難熬，足足三月不理朝政。

因爲西施在姑蘇城靈巖山館娃宮這一笑後，便再無第二笑，夫差想盡千方百計，欲逗西施第二笑，可惜均徒勞無功，終日秀眉微顰，雖然美極，但可惜少了「一笑」那種千嬌百媚，這敎夫差如何不心癢難熬？

夫差的心思，自西施入吳後，已大半放在她的身上了，也忘了什麼爭霸雄心了。

西施終日愁愁脈脈，夫差想盡千方百計，終難令西施開顏。夫差忍無可忍了，他終於忍不住問西施道：「娘娘啊娘娘！妳要寡人如何寡人也都答應了。」夫差情急之下，幾乎是哀求西施二笑了。

西施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鬼谷先生所言很靈驗，夫差的白虎龍氣，果然不敵西施的蓮花龍氣，看來夫差已受牽制，范郎的救亡復國大計，也應該走前一步了。

西施入吳之後，雖蒙夫差百般寵愛，享盡榮華富貴，但她的心思卻絕無絲毫改變，念念不忘范蠡與她商定的救亡復國大計。

這時西施見時機已然成熟，便不再猶豫，毅然施展那救亡復國大計了。

只見西施忽然幽幽的歎了口氣，輕聲吟道：「吳館娃宮幾重新，施氏山前舊有人，年來綠樹村邊月，夜半清溪夢裏身，衰草盡隨黛眉落，飛花長逐樹鵑聲……哎！」西施忽然又歎息一聲。

西施這一聲歎息，猶如剜了夫差心頭肉似的，他連忙慰道：「娘娘既然思想故鄉，寡人便安排與娘娘同遊一趟越國罷了，娘娘切勿再暗自傷悲。」

西施微一搖頭，道：「西施並非思念故鄉而自傷，王上誤會西施心意了。」

夫差一聽，心中不由一樂，暗道：「西施既然並非因思家而傷悲，這便足證她的心已在吳國生根矣。」夫差心中高興，便趁機欲逗西施開心道：「那娘娘憂怨什麼？妳說出來，寡人必替妳解憂便了。」

西施長歎一聲道：「王上知西施乃越國民女，如今被送入吳國，享受榮華富貴，但西施故主越王勾踐，卻在吳國爲囚，受盡折磨，西施作臣民的，又豈能開心舒眉？但望王上鑑諒原有。」

夫差一聽，微一皺眉道：「娘娘既已奉寡人爲主，勾踐不過故主而矣，還提他作甚麼？」

西施卻決然的搖頭道：「不然！王上此言差矣！」

夫差一怔道：「爲什麼？難道寡人說錯了嗎？」

西施道：「勾踐雖乃西施的故主，但若西施不念舊情故義，他日同樣不念新主，屆時王上是否會說

西施忘恩負義？爲世人所不齒？望王上明察。」

夫差一聽，心中不由一樂，心道西施這麼說，便是表明她已忠心於自己了，他不由呵呵一笑，道：「好！娘娘果然知情重義，寡人便成全妳一番心意吧！妳希望寡人如何處置勾踐？妳說吧！」

西施一聽，心中一陣激動，她也不敢再有任何猶豫，趁勢坦然直道：「西施但能見到越王勾踐重返故國，與臣民團聚，與吳國和平共處，同享太平，則於願足矣！其他豈敢向王上奢求？」

夫差沉吟道：「寡人本無殺勾踐之心，但放他返國，卻怕他日後與吳國爲敵，此事寡人尚難決斷。」

西施款款的道：「王上差矣，西施從越國而來，深知其況，目下越國兵微將寡，國敗民窮，如何有能力與吳國爲敵？況且王上若把越王放返故國，足顯王上寬宏大量，不念舊惡，天下人必聞之心服，民心服則大勢順，王上稱霸中原之願，必可水到渠成矣！」

夫差想了想，不由點頭道：「娘娘所言甚爲有理，寡人明日上朝，便傳旨把勾踐放返越國便了。」

西施一聽，立刻追問一句道：「王上，你曾對西施說了一句什麼？」

夫差呵呵一笑，道：「娘娘放心，君王無戲言啊！」

西施一聽，這才欣然一笑，這是西施在夫差面前的第二笑，這一笑之美，簡直把夫差弄得渾身發軟，再也站不起來了。

第二天上朝，夫差身心舒暢之極，他仍帶着昨晚與西施在一起的極度滿足感，雖然他自己也覺得奇怪，怎的每次他都快活得迷迷糊糊的？

神思恍惚的夫差，瞥一眼庭下挺立的伍子胥、伯嚭等文武大臣，忽然便發聲道：「寡人打算把勾踐放返越國，爾等以爲如何？」

伍子胥一聽，心中如遭電殛，他料不到夫差自西施入吳後，性情竟變得如此厲害，三月不理朝政，渾忘中原會盟爭霸之事，這還罷了，因爲這還無損吳國的安危，但如今不料夫差不但不殺勾踐，反而打算把他放返越國，這豈非養虎爲患，置吳國的安危於水火啊！

伍子胥心念電轉，尚未及有所表示，吳大夫伯嚭已搶先向夫差賀道：「恭喜吳王！終能作此英明決斷！可喜可賀！」

夫差呵呵一笑，道：「伯嚭，你且說說，有甚可喜可賀之處？」

伯嚭早已胸有成竹，不加思索便朗聲道：「吳王此舉，上應天心，下順民意，更向天下宣示吳王的寬宏海量，令天下歸心，北上會盟，中原霸業，克日可成，豈不值得可喜可賀哉？吳王英明！」

夫差心思本就恍惚，身心尚留在昨晚與西施相伴時的極度滿足快活中，他一聽伯嚭之言，竟倍覺受用，不禁欣然道：「伯嚭大夫深知寡人之心也！」

伍子胥一聽，心更惶急，他明知夫差只喜聽訶諛奉迎之言，聽不得勸諫之語，但爲了吳國的安危，伍子胥猛一咬牙，拚死道：「不然，吳王，此時若放勾踐返國，不日必成吳國心腹大患，待勾踐羽翼復長，則吳國危矣，務請吳王三思。」

夫差一聽，臉上立露不悅之色，他微哼一聲，道：「伍將軍此議，則寡人之決定，大錯了嗎？你又有甚麼更佳主意，哼！」

伍子胥見夫差已露不悅，自己已陷險境，萬一惹怒夫差，立時便有殺身之禍，但伍子胥性極剛烈，他猛一咬牙，不惜惹怒夫差，決然奏道：「伍子胥不敢，但請吳王明鑑，目下吳王已受人所惑，處措不利於吳國安危，伍子胥不得不冒死啓奏。」

夫差重重的哼了一聲，冷笑道：「伍子胥，寡人受誰所惑了？哼哼！」

伍子胥拚死奏道：「細則伍子胥不敢直道，但請吳王下旨，先免去大夫伯嚭之位，不容其妖言惑衆！然後……然後……」伍子胥一頓，忽然不敢直道，由此可見他那「然後」是什麼嚴重舉措了。

夫差幾乎要拔出他那把屬鏤寶劍了，他忽然嘿嘿一笑道：「然後什麼？嘿嘿！伍子胥！」

這時朝中大臣均替伍子胥揑了把冷汗，因爲吳宮中有一句話，叫「不怕吳王哭，不怕吳王怒，就怕吳王笑三笑」，夫差笑三笑，便是他拔劍殺人之時了。

伍子胥本來欲道「然後逐西施出宮，杜絕越國內奸」，但此時也不得不繞了個彎，委婉的續道：「然後……然後請吳王疏後宮，親朝政，勵精圖治，不忘父仇，如此方不負先王闔閭所望，萬祈吳王明察。」

伍子胥說得雖然隱晦，但夫差不蠢，立刻便明白伍子胥所指「疏後宮」之意，乃指他太寵幸西施，受其所惑，致不理朝政，有負先王闔閭所望，這還了得？這正好犯了夫差此際的大忌！

夫差不禁又嘿嘿一笑，道：「伍子胥！你自恃有功於吳國，竟連寡人也不放在眼內了？竟敢在朝上胡說八道？」

伍子胥脊背不由一寒，因爲這

是夫差的第二笑了，他深知此時再不容他硬抗，無奈只好跪下道：「臣伍子胥念先王知遇之恩，生爲吳國人，死爲吳國鬼，此心可鑑日月，若有冒犯衝撞之言，望吳王恕罪！」

夫差一聽，心中的怒火才稍平緩了點，他第三笑便沒有發出來，只是重重的哼了一聲，道：「你知罪就好，伍子胥，寡人念你曾有戰功於吳，暫不治你死罪，死罪可免，活罪難饒，宮衛聽令！」

八名武功高強的宮衛立刻應聲而出，肅立聽令。

夫差重重的一拍案桌，沉聲道：「伍子胥出言不遜，當朝有辱寡人，膽大妄爲，速拖出去，重責五十軍杖，令爾切記，日後好好收斂，不然，哼哼，管教你知道寡人的法刑厲害！」

八名宮衛一湧上前，不容伍子胥申辯，把他拖出去，重打五十軍杖去了。

朝中衆文武大臣見狀，早已汗流浹背，誰還敢有半句異議？朝中登時鴉雀無聲，猶如死般沉寂。

伯嚭見狀，連忙跨前一步，高聲叫道：「吳王英明神武，決斷無誤，臣等拜服！」

滿朝文武一聽，連忙隨聲附和道：「吳王英明神武，臣等拜服！」

夫差一聽，這才轉怒爲喜，道：「好！好！爾等皆忠心之臣，不似伍子胥之大逆不道，既然衆皆無異議，傳寡人旨意，放勾踐、文種返越國去吧！但要他切勿忘記，年年來朝，歲歲進貢，永世臣服於吳，退朝！」

夫差說罷，早已心癢難熬，急着趕回後宮，向西施報此喜訊，以便能再搏她的稀世的一笑去了。

* * *

不久，越王勾踐和大夫文種，終於返回越國，距勾踐入吳爲囚之日，恰恰是鬼谷子所判斷的三年歲月。

范蠡、干潛等，知悉越王勾踐已返國的喜訊，早就在會稽山下殷殷相迎，然後再護送勾踐，上會稽峯越國臨都。

勾踐等走進勤政殿時，鬼谷子已大步而出，向勾踐拱手道：「恭喜越王，三年厄運已過，再假以時日，便是天機運轉之時矣！」

勾踐重返故國，恍如隔世，此時一見鬼谷子，登時如見重生父母，連忙趨前一步，緊執鬼谷子雙手道：「鬼谷先生爲越國救亡之事操勞，嘔心瀝血，乃越國臣民的再生父母也，勾踐當永不忘。」

鬼谷子淡然一笑道：「目下要事繁多，一切有待越王親自裁決，不必說此客氣之語。況且越王能獲重生，居功至偉者另有其人，越王欲謝，便向彼等致意便了。」

九天玄女此時極爲同情范蠡和西施，這對戀人的悲壯情懷，令她感動不已，此時再忍不住了，有點失禮的尖聲叫道：「越王！你可知范蠡和西施，爲了救你返國，作出了多大的犧牲嗎？」

勾踐一聽，不由一怔，目注范蠡，似有所詢。范蠡忙道：「越王不必介懷，一些個人私事，何足掛齒？一切但以大局爲重吧。」

越王勾踐不捨，轉身向九天玄女道：「姑娘請道其詳。」

九天玄女忍不住了，便把范蠡與西施的山盟海誓，彼此已誓約生死不離，但爲了打動夫差，放越王返國，以圖復國振興，毅然犧牲男女私情，送西施入吳，爲了「美人救國」的大計事，一一向勾踐說了，末了九天玄女瞥了鬼谷子一眼，忽然加了一句道：「不過，若非鬼谷師哥妙施大法，西施姑娘就算入吳，只怕也未必馬到功成，也未必可以保住她的貞潔……哎喲，羞死人，不說了！」

九天玄女的嬌野，連鬼谷子也拿她沒法，勾踐更難以應付。

勾踐一聽，不由又驚又奇，忙道：「此事細節如何？姑娘快道其詳。」

鬼谷子一聽，不欲九天玄女太張揚此事，失了潛移默化之功，便淡淡一笑道：「越王不必介懷，救亡復國，匹夫有責，西施姑娘乃越國之女，范蠡亦是越國之臣，彼等盡忠報國，實應盡本份。至於鬼谷子爲此所施之法，一切皆爲助越抗吳大計，越王日後自會明白，此時也不必再去深究其中因由。」

勾踐一聽，感慨的道：「是，鬼谷先生爲越國救亡大業，嘔心瀝血，越國臣民，當永世頌揚！」

鬼谷子一聽，臉轉肅然道：「越王，目下不宜論說功賞之事，越國百姓，水深火熱，奄奄一息，實正於死亡線上掙扎，望越王一切以此爲念！」

勾踐一聽，心頭一凜，返國的喜悅登時煙消雲散，額上冒出汗來，忙道：「鬼谷先生所言乃至理也，勾踐日後必以此爲戒，勵精圖治，以圖復國大計，但請鬼谷先生指點督策！」

鬼谷子見勾踐其意甚誠，不由仔細向勾踐臉上一看，但見勾踐鼻樑正中，隱隱已現出紫氣，心中一動，暗道勾踐命運，少陰晦氣已去，當主三年吳囚歲月已過，目下命宮運交壽上「即鼻樑正中」，紫即貴旺之氣，乃主其本命運勢漸入佳景；二來勾踐祖脈，已移葬苧蘿山母體龍脈，與越國母山融滙一體，相輔相承，潛移默化，越國即勾踐，勾踐本命已與越國國運相連，已屆

振興之期；三來據師傅老子的天機大道所斷，目下已屆三元會運中的三百年小劫期，越國恰逢此劫運，當可於亂中求治，謀取振興！

鬼谷子心念電轉，已有決斷，他再不猶豫，便朗聲道：「越王，目下越國百物待擧，百廢待興，百姓窮困，國家積弱，一切務以休養生息爲念，萬不可再加重百姓的負擔了。」

范蠡皺眉道：「但吳國所索貢物不能稍減，否則便會被夫差執着藉口，發兵攻越，則越國危矣。貢物來自民間，國庫已空空如也，這卻如何處之？」

勾踐一聽，亦爲難的歎了口氣道：「民窮國弱，再加吳國貢物，越國勢必百上加斤矣，其中關節，尚望鬼谷先生有所指點。」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越王，我鬼谷師哥並非治國之材，又非一國之君，如此艱難國事，他能有什麼法子？」

勾踐無言以對，只能默默沉思。笠丹心中不安，因爲她畢竟是越國之女，一脈相連，忍不住便替越王勾踐說話道：「師妹之言差矣！鬼谷師哥已得師傅老子的天機大道奇學，又身爲大地尋龍祖師，豈不知越國及天下的大勢？他既然知悉，又豈無應對之策？鬼谷師哥，看來你也切莫有負越國百姓所望，再施妙策，以解救越民之難了。」

勾踐、范蠡、干潛等越國君臣，亦連忙向鬼谷子拜求治國之策。

鬼谷子心中其實已在思忖，如何能救越國目下國弱民窮、負擔奇重的困局，他沉吟了一會，才決然的道：「爲今之計，唯有三管齊下，三帆並擧，方可望力挽狂瀾，解救困局。」

勾踐忙道：「何謂三管齊下，三帆並擧？」

鬼谷子朗聲道：「其一，速派人潛入吳都姑蘇，向西施姑娘密報越國目下的苦況，求她設法打動夫差的心思，減免越國的貢稅，二來亦趁機刺探吳國的軍情，以便及早應對！」

范蠡、文種一聽，均佩服點頭道：「不錯！此乃唯一可行之路也。」

鬼谷子又肅然道：「其二，望越王務必跳出自傷心境，一躍而立志發奮圖强，艱苦奮鬥，報仇雪恥，意志堅，則信心强，再領袖國民，全力發展生產經濟，節約日常消耗，決走富國振興之路。」

勾踐一聽，亦肅然道：「勾踐謹遵鬼谷先生教誨！」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其三則是强兵矣，目下干潛已鑄造大批玄鐵刀槍，其堅銳當無可抵擋，但尚須輔以行兵佈陣之法，嚴明三軍鐵紀，以民爲本，農忙時須下田助耕，農閒時必勤加操練，如此則不但可收富國之效，更達强兵之果，假以時日，越國振興有望矣！」

勾踐一聽，沉吟一會，便決然道：「鬼谷先生所言，乃越國復國振興之路，寡人將親自力行，決不更改！」

勾踐言出果然踐行，他爲激勵自己，堅決不住王宮軟床，令人砍了一把柴薪，每晚與夫人便睡在柴薪上面。

勾踐又在王宮門邊懸了一個苦膽，每日出門、返回，必先嚐一下苦膽的滋味，並以手撫胸，反問自己道：「勾踐，你忘了亡國之苦了嗎？」

勾踐爲了減輕百姓負擔，下令王宮中人，從他自己開始，均要自耕自食，百姓的稅收，則積蓄起來，塡補破敗的國庫。勾踐自己帶頭下田耕作，夫人則在王宮內自己織布製衣。

勾踐自身之刻苦，極大感染了越國臣民，人人均鼓足勇氣，艱苦奮鬥，以圖復國振興，越國上下，開始呈現一派生機勃勃景象了。

鬼谷子眼見越國上下，自勾踐到民間百姓，無不以振興國運爲己任，人人發誓，個個頑强，全國上下，充滿了一股鐵一般的意志，與十幾年前越都錢塘綺媚民風相比，簡直是脫胎換骨，判若兩國，心中不禁欣然。

鬼谷子暗道越國都自兵敗移都於會稽峯，於會稽峯上建越王宮，雖遠不及舊都的華麗，但國運卻已開始潛移默化，一洗舊日的頹廢綺媚，代之而精忠勤勇，民風如此强盛，振興國運當指日可待矣，都城之風水玄妙，當眞不可思量。

鬼谷子轉念又道：「勾踐祖脈，已從困龍之地，移到苧蘿山旺龍之脈，潛龍地脈之力，果然令子孫後人脫胎換骨，判若兩人，勾踐只要堅守意志，絕不鬆懈，不出數年，越國必可振興，以雄渾之姿，挺立面對中原，龍脈之力，當眞可抵雄兵百萬。」

鬼谷子在越王宮迎賓館沉吟間，干潛已悄然而進，但見鬼谷子正默默思索，便不敢驚動他，靜靜的佇立一旁。

鬼谷子沉吟之際，頭也不回，忽然便道：「潛兒！你不在練兵督軍，來此作甚？」

干潛不由奇道：「師傅，你怎知是潛兒進來？」

鬼谷子不由呵呵一笑道：「你兩位師叔脚步輕盈，種兒則略帶浮躁，蠡兒卻穩而堅實，潛兒剛而靜，各人步聲，足顯心態，不難分辨，一聽便知。」

干潛佩服道：「師傅自在邙山上淸宮師祖處回來，功力又比前精進數倍了。」

鬼谷子甚喜干潛這位小徒弟，雖然他已經是越國大將軍，但在鬼谷子眼中，干潛依然是昔日那位憨直的干氏後人。他聞言不禁呵呵一笑道：「潛兒，怎的了？做徒弟的倒奉承起師傅來了，不怕被人說你黃婆賣瓜，自賣自讚嗎？」

干潛眼中，鬼谷子永遠是親父一般的恩師，他憨憨的笑了笑道：「不，只要名副其實，便非自誇，否則反而變虛僞了，當今世上，試問誰還敢輕覷師傅這位大地尋龍祖師。」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你莫盡說恭維話，你進來必有事求師傅，說，是什麼事？」

干潛一聽，知師傅有鬼神莫測神算之能，自己的心思豈能瞞過他的銳目，便連忙道：「是，師傅，潛兒欲請師傅到校場，指點越軍練兵之法，未知師傅肯去否？」

鬼谷子一聽，欣然一笑道：「好，既然越王已把强兵之重責，交到你的肩上，師傅自然應該助你一臂之力，走吧，還逗留什麼？」

干潛忙道：「是，師傅，請移大駕！」干潛說着，並不邁步。

鬼谷子一見，便呵呵一笑道：「潛兒，你還有甚疑問，只管直說，吞吞吐吐幹嗎？」

干潛不由憨憨一笑，因爲他的心事，又被鬼谷子一眼洞悉了，他在拜服之餘，連忙趁機低聲道：「師傅，日前笠師叔和九天玄女師叔，兩人聯手入吳，與西施姑娘秘密聯絡，未知此行結果將會如何？」

鬼谷子微一沉吟，便道：「你兩位師叔聯手，當今世上，已罕有敵手，因此必可平安而回，且西施姑娘有龍脈庇佑，其心志之堅貞聰慧，百年難遇，她報仇後，也必然會替越國竭盡心力，因此笠丹、九天玄女此行，必定有甚大收穫。」

干潛點了點頭，道：「這個當然是大喜訊，但……但未知笠師叔她們，會否忍不住，把夫差殺了？」

鬼谷子奇道：「潛兒，你擔心此點幹嗎？」

干潛忽地咬了咬牙，恨恨的道：「夫差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潛兒若不能親手殺之，如何對得住先父的亡靈？因此潛兒絕不想夫差死在別人手上！」

鬼谷子一聽，心中一動，忙目注干潛一眼，見他滿面紅光，如火焰閃耀，不由暗道此乃干潛祖脈龍氣大熾之兆，他所承蔭的乃是唯一足以尅制夫差白虎龍穴的潛龍穴，干潛報父仇之心忽然大熾，莫非已屆龍虎相鬥，白虎當敗之期了嗎？這倒要仔細留意了。

鬼谷子這般轉念，便淡淡一笑道：「目下天機大勢，已屆三元會運之三百年小劫，天下行將劇變，國運尚且須歷輪迴翻轉，更何況一己之私人仇怨？必定亦在此三百年小劫中了斷矣，因此不必過於執着，順勢而行，一切自可順勢而斷，潛兒只須牢記此點，也便是了，其他不必再去苦思冥想。」

干潛見鬼谷子語轉肅然，不敢違逆，只好點頭道：「是，師傅，潛兒緊記，一切以大局爲重。」

鬼谷子明知干潛意猶未盡，只是不敢說出口而已，他有點偏愛干潛，便微微一笑，道：「大勢雖然如此，但潛兒若順此大勢而行，便即參與其中，劇變之日，也便是你父仇得報之時了……走吧，切勿再爲此事苦惱！」

干潛一聽，心中登時大喜，所有疑慮一掃而空，連忙朗聲應道：「是，師傅請！這便立刻上練兵場去。」

越國三軍總校場，便設在會稽峯北面的一塊開闊地，方圓近百丈，足容二萬兵馬馳騁操練，校場的北面有一塊巨石，高達三丈，成了天然的點將司令台。

此時越國二萬精兵，正由越國周參將督率操練，士卒喊殺連天，人人鬥志昂揚，努力苦練。

周參將見鬼谷子和干潛走近，連忙走下點將台側的木梯，因爲周參將的功力，尚未達一躍而上三丈的地步，快步向鬼谷子和干潛走來，躬身道：「末將迎迓干將軍、鬼谷先生！請鬼谷先生指點三軍陣法！」

鬼谷子微一沉吟，心道大勢已屆「三元會運」中的三百年小劫，爲順應此大勢，倒該有所施爲了，於是便欣然一笑道：「好！那鬼谷子今日，便傳授一套九星陣法吧！」

周參將、干潛一聽，均大喜道：「多謝鬼谷先生，越軍有此陣法，必可如虎添翼矣！」

干潛和周參將並不知道，鬼谷子這套陣法，乃從順應「三元會運三百年小劫」而創，三三爲九，因此得名爲「九星陣」。

鬼谷子親自挑選三千精銳會稽兵，從三千精兵中分作三大隊，每大隊又分作三中隊，每中隊分作三小隊，每小隊共精兵一百一十人。

鬼谷子從其中抽出九人，先傳授陣法的精義，待九人熟悉，再分派到九小隊中，率九小隊操練，由少到多，由簡入精，教授得法，很快，三千精兵組成的「九星陣」，便行走進退、大有章法了。

鬼谷子創授的「九星陣」，乃從「三元會運」中悟而獨創，三元即上

三元、中三元、下三元，合共九元即九宮；三元中每一元即一萬五千年，九元合計十三萬五千年，足見其陣法包羅萬象，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後世能人異士，包括三國時的諸葛亮，他的「八陣圖」，亦是從鬼谷子的「九星陣」演化而成，其威力雖然雄渾，但終究比不上鬼谷子「九星陣」的玄妙無窮。

鬼谷子的「九星陣」，既從「三元會運」悟創，陣法分爲「九星」，亦即九小隊，每一小隊代表「三元會運中三百年小劫」，玄妙之極，分別以生氣貪狼、延年武曲、天醫巨門、伏位左輔、絕命破軍、五鬼廉貞、禍患祿存、六煞文曲、重生右弼等九星命名。

九星的演化，又據「伏義八卦步法」，每一卦即可變「九星」，例如「乾卦」第三爻變爲「禍患」，「乾二、乾三」同變爲「天醫」、「乾二」單變爲「絕命」，「乾一」單變爲「生氣」，「乾一、乾二」以變爲「五鬼」，「乾一、乾三」共變爲「六煞」，「乾一、乾二、乾三」皆變爲「延年」，以「乾」爲主體之陣即名爲「重生右弼陣」。

其餘坎、艮、震、巽、離、坤、兌七卦中皆有九變，合計九九八十一變，又九九不盡、六六無窮、三三不息，「九星陣」之變簡直永無止境，猶如「三元會運」，循勢而變，永無窮期！

當下鬼谷子指揮三千精銳會稽兵，勤演「九星陣法」，不到半月，三千會稽兵便成了驚世「九星陣兵」了。

鬼谷子又把指揮「九星陣」的方法，傳授於干潛，干潛刻苦勤學，很快便指揮嫻熟，成了「九星陣法」大統領，下轄九小隊長，分別以陣名稱之，如「生氣貪狼長」、「延年武曲長」、「天醫巨門長」、「伏位左輔長」、「絕命破軍長」、「五鬼廉貞長」、「禍患祿存長」、「六煞文曲長」、「重生右弼長」等九小統領。

於是「九星陣兵」中，人人職責分明，個個奮勇爭先，終成了一支無堅不摧的驚世「九星陣兵」。

鬼谷子這支「九星陣兵」不出猶可，一出便天地變色，因其陣法悟自「三元會運三百年小劫」的精義，所以非天下大亂不出，若出則必主「由亂而治」，乃順天機運行大勢的絕世奇兵。

「九星陣」大成之日，干潛自己亦信心大增，確信越國必可振興，他自己的私仇亦必可順勢而得報。至此，干潛這才明白，鬼谷子所授「九星陣法」，一來乃順天機大勢而行，二來亦是助他了斷私人仇怨，一舉兩得，一箭雙雕，鬼神莫測，玄妙之極！

＊　＊　＊

笠丹、九天玄女自告奮勇，代表越王勾踐，潛入吳國都姑蘇城，向西施秘密求助，陳述越國百姓的苦況，望她運用自己的本事，打動夫差的心，下旨減免越國向吳國的賦稅。

就在笠丹和九天玄女出發的這天，范蠡也奉了師傅鬼谷子之命，前赴邙山上清宮，向師祖老子拜求天機大道。

但范蠡離開越國境外時，卻忽然折轉身去，改向另一條通往吳國邊境的大路飛奔。半日後，就與笠丹、九天玄女在吳越交界的一個小鎮處會合了。

原來這是鬼谷子替范蠡的秘密安排，令他趁潛入吳國之機，與西施相會，一來由范蠡直接向西施陳述越民的苦況，二來也讓范蠡目睹西施的境況，讓這對生死不渝的戀人不致心生芥蒂，安下彼此的心來，堅貞不移，同爲越國的救亡振興大業效力。

鬼谷子的用心，可謂艮苦周全之極了。

笠丹、九天玄女、范蠡三人同出一門，均非等閒之輩，因此不消三日兩夜，三人便已潛入距吳國都姑蘇城不到十里之地了。

第二天傍晚，姑蘇城蟠門三里外，一輛獨輪木車，正吱吱嘎嘎的遠遠向城門駛來。

獨輪木車上，坐了一位以布包頭的老婦，老婦雙目緊閉，不時發出一聲呻吟，似得了重病似的。

推車的是一位土頭土臉的年輕男子，他臉色赭紅，一望便知是一位久曬陽光的耕作農夫，一身農夫的打扮。

獨輪車的側邊，卻是一位妙齡村姑，她以青布包頭，臉上又黑又紅，同樣是農婦的打扮，又似是那男子的妹妹或妻子。

年輕農夫推着獨輪木車，毅然決然的向禁衛森嚴的姑蘇蟠門而來，似對那「五千兵馬列旌旗」的可怕場面不屑一顧似的。

遠遠的，便見一條蟠龍，刻於城門之上，四周有一道大河圍繞，各有水陸兩門，並肩而立，水門位於陸門南側，分爲前後兩道，均以青石爲拱，兩門之間各有暗道登城。

陸門亦有內外兩重，各設鐵閘與鐵皮門；兩門之間是一條甬道，四周高墻陡峭，易守難攻，氣派森嚴之極。

此時獨輪木車右邊的少年村姑，忽然微微發聲道：「范蠡，爲甚定要從蟠門逕闖而進？不會趁黑躍進城去嗎？」

那青年農夫悄聲道：「不關我事，此乃師傅吩咐，我等務必從蟠

門而進。」

那村姑不服氣的一瞪眼道：「爲什麼？鬼谷師哥偏有這許多鬼門道。」

那青年農夫道：「師傅秘密吩咐范蠡道：蟠門向南，面向越國，乃吳國用以震懾越國之意，因此城門上刻大蟠龍。但目下天下大勢已屆劇變之期，你等此行，意義重大，乃爲越國救亡振興的關鍵一環，因此務須從蟠門而進，以破蟠龍震越之局，由此突破吳國龍運大昌之格……這便是我等必須從蟠門突進的因由了，九天玄女師叔。」

原來這兩女一男，便是笠丹、九天玄女和范蠡。笠丹扮作老婦，范蠡扮作老婦的兒子，九天玄女則是老婦的女兒，因此與范蠡便成了兄妹相稱了。

九天玄女心中老大不服氣，一路上老嘀咕道：「九天玄女今回吃了大虧！先做了笠師姐的女兒，又再做了范師侄的妹妹！乖乖，堂堂得道老祖的嫡傳弟子，不幸碰上個鬼谷子，平白成了最小的小輩！」不過她嘀咕還嘀咕，但也知此行的重要，不敢任性撒野。

姑蘇城蟠門倒是大敞而開，任人而進，但入了城門，便是那道長長的甬道，這才是戒備森嚴的地方。只見左右兩面，各站了一排手執長刀的武士，武士後面的甬道墻上，貼了幾幅告示，上書「嚴防妖人鬼谷子混進姑蘇！違者殺毋赦！」上面還畫了鬼谷子的人像。

九天玄女眼尖，一眼瞥見墻上的告示，眼珠便閃出强烈的火花來了。范蠡見狀，不由眉頭一皺，連忙推着獨輪車，走了過去。

「停下了！」

一名粗眉凸眼的執刀大漢突然厲聲喝道。

范蠡把獨輪車停下，向九天玄女瞥了一眼，示意她沉住氣，千萬不要輕舉妄動。躺在車上的笠丹，卻在此時呻吟了幾聲，一副非常痛苦的模樣。

「那裏人？」執刀的粗眉大漢喝問道。

「太湖人，兵大哥。」范蠡毫不猶豫，立刻道，太湖地處吳越交界，越人與吳人根本難於分辨。

「入城幹嘛？」粗眉兵大哥又喝問道。

范蠡歎了口氣，指了指車上的笠丹，道：「她是我娘親，受了風寒，屢醫不好，無奈只好入城找徐大夫。」徐大夫是吳國有名的郎中，四鄉慕名求醫的不計其數。

粗眉兵大哥點了點頭，道：「噢？原來是送娘親入城求醫，你倒很孝心啊！咄！看刀！」

粗眉兵大哥手執的大刀，忽地寒光一閃，迎頭便向范蠡劈落！

范蠡嚇得驚叫一聲，卻沒逃跑，似乎嚇呆了。

寒光閃閃的大刀，在貼近范蠡頭頂之際，卻驀地停住，凝空不動，這等收控自如的刀法，顯然絕非等閒之輩。他見范蠡嚇得連逃跑也不會，便微微一笑，喝道：「滾吧！」

范蠡推着獨輪車，連忙「滾」了進去。

進了城門，走過一條寂靜的禁道，便熱鬧多了，原來這是姑蘇城中的一處集市。

九天玄女素喜熱鬧，此時才高興了一點，她心中高興，話也立刻多了起來。「喂！范……這個哥哥！你剛才難道不怕那迎頭一刀嗎？」

范蠡微微一笑，道：「不怕！那粗眉兵大哥人雖兇猛，但處事卻有分寸，我見他舉刀之時，左眼兇右眼笑，便知他存心相試吧了！況且……」

九天玄女忙道：「況且甚麼？」

范蠡微笑道：「聽師傅說，笠師叔已練成天下無雙的『乾坤氣劍』，她只須手指一抬，立刻便可隔空殺人，那粗眉大漢如眞的向我落刀，他便有十條生命也沒了！」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格格一笑，道：「好啊！范……這個哥哥！你居然也有鬼谷師哥那鬼腦袋了！」

三人一路悄聲低語，一路向鬧市的一間客店走去。三人在客店租了二間客房，笠丹與九天玄女一間，范蠡則獨住一間。

安頓好笠丹和九天玄女，范蠡便獨自下樓打探城中動靜去了。

到入黑時分，范蠡才回來，他悄悄摸入笠丹和九天玄女的客房，立刻道：「范蠡已打聽準確西施姑娘的居處了！」

九天玄女一聽，急道：「哪兒？這便前去與她相會吧！」

笠丹卻緩緩的道：「西施姑娘居停之處，豈容你說去就去？鍾師妹稍安勿躁！此行鬼谷師哥已吩咐，一切范師侄安排調度，師妹切勿輕舉妄動！」

九天玄女不服氣道：「憑我等三人之力，就算是龍潭虎穴，也可以去！范師侄你說是嗎？」

范蠡搖了搖頭，苦笑道：「不對！西施姑娘果然極受夫差寵愛，夫差爲她建了一座舘娃宮，舘娃宮就在吳國舊王陵所在的靈巖山上，夫差十天中倒有八日留在舘娃宮裏，你說，這舘娃宮是易闖的麼？況且，此行也決不宜硬闖！」

九天玄女不服氣道：「爲甚麼不可硬闖？」

笠丹畢竟已年長，而且她經師傅老子傳授「無爲神功」後，性子也

逐漸沉穩起來，此時她忽然接口道：「不錯，的確不宜硬闖！我等此行，乃爲減輕越國百姓的苦難而來，而唯一的辦法，是通過西施姑娘打動夫差的心思，假如未見到西施姑娘，便把夫差驚動了，那就只會激怒夫差，屆時只怕連西施姑娘的說話也不靈了，我等此行的目的，豈非失敗啊！」

九天玄女一聽，便再無話可說，因爲她知道笠丹與夫差有殺父母的血海深仇，但她竟能以越國百姓爲重，她九天玄女與夫差並無仇怨，又有甚麼好說！

范蠡這才微微一笑，輕聲道：「范蠡已有潛入舘娃宮的法子了！」

笠丹、九天玄女一聽，忙道：「是甚麼法子？范師侄快說！」

范蠡道：「舘娃宮在靈巖山上，姑蘇城上山之路必定禁衛森嚴，不能硬闖，但靈巖山背後便是太湖，我等先入太湖，繞到靈巖山背後，潛上山去，便可避過禁衛的耳目了！」

笠丹一聽，喜道：「好！范師侄此法甚佳，這便先入太湖便了！」

三人商議妥當，走出客店，在姑蘇中顧了一隻小船，悄然駛入太湖。三人均功力奇高之士，小船駛入太湖深處，便如飛的疾馳，到深夜時分，已繞到靈巖山背後去了。

三人在山脚泊了船，悄然潛上山去。靈巖山並不高，也不險峻，憑三人的功力簡直如履平地一般。

三人躍上靈巖山背，但見前面數十丈遠處，燈火闌珊處，正是西施居住的舘娃宮後花園，守衛果然寬鬆。所有的精兵禁衛，大概全集中到上山的陸路方面去了。

三人悄然摸近，神不知鬼不覺，便潛入了舘娃宮的後花園。但見曲廊迴池幽徑，百花燦爛，幽麗已極。

笠丹在心中不由歎道：「夫差今回當眞是要美人不要江山矣！單看這舘娃宮的精美，便知夫差爲西施姑娘付了多大心血了！」

九天玄女微哼了一聲道：「哼！夫差如此寵愛西施姑娘，她會否身享榮華富貴，已忘了越國鄉親父老？還有這位痴情的范郎！」

范蠡心事被觸動，不由微歎口氣。笠丹卻斷然道：「不會！鬼谷師哥既已替西施姑娘祖墓大增龍氣，又判斷西施心性之堅貞，已如磐石，牢不可破，她怎會如此楊花水性？」

范蠡卻歎了口氣道：「不過西施姑娘身處虎穴，在夫差身邊，又怎保得住她的貞潔？看來她已爲國作出最大犧牲了！哎！」范蠡心中不由一陣隱痛。

對這點，就連笠丹也不敢斷定，西施是否可以保住她的貞潔？因爲她委實不明白，西施弱不禁風的女流，怎可反抗夫差的如狠似虎？

就在此時，隱在後花園暗處的笠丹、范蠡、九天玄女等人，忽地聽到一聲得意洋洋的大笑聲道：「娘娘啊！寡人終於趕走煩人的伍子胥，又來陪娘娘你了！」說話之人，顯然正是吳王夫差！

范蠡一聽，臉色不由倏地發白，顯然他心中已痛苦之極。笠丹和九天玄女見狀，也再無話可說。

接而又聽到夫差要西施喝酒的聲音，范蠡的臉色更難看了。笠丹微歎口氣，忽地向二人示意道：「再接近一點！以觀動靜！」因爲不知怎地，笠丹心中也極想知道，西施到底如何可以保住她的貞潔？

笠丹的提議，正中范蠡的心意，他二話沒說，便向那發聲的宮殿處竄了過去。這兒原來是夫差和西施的寢宮，除了近身侍候的宮娥，其他禁衛根本不敢擅進，因此倒方便了笠丹等的潛伏。

三人悄然潛上宮殿上面，伏了下來，范蠡循透光處向下面一望，他不由一陣臉紅心跳！

原來此時夫差又重演他每晚與西施相會時的一幕，先喝酒，然後又替西施解衣，這時西施已渾身精裸，夫差呵呵一笑，抱起西施便向龍床走去了！

范蠡痛苦之極，他閉上眼睛，不忍再看下去，他但感到心中如有刀刺，劇痛之下，額上亦冒出冷汗來了！

但立刻下面便再無動靜，范蠡心中大奇，忍不住又睁眼一看，這一看之下，他不禁驚奇得目瞪口呆！

原來夫差剛把西施抱上床去，他的身體剛觸及西施的玉體，西施渾身上下，忽然冒出一陣白如雪的雲煙，雲煙漸聚的形，竟如一朵冷艷之極的冰雪蓮花！把西施通身上下罩住了！

這還不奇，更奇的是夫差雙手剛觸着那朵雪白蓮花，立刻便歡欣之極的低吼一聲，隨即身子一伏，呼呼的沉睡去了！

范蠡至此，才確然知道，西施雖然身入吳宮，長伴君王之側，但竟能保住她的玉潔冰清，不被汚染！簡直不可思議！

范蠡微一沉吟，立刻醒悟，暗道西施玉體現雪蓮，正是她的祖宗蓮花龍脈蔭庇啊！師傅的尋龍堪輿大法，簡直已到如仙如神的地步了！好一座無雙聖潔的蓮花龍墓！好一位天下無雙尋龍祖師！

就在范蠡心中激蕩之際，更奇的事卻又隨即發生了！

范蠡的耳邊，突然响起一縷他思念已久的綸音：「范郎啊范郎！

你可知西施在夢中正與你訴說心曲了？你若眞的聽到，爲甚又不答西施？你可知西施的心長伴你身邊？」

范蠡心神震蕩之下，也忘了自己身在何處，不由便喃喃的道：「西施！我知道！我的心也在你身邊啊！你又可知道，我其實多麼痛苦？」

范蠡這一句未完，竟又聽到西施的聲音道：「啊！范郎！原來你眞的聽到了！你但知我的心曲，西施便死而無憾了！」

范蠡一聽，忙道：「西施！你絕不可輕萌死念！你可知道，越國百姓正等你伸手救援？你又可知道，范蠡正等與你長相伴的一天？此心可鑑日月！」

西施的聲音靜了靜，似在夢中回味思索，忽然又道：「范郎，越國目下境況，到底如何了？范郎，你快告知西施，西施爲此亦夢魂相繞啊！」

范蠡心中又感佩又喜，他此行入吳，打算向西施求助的話，不由便衝口而出了：「西施，幸賴你之助，越王終可平安返國了！越王並不負所望，他卧薪嚐膽，勵精圖治，帶領越國人民爲救亡奮戰着呢！可惜越國國亡家破，百姓已窮困不堪，吳國所索賦稅又極爲沉重，國人快喘不過氣了！」

西施的聲音似在夢中歎了口氣，道：「范郎身爲越國丞相，可有妙策能救百姓苦楚？」

范蠡一聽，忙道：「目下正盼西施你伸手救助！」

西施的聲音慨然道：「西施但能做到的，萬死不辭！」

范蠡心中感佩之極，他忙道：「西施，但有機會，便向吳王夫差進言，求他減免越國的賦稅，讓越國百姓脫困於水火，再圖積聚振興，則越國上下，莫不對西施姑娘感激涕零了！」

西施的聲音停了停，似在思索甚麼，一會才決然道：「范郎放心！西施當竭心盡力而爲！但能目睹越國百姓重得安樂太平，則西施身如鴻毛，輕飄天地，如風逝去，也無憾了！范郎今後幸勿再以西施生死爲念，望以國事爲重，盡力爲民爲國，投身復國大業！西施告辭了！」

范蠡一聽，心中如遭電殛，忙失聲叫道：「西施千萬自重！鬼谷先生已判斷，你我日後必可長相斷守！越國振興之日，便是你我重聚之期矣！」

忽聽西施的聲音似在夢中輕吟道：「施氏山前舊有人，吳王宮殿幾重新？年來綠樹村邊月，夜半清溪夢裏身，衰草盡隨黛眉落，飛花長逐杜鵑聲！」

西施的聲音忽然消逝，范蠡如痴如醉，也不知身在何處了！他但感身子一輕，已被人攔腰抱住，疾如箭矢的掠走了！

功成引退　吳亡越興

攔腰挾持范蠡掠走的，原來是笠丹，她與九天玄女正靜伏夫差寢宮上面，忽聽范蠡如着魔般的喃喃細語；初則驚奇，接而見他竟失聲大叫，不由嚇了一跳，心道驚動了夫差和禁衛，這還得了？

笠丹不及細思，只好先救走范蠡再作打算。九天玄女又驚又奇又氣，無奈也只好隨後掠出宮殿。說也奇怪，范蠡這一聲大叫，竟然沒有驚動夫差，三人居然可以安全撤離險地！

范蠡甫離夫差寢宮險地，心智隨即恢復清明，他略一縮身，便脫開笠丹的挾持，一面低聲對笠丹道：「笠師叔！快下船離開靈巖山！」范蠡說着，已領先向泊於後山的小船掠去了。

笠丹微一怔，亦立刻跟了上去。九天玄女臉色難看之極，她懋了一肚子氣，但也不便此時發作，只好待下船離開再說。

三人下了小船，范蠡領航，也不返回姑蘇城，逕自繞過穹窿山，再穿過東洞庭山與東山的湖峽谷，直插越國邊境小鎮石浦橋。

穿越湖峽谷時，九天玄女知已遠遠脫離險地，便再也按捺不住，氣虎虎的瞪了范蠡一眼，尖聲叫道：「范蠡！你作死了啊？整晚神神秘秘，亂七八糟、顚三倒四！此時目的未達，卻忽然又急急撤離！你！你把九天玄女當甚麼人了？」

范蠡一面忙着駛船，一面連忙道：「九天玄女師叔，此事說來玄妙已極，連范蠡亦幾乎不敢相信！但事實如此，不能不信！因此才急急撤離！請諒范蠡一時情急，未能詳細解釋！」

九天玄女餘氣未消，咬牙道：「那你快說清楚啊！不然，哼哼！我在你師傅面前告你一狀，看你如何向他交代！」

范蠡微微一笑道：「此事范蠡亦正要向師傅稟明！師傅妙法之奇，簡直令人不敢置信！」

九天玄女聽此事竟又扯到鬼谷子身上，不由一怔道：「范蠡！你越發顚三倒四、胡說八道了！怎麼又扯到鬼谷師哥身上了？」

笠丹聽范蠡提到鬼谷子，心中一動，若有所悟，便含笑向九天玄女道：「師妹，稍安毋躁，且聽聽范師侄說清楚好麼？」

笠丹這一作聲，九天玄女便不得不點頭道：「好！范蠡！你快說啊！」

范蠡微一沉吟，便把當時自己在夫差寢宮上面所見，及與西施對話的千古奇事，詳細說了出來，只是把西施赤身露體的一節略去了，因爲范蠡不想令西施的清譽有任何損害。末了范蠡道：「……當時我心中極爲震撼，所以一時之間，竟陷入迷惘狀態，失聲大叫，幾乎誤了大事！尚望兩位師叔鑑諒。」

笠丹、九天玄女此時已聽得聳然動容，好一會，九天玄女才忽然歎道：「尋龍堪輿大法，竟可令西施姑娘保住貞潔！天老爺，這算是甚麼？神仙？活佛？天神？若非范師侄你親眼目睹，西施又是你的心上人，便殺了我九天玄女也決不信！」

笠丹想了想，道：「然則范師侄已可確定，西施姑娘已接獲越國求救的信息了？」這一點，是三人此行的最大目的，笠丹畢竟比九天玄女老成，因此不忘問了一句。

范蠡一聽，決然的點點頭道：「千眞萬確！決無差池！」

笠丹仍不放心道：「范師侄爲甚如此自信？須知這事乃此行最大目的，若有差錯，那就上誤君王，下誤百姓，范師侄可成了越國的大罪人了！」

九天玄女此時已極同情西施的境遇，愛屋及烏，連帶范蠡，她也忍不住替他說話了：「笠師姐！你別嚇唬范師侄！他身爲越國丞相，豈不知自己責任重大？」

范蠡斷然的道：「決無差錯！因爲……因爲西施當時雖然似陷夢幻境界，但她的心智比醒着更爲清明，她甚至還說了當日我與她海誓山盟的私語！她已確然答應竭盡全力，助越國百姓解困，我想，西施姑娘必會爲此竭盡心力！」

笠丹、九天玄女一聽，這才不再疑慮。九天玄女忽然極認眞的問范蠡道：「范師侄！你說！你與西施姑娘夢中對話，盡訴心曲，這妙法是否鬼谷師哥事先傳授於你？你快說！」

笠丹一聽，不由微微一笑道：「師妹，你着急甚麼？莫非你亦打算求鬼谷師哥，把此夢中對答，互訴心曲的大法傳授於你，你好運用此法，去與心上人盡訴心中情嗎？」

九天玄女心兒卜卜跳，俏臉一紅，瞥了笠丹一眼，忽然嬌羞的笑道：「笠師姐！你……你若知悉我這心事！你會不高興嗎？」

笠丹一聽，臉上亦忽地一紅，含笑啐道：「師妹！看你！我也不知你那心事，我爲甚麼高不高興的？哎，你我心意如此，但不知他……是否接納了？哎喲，不說了！先爲越國救亡振興盡力再說吧！」

范蠡一聽，他心思聰明，已知兩位師叔，兩顆芳心已有所屬，而且兩顆心兒同繫於一人身上，不禁暗暗一笑，心道師傅呵師傅，一心所繫已極難擺脫，更何況是兩心所牽？師傅雖然神通廣大，但未知可有妙法應付這等普天下一等一的煩事？

范蠡接口道：「兩位師叔誤會了，師傅事先根本沒傳范蠡甚麼夢話大法，當時但見西施姑娘渾身上下，被一朵雪白蓮花所罩，我想，師傅當年替西施家點了一座蓮花龍穴，後來又在西施祖墓妙施請龍大法，滙集四方潛龍，令西施祖墓龍氣大增，方可尅制夫差王陵的白虎龍氣，白雪蓮花一出，果然驚天動地，連夫差亦立陷昏迷不醒！師傅的尋龍大法，當眞驚天地、泣鬼神，妙不可言！」

笠丹點頭道：「不錯，這全賴鬼谷師哥的精妙佈局！一座蓮花龍穴，竟可救國救民，下保兒女私情，當眞神妙已極！」

九天玄女眼見笠丹和范蠡，把鬼谷子的神技，讚得天上有地下無，她便欲再加進去，忽感沒甚麼意思，便忽然格格一笑，半開玩笑半認眞的道：「你等大讚鬼谷師哥，如何如何，簡直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我九天玄女偏偏不信！除非……」

笠丹微微一笑道：「除非甚麼？師妹。」

九天玄女咬一咬牙，違心的道：「除非眞有其事，這才叫名副其實，否則便是妖言惑衆！欺世盜名……哈哈！」九天玄女說得高興，連她自己也好笑起來。

笠丹故意氣她道：「師妹，你似乎用辭不當！」

九天玄女一怔道：「有何不當？」

笠丹笑道：「欺世盜名，倒强說得過去，但妖言惑衆，你的鬼谷師哥從沒自吹自擂，如何說出這句？」

九天玄女冷不防被笠丹揪住話題，怔了怔，卻不怒，反而格格一笑，强辭撒野的道：「欺世盜名是指做的，自然是指鬼谷師哥！妖言惑衆是指說的，自然是指替他吹捧的笠師姐和范師侄你二人啦！準確無誤，妙極了！」

笠丹又好氣又好笑道：「是，是，妙極了！只是有人在心中拚死維護一個人的聲譽，口中卻在拚命說反話而已！」

范蠡知笠丹逗九天玄女，湊趣的加了一句道：「笠師叔，未知此人是誰？形恨實愛、形壞實好，此人性子很有趣呵！」

笠丹噗嗤一笑道：「我也不知，范師侄問她──九天玄女小師叔吧！」

九天玄女一聽，這才知道笠丹這是變法兒來探索她的心事，俏臉不由一紅，啐道：「喲！笠師姐，你笑人，我不依啦！我……我怎知道是誰？」

笠丹和范蠡見九天玄女嬌羞不勝，均相視一笑，不再逗九天玄女了。

不過，說也玄妙，自經夜探靈巖山舘娃宮，在西施寢宮上面潛伏，受西施祖墓蓮花龍氣現形感染，笠丹和九天玄女竟似心曲互通，不約而同，欲效娥皇女英共侍於舜的先古美事，兩顆心兒，一心一意，牢牢地繫在那不解風情的尋龍祖師鬼谷子身上了。

更奇的是，自笠丹、九天玄女、范蠡三人，自吳返越，向越王勾踐、鬼谷子稟報此事，勾踐雖仍不信，但鬼谷子卻斷定西施姑娘必有所爲，一個月後，吳王夫差，便派了吳國大夫伯嚭向勾踐宣示夫差的令旨道：「奉吳王夫差之命：因西施娘娘進宮之後，令寡人快慰生平，西施娘娘源出越國，寡人愛屋及烏，決定不再苛待越民，又蒙西施娘娘代爲求情，今特寬減越民向吳之一半賦稅，以示寡人於越民之王恩浩蕩！越民須牢記寡人恩典，臣服於吳，永不反叛！」

勾踐一聽，大喜過望，當伯嚭因受了越國的厚賄，因此與勾踐甚有交情。勾踐與伯嚭單獨相對時，忙悄聲打探道：「吳王爲甚肯如此慷慨？」

伯嚭微微一笑，道：「越王可知，吳王此舉，全賴一位奇女子的恩德？她爲了打動吳王的心思，竟七日七夜不吃不喝，說是故鄉人奄奄一息，她也再無心情下嚥了！吳王愛她心切，終於無奈下旨，寬減越國一半賦稅！」

勾踐一聽，仰天長歎道：「西施姑娘的大仁大義，勾踐永誌不忘！」他一頓，又向伯嚭悄聲道：「大夫回去，尚望替勾踐多向吳王美言，就說勾踐對吳王的恩典感恩涕零吧！」

伯嚭微笑點頭道：「伯嚭自會替越王說話，放心好了！越王是否有話捎帶西施娘娘？」

勾踐想了想，便委婉的向伯嚭道：「西施娘娘乃越國女兒，勾踐不便多說甚麼，大夫有機會，請向西施娘娘進言，她乃越國的希望之星，一切務請善自珍重。伯嚭大夫是否多留幾日，容勾踐稍盡地主之誼？」

伯嚭道：「多謝越王的好意，但伯嚭奉命而來，不便久留，須立刻返國向吳王覆命。」

勾踐送了一批金銀珠寶給伯嚭，伯嚭這才欣然告辭返國去了。

自此之後，吳國寬減了越向吳國的一半賦稅，負擔大爲減輕；另一方面，自越王勾踐到普通百姓，人人立志發奮圖强，艱苦奮鬥，報仇雪恥；同時，勾踐又採納鬼谷子之建議，重用范蠡、文種等賢臣，整頓內政，發展生產，節約財政，一切均爲了富國强兵的振興大業。

在軍事上，則依靠干潛，組織民勇，勤加苦練，越兵忙時是農夫，閑時是兵士，在不增加百姓負擔的前提下，大力擴充軍隊，逐漸形成越國上下，全民皆兵的强大局面。

經三年苦戰，越國上下，已一洗頹氣，開始呈現一派蓬勃生機了。

期間鬼谷子、笠丹、九天玄女等，不時教授越兵武技，因此越兵的戰鬥力大爲增强，甚至可以一擋十了。

干潛奉鬼谷子之命，與范蠡一道，直接指揮演練「九星陣兵」，但一切皆秘密進行，因此誰也不知道，越國已隱伏了一支無堅不摧的絕世奇兵。

公元前四八四年，夫差聞齊景公去世，齊國君新立，大臣不睦，打算出兵攻齊。

伍子胥勸阻夫差說：「如今越國之勢漸成，才是吳國的心腹大患，齊國對吳國的威脅，不外如疥癬之疾而已！望吳王暫時放開齊國，先行再度滅越，以絕大患！」

夫差有點猶豫，返舘娃宮時，被西施看出了，便問夫差，夫差把自己的打算，及伍子胥的勸阻，向西施說了。

西施一聽，心中吃了一驚，暗道伍子胥雖然忠心於吳國，但對越國卻是一個最大的威脅！若夫差聽從其言，則越國危矣！西施這般轉念，便對夫差道：「依西施之見，吳王不必猶豫了！」

夫差一聽，驚喜道：「娘娘聰慧過人，莫非於此事有甚高見？」

西施道：「齊乃大國，吳國比之齊國如何了？」

夫差沉吟道：「比之齊國，吳國不外中上之國而已。」

西施又道：「吳國比之越國又如何了？」

夫差笑道：「越國乃娘娘的故國，夫差不便輕覷，但說實話，越既臣服於吳，自然只是小國而已！」

西施立刻道：「自古有道，弱肉强食，以大欺小，齊既大於吳，越既小於吳，則何者乃吳之威脅，豈非一目了然嗎？」

夫差一聽，不由撫掌大笑道：「娘娘果然聰慧過人，一言便足釋寡人之疑矣！寡人再無疑慮，這便決意出兵攻齊，搶佔先機，解除吳

之威脅！」

不久，吳王夫差果然出兵攻齊，在齊國艾陵「即山東萊蕪縣」大敗齊國。齊國求和，夫差以齊須尊吳為盟主作條件，齊國無奈答應了，夫差得意洋洋，欣然率兵返國。

夫差返回吳都姑蘇時，當庭痛斥伍子胥說：「伍子胥居心叵測，勸寡人釋齊攻越，若聽其言，吳國豈能揚威中原？此皆賴西施娘娘之聰慧，一言以釋寡人之疑！」

夫差怒斥伍子胥一番，卻大大嘉獎了西施，以及贊成他出兵攻齊的大夫伯嚭等人。

越王勾踐聞訊，立刻率羣臣入吳，親向夫差祝賀，又貢獻了大批金銀珠寶。

夫差大喜，對越國更深信不疑了。

不久，夫差越來越討厭伍子胥的處處違逆，便故意派他出使齊國，要齊國實踐尊吳為盟主的諾言。

伍子胥深知自己在吳國的處境艱難，朝不保夕，為不致斷後，他出使齊國時，趁機把自己的兒子帶去齊國，托齊國的大臣鮑氏代為撫養，改姓為王孫氏。此事卻被伯嚭的心腹奸細知悉，密報了伯嚭。伯嚭立刻把此事稟知了夫差。

伍子胥返回吳國時，夫差嘿嘿一笑，問伍子胥道：「伍子胥！你三番數次，勸寡人切勿攻齊，到底是何居心？」

伍子胥見夫差嘿嘿一笑，心中一寒，知他此乃殺人的先兆，便分辯道：「臣以為，攻齊之戰利品，猶如取得一塊不長莊稼的石板田，於吳之安危並無好處。」

夫差一聽，又嘿嘿一笑道：「如今你出使齊國回來，親眼目睹齊國尊吳為盟主，又有何話說？」

伍子胥聽夫差二次嘿嘿而笑，背上不由冒出冷汗，忙道：「臣忠心於吳，自然認為齊尊吳為盟主，乃吳國之榮耀！」

夫差一聽，見伍子胥仍不坦白，不由第三次嘿嘿笑道：「伍子胥！然則你秘密托子於齊國大臣鮑氏撫養，心生異志，密謀聯齊反吳，又是忠心於吳國之舉嗎？嘿嘿嘿！」

伍子胥一聽，心中一涼，知自己的預感不幸提早爆發了，自己秘密托孤於齊之事，既已被夫差知悉，他必定趁機把自己除掉了！伍子胥深知自己大勢已去，不由仰天長歎道：「可惜可惜！」

夫差厲聲道：「你還可惜甚麼？」

伍子胥拚死道：「一惜當日鬼谷先生曾斷言，伍子胥必因祖墓龍氣陰陽不調，性剛烈而招禍，壽數必難越甲子之年，但伍子胥一意孤行，不聽其言，果然禍臨，細思鬼谷先生之言，豈不可惜？」

夫差對鬼谷子又驚又恨，此時聽伍子胥提起「鬼谷子」三字，不由咬牙道：「你還二惜甚麼？」

伍子胥仰天大叫道：「二惜伍子胥早死一刻，未能親眼目睹越兵攻入姑蘇！我死之後，可挖出眼珠，懸於姑蘇蟠門，以便瞧着越國來滅吳！」

夫差一聽，怒極而起，猛地擲出他的屬鏤劍在伍子胥面前。伍子胥執起屬鏤劍，橫頸自刎而死。

夫差仍不息怒，厲聲道：「伍子胥！寡人把你放入皮革袋中，投入大江，你還能瞧見甚麼！」

伍子胥的屍身果然被放進皮革袋中，投入錢塘江去了。

據說伍子胥死後，其精魂不滅，附於江潮之中，錢塘江的怒潮，便是伍子胥因不能目睹越國滅吳，挾江水湧上姑蘇城岸而形成的，伍子胥於是被世人尊為錢塘江之神。

*　*　*

伍子胥被吳王夫差賜死的訊息，很快便傳到越國來了。

這天越王勾踐，正和丞相范蠡、大夫文種、大將軍干潛，以及鬼谷子、笠丹、九天玄女等，在會稽峯越王宮勤政殿議事。不久便有探子進來密報伍子胥被殺的消息。

勾踐一聽，不由以手加額，歎道：「伍將軍一死，越國少一心腹大患了！他不聽鬼谷先生忠言，終以剛烈招禍，當眞可悲可歎！」

文種道：「伍子胥其人屢欲對越不利，其死足以慶賀，越王歎惜甚麼？」

鬼谷子肅然道：「種兒差矣，伍子胥一生盡忠於吳，雖因此於越國不利，但各為其主，亦無可厚非！越王之歎惜，乃歎其不識時務，惜其明珠暗投吧了！不過其人其事，忠烈之心，卻足為後世自警！」

范蠡道：「伍子胥之死，乃吳國一大損失，敵失則我利，師傅明察於天機時勢，未知此時是否舉兵之期？」

范蠡此言，恰恰說中勾踐心事，他不由亦目注鬼谷子，看其如何對答。

鬼谷子微微一笑，即席袖占一課，卻是「周易」中的「需」卦，卦曰：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眾人均難明究竟。九天玄女先就忍不住，格格一笑，撒野道：「鬼谷師哥！這等神秘隱密之語，你想必欲把人悶死嗎？」

眾人均知鬼谷子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這位小師妹的撒野糾纏，因此均莞爾一笑，卻沒有人出聲制止九天玄女的胡鬧。

果然鬼谷子無奈的瞪了九天玄

女一眼，便解釋道：「需，即飲食之道也，即人民之所需要也，也就是人民尚須食物供養，必需等待之意。孚即信心也，只要耐心等待，又見堅定信心，則前途必定光明，此即光亨之謂也。當時機成熟，萬事俱備，便可一舉而發，此即利涉大川也。蠡兒，你明白了嗎？」鬼谷子一頓，忽然轉向范蠡，肅然的道。

鬼谷子的三位門人中，范蠡深得鬼谷子之尋龍堪輿絕學，因此他誰也不問，只問范蠡一個。

范蠡想了想，便豁然悟道：「師傅，蠡兒明白了！」

九天玄女卻聽得直眨眼，似懂非懂，她見范蠡說明白了，不由嗔道：「范師侄！偏你得了師傅這等神秘絕學！你到底明白了甚麼？」

范蠡亦很怕九天玄女這位小師叔的糾纏，他聞言無奈的一笑，目詢鬼谷子一眼，意即詢示是否可坦白道出其中的奧秘？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在座均是牽涉此三元小劫之人，蠡兒但有所悟，直說無妨。」

范蠡這才放下心來，微一思索，便朗聲道：「師傅袖占此卦，即向在座中人宣示，目下舉兵之期，雖將至而未足發也，因民力尚未足備之故。因此尚須等候一個最有利的時機，當此關鍵時刻，更需堅忍不拔，充滿信心以備之！當時機成熟時，便可一舉而發，利涉大川矣！」

眾人一聽，均默默思索范蠡語中的含義。

九天玄女心直口快，卻不耐煩道：「何謂最有利時機？何謂利涉大川？別的好懂，單是這二句難明！范師侄，求你說清楚好麼？」

勾踐等一聽，心道是呵，這二句看來是最重要的，卻難明究竟！勾踐亦有點按捺不住了，道：「范丞相，你能否再解釋明白一點？」

范蠡一聽，不由無奈的苦笑，暗道最有利的時機，從卦象中已知未至，但哪是何時，我也領悟不出；再說利涉大川一句，大川者，似指大海之意，亦即似乎暗示，取大海而往最為有利，但吳越以陸地交界，為何卻要捨近求遠？這卻難明奧秘了！

范蠡這般轉念，便無奈的歎了口氣，坦白道：「越王，實不相瞞，范蠡於其中亦僅領悟大半而已，其中尚有數點精義，請恕臣愚昧，一時參詳不透。」

勾踐一聽，無奈轉向鬼谷子道：「請鬼谷先生指點一二！」

鬼谷子沉吟不語，暗道我雖然明白其中要旨，但於此時洩露，於越國極為不利，因為此「利涉大川」一句的精義，若傳到吳國耳目，那便足以令天機逆轉了！

鬼谷子這般轉念，便微微一笑，道：「卦象要旨既在於信心、堅忍、等待，一如范蠡所悟，越王又何須急在一時？若不出吾所料，半年之內，便有所警兆矣！」

勾踐一聽，深知鬼谷子之能，他既不便明示，便必定有其不可洩的道理，他坦然一笑道：「鬼谷先生所言甚是，越國等待報仇復國雪恥的機會，已等了九年了，又何必急在一朝一夕啊！」

自這一天勾踐、鬼谷子等會稽峯越王宮商議後，不到三月，果然便傳來警兆了。

原來越國探子，已打探到吳國的軍情，說吳王夫差不日將率十萬精兵，北上中原，與齊晉等國爭奪中原盟主之位，留守姑蘇的，只預備三萬老弱殘兵，由太子率領留守姑蘇都城。

勾踐接報，問計於范蠡，范蠡心中雖動，但仍不敢最後確定，便再向鬼谷子請教。

鬼谷子微一思索，便含笑對范蠡道：「蠡兒速派人入吳，設法與西施姑娘聯絡，並告知越國將有所舉措，西施姑娘若有回音，蠡兒便會明白『利涉大川』之精義了！」

范蠡深知鬼谷子近日已悟天機大道，對他的判斷豈敢怠慢，遂立刻派人入吳，設法聯絡西施姑娘，並把越國有所舉措的意圖，坦告西施。

西施接報，芳心不由一陣激動，她等待這一天已等了七年了，她憑她的絕頂聰慧，通過平日對夫差的旁敲側擊，已把夫差的用兵方略及吳國防衛大勢，瞭解得一清二楚，也早已有一個越國進兵伐吳的秘密戰略，她把自己擬就的戰略，秘密繪製了一幅地圖，準備時機成熟，便送到越國去。今時今日，這個機會終於降臨了。

不過，西施身處館娃宮，禁衛森嚴，未得夫差的允許，任何人不得擅自進出，連西施本人亦不例外，西施在館娃宮，形如半個囚徒而已，這幅用兵戰略圖，如何送到越國去呢？西施為此苦苦思索，但總沒想出一個穩妥的辦法，絕頂聰慧的西施，也被這天大的難題困住。

這天，預備率兵北上會盟的吳王夫差，趁稍有空隙，連忙又上靈巖山館娃宮來了。他此刻除了北上會盟，爭奪中原盟主的雄心外，他最難以割捨的，便是留在吳國的西施娘娘了。

夫差見西施心神不定，雲鬢散亂，眉心緊蹙，堪堪一副病美人的神色，便歎了口氣，道：「哎！寡人行將登上中原盟主之位，吳國國運興隆，娘娘有甚麼不快事？莫非身體染恙嗎？」

西施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自已「染恙」倒是千載難逢的良機啊！西施微一沉吟，便打定了主意，她隨即以手捧心，有氣無力的回道：「吳王啊！不知何故，西施近日心兒越發痛得厲害了！」

夫差一聽，登時又喜又痛，喜的是西施從來沒以這種親切語氣向他說話，痛的自然目睹西施病態而心痛了。夫差馬上召來御醫，爲西施醫治，但一連服了幾位御醫的藥，均未見奏效。

眼看西施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夫差寢食難安，他連北上會盟的事也暫時拋下了，西施反過來勸他莫以她爲念，夫差道：「娘娘啊！你這樣子，教寡人怎能安心北上會盟？但有人能醫好娘娘的病，寡人便送他一座城池，決不食言！」

西施一聽，這才趁機道：「吳王，實不相瞞，西施這心痛病呵，自小便患上了，幸得故鄉的一位郎中診治，吃了他的藥，這十多年來才沒再發作，因此西施的病，怕只有這位郎中才能醫好了！」

夫差一聽，喜道：「這位郎中現在哪兒？姓甚名誰？寡人派人去請他來診治！」

西施道：「這位郎中姓鍾，可惜十幾年前已去世了！」

夫差一聽，立刻涼了半截，道：「人死不能復生，他醫術再高也難醫好娘娘的病了！」

西施卻又續道：「不過他有一位女兒，自小承繼了鍾郎中的醫術，這位女郎中，或許有醫好西施的本事。」

夫差一聽，又大喜道：「這位女郎中姓甚名誰？現居何處，寡人立刻派人接她進宮？」

西施幽幽的歎了口氣，道：「我不知她現在何處，我只知她姓鍾名靜，在越國民間行醫濟世，若要尋她，唯有先向越王勾踐求助，由官家出面尋訪了！」

夫差呵呵一笑道：「越乃吳屬國，寡人一聲令到，越王勾踐豈敢不從？娘娘放心，寡人這便立刻派人入越，把鍾靜這位女郎中召來便了！」

夫差眼見西施的病醫治有望，心中又喜又急，立刻派出專使，日夜兼程，趕去越國，向越王勾踐傳達夫差之令，尋訪一位姓鍾名靜的女郎中，入吳替西施娘娘治病。

勾踐立刻把此事與范蠡、鬼谷子等商議。鬼谷子微微一笑，道：「越王，九天玄女的俗名便叫鍾靜！西施姑娘指定要她入吳，看來必有其深意！」

范蠡心中亦驚喜，他忙道：「師傅！那師叔她去不去？」

鬼谷子微笑道：「九天玄女從未在夫差面前露面，她生性嬌野，武功甚高，遇事足以自保，此行是唯一合適的人選！西施姑娘連此點也預先想到了，果然是絕頂聰慧的女兒！」

九天玄女欣然領命，隨吳國的專使到了吳都姑蘇，又立刻被帶上舘娃宮去。

這是九天玄女二闖舘娃宮，前一次她來得提心吊膽，今回卻是大搖大擺，得意洋洋。九天玄女心中不由暗笑道：「好呵！西施娘娘封了我一個女郎中的稱號，直闖舘娃宮，便可暢通無阻！早知如此，九天玄女何不眞箇去拜那背藥箱的老鬍子爲師？」

九天玄女亂七八糟的想着，大模大樣的上了靈巖山，進入舘娃宮西施院。

這時夫差剛好在此，他聽說女郎中已到，便與西施一道出來。九天玄女背着藥箱，大模大樣的走到夫差和西施面前，參拜道：「女郎中鍾靜拜見吳王、娘娘！」

夫差見九天玄女模樣俏麗，心中先就有幾分歡喜，便和顏悅色的道：「你就是女郎中鍾靜嗎？」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民女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確是姓鍾名靜！」

夫差又道：「你會醫心痛病嗎？」

九天玄女微笑道：「放心！民女擔保西施娘娘藥到病除！」

夫差一聽大喜道：「好啊！只要你治好娘娘的病，寡人必定重重有賞！」

九天玄女也不客氣，說聲多謝，便似模似樣的替西施把起脈來。夫差心中又奇又喜，便留在西施身邊，不肯離開。

九天玄女也不理會夫差在場，替西施把了一會脈，忽然便發聲道：「娘娘此病，小時已然隱伏，近七年來時時發作，苦不堪言，未知是也不是？」

西施聰慧絕頂，一聽九天玄女的話，便明白其中的含意，便回道：「是啊，這七年來的確時時發作，苦不堪言，生不如死！但未知爲何會如此？」

九天玄女微笑道：「此乃水土不服，陰陽失調之故；只須陰陽互濟，令脈氣平和，三焦疏通，心痛之癥必可痊癒。」

夫差一聽，大喜道：「女郎中果然醫術高明，一眼便洞悉娘娘病根矣！既然如此，何不立刻用藥！」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從容的擺開紙筆，寫起藥方來，一面含笑道：「娘娘，如今我用遠志、防風、杜仲，三味靈藥加減，便可令娘娘貴體安康了！」

西施一聽「遠志、防風、杜仲」六個字眼，心中一動，便知九天玄女另有所指，不由微微一點頭，正欲答話。不料夫差卻呵呵一笑，搶先問道：「女郎中！這遠志有甚麼功用？」

九天玄女心中不由叫了一聲幸好！原來她臨行前，鬼谷子逼她研讀了一本藥典，九天玄女過目不忘，此時才能派上用場，不然便會被夫差識穿了。

只見九天玄女毫不猶豫，朗聲答道：「此草功能益智强志，故有遠志之名。」

夫差一聽，喜道：「不錯！娘娘聰慧過人，正該以益智强志之藥治之。那防風、杜仲又有何妙用？」

九天玄女道：「防風主治風頭眩痛，目眩無所見，治三十六般邪風，包藥到風邪盡掃！而杜仲則專醫中氣不足，功能補中益氣，堅筋骨，强心志，久服仙體不老！」九天玄女一頓，忽地又補充一句道：「天地玄妙，此三種藥乃專爲西施娘娘而天造地設，但望好自爲之，善加珍重！」

夫差樂得大笑道：「不錯！不錯！遠志、防風、杜仲，果然是專爲娘娘而設的靈丹妙藥也！」

西施此時已明白九天玄女的用意，她此乃以「遠志」來鼓勵她的救國意志，又用「防風」來提醒她小心防範奸人所害，再以「杜仲」的功效，暗示她切莫灰心，日後尚有幸福快樂、與心上人團聚的美好日子！

西施的心不由一陣激動，她知道故國的親人，依然沒有片刻忘記她這不幸的女子。她點點頭，輕聲道：「多謝女郎中指點，西施一切自會善自珍重了！」

九天玄女含笑點頭，把藥方呈給夫差，道：「此藥娘娘只須連服三次，便必可貴體康復了！」

夫差一聽，大喜傳令道：「快！拿此藥方速速配藥！再打賞這位女郎中十錠黃金！」

西施此時忽地取出一朵白花，遞給夫差，歎了口氣道：「吳王，清明節快到，西施本欲回去拜祭先祖，但病患在身，不能遠行，可否請這位女郎中返國後，代西施上祖墳拜掃，獻上一朵白花，以表西施思祖之意？」

夫差自然捨不得西施遠行離開舘娃宮，正不知如何應付，幸好西施自己提出不去，夫差登時樂得一口答應：「好！好！娘娘思祖，托這位女郎中獻花以表心意，也便是了！女郎中，你拜祭之時，也請代寡人聊表一番心意吧！」夫差說罷，看也不看，便把那朵白花交到九天玄女的手上。

九天玄女把白花放進藥箱，又背上夫差打賞的十錠黃金，這才從容的向夫差和西施拜辭。夫差還派人護送她直到越國臨都會稽峯。

九天玄女把吳國護送的人馬打發走了，這才縱身一躍，身輕如燕，直插高聳的會稽峯去，她一面在心中狠狠的尖叫道：「這見鬼的女郎中身份，再做下去，九天玄女只怕也要變成九天呆女了！嘻嘻，幸而沒出差錯，這必教那鬼谷師哥大出意外吧？」

九天玄女想到她的鬼谷師哥，想到可以在他面前炫耀一下自已的能幹成熟了，心兒不由又高興起來，格格的笑着，如風鈴般的直飛向會稽峯越王宮來。

出乎九天玄女意外的是，她掠進越王宮勤政殿時，只見越王勾踐、丞相范蠡，大夫文種、大將軍干潛，以及鬼谷子、笠丹等人，均已在等着她了。

九天玄女落下來，不由一怔道：「你等怎知我今時今日回來？」

笠丹微笑道：「今早鬼谷師哥，忽見殿外喜鵲掠過，叫了三聲，便向越王道，三個時辰之內，吳國方面，必有佳訊傳來！是以早就算出師妹你必定帶了喜訊回來了！」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發了一陣呆，喃喃的道：「鬼谷師哥呵鬼谷師哥！你……你到底有甚麼是不知道的？」九天玄女怔怔的把藥箱朝案上一放，沒好氣的道：「既然他也知道了，我也不說了，一切便在藥箱之中！但我也不知這是甚麼喜訊！」

衆人自越王勾踐以下，均知九天玄女性子的嬌野，而且她還是周朝天子的後裔，連勾踐也敬她幾分，因此均莞爾一笑，誰也沒去責備她的失禮之處。

越王勾踐伸手揭開藥箱，只見裏面除了一些胡亂擺放的藥材，便是有一朵踏青節用的白花，不由一怔，不知九天玄女弄甚麼玄虛？

＊　＊　＊

勾踐拾起白花，把它遞給鬼谷子，迷惑的道：「鬼谷先生，這小小一朵白花，未知是甚天大喜訊？」

鬼谷子接過一看，只見白花是以絲絹精心而做的，表面看白花平平無奇，但鬼谷子功力超卓，他微運乾坤眞氣於目，忽然便瞧出白花的花瓣，竟隱隱透出一幅圖的線條來！

鬼谷子心中一動，隨即小心翼翼的把白花拆開，舖展開來一看，便欣然一笑，道：「好！數月前卦象『利涉大川』一句，今日終於應驗了！」

越王勾踐一聽，心中不由一陣狂跳，他連忙接過白花絲絹，仔細一看，只見上面果然是一幅圖，上面劃了一個海洋，海洋上面有戰船

急駛，直插北面的某處地方。他不由又驚又奇，喃喃的道：「這……這圖上所示，到底是甚意思？」

此時范蠡亦接過白花絲絹，他一看便知是西施的手跡，心中不由一陣激蕩，他連忙收攝心神，仔細察看，好一會沉吟不語。忽然，范蠡輕輕一擊案桌，欣然的低叫道：「好極了！這一着果然是必勝的進軍策略圖啊！」

越王勾踐等一聽，忙湊上前來，道：「如何是必勝的進軍策略圖？」

范蠡輕輕指點白花絲絹圖道：「越王請看，此乃錢塘灣，稍後便是越國臨都會稽峯之所在，戰船代表越軍，直插吳國的後方長江口，再沿長江口直入，當可抵達江陰要渡！只要突出奇兵，斷其退路，則夫差必敗無疑！」

勾踐此時，也有點領悟了，他目灼灼的盯着白花絲絹圖，追問道：「直插江陰，為何可斷其退路？」

范蠡微微一笑，道：「夫差不日將率十萬精兵北上會盟，他此行北上，必經江陰要津，留守姑蘇的，僅太子友所率三萬老弱殘兵而已！當夫差率兵渡江陰北上時，我軍即以一隊奇兵，入海直插江陰要津，斷夫差十萬大軍返國之路；同時再出精兵，於陸路直搗吳國都姑蘇，吳國留守的三萬殘兵必不能守，若姑蘇城一破，吳軍勢必軍心動搖，無心再戰；於此時再南北夾攻，夫差所率十萬精兵，必定全軍覆沒矣！」

越王勾踐沉吟不語，他臉色漲紅，顯然心中激動萬分，他等這一日已等得苦矣！他忽然問鬼谷子道：「鬼谷先生以為此戰如何？」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越王，大川即海洋也，涉者即渡海也，卦象中『利涉大川』已然應驗，又恰與西施姑娘所獻進軍策略相符，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俱備，越王還猶豫甚麼？」

勾踐一聽，猛地一擊案桌，興奮萬分的道：「果然是利涉大川！勾踐再無疑慮矣！」

不久，吳王夫差約晉公及各國諸侯，到黃池（河南封丘南）會盟，自己則親率十萬精兵北上。

吳國都姑蘇方面，僅由吳太子友率三萬老弱殘兵留守。

當時太子友亦看出此事的危局，曾勸其父夫差道：「父王如今盡率吳國精兵，傾耗國庫之財，遠途跋涉征戰千里；是否知道越國若派兵入三江之口，斷父王退路，再入五湖之中，攻我姑蘇？吳國之危，莫過於斯也！望父王三思！」

夫差卻傲然大笑道：「越國兵員不過五萬，再兵分兩路，其能以多少兵力斷我退路？寡人十萬大軍到處，越兵就算敢入三江之中，亦必以卵擊石，豈堪一擊？太子不必多慮，汝率三萬兵力，留守姑蘇，足以固若金湯也！」

夫差並不以越國為意，於三日後，果然親率精兵十萬，北上黃池會盟去了。

待夫差大軍遠離吳國，越國便毅然發兵。

一路由范蠡、干濳率一萬精兵，其中包括越軍最精銳的「九星陣兵」，乘船入海，繞道直插長江入口，再沿長江而進，抵達江陰要津，佈下銅墻鐵壁，斷了夫差大軍的回歸之路。

這一路奇兵，是最關鍵的一着，因為若不阻斷夫差十萬大軍的回防，那就算另一路攻入吳國境內，亦必定被夫差回師的大軍擊潰，越國攻吳的「十年生聚」復國大計，便從此灰飛煙滅了！這便是「利涉大川」的靈驗之處。

這一步，亦是西施的莫大功勞，因為若非她獻上那幅出兵入海圖，勾踐應未能下此決心，西施這一位不世奇女子，竟成了越國救亡復國的「成功之母」，鬼谷子勘點的西施祖墓蓮花龍穴，其地力之厚，龍氣之旺，孕育出西施之奇，簡直不可思議，玄妙之極。

另一路，則由勾踐、文種親率四萬大軍，從陸路突襲姑蘇，在泓上擊敗吳軍，俘獲太子友，攻入姑蘇城，取得輝煌勝利。

當勾踐進攻姑蘇時，夫差聞訊，火速退兵，日夜趕返吳國救援。不料大軍抵達入吳的江陰要津時，立刻被范蠡，干濳佈下的銅墻鐵壁堵住了。

夫差欺范蠡、干濳兵力單薄，不顧一切拚命突擊，在最激烈時，干濳突率「九星陣兵」，迎戰夫差的十萬大軍，「九星陣兵」變化無窮，奇幻之極，吳軍根本未見識過這等絕世奇兵，人人心神震蕩，個個頭昏目眩，經幾番交戰，夫差的十萬大軍，竟被干濳的三千「九星陣兵」殲滅近半！

當夫差正全力拚殺，企圖突破越軍的堵截時，卻傳來越軍攻陷姑蘇城，太子友被俘，西施娘娘不知所踪的惡耗，夫差登時如遭電殛，鬥志全消。

夫差心灰意冷，再無鬥志，他此刻才發覺，這幾年來，他的智力，竟被西施消耗殆盡了！夫差自然並不知道，這是他的王陵白虎龍氣，竟然不敵西施的蓮花龍脈，因為西施的蓮花龍脈，已滙集四方濳龍，夫差的王陵龍氣，又怎可與之匹敵？再加上干濳祖墓地龍之穴，足以尅制夫差的白虎龍氣，夫差碰上干濳所率的「九星陣兵」，自然一敗塗地。

夫差眼看大勢已去，便派人去向勾踐求和，勾踐曾與鬼谷子商議，鬼谷子建議把夫差貶為一城之主，任其自生自滅，因為他深知夫差的白虎龍氣餘脈猶存，若在此時橫死，白虎龍氣的暴戾，反過來又會侵擾勾踐的苧蘿山龍氣了，但勾踐卻不答應，堅決要把夫差流放到荒島去，實際上即慢慢折磨夫差。

夫差知勾踐的用意，他仰天長歎道：「夫差之敗，敗於天時，天既亡我，夫復何言？」夫差說罷，便橫劍自刎而死。

此時是公元前四七三年，吳國被越國滅亡了。越國因而成了中原各國的盟主，春秋列國爭霸大亂之局，暫時歸於沉寂。這也是鬼谷子所判斷的「三元會運三百年小劫」的應驗與結束，從此，天下大勢，又向「三元會運」中的另一個「三百年小劫」演進了。此乃後話，將在另篇再詳述。

當日鬼谷子聽聞夫差被勾踐逼其自殺的訊息，臉色便微微一變，私下問對范蠡道：「夫差身上，白虎龍氣猶存，本來不應就此橫折，不料竟會命喪於此時！」

范蠡奇道：「師傅，為甚麼會如此？」

鬼谷子微歎口氣道：「夫差的白虎龍氣雖然未敗，但他碰上西施姑娘的蓮花龍穴，再加上干濳的地龍之雄厚地力，夫差很難抗衡矣！但他一死，他身上猶存的白虎龍氣，必然四處遊蕩，最後必然附於他的對手越王身上，越王受此暴戾龍氣侵擾，性子必然有變！」

范蠡驚道：「變好還是變壞？」

鬼谷子微笑道：「於其江山是好，於其臣民是壞，因此好與壞豈可一概而論？總而言之，福中禍所伏，禍中福所倚，好壞相隔僅一線而已。」

范蠡似悟非悟道：「那我等該如何處之？」

鬼谷子又微微一笑，道：「運命所定，一切順其然吧！一切不必刻意强求，也便少卻許多煩惱矣。」

范蠡意猶未盡道：「但范蠡與西施姑娘之事又如何了？是否要去刻意追求？」

鬼谷子大笑道：「此乃有關西施姑娘的祖脈蔭庇，又豈在於你是否刻意追求？你不必再猶豫，且到苧蘿山下，西施故居，試碰一下運氣吧了！」

范蠡深知鬼谷子有鬼神莫測之能，他一聽不由大喜道：「多謝師傅指點！多謝師傅成全我和西施姑娘的心願！」

范蠡說罷，也無心再留在越王宮，他毅然拋下他的丞相高位，立刻趕去苧蘿山腳西施故居，碰運氣去了。

鬼谷子凝視范蠡背影一眼，臉上不由現出欣然一笑。

就在此時，干濳也匆匆走來鬼谷子居停之處，他一見鬼谷子，便噗地跪下，叩拜道：「多謝師傅一番心血，干濳今日終於報了殺父之仇了！師傅請受干濳一拜！」干濳說着，又喜極而泣。

鬼谷子伸手輕輕一托，干濳便平地升浮起來。鬼谷子以手輕撫干濳之背，含笑道：「濳兒，你已成材，我自出山入世的一番心願，今日也終於了卻了！此後我將不再現身江湖，濳兒好好侍奉你娘親以終天年，以盡為人兒女之責，師傅便心安矣！」

干濳一聽，登時大驚，依依不捨的道：「師傅！你要去哪兒？濳兒視師如親父，怎捨得與師傅分離？」

鬼谷子素來偏愛這位徒弟，他一聽不由含笑道：「濳兒乃一國之大將軍，怎的卻如小兒女般依戀不捨？」

干濳一聽，便決然的道：「師傅但允準濳兒相隨左右，這甚麼大將軍之職，濳兒寧願立刻拋棄了！」

鬼谷子見干濳情眞意切，心中不由一動，暗道蠡兒和濳兒，按其運命形格，皆非官場中人，此時急流勇退，倒正是其運命使然，半點勉强不得。

鬼谷子這般轉念，便微微一笑道：「濳兒當眞欲棄官跟隨師傅左右嗎？」

干濳決然點頭道：「干濳已意決矣！」

鬼谷子這才正容道：「實不相瞞，師傅亦知你與蠡兒均非朝官之士，性喜閑雲野鶴，蠡兒倒有大富之命，但濳兒將是營營淡泊一生，你是否有所抱怨？」

干濳大笑道：「只要能追隨師傅左右，雖命途坎坷，干濳又有何憾哉？師傅不必以此嚇唬干濳矣！」

鬼谷子知干濳心性言出必行，便不再多言，決然道：「濳兒欲隨我亦無不可，但須於奉侍娘親天年之後，屆時你獨上邙山上清宮，拜見師祖老子，便可知師傅行踪矣。」

干濳乃至情至性之人，他聽鬼谷子的口氣，娘親似乎壽數不長，忙追問道：「師傅！娘親壽數若干？」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干大嫂心願已達，她乃莫邪寶劍的化身，如今已屆雙劍合璧，由其後裔行俠江湖之時，她於世上的重責亦已將圓滿矣！濳兒但盡了侍奉天年之責，也就心安理得，坦然無憾，人有

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世事古難全，你又何必再去苦苦深究！」

干濇一聽，豁然而悟，亦大笑道：「是！師傅，濇兒一切明白了！」

干濇說罷，便向鬼谷子告辭，預備安排娘親的歸宿去了。

干濇前腳剛走，文種後腳跟進，因為文種亦風聞鬼谷子行將離去，便匆匆趕來向師傅拜別。

鬼谷子目注文種，見他滿臉紅光，神色欣然，便微歎口氣，暗道文種心性高傲，目下的榮寵，正是他所刻意所追，可惜他並不明白君王心性，常隨天機而變，越王勾踐已被夫差殘存白虎龍氣所侵，戾氣所鍾，他身邊的人又豈能善始善終？但此乃文種本命所致，決難強違。

鬼谷子這般轉念，便向文種道：「目下越國霸業初成，種兒有何打算？」

文種慨然道：「百物待舉，百廢待興，文種當竭盡全力，匡助越王，令越國威震中原！其中尚望師傅指點。」

鬼谷子見文種意態激昂，知難勉強，便微微一笑道：「種兒有此雄心壯志，師傅亦未敢妄下評斷，一切但望以寬仁治國，造福天下百姓，則人雖去亦名留千古，此乃種兒日後的歸宿，一切你好自為之。」

文種一聽，還以為此乃師傅鼓勵於他，他心中正壯懷激烈，便慨然道：「是！文種謹遵師傅教誨！」

文種亦告辭走了。鬼谷子瞥一眼文種的背影，忽然微歎口氣，喃喃道：「自古伴君如伴虎，此乃君王性多變之故也，世上共患難容易，但共富貴又有幾許？世間一切是非恩怨，豈非由此而引發嗎？不想它，不想它，看來也是我鬼谷子退隱天地之時矣！」

鬼谷子心念電轉之際，外面卻有侍衛進來，向鬼谷子稟告道：「鬼谷先生，越王勾踐駕臨！」

鬼谷子一聽，無奈微歎口氣，他本不欲再與勾踐見面，但不料勾踐卻登門造訪，他無奈只好出去相見。

勾踐僅率數隨從，便服而來，並沒擺君王的架子，鬼谷子的臉色才稍為舒緩，暗道夫差殘有的白虎龍氣，大概尚未及潛移默化勾踐之本性吧？

勾踐見鬼谷子默然不語，便趨前兩步，向鬼谷子深深一揖，道：「鬼谷先生！是否因勾踐不從先生所勸，逼殺夫差，心中不悅，欲不辭而別？」

鬼谷子一聽，不由微微一笑道：「越王此舉，乃屬天意，亦是彼此運命所致，鬼谷子何來不悅？越王多心了！」

勾踐解釋道：「夫差，一代梟雄也；若容他留在中原，則戰禍難斷，寡人因此不得不出此下策，望鬼谷先生鑑諒。」

鬼谷子暗道你此言亦合「三元會運三百年小劫」之數，天下將由亂入小治，夫差性好爭勝，稱霸之心強烈，他之消逝，乃屬勢之必然，我豈不知？但夫差因此橫死，於你勾踐並無好處，戾氣所鍾，越國氣數也必然不長，此乃天意，當非人算所可逆轉！鬼谷子這般思忖，心下也便釋然，淡然一笑道：「越王不必介意，鬼谷子亦非因此而告辭，只是性喜閑雲野鶴，不慣宮中禮節；況且越王復國大業已成，鬼谷子多留無益，是以才萌去念。」

勾踐見鬼谷子已無責怪之意，這才忙道：「先生欲去，寡人不敢勉強，但尚有數點疑慮，望先生不吝賜告。」

鬼谷子與勾踐相處多年，對他的忍辱負重、堅忍不拔亦有好感，此時臨別之際，也不忍太卻其意，便含笑點頭道：「越王尚有甚迷惑之處？但說無妨。」

勾踐道：「吳國之敗，敗於何處？」

鬼谷子道：「吳王夫差，為報父仇，日夜勤於建軍練兵，演習騎射，因此其軍一度強盛；但夫差並不如其父闔閭，能勤政撫卹其民，且與之共勞逸，夫差其人一日三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歡樂是務，視民如仇，而日用之不逸，窮兵黷武，好大喜功，興師動衆，遠超國力所限，焉能不敗亡哉？」

鬼谷子有心在臨別之際，警醒勾踐善自處國，因此朗朗而談，並不隱瞞。

勾踐亦聽得心中凜凜，他點了點頭，又道：「先生所判，越國十年苦難、十年教訓、十年生聚，如今皆一一應驗，未知越國日後之運數如何？」

鬼谷子一聽，目注勾踐，微一沉吟，便道：「越王目下命宮已交壽上，乃當旺之期，已然應驗，再上即為人中，是年恰為五十有一，再稍上即為水星，其時已受邪火所侵，水火相沖，恐難踰越，是年為五十有三；於此時算起，至彼時恰為八年，此段歲月乃天下小治之期，兵亂暫息，百姓可獲休養生息，此乃應了三元會運三百年小劫由亂入治之兆。」

勾踐不捨道：「寡人過了五十有三，其後又將如何？」

鬼谷子不由呵呵一笑道：「水星命宮乃主六十有一，越王既然難越水星之位，那還去探究甚麼？」

勾踐一聽，知此乃自身本命，也不便再向鬼谷子追問，他反而牽掛起自己的子孫後人國運來了，便又道：「然則勾踐百年之後，越國國運又將如何？」

鬼谷子忽然微笑道：「越王只須牢記八字，並傳於後人，則可保越國國運百年興旺！」

越王勾踐一聽，忙道：「是那八字？請鬼谷先生賜告！」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通貨積財，富國強兵，是乃國運昌盛八字眞言。」

勾踐仔細一想，若有所悟，再沉吟一會，終釋然道：「是，通貨積財，富國強兵，果然是國運昌盛之道，這與勾踐當年所奉『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乃同一道理，勾踐定必牢記，並決世代相傳！」

鬼谷子見勾踐意態甚誠，心中一動，暗道：「此人倒不失為一位百年基業始創之君，至於閱歷百年之後，已是三元會運中另一小劫降臨之時矣，目下何必再去苦思？」

鬼谷子這般思忖，便決然不再去思索了，他向勾踐淡然一笑道：「越王既已釋然，鬼谷子也便就此告辭了！」

勾踐猶感不捨道：「有先生不時指點，勾踐如獲明燈，得益非淺，先生此去，不知何時再可相見？」

鬼谷子不由呵呵一笑道：「此後鬼谷子自己也不知身在何處，又焉知是否再有相會之期？」

勾踐一聽，似懂非懂，無奈歎了口氣道：「先生如此說，勾踐自知難留，但先生為越國費盡心力，終致大業有成，你但有所求，寡人無不答應。」

鬼谷子一聽，不由大笑道：「榮華富貴，於我而言，過眼雲煙而已，越王但能牢記治國八字眞言，善始善終，則鬼谷子心願已了，夫復何求！」

越王勾踐無奈先行告辭，然後派人送來黃金萬兩，鬼谷子卻在黃金箱上批字道：「黃金萬兩世所求，窮困得之樂悠悠，但請分到萬人手，尋龍乾坤問春秋！」

越王勾踐見字，忙親身前來拜望，但此時鬼谷子已與筮丹、九天玄女一道，不知所踪了。勾踐無奈，只好依言把此萬兩黃金，分到越國老弱病殘手上，恰好分了萬人，每人皆得一兩，是鬼谷子轉贈的救命黃金。

＊　＊　＊

此時，鬼谷子與筮丹、九天玄女等三人，已在赴卭山上清宮的途中了。

筮丹眼見此行可與她的猿爺爺重逢，顯得甚為高興，因為在筮丹心中，除了她的鬼谷師哥外，猿爺爺便是她最親的人了。

九天玄女卻有點悶悶不樂，一路上默默無言，也不知她有甚麼不解的心事。

鬼谷子也覺得奇怪了，他一連問了九天玄女數次，但九天玄女似怒似怨的瞪了他一眼，卻始終默然無語。

鬼谷子無奈歎了口氣，道：「師妹既然心事難解，那就唯有把你交回師傅手上，由師傅他老人家安置你便了！」

不料九天玄女一聽，卻立刻惡狠狠的道：「師傅！師傅！你就知要師傅安置我，你就不必再理九天玄女啦！」

鬼谷子苦笑道：「若不如此，有甚辦法能令師妹快樂？」

九天玄女幽幽的瞪了鬼谷子一眼，卻不說話，但俏臉卻忽爾一紅，似滿懷一腔少女微妙的心事。

鬼谷子嚇得連忙閉口不說，因爲他天不怕、地不怕，最怕見到這等女兒家的古怪神態。

笠丹卻忽然噗嗤一笑道：「鬼谷師哥！你當眞是天下一等一的大呆子！」

鬼谷子一怔道：「我爲甚麼是大呆子？」

笠丹笑道：「你被世間尊爲尋龍祖師，而且的而且確神通廣大，尋龍堪輿，造福世人，更神算驚人，鬼神莫測；但你偏偏不解人意，難明女兒家微妙心事；而且明明有種夢中訴衷情的妙法，傳給西施姑娘，卻偏遺漏了極欲得此法的女兒家！你說，你是否天下一等一的大呆子啦？」

鬼谷子心中一動，已知笠丹所指了，但又故意問道：「那女兒家是誰？我若知道了，自然也會不吝傳授夢中訴衷曲的妙法。」

笠丹睨了九天玄女一眼，笑道：「你這麼一說呀，那女兒家可就快活極了！這女兒家的名號……」

九天玄女此時俏臉嬌羞如紅霞，忽地撲到笠丹面前，以手掩其口，嬌嗔道：「笠師姐不許你說！你再笑人，我不依啦！」但話剛說完，九天玄女自己卻已格格的笑起來啦。

鬼谷子心中不由又驚又有點喜，暗道自己平生最怕女兒家糾纏不休，不料避無可避，而且更合二爲一！老天爺，這豈非煩人已極，但又是否鬼谷子的運命必由？見到師傅老子，倒要向他老人家拜求應對妙策了！鬼谷子心中這般思忖，但其實他自己也明白，這不過是他自己欲逃避的藉口而已，因爲這等普天下一等一的玄妙事，只怕就連師傅老子亦無化解妙策！

鬼谷子沉吟間，忽然高興起來的九天玄女，卻又很認眞的向鬼谷子探問道：「鬼谷師哥！你神算驚人，又可知西施、范蠡、干濳、文種四人日後的命運？你快坦白道出，以便日後考究你靈驗否！」

鬼谷子欲不答，但笠丹也助九天玄女追問，鬼谷子無奈，終於微微一笑道：「神仙伴侶，苦盡甘來，富甲天下，泛舟四海！」

九天玄女一聽，她本亦是此道中人，根基深厚，微一思索，便立刻明白了，格格一笑道：「我明白了！這必定是指西施和范蠡的命運！哈，這倒便宜了范蠡這小子！」九天玄女一頓，又忙道：「那干濳這大將軍又如何了？」

鬼谷子微笑道：「至情至性，大孝大勇，非富非貴，造福世人！」

笠丹最喜歡干濳，一聽亦喜道：「濳兒命運如此，干將大哥泉下有知，亦足告慰矣！但未知文種又如何？」

鬼谷子忽然歎了口氣，臉上忽露難過之色，喃喃的道了一句：「運命既定，天數如此，夫復何言？」他忽然一頓，決不肯再說下去了。

笠丹、九天玄女眼見鬼谷子忽然露出這等難受神色，登時明白文種必遭不幸，也不敢再追問下去，免惹鬼谷子不快。

笠丹、九天玄女心意已然互通，便轉過話題，逗着鬼谷子開心，三人說笑着，一男二女，恰似尋龍俠侶，飄然而去。

＊　＊　＊

鬼谷子當日推斷，西施、范蠡、干濳、文種四人運命，不久果然一一應驗。

先是當日范蠡別過鬼谷子，立刻趕去苧蘿山腳的施家村，范蠡心中亦不敢存太大奢望，只是拚着無論如何碰運命而已。

范蠡來到苧蘿山西面，前面不遠便是西施的祖墓，范蠡心中忽然一動，暗道西施祖墓龍氣如此昌盛，未知是否可在此得西施的訊息？

范蠡這般思忖，便先不入施家村，逕奔西面的西施祖墓而去。遠遠的，范蠡便看見一位女子的身影，正跪在祖墳前面，哀哀的泣拜低訴。

范蠡一見，心中如遭電殛，猛然一跳，因爲那身影竟是如此的熟悉！他不敢驚動那女子，便悄悄挨近，聽聽那女子訴說甚麼。

只聽那女子泣訴道：「列祖列宗在上，女兒罪孽深重，雖有功於越國百姓，但名節已損，誤國誤君之惡名難以洗脫了！如今在此叩拜，已有辱祖先，女兒唯有一死以謝蒼天！」這女子說罷，低頭彎腰，便欲向墓前石碑撞去！

范蠡一見，不由心膽俱裂，他也不及思索，身如電閃，一掠而至

，以身軀擋在石碑前面，那女子一頭撞上去，卻正中范蠡的胸腹，范蠡雖然負痛，但那女子卻就絲毫無損。

范蠡立刻伸出手去，把那女子抱住，一面連聲叫道：「西施呵西施！你又何必如此！若非范蠡及時趕到，你豈非枉送了生命？」

那女子原來果然是西施！

原來當日吳國太子友眼見姑蘇城將破，心中痛恨西施害苦吳國，便派兵上舘娃宮，打算先把西施殺死，以消心頭之氣。

不料吳兵向西施出刀劍時，西施身周，忽有一團白氣騰起，把吳兵的刀槍均擋了回去。白氣漸聚成形，竟是一朵碩大的雪白蓮花，把西施升坐其上，然後即飄然而去……

吳兵均驚奇得目瞪口呆，便向吳太子友回報，只說西施已被殺死，身化蓮花，升天而去了。

西施昏昏沉沉，也以爲自己已死了，但她醒來時，卻發覺自己身在苧蘿山祖墳前面，她心神震蕩之極，百感交集，便欲一死以謝天下，一頭向石碑撞去！

范蠡長歎口氣，仰天說道：「鬼谷子恩師於西施可謂恩深如海矣！不料大地濳龍之力，竟可救國救民，威力之大，竟至如斯！」

范蠡說罷，這才把他當日在舘娃宮上面，親眼目睹，西施有雪蓮花護體，夫差根本不能沾辱其身的事，向西施說了一遍，末了道：「西施你若不相信，只須回憶一下，當晚你是否在夢中與我相見？並知悉越國百姓苦況？然後便可驗證了！」

西施一聽，神思不由一振，道：「是呀！當晚西施的確曾夢見范郎，知悉越民苦況，便求夫差減免越國賦稅！不料鬼谷先生的尋龍大法，竟靈驗如斯！」至此，西施才相信自己仍可保住貞潔，她不由又悲又喜，反手亦緊抱范蠡道：「范郎！不想你我今日終可重聚一起！」

范蠡決然道：「是！你我終於相聚，而且決不會再分離了！」

不久，范蠡便毅然棄官而去，與西施及其父母一道，泛舟入五湖，隱居去了。

後來，據說范蠡和西施一家，飄海到了齊國，改名換姓，經營商業，財產聚積到幾千萬，因此後世人皆祝賀富有而仁厚的商人做「陶朱公」，而「陶朱公」便是當日范蠡與西施改姓「陶」和「朱」的合稱。

而干濳果然遵從鬼谷子的教誨，侍奉娘親天年之後，便上邙山上清宮，向師祖老子打探師傅鬼谷子的下落，決心永遠追隨鬼谷子左古，後來終成爲一代隱俠。

文種壯懷激烈，一心欲以自己的才學，匡助勾踐治國。他在越國接替了范蠡捨棄的丞相高位，做了五年，起初勾踐尙肯言聽計從，但到勾踐晚年，越國與楚國不和，正爭霸權，因文種是楚國人氏，勾踐聽信讒言，誤以爲文種對越國不忠，便賜劍令文種自殺了。

文種死時，年僅三十八歲，其不幸遭遇，正好應驗了鬼谷子當年臨別所斷判。

文種自殺後，勾踐令人清理文種遺物，發現文種一份自己手册，上面均是如何治國的策略，勾踐才知文種忠心於越國，但已後悔莫及，下令把文種厚葬於府山，更改名爲種山，以紀念文種的功勞。

又種山形如臥龍，因此又名臥龍山，文種的後人因此而改姓爲龐，意即祖宗得葬臥龍山，終有蔭庇。據說三國時的龐統，亦即文種的後世子孫，因得臥龍山的祖脈蔭庇，絕頂聰明，成爲著名謀臣，與諸葛孔明併駕齊驅，但最終亦因其壯志太烈，不得終老，死時亦年僅三十五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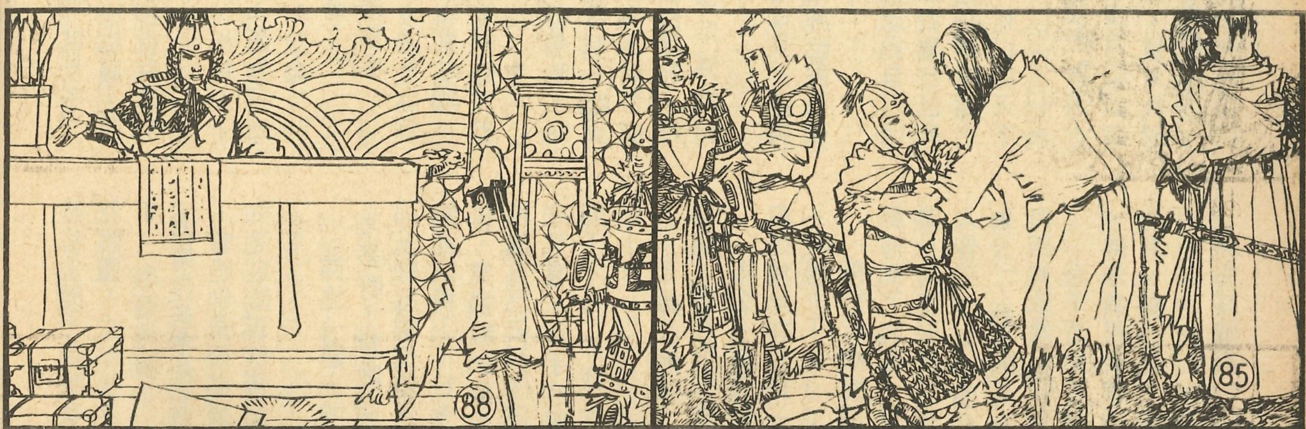
春秋列國的最後一段爭霸傳奇故事，其中的許多是非恩怨，也就此留給後世人評說了。

（全文完）

再生緣之五

少華封王（下）

任明・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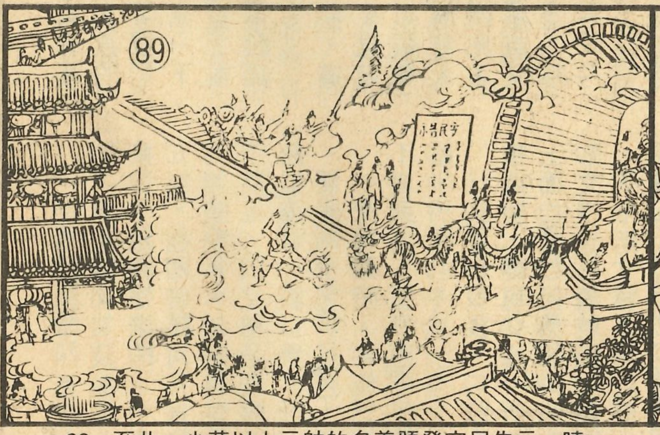


85 衞蛟抬起淚眼說：「爹爹，不認識孩兒了？」衞煥這才發現小將軍是女兒衞勇娥，他剛要喚她，衞蛟忙用眼色制止，說道：「孩兒衞蛟在此。」衞煥一把抱住女兒，哭喊道：「我的兒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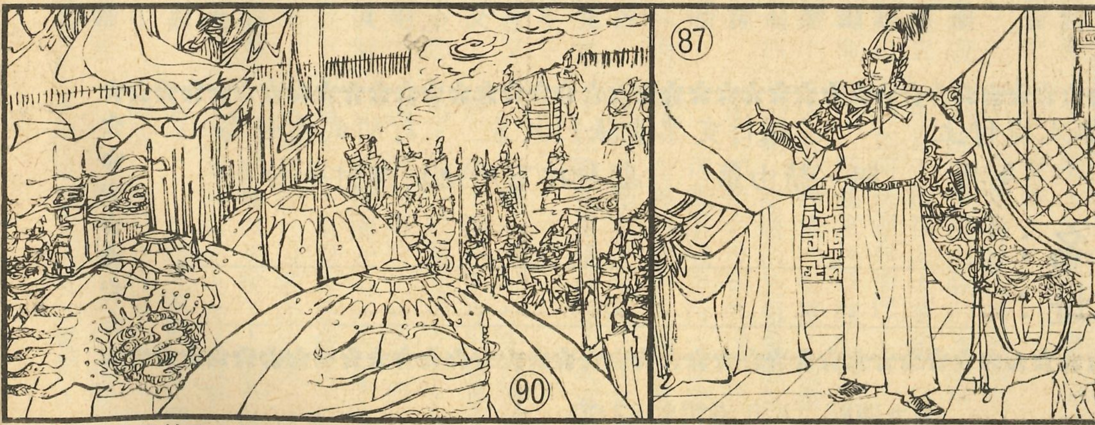
88 不久，叛賊的山寨中派來一個使者，帶着十六箱珠寶，前來求降。少華升堂看了降表，收下禮單，議定了受降條件，然後釋放了俘虜，送走求降人員。



86 衆人見他們雙雙抱頭痛哭，趕緊上來勸解，少華這才冷靜下來，吩咐馬車，送兩位老將軍進城，自己則率領衆兵將清理戰利品，拆除賊營房，推牆塡溝，加强防禦，嚴防殘敵偷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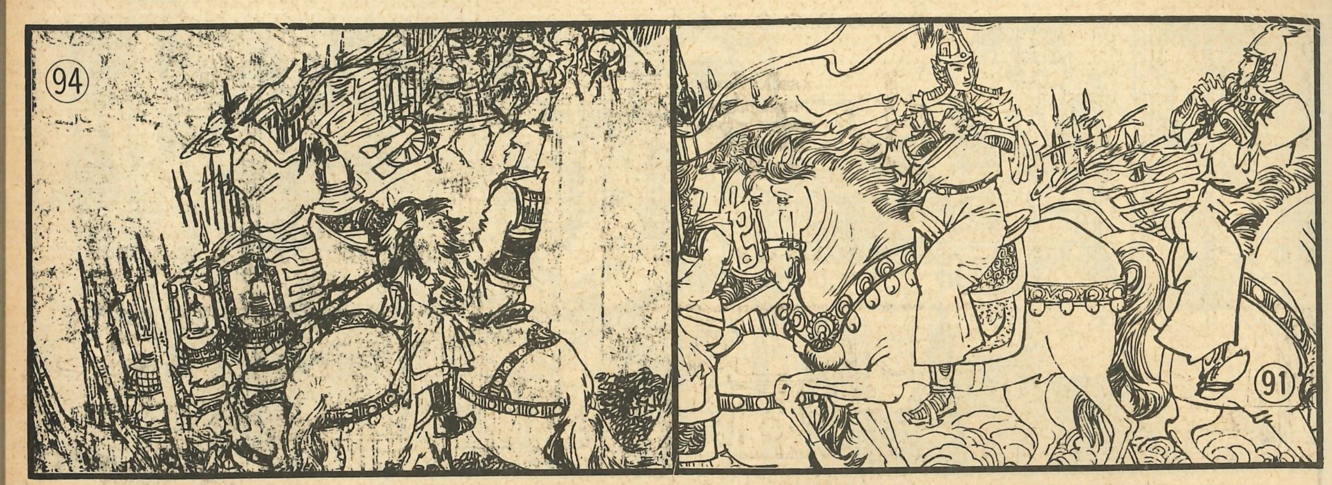


89 至此，少華以大元帥的名義頒發安民告示，曉喻百姓盡管安居樂業。全城鑼鼓喧天，歡聲雷動，城門大開，萬民歡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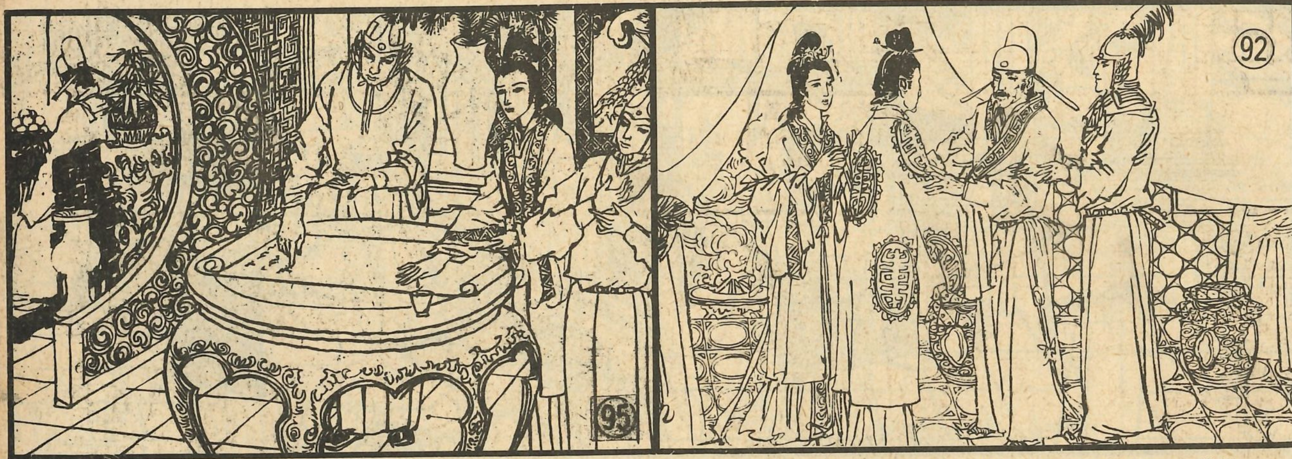
87 一切安排完畢，少華才與衞蛟一起進城回府。見過二老，各自敘述三年離情。提起劉捷父子，大家恨得咬牙切齒，少華發誓：待班師回朝，定要除奸伸寃。

90 大元帥又下令，犒賞三軍七天，人人興高采烈，軍民共享勝利的喜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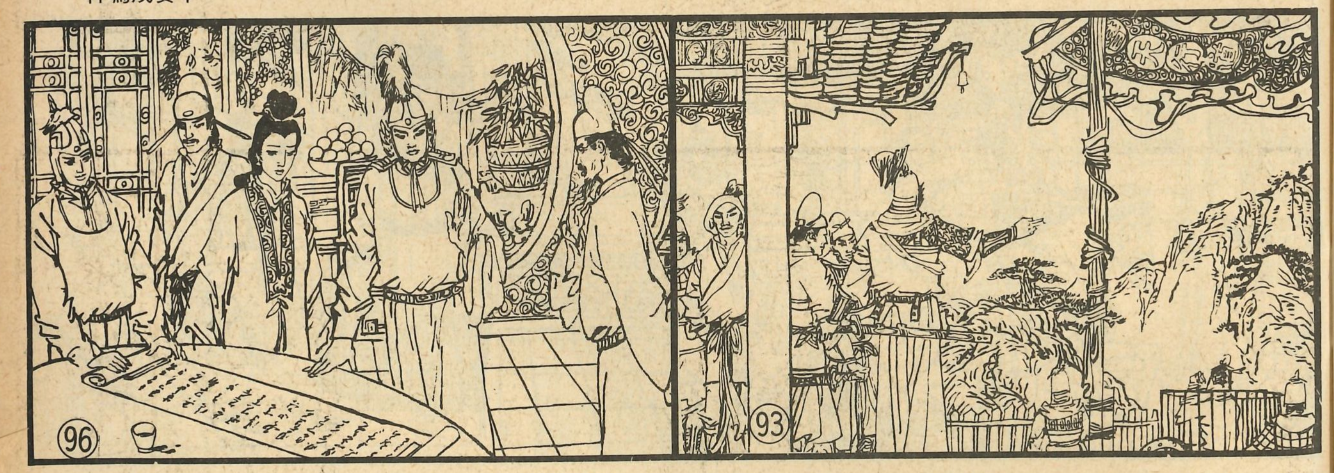
91 七天過去了，大元帥下令，班師回朝。傾城百姓焚香點燭，夾道歡送。邊關總兵吉老將軍，直送到十里長亭，彼此揮淚告別。

94 一切處理完畢，平叛大軍拔營起寨，往京都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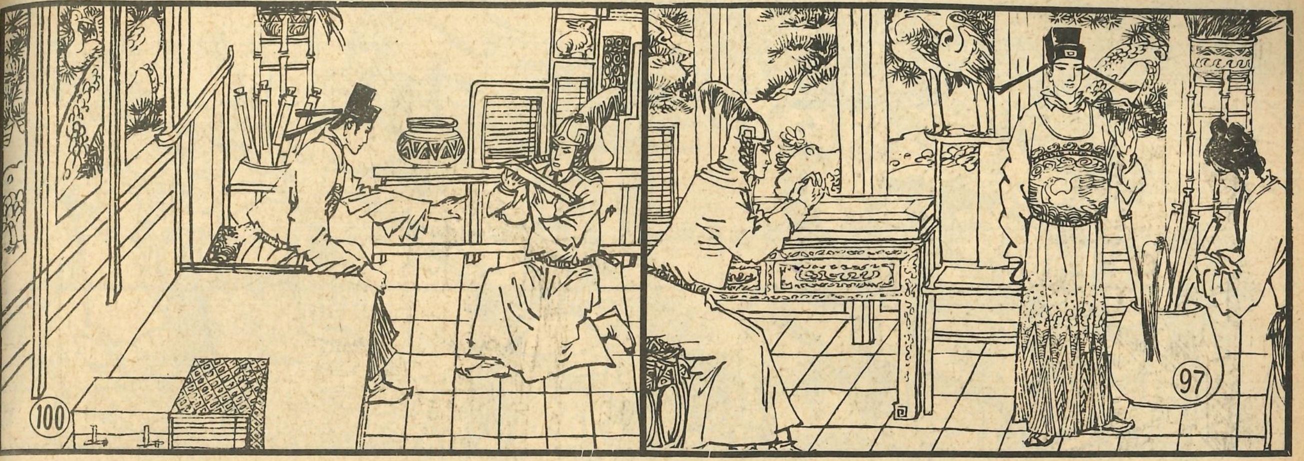
92 起程後，少華傳令繞道翠台山，在山下安營紮寨，自己親自帶着兩乘小轎把母親和姐姐接下山來，一家人團聚，悲喜交集。

95 大軍一路上馬不停蹄，很快就趕到京都。少華報仇心切，一到帥府，便割破手指用血寫奏本，長華和衞勇娥見狀十分感動，也割破自己的手指將血滴入杯內，就這樣用血將劉捷父子的罪行，一樁樁，一件件寫成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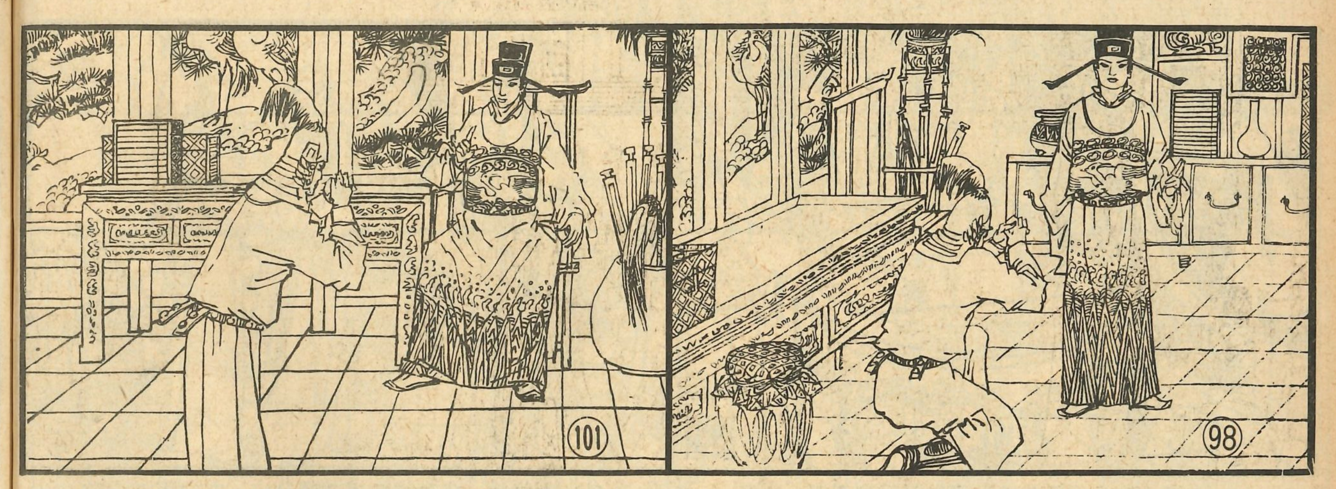
93 第二天，少華在聚英堂召集各路英雄，動員大家爲國效勞，如有不願意的，發給路餉，各自聽便。衆英雄紛紛表示願跟隨大元帥爲國出力，少華立即命他們去換盔甲，並派人把劉奎璧裝進囚車，帶到山下。

96 少華寫完奏本對爹爹說：「這件事生死攸關，若能成功，可伸寃除奸，重整門庭。兵部尚書是我的恩師，皇帝信任，太后寵愛，托他啟奏，能十奏十准。」大家一聽都說這個主意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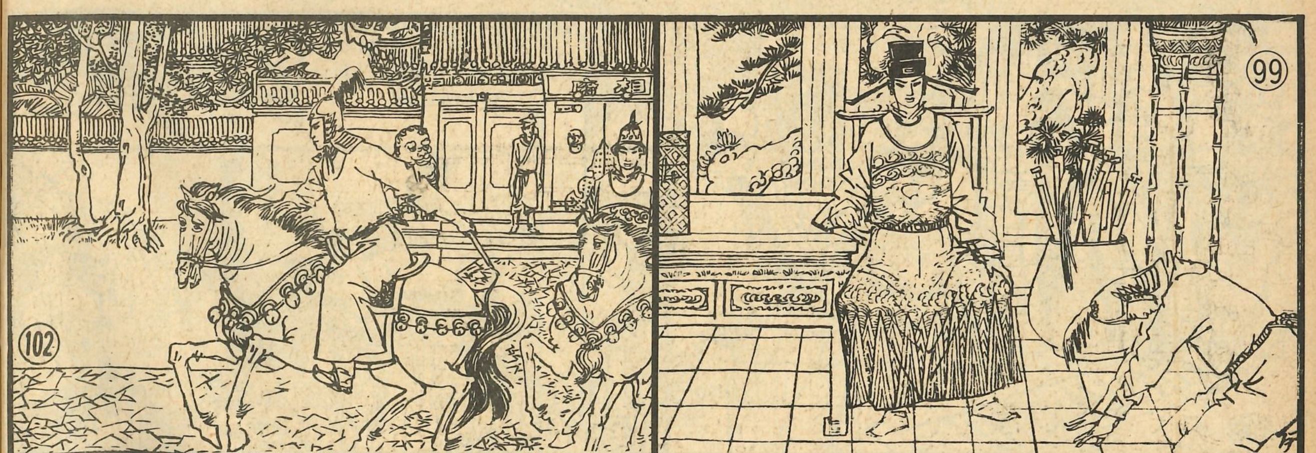
97　少華懷揣奏本，匆匆來到梁家相府拜見恩師大人。孟麗君早已得知邊關大捷，此刻看見少華格外高興。不等少華坐定，忙吩咐下人備酒爲大元帥慶功。

100　話一出口，看着少華那愕然的樣子，麗君的心軟了。這一切她又何嘗不知道呢！她忙緩和口氣說：「你說被奸臣陷害，有否實情，詳細說來。」少華連忙遞上血寫的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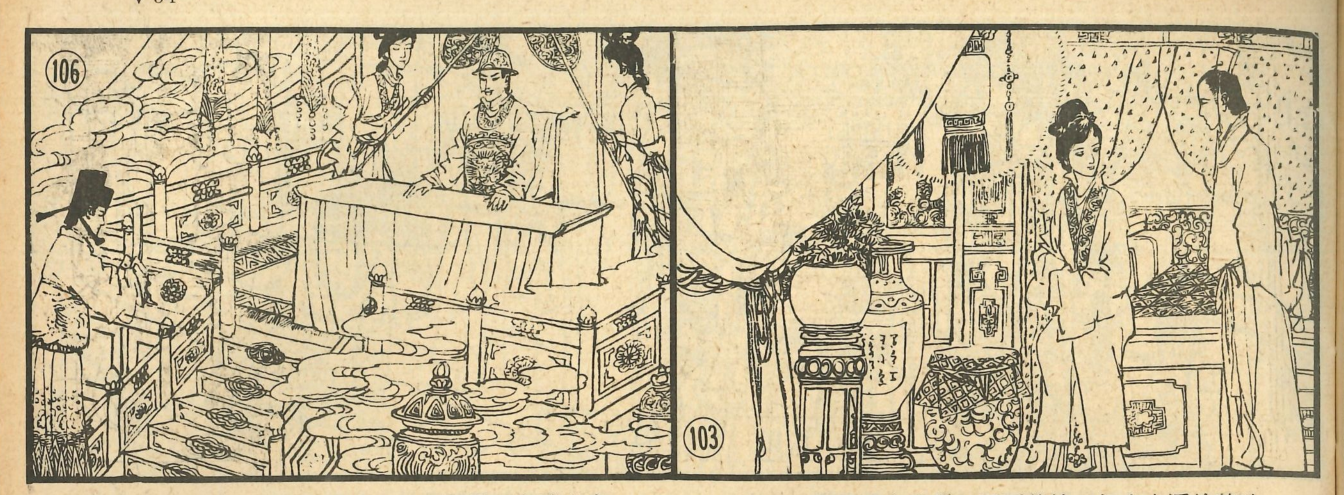
98　少華連忙阻攔：「且慢！門生有血海深仇，求恩師爲我伸寃！」說完便跪了下去，「我就是朝廷要犯皇甫少華，被奸臣劉捷父子陷害，家破妻亡，我更名改姓，求取功名，爲伸寃雪恨，求恩師助我。」

101　孟麗君看完奏本，悲憤交集，想不到右先鋒衛蛟也是被劉賊逼得女扮男裝，飄流異鄉之人。她把奏本放進袍袖說：「除奸削佞，是本堂責任所在。明早我將面奏皇帝，你在午門等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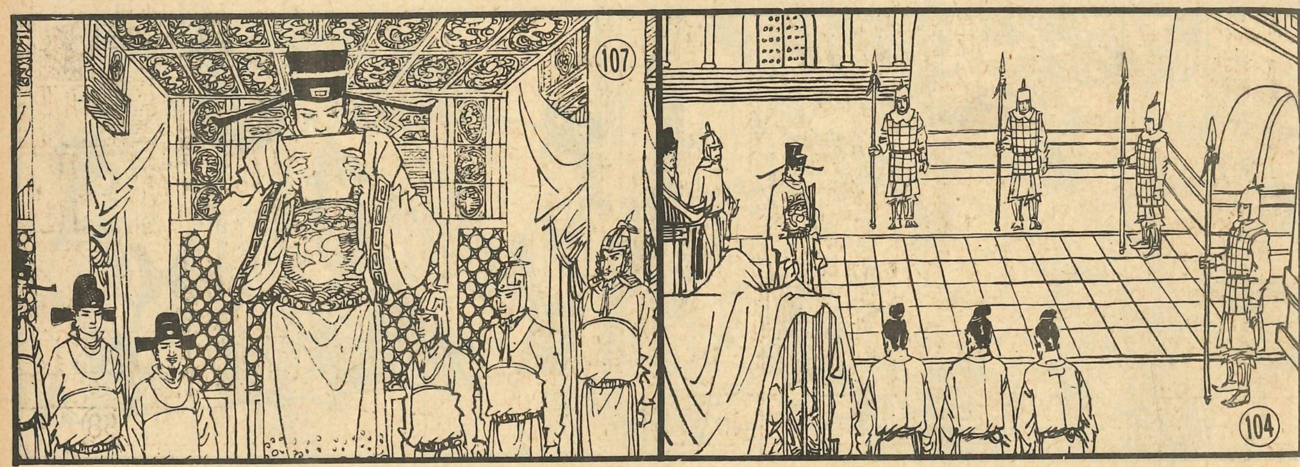
99　麗君一聽，滿腹辛酸欲化作眼淚湧出，但她考慮到自己的身份，便强抑住自己的感情，厲聲說：「大膽！竟敢冒取功名，戲弄本堂，欺騙皇帝，該當何罪！」

102　少華一聽，心裡的石頭落了地，他急於將這件事告訴家人，拜謝過孟麗君，便匆匆向帥府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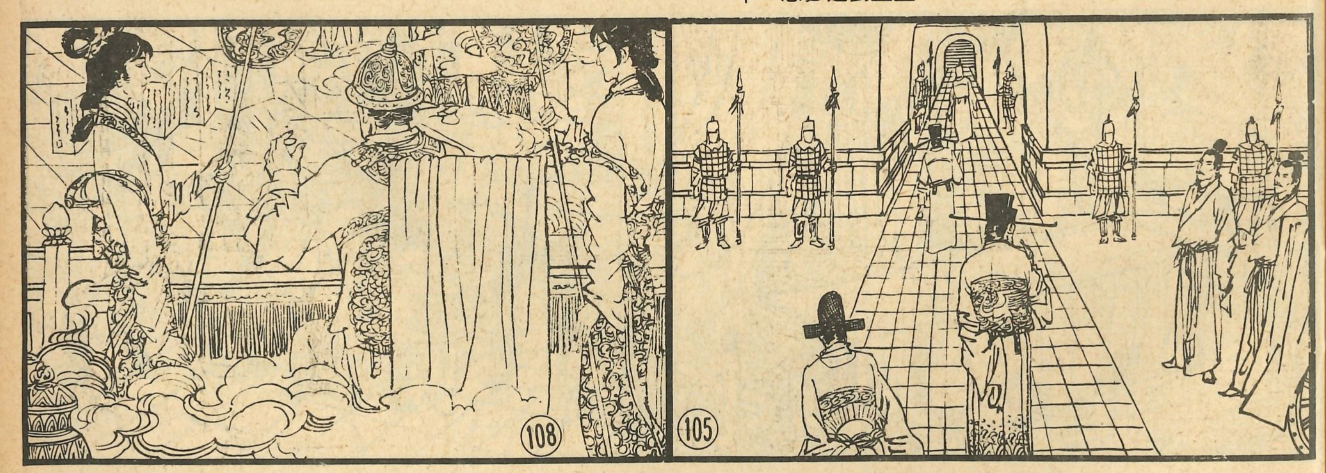
103　孟麗君送走少華，回到後樓，把血本遞給蘇映雪看，並告訴她，少華已獲全勝回朝。蘇映雪發愁地說：「人家都有出頭之日，你怎麼辦？」麗君憂慮地說：「皇帝喜怒無常，我只有等待機會了。」兩人相對無言，直到夜深。

106　天子臨朝，百官參拜完畢，孟麗君一步跨出高聲呼道：「恭喜萬歲！平叛元帥黃華已經平定叛賊，班師回朝，現在午門候旨。」成宗一聽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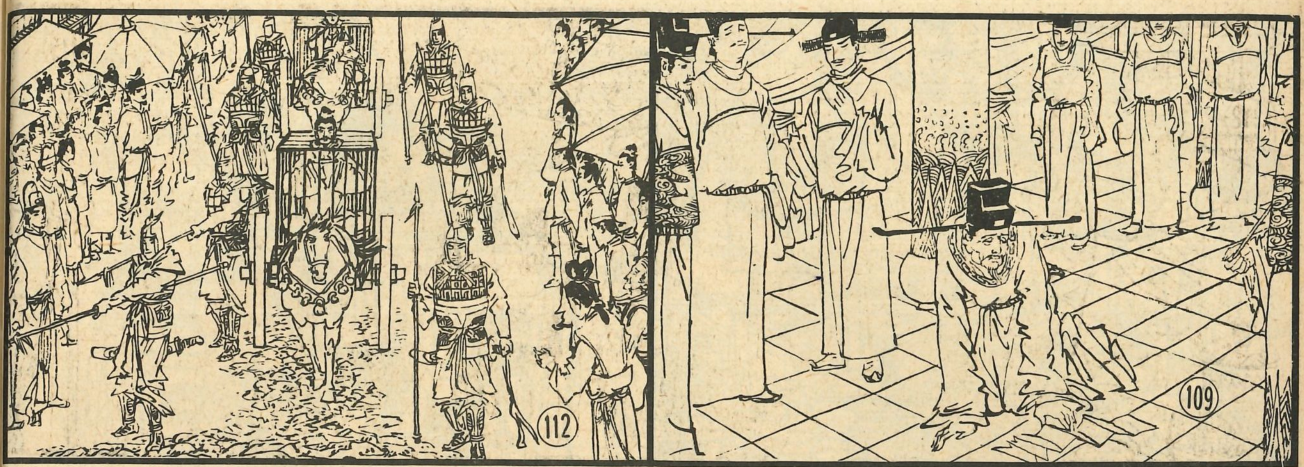
104　天剛四更，孟麗君心急火燎地朝午門而來。只見少華和皇甫敬身穿囚衣在午門前等候，旁邊的轎裡坐着長華和衛勇娥。麗君明白，他們是來等待消息的，也是來給皇帝請罪的。一旁有一輛用油布蓋着的囚車，想必是劉奎璧。

107　孟麗君不等皇帝開口忙說：「萬歲，伸寃啊！」說完雙手捧出血本：「平叛元帥黃華，被奸臣陷害，家破人亡，骨肉分離。三載以來，寃沉海底，今有血本一道，恭呈御覽。」



105　這時，劉捷來上朝，他在午門前認出了自己的寃家對頭，不覺大吃一驚，心裡直發慌。

108　成宗接過奏本，越看越奇，想不到平叛元帥是朝廷要犯，想不到右先鋒衛蛟是一嬌弱女子。他們爲救父去從軍，忠孝雙全，實可敬佩。他看完奏本，將奏本朝下一丢，大怒道：「劉捷，你可知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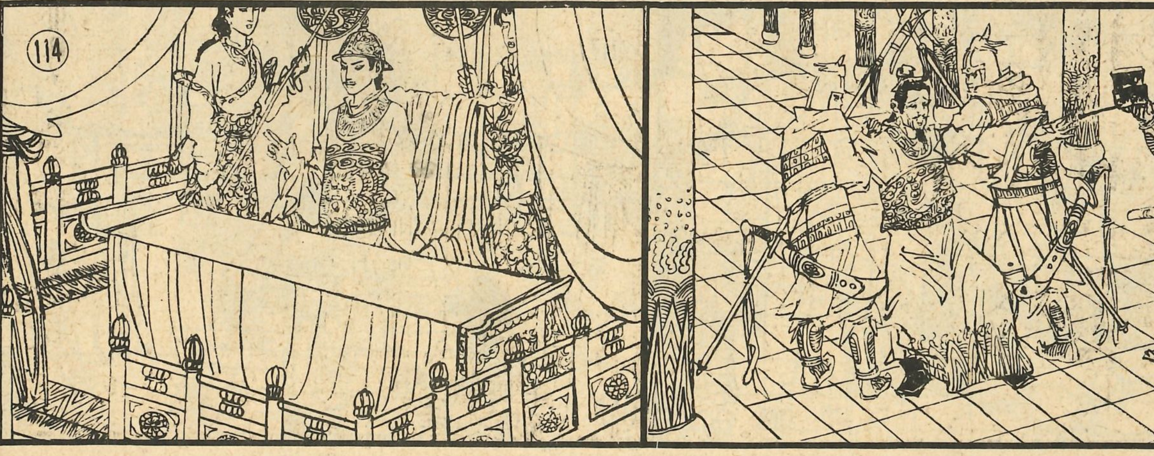
109 老奸賊劉捷急忙上前拾起奏本，望着那滿紙的血字，嚇得渾身發抖，他「噗通」一聲跪倒在地，連連求饒：「求萬歲念昔日之情，格外開恩。」

112 隨後，值殿將軍又派人去午朝門口把劉奎璧一同押上，囚車經過大街時，老百姓層層圍觀，個個拍手稱快。



110 成宗沒想到劉捷告饒，更加動怒：「大膽劉捷，罪大惡極還敢饒舌！值殿將軍，速將劉捷去其冠帶，打下天牢，再將他滿門人口一齊下獄，家產全部充公！」

113 金殿內，成宗傳旨皇甫少華上殿。少華手捧叛賊的乞降表和禮單，披頭散髮，來到金殿丹墀之下，雙膝跪倒：「啟奏萬歲，臣出於無奈，移名改姓，欺騙君王，罪該萬死。」說完遞上降表與禮單。



111 劉捷頓時像泥一樣癱在地上，二十名甲士衝上去，摘下他的二龍搶珠衝天冠，剝去身上的蟒袍，將他拖下殿去。

114 成宗一聽哈哈一笑：「朕躬只因你平定叛賊忠心報國，救父還朝，孝道可嘉，可稱忠孝雙全，不念你欺君之罪，即封你爲忠孝王之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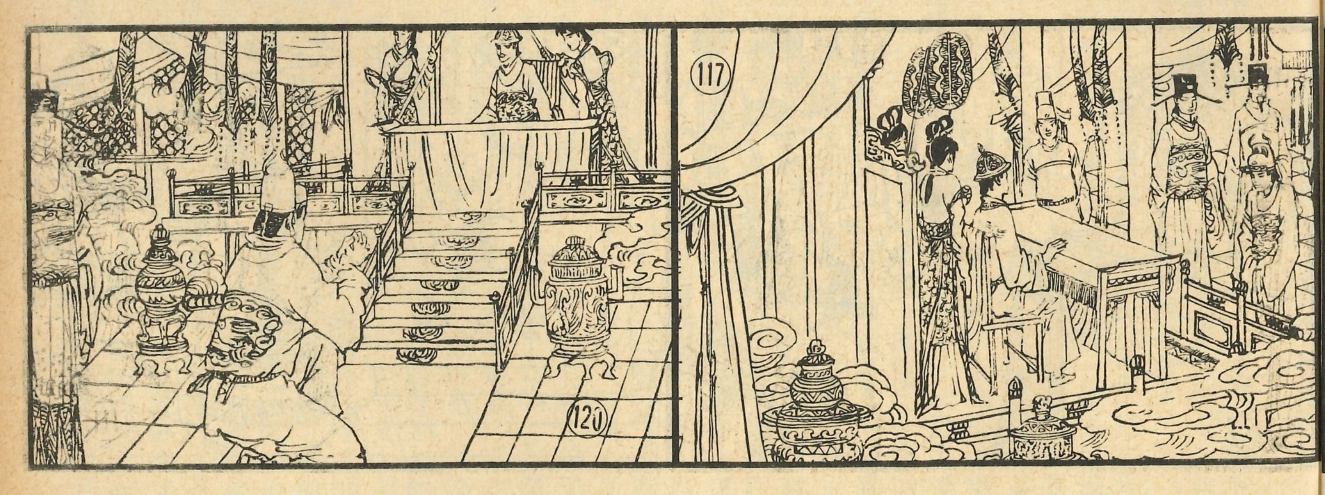
115 少華做夢也沒想到皇帝會不咎他的欺君之罪，還能封王予他，他連連謝恩，感動地流出了眼淚。

118 少華一聽，急得直冒汗：麗君是爲我而死，我怎能一朝得發，馬上另娶，怎麼對得起她。想到此，他上前一跪：「啟奏萬歲，麗君小姐盡節而亡，臣早定主意，要守義三年，聊表寸心，求萬歲詳察。」



116 他退下金殿，到朝房去換衣服，待他再上金殿時，頭戴王龍冠，身穿四爪蟒袍，更加威武英俊。孟麗君在一旁看了，不勝歡喜。

119 此刻，在一旁緊張地觀看着事態發展的孟麗君，聽了少華的話，感動得熱淚盈眶。



117 成宗見少華如此神氣，非常喜歡。他想孟麗君已被劉賊逼死，不如將女中英傑衛勇娥配於皇甫少華，便把想法說了出來，問道：「朕躬恩典，賜你奉旨成親，你意如何？」

120 成宗也被少華的一片眞情所感動，要是往常，皇上的話是金口玉言，誰敢違抗格殺勿論。今天，他却不再堅持自己的意見，說道：「皇甫愛卿平身，就依你吧。」



—湖海詭幻恩仇故事／麥中青・文　可飛・圖

鬼復仇

種下惡因　果報不爽

常走夜路必遇鬼，這祇是一般人的說法，在江湖中闖蕩的人可不信這種邪話，有時爲了遮掩行藏，又非得晝宿夜行不可，若當眞遇着鬼，大可以拔出三尺青鋒砍下青面獠牙的鬼頭。

雷傑打從開封上路，南下直奔信陽，就一連趕了九個晚上的夜路，別說撞着鬼，連鬼影兒也沒有見過。

他是開封府有名的「雷神鏢局」東家雷聲遠的侄子，他大伯父交給他一封以火漆印封的函柬，要他送到「雷神鏢局」信陽分局去，掌理分局的頭兒名叫金海雲，是雷聲遠叩頭的拜把兄弟。

不知爲什麼，雷傑臨行之際，他大伯父一再囑咐，一路上要取小徑，避官道，晝宿夜行，那封密函更是要貼身放好，不可輕露，萬一出了岔子，有人要强搶那封密函時，雷聲遠還告訴他的侄子一個絕招——撕成碎片吞到肚子裡去。

月冷，星稀，荒野寂寂，現在是離開鏢局後的第十個晚上，雷傑盤算着行程，再走七八晚就該到了，等交了差，先到「東合池澡堂」好生洗個澡，鬆鬆筋骨，然後到書寓去找他的老相好銀紅敘敘舊。一想到銀紅那身細皮白肉，雷傑的步履不禁輕快了起來。

下弦月已經略微偏西，怕有三更天了，雷傑的背脊上冒着汗，這一晚少說也趕了一百五十里路，又該要找宿處了。

打從他跟隨大伯父混世面的幾年歲月裡，南去信陽怕有十來趟了，可沒有像這回這麼窩囊過。他不免暗暗嘀咕，咱們雷神鏢局怕過誰？成千上萬的金銀珠寶明來明去，一封撈什子的函柬竟要如此掩掩藏藏，眞他媽的邪門。

仰望星月的位置，一個勁兒奔往南方，絕對錯不了，這荒徑野路他可不熟，前面擋着一座高山，在夜色中像是一隻蹲伏的巨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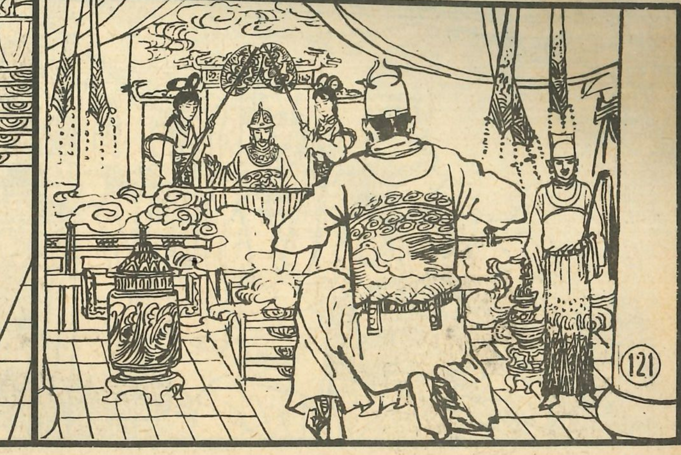
雷傑盤算着，在日出之前絕不可能翻過去的，那得趕緊找宿處，大伯父的囑咐可不能有半點違背。

山洞、破廟、瓦窰都成，就那麼往地上一躺，餓了身邊有乾糧，已經過了九晚，雷傑倒也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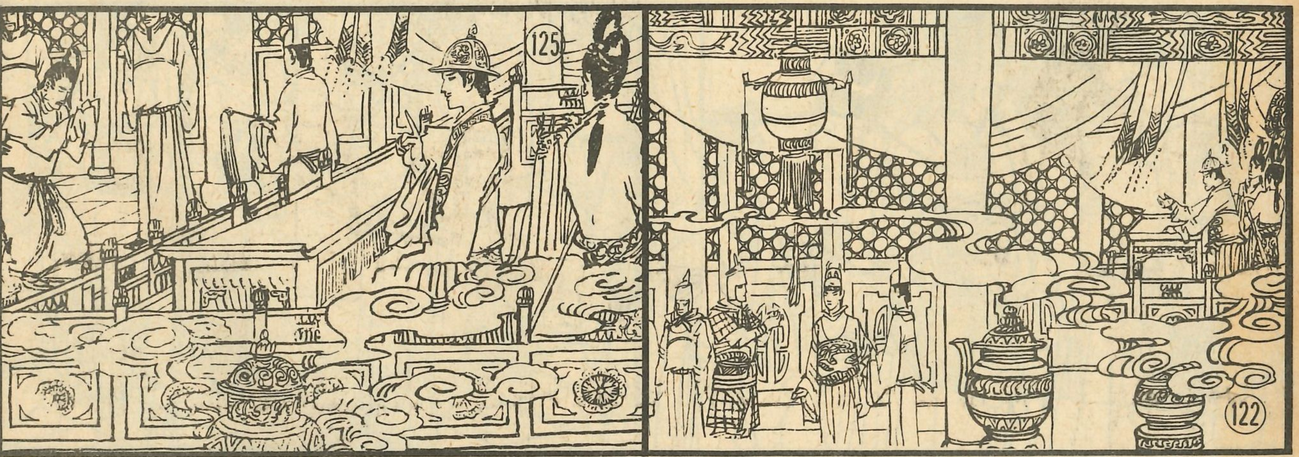
走着走着，樹林子裡頭突然閃出了一線燈光，雷傑心頭不禁一動，這荒山野林那來的人家？縱使有人家，到了三更天怎地又亮着燈？

看看，心中念頭一起，脚步子的方向也就變了。樹林子很深，那棟透出燈光的屋子也很講究。瓦頂石壁，窗櫺上還糊着紙，窗紙上映着人影，屋裡的人還沒有睡。

雷傑有些發楞了，一時拿不定主意，該不該過去叫門。他猶豫着，狗倒叫開了，輕吠兩聲，不兇。



121 誰知少華不肯起身，伏身說：「臣請求萬歲，可將衛勇娥小姐賜與臣兄熊友鶴。伏乞恩准。」成宗一聽，命人帶熊友鶴上殿。



122 熊友鶴連忙接旨，渾身金盔金甲，神氣非凡。他來到金殿丹墀下，成宗見他一表人才，立刻加封他爲長沙侯之爵。



123 成宗待熊友鶴從朝房換好袍帽出來，立刻宣旨：「朕躬作伐爲媒，將衛勇娥賜予熊友鶴爲妻。」友鶴暗自喜歡，連連拜謝。

124 然後，成宗又召皇甫敬上殿。老元帥渾身罪衣罪裙，披頭散髮，戰戰兢兢。成宗見他受寃幾年，心裡有些不忍，賜他武憲王之爵，命人扶下去更換帽袍。

125 最後老先鋒衛煥上殿，衛煥顫抖抖來到金殿，求皇上免他貽誤軍機、以及女兒陰陽顚倒，欺君罔上之罪。成宗却誇獎了衛勇娥一番，封老先鋒爲華亭侯之爵，並告訴他已傳旨將勇娥賜與熊友鶴成親。衛煥喜出望外。

126 皇帝大封功臣，文武百官心悅誠服。只有孟麗君懷着淒楚的心情望着皇甫少華，不知自己該怎麼辦。突然成宗喊道：「酈明堂！」麗君一驚，不知甚麼事情，連忙出班。欲知皇帝爲何喚孟麗君出堂，請看第六集《燕帕生波》。

(本段完)

那扇映着人兒的窗子推了開來，一個白髮如銀的老婆子探出了半個身子，漫聲問道：「是誰呀？」

雷傑站的地方離那窗子約莫十來步，想躲，又怕那老太婆受驚，於是，向前走了兩步，抱拳一拱道：「趕夜路的人，想討一杯熱茶喝。」

老太婆眉頭皺了皺，面有難色地道：「深更半夜的，不知道你是好人還是壞人？」

開着窗子和敞開門有什麼兩樣？而且那老婆子神情安祥，絲毫未露驚慌意外之色，這句話反而觸動了雷傑的好奇之心，他走前了兩步，笑着說道：「我若是壞人，也不會規規矩矩地站在這兒和你老人家說話了。若有不便，就請妳老人家從窗口遞一杯茶出來吧！沒有熱的，涼的也行。」

「看樣子你也不像是個壞人，」那老婆子說着轉過了身子，向裡喚道：「翠翠，快去敞開門，有過路人討茶喝。」

「來啦！」裡面傳來一聲清脆的回應。

堂屋裡的門打開了，雷傑突然眼前一亮，那一身翠綠褂褲在燈光照耀下格外鮮明，瓜子臉、水汪汪的眼睛。山野村姑怎會有這般絕色的美人兒呢？

「請進來吧！」那姑娘家側過身子，笑吟吟向雷傑招呼。

雷傑更加納悶了，三更半夜地不睡覺，又打扮穿著得這麼齊整，到底是什麼路數？心內納悶，脚底下可是一絲兒也不會停留，不知不覺地走了進去。

明暗三間，當中是堂屋，壁上字畫琳瑯滿目，案上更是羅列不少古玩玉器，看樣子是個書香門第，因何住在這野林子裡？

雷傑還不曾落座，那白髮皤皤的老婆子已從廂房裡走出來，向那姑娘家吩咐道：「翠翠，茶能解渴却不能充饑，昨晚好像還剩下二張薄餅，拿了出來，再切點葱花，打兩個鷄蛋作碗熱湯。」

「是，奶奶。」姑娘家飛快的往後頭去了。

雷傑客氣地道：「老人家，這深更半夜的……」

老婆子連連搖手道：「別那麼客氣，若不讓你進門，一滴水也不會給你呢，讓你進來了，就不能怠慢，坐呀。」

雷傑落了座，搭訕着問道：「老人家尊姓？」

「夫家姓柳，娘家姓潘，你姓什麼呀？」

「我姓雷，乃是開封……」想起大伯父臨行時的囑咐，連忙將話題一拐彎：「那位姑娘是……」

「我的孫女兒。唉！」老婆子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翠翠命也眞苦，七歲死了娘，她爹又出門多年，杳無音訊，就咱們祖孫二人相依為命。」

憑甚麼過活？就這麼一老一少的，為何又住在這荒山野林？雷傑本想問，話到嘴邊却又忍住了。為了不讓那老婆子對自己盤根究底，自己還是少打探人家的底細為好。

約莫過了一盞熱茶光景，柳翠翠出來了，手裡托着一個食盤，放着一塊烙餅，一碗熱騰騰的麵條，麵上面還有幾塊香噴噴的鹵肉作澆頭。

「舍下寒酸得很。」柳翠翠笑吟吟地說道：「沒有美酒待客，請將就一點吧！」

「那裡！那裡！」雷傑忙不迭地道：「這樣就已經使我感激不盡了。」

「別客氣啦！」老婆子慇懃地讓客，催請食用。「趁熱吃吧！」

趕了一夜路，雷傑委實也餓了。年輕力壯的，正能大吃大喝，那消片刻，烙餅、麵條都下了肚子裡去。

見他吃完，那老婆子道：「若不急着趕路，就請歇下吧！翠翠她爹出門之後，咱們家裡就沒來過男人，你一來，倒增添了幾分陽氣。」

雷傑絕不想在這兒留宿，家無男丁，又有大閨女，自己留下多少也有些不方便，再說，離天亮還早，再趕上個三五里地也是椿輕鬆事兒。他心裡如此想，口中却言不由衷：「老人家，那就多謝妳的好意啦。」

話一出口，雷傑不禁暗感詫異，嘿，今晚是怎麼回事？舌頭像是不聽自己的使喚了。

翠翠端着油燈領着雷傑來到東廂的房子，房子陳設一塵不染，榻上被褥齊整如新，她將油燈放在桌上，低着頭道：「請安歇吧！」說完，退了出去。

雷傑和衣躺在床上，佩劍放在手邊，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了睡鄉。

* * *

太陽好熱，這是雷傑醒來第一個感覺。

待他翻身坐起，揉揉眼皮睜眼一看時，不禁大吃一驚，原來他睡在一塊石頭上，旁邊是一座墳墓。

在大驚之餘，雷傑連忙檢查那封密函，還好，拿出一看，封口完好如初，這才鬆了一口大氣。

他放眼察看，肯定自己昨晚就是進入這座野林，可是那明暗三間的瓦屋呢？難道建在地上的房子會飛？

轉頭一看墳墓，心頭不禁劃過一道閃電，昨晚遇到的祖孫二人莫非是鬼？

一想到鬼，雷傑肚內不覺一陣翻騰。哇！昨晚吃的食物全都吐了出來，那些食物更會動，他睜眼細看，竟是一些活的蚯蚓和青蛙，敢情那就是麵條和鹵肉澆頭？

看到那些令人噁心的東西，雷傑吐得更厲害了，直到苦水都吐盡嘔淨，他才喘了一口氣。

儘管烈日當空，他却感到渾身寒冷，儘管他遍體無力，依然拔脚猛奔，似乎跑慢一步，那兩個女鬼就會從墳裡跑出來揑住他的脖子。

* * *

幸好雷傑沒有嚇出一身大病，總算趕到了信陽，他一見到金海雲，頭一句就問道：「金師傅，你說這世間上究竟有沒有鬼？」

金海雲楞了一楞，大笑道：「你老遠從開封趕來，就是為了問我這句話？」

「眞的，我在路上遇到鬼了呀！」

「我看你是活見鬼！」金海雲是笑罵了一句，接着臉色一正，低聲問道：「你大伯父老遠差遣你從開封趕來，八成有什麼要事吧？」

「對！我差點忘了啦！簡直是被野鬼鬧昏了頭。大伯父有封密函給你。」說着雷傑自貼身處掏出了密函，極為恭敬的用雙手遞了過去。

金海雲拆閱後，臉色忽然大變，沉聲道：「總號出了什麼事？」

雷傑不禁大感茫然，連連搖頭道：「沒有啊！」

「怪事！」金海雲喃喃自語，同時屈起一指，猛地在函箋上重重一彈。

「金師傅！信上說些什麼？」

「你自己看吧！」金海雲將函箋遞給他，這小伙子是東家的侄子，因此，金海雲也不避諱他了。

函箋上的字是雷聲遠的親筆，龍飛鳳舞的寫着：

「海雲弟如晤：愚兄闖蕩江湖多年，難免多面樹敵，因而有歹徒在暗中窺伺，俟機尋仇。愚兄一年一度信陽之行著即取消，以維總局之安寧，據聞該窺伺歹徒不但武功高強，且精易容之術，如探得愚兄信陽之行取消，或將喬裝愚兄之面目前來，俟機下手，果如是，賢弟可虛與委蛇，暗中下手將其格殺。傑侄可留信陽，暫勿遣回，切記。此事千萬不可傳洩於外，免損本局威名。

愚兄雷聲遠匆上。」

「他媽的！」雷傑不知天高地厚，閱畢不禁破口大罵：「是誰吃了熊心豹膽，敢找咱們鏢局的麻煩！」

「小聲點！」金海雲神色凝重地道：「你大伯父一向眼高於頂，怕過誰來？這找麻煩的人必是大有來頭，不然你大伯父也不會將鐵定的南巡之行取消了。」

「哼！」雷傑仍是不服氣的道：「這叫做耗子舔貓兒的鼻樑骨，眞他媽的不知死活！」

金海雲知道他是少不更事，也就不想和他多談論這件事，拍拍他的肩頭，笑道：「小伙子，留點狠勁，等那找麻煩的傢伙找上門時再拿出來使用，這一路上也累壞你啦，上東合池去泡泡，然後去會會你的老相好銀紅姑娘，要銀子花儘管去櫃上支取，信陽這地方雖比不上開封府那麼熱鬧，也可夠你風光幾天的。」

「謝謝金師傅。」提起銀紅，雷傑那一肚子火氣在刹那間就消失盡了。

雷傑離去之後，金海雲的笑容立時消失，他和雷聲遠生死與共了十多年，深深瞭解對方的個性：天不怕，地不怕，憑着手中兩把鎢金寶刀，以及七七四十九式追風刀法，可以在關外、塞北、雲、貴、川、湘、南七北六，十三省通行無阻，這回兒祇不過略有風聞，連那找麻煩的人是誰都還不曾弄清楚，就已心生懼意，可見那傢伙必定是一個氣勢洶洶的頂尖高手。

金海雲負手蹀躞一陣，忽然揚聲道：「來人！」

「在！」一個健壯漢子推門而進。

「去傳外管事來見。」

「是。」壯漢恭敬地退下。

不旋踵間，門外傳來一個蒼老穩健的聲音：「外管事曹飛舞求見。」

「進來！」

這曹飛舞約莫有六十歲，精精瘦瘦，全身似乎祇有四両肉，然而面貌却不惡，生得慈眉善目，一臉溫和神色，憑誰一看，也會說他是一個規規矩矩作賣買的生意人。

他向金海雲恭敬地一揖道：「召喚老朽不知有何貴幹？」

金海雲轉過身子，目光凝注窗外隨風拂動的柳條，緩聲問道：「近日可有賣買上門？」

「剛有一個綢緞莊的老闆來見。」曹飛舞不疾不徐的回道：「說是有一千疋上好錦緞要咱們護送到京城裡去。」

「你怎麼回覆他的？」

「沒請示金師傅之前，老朽怎敢作主？」

「去回掉他。」

「這……」曹飛舞不禁大大地一楞。

「信陽還有別的鏢局，這一千疋錦緞也不一定非要咱們護送不可。」金海雲緩緩回過身來，壓低了聲音接道：「就說咱們局子裡的伙計要歇暑，要等秋深後再接鏢上

路。」

「歇暑？」曹飛舞似乎有些困惑。「金師傅，還得十來天才過端陽哩。」

金海雲低吼道：「曹老，你是外管事，用什麼樣的理由去回掉這筆買賣可是你的事，不管怎麼樣，這筆買賣咱們不接。」

曹飛舞雖是一千個一萬個不明白，却也祇有俯首聽命的份兒，祇得連聲應道：「是是是。」

「記住，所有上門的買賣都一律回掉。」

「是。」曹飛舞必恭必敬地應是，掉頭離去，他很想問問，這可是總頭兒雷爺傳來的諭令？但他深深懂得鏢行的規矩，終於忍住了。

* * *

迷人的燈光、迷人的笑臉，雷傑才三杯落肚，就有些醉了。

銀紅雖然自小被人賣入書寓，風塵氣却不太濃厚，她對雷傑倒有幾分眞情，祇可惜……

見她柳眉深鎖，雷傑不禁問道：「怎麼了？方才還高高興興的，這會兒怎地又皺起眉頭來了。」

「還說啦！」銀紅嘟着嘴，粉拳在他肩頭上捶了一下。「你難道不明白，人家笑在臉上，煩在心頭？」

「煩？」雷傑不禁睜大了兩眼，放下了手中的酒杯。「吃穿不愁，還有什麼好煩？」

「哼！」銀紅的一對娥眉挑了起來。「你以爲我願意一輩子躭在娼家？」

「銀紅，」雷傑是個直性子，因而說話也不會拐彎。「你可別打算我會爲你贖身，大伯父管得緊，這恐怕辦不到！」

銀紅幽嘆了一聲：「唉，我也知道沒有那種福份，你又偏偏遠居開封，從我十六歲那年你爲我點紅蠟燭算起，這三年來你總共才來了四次，每次聚個三、五天，眞教人難受，前人說……」

雷傑接下去道：「相見不如不見……」

銀紅白了他一眼，道：「你知道就好了。」

雷傑又接道：「有情還似無情。」

「什麼？你以爲我對你的情意是假的？」

「得啦！」雷傑一把摟住了她的纖腰，岔開話題：「咱們不談這些教人心煩的話，來喝酒吧！」

「是，大少爺！」銀紅想必沒有忘記她自己的身份，連忙扮上了個笑臉。

就在這個時候，銀紅的鴇母進來了，她臉上佈滿了笑容，恁誰也看得出那種笑容是勉强擠出來的，她先向雷傑福了一福，然後又向銀紅一擠眼，道：「銀紅，到前堂去轉一轉。」

「娘！」銀紅滿臉不情願的神色：「妳知道雷公子今天剛到信陽。」

雷傑可不是楞小子，連忙問道：「是有客要會銀紅麼？」

「嘿嘿！」鴇母陪下一臉假笑：「是位常客，祇要銀紅過去坐一會兒就行。」

「娘！」銀紅提高了嗓門子道：「難道妳不能替我回掉了嗎？」

鴇母的半個面孔在笑，那是衝着雷傑，另一邊的半個面孔却緊緊繃了起來，聲音、語調倒是挺和氣的：「是雷公子爲妳點紅蠟燭，娘難道不知道你倆的情份，能回早就給你回掉了，去坐坐吧！」

「是誰？」銀紅皺着眉頭問。

「是……」

不待鴇母報出名和姓，雷傑已截口道：「銀紅，去吧！可別爲我這一年半載難得來一回的稀客，得罪了常客。」

「雷公子。」銀紅似是無限委屈地叫了一聲。

雷傑笑道：「銀紅，我說的是眞話，去吧！」

鴇母連忙福了一福，道：「雷公子眞是一個開通的人，老身多謝了。」

鴇母和銀紅走了，雷傑一個人喝了幾杯悶酒，想到這書寓後園的景色不錯，屋子裡又悶得發慌，於是信步向後園走。

他剛跨過拱門，就看見一個綠衣儷人憑欄而立，在瀏覽夜色。

這可有點怪，雷傑暗暗在心中嘀咕，若是這書寓裡的姑娘，這時絕不會閒着，若是丫環奴婢更不敢在這個時候偸懶到後園來看夜景、吹涼風。那麼，這綠衣儷人又是何許人呢？

想着想着，雷傑不禁輕咳了一聲。

那儷人聞聲轉過頭來，藉着廊下燈光，雷傑看到了一張秀麗絕倫的臉蛋：這一照面，竟然使他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顫。

爲什麼？原來這儷人和那晚雷傑在野林中遇見的柳翠翠生得一模一樣。

綠衣儷人轉頭一瞥之後，立刻回身走去。

雷傑想到那晚遇鬼經過，不禁遍體生寒。但他畢竟是一個練武人，當即一側身子，攔住了那綠衣儷人的去路，低聲喝道：「姑娘慢走。」

綠衣儷人非常驚慌地連退數步，口吃地問道：「你……你……是什麼人？」

「別問我是什麼人，」雷傑手搭腰間劍把，逼了過去。「請問姑娘芳名如何稱呼？」

「我……叫翠翠。」

「翠翠！嘿嘿！」雷傑冷笑一聲，霍然抽出了長劍：「妳玩的好詭計，想不到我們又見面了。」

綠衣儷人花容失色地連連後退，高聲叫道：「公子……我……我不認識你啊！」

「別裝糊塗！」雷傑步步緊逼聲色俱厲地道：「快說，妳究竟是人是鬼，是人我不會放過妳，是鬼我更不會放過妳。」

綠衣儷人驚慌失措，拚盡了全力叫：「救命哪！救命哪！」

雷傑一劍向她心胸刺去，他心中盤算着，倘若對方是鬼，利劍對她也無可奈何。若她是人，他會在緊要關頭撤招收劍。

誰料他那一劍方才刺出，祇聽得鏘地一聲響，却硬生生被一件兵刃擋住了。

那是互相交叉的一對日月雙鈎。

手執雙鈎的人是一個年約四十許的漢子，目光炯炯地投注在雷傑臉上，冷聲道：「朋友因何動劍殺人？」

雷傑全神貫注在那綠衣儷人身上，祇見她已經昏倒地上，人事不知，這那裡會是鬼魂？因而他衝着那手執雙鈎的漢子，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鴇母也趕來了，跪在地上，雙手抱住雷傑的右臂，哀求道：「雷公子，翠翠什麼地方得罪你了啊，若有得罪你請告訴老身，打她一頓，罵她一番，也犯不着你生這麼大的氣呀！」

雷傑緩緩的收回長劍，道：「她是妳的姑娘？」

「是啊！」鴇母回道：「才來了三天，尚未經過調教，自然不懂得規矩了！」

銀紅也趕來了，緊張地問：「雷公子，你是怎麼了？」

雷傑訕訕答道：「沒什麼。」

那手執雙鈎的中年漢子冷笑了一聲，道：「銀紅，告訴妳的老相好，信陽是有王法的所在，殺人是要償命的。」

說罷，大踏步向外走去。

鴇母連忙跟了上去，慇懃道：「潘大爺，你再坐一會兒，讓老身爲您重整杯盤！」

「沒興緻了，改天再來。」姓潘的連頭也沒有回。

這邊，銀紅也將雷傑拉進了她的閨房，關上房門，皺着眉問道：「翠翠那裡得罪你了，若不是潘大爺的身手快，豈不是鬧出了人命？」

「我祇不過想試試她。」

「試試她？這話怎麼說？」

「說來妳也許不信，我這回在路上遇到了野鬼，長得和翠翠一模一樣，而且……」

「哎！」銀紅埋怨地截口道：「我看你是疑神疑鬼，翠翠是個鮮蹦活跳的姑娘家，那裡是什麼鬼啊！」

「大概是我在疑神疑鬼吧，」雷傑喃喃自語地，頓了一頓，才又問道：「那用雙鈎的傢伙姓潘？」

「他叫潘子超，聽說是個遊俠。」

「遊俠？可沒有聽說過他的名號，想必他是妳的熟客？」

「可別聽娘的鬼話，祇不過一連來了好幾天了。」說到這兒，銀紅忽然皺緊了眉頭，喃喃自語道：「這位潘爺有些怪，來了祇找我，滴酒不沾，祇喝幾杯茶，總是半個時辰不到就走，逛書寓的都像他，咱們這些姑娘家幹到老還都是清倌人哩！」

「怎麼？妳可是巴不得夜夜有男人摟着妳上床？」

「你想到那裡去？」銀紅嬌嗔着，捏緊粉拳要打雷傑，他連忙閃開了。

「銀紅！別鬧！」雷傑一本正經地道：「妳可知道翠翠姑娘姓什麼？」

「好像是姓柳的。」

姓柳名叫翠翠，天下那有這樣巧的事？

這個疑問一直在雷傑腦海中盤旋，直到解衣上了床，銀紅那火熱細膩的身子投進他的懷裡時，他才將這個疑問暫時丟開了。

* * *

連着好幾天，雷傑都向金海雲提起了他的疑問。金海雲總是那麼一句話：「小伙子，天底下的巧事，可多著哩。」

至於提起那晚吃下去的麵條和滷肉，第二天早變成了青蛙和蚯蚓的事，金海雲總是微笑不語，那神色分明是不相信的樣子，雷傑也就莫可奈何了。

轉眼，端陽節又過去了。

這天是五月初七。

晌午過後，金海雲和雷傑正在閒聊，忽然一個趟子手悄沒聲地走了進來，壓低了嗓門道：「稟金爺，雷爺到了。」

金海雲霍地站了起來，疾聲問道：「那個雷爺？」

「總局主雷大爺啊！」那趟子手瞪着兩隻大眼，似乎有些莫名其妙。

金海雲回頭瞟了雷傑一眼，不動聲色地問道：「雷爺的人呢？」

那趟子手回道：「雷爺這回南來，是輕騎簡從，一個手下也不曾帶，他關照小的來稟報金爺，千萬別驚動局子裡的人，雷爺逕自到西廂上房去了，請金爺過去一趟。」

「好！」金海雲揮了揮手，吩咐

道：「速傳外管事來見。」

「是。」趙子手應聲退下。

「好大的膽子！」金海雲右拳緊緊地握着，重重地在左掌中一擊。「竟然隻身闖入虎穴來了。」

雷傑的神色略顯緊張，凝聲問道：「金師傅，怎麼辦？」

「咱們一起去見他，見面時不動聲色，照樣大禮參拜，等那小子和我說話時，你抽冷子給他一劍，他一轉身我便發暗器射他，我不信他能逃得過我姓金的那一百根淬毒鋼針。」

「好！就這樣辦！」

說到這兒，曹飛舞匆匆忙忙地趕了進來。恭聲問道：「金師傅，敢情有什麼吩咐？」

金海雲沉聲道：「近月來有人冒認雷爺的名號在外招搖撞騙，前些日子雷爺曾下來親筆函柬，說是今年南來之行取銷，然而方才却來了一個雷爺，八成是假的無疑。」

曹飛舞大驚道：「有這種事？」

「你速將本店屬下弓弩手妥加埋伏，各鏢師以及各趟子手也儘速加以佈置，大門上鎖，聽我號令行事，千萬別給這廝走脫。」

「是。」曹飛舞連連點頭應是，「老朽立即就去佈署。」

金海雲向雷傑一招手，道：「小伙子，咱們走！」

西廂上房跟金海雲的住處祇是相隔了一個院落，二人大踏步跨過，眨眼之間就到了。

上房中坐着一個五旬出頭的老者，一把厚重的寶刀放在几上，銅鞘耀眼生輝，老者的右手雖是隨意地擱在几上，然而內行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在任何情況之下都能輕快地抽刀出鞘。

金海雲與雷傑進房時，心中不約而同一怔，若說面前這個雷聲遠是歹徒喬扮的，那實在是難以令人相信。神態、衣著、坐姿，無一不像，甚至那把刀……

金海雲暗暗吸了一口涼氣，若不是早先得到了雷聲遠告警的信柬，準定是深信不疑，上當吃虧。

他心裡如此之想，表面上却絲毫不動聲色，深深一揖，道：「參見大哥。」

雷傑也拜道：「拜見伯父。」

「免禮！免禮！」老者一轉身面向着金海雲：「我教你們辦的事怎麼樣？」

雷傑已繞到他的身後，抽冷子向老者的背心窩刺去。

沒有看見那老者有任何行動，却聽得鏘的一響，連刀帶鞘已然磕上了雷傑手中那把長劍的護手，他同時冷叱道：「你這娃兒莫非瘋了麼？」

老者甫一轉身，金海雲反手倏揚，颼颼連聲，一撥銀光疾快地向老者身上射去。

老者雙脚猛地一彈，人已凌空飛起，祇見一道烏光在空中飛旋，一陣叮咚之聲，好幾十支銀亮的鋼針悉數掃落地面。

金海雲又待揚腕發出淬毒鋼針，那老者已沉叱道：「海雲，你因何對大哥暗下毒手？」

金海雲冷笑道：「馬不知臉長，憑你易容術如何精湛，也休想瞞得過我金海雲的雙眼，還不快快亮出你的本來面目受死！」

雷傑也接着冷笑道：「好個不知死活的東西，竟敢冒充我伯父，看劍！」

颯颯颯，一連攻出三劍。

老者手中寶刀一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砍向雷傑的頸項，祇聽叭的一響，雷傑就四平八穩地躺下了。

幸而老者用的是刀背，力量也僅能夠擊昏他，腦袋還沒有離頸飛去。

金海雲知道以淬毒鋼針已無法尅敵，迫不得已亮出了他的獨門兵器——鐵骨蠶絲摺扇，準備和對方全力一拚。

老者豎眉瞪眼，似乎憤怒已極，沉叱道：「海雲，快快住手，免得我的寶刀毀了你的那好扇子。」

「看招！」金海雲低吼一聲，手中摺扇橫切如刀，向那老者的右腕掃去。

老者手中的寶刀輕巧一翻，就將金海雲的招式化解，退後了數步，沉聲道：「海雲，你莫非吃了迷魂藥？人是冒充的，難道這把鎢金寶刀也是假的麼，七七四十九式追風刀法，這天底下還有誰會？」

金海雲不禁楞住了，吶吶道：「你……你眞是雷聲遠大哥？」

「我看你八成是吃了迷魂藥，不然怎會連你大哥是眞是假都分不出來？」老者喘了一口氣，又接着道：「咱們結拜時，用來祭神的豬頭是偷來的，沒有香，咱們燒的是艾草，你從來不吃葱，你那把摺扇是寒鐵骨、蠶絲面，暗藏七種歹毒暗器，有一十三種絕招，除了我雷聲遠，誰還能知道這些秘密？」

聽他娓娓說來，敢情他是眞的雷聲遠了。

「大哥，你不是在來信中說，南巡之行取消了麼？」金海雲仍然有些將信將疑。

「胡說，我信上明明寫着……」

金海雲從袖袋中掏出那張信箋，截口道：「大哥，你看看這封信吧！」

老者展讀信箋，越讀越驚，面色大變，讀畢之後，沉聲道：「這封信不是我寫的，雖然字蹟相同，內容却不一樣，快些將雷傑弄醒，問問他，這封信一定在路上被人偸

換了。」

至此，金海雲已完全相信站在面前的確是他那生死不渝的雷大哥了，連忙走到雷傑身邊，屈指連彈，雷傑立刻撫摸着痠痲的頸項，緩緩地站了起來。

金海雲扶着搖晃不定的雷傑，一字一字地道：「咱們上當了，那封信不是你大伯父寫的，想想看，有沒有可疑的人在路上換了你的身邊密柬？」

「沒有啊！」雷傑迷茫地搖晃着腦袋。

「蠢材！」雷聲遠走過來一把揪住他的衣領，「信被人換了，都不知道。」

雷傑猛地一拍前額，振聲道：「莫非是那兩個女鬼暗中動了手脚？」

「你說什麼？」雷聲遠猛地一提，他侄子的兩脚立刻懸空了。

金海雲道：「他一直說在路上遇到兩個女鬼，我可不相信，莫非眞有那麼回事？」

雷聲遠鬆開了雷傑，沉聲道：「快說，究竟是怎麼回事？」

雷傑定了定神，這才將自己的遭遇一字不漏地說了出來。

雷聲遠聽完之後，連連跺脚，道：「詭計，詭計！你中了人家的詭計啦，那兩個女人明明是人，根本就不是鬼！」

雷傑定了定神道：「是鬼。」雷傑一口咬定地說道：「若不是鬼，第二天早上那座屋子怎會不見了呢？」

「你這個蠢材！」雷聲遠氣咻咻地罵道：「茶裡一定下了迷藥，等你昏睡過去，偸換了密柬，然後將你抬放到野墳地上……」

雷傑仍然振振有辭地辯道：「我認得出那座野林子，絕對沒有換地方，而且，那些令人噁心的蚯蚓和青蛙是怎麼跑到我肚子裡去的？」

雷聲遠連連搖頭，道：「鬼話，鬼話，我問你，你方才說，在書寓裡你又遇見了柳翠翠，是麼？」

雷傑點點頭道：「姓名相同，模樣兒也一般無異，不過，我不敢斷定兩者是同一個人。」

雷聲遠語氣肯定地說道：「絕對是同一個人，那個使雙鈎的叫潘子超的傢伙就是柳翠翠的舅舅，我在信中所交代的事情就是教你們查訪這個人的下落，却想不到中途被他們把信箋換了，對方用這一招用得很毒，我稍一大意，就會死在你們二人手裡了。」

金海雲愧疚地搖搖頭，道：「大哥，小弟罪該萬死……」

雷聲遠截口道：「海雲，這不能怪你，對方模仿我的筆蹟幾可亂眞，對我的行動又瞭如指掌，他們捲土重來，其勢洶洶，似乎志在必得。」

金海雲不解地問道：「大哥，小弟不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

雷聲遠吁嘆了一聲，道：「這話還得從十三年前說起。」

金海雲道：「十三年前？那時小弟還沒和大哥叩頭結拜。」

「是的。」雷聲遠點點頭，然後緩步窗前，推開紙窗，凝注遠處山影，緩緩叙述往事：「十三年前，我還在隻身闖道，因爲得罪了五魁兄弟，被迫西行避禍，想不到意外地在川陝道上一座石洞中拾獲了一本刀譜，記載七七四十九式追風刀法……」

金海雲截口道：「追風刀法不是追風俠柳紀元的家傳絕技麼？」

「是的。柳紀元就是以這套追風刀法馳名江湖，但由於這本刀譜在他祖父手裡不愼失落，因此傳到柳紀元手裡的祇有四十八式，最後一式『射月追風』挾雷霆萬鈞之勢，而他却不會……」

雷聲遠吁了口氣，才又接口道：「那時我所會的武功都是拼凑而成，連五魁兄弟那種二、三流脚式也要躲避，一旦得到了那本刀譜，自然是大喜過望，於是隱跡深山，潛心鑽研，不下半年，我便盡得譜中精髓，可惜我手上缺少了一把削金切玉的寶刀。」

雷傑禁不住問道：「那麼這把刀……」

雷聲遠截口道：「這把刀就是柳紀元的。」

雷傑不解世故地接口問道：「是他送給你老人家的麼？」

「那有如此之簡單，」雷聲遠展露一些苦笑，接着說道：「我當時練成追風刀法之後，就決心要得到柳紀元手中那把鎢金寶刀，於是四處找他的下落行踪，終於在河北滄州遇上了他。」

雷傑急不及待地問道：「後來呢？」

「一見面之後，我就拿話激他，說追風刀法並非柳家的絕傳，江湖上會的人並不止他一個，他祇不過使著有一把削鐵如泥的寶刀而已，柳紀元自然不服，於是，雙方約定，各持竹劍較量追風刀法，誰贏誰就得到這把鎢金刀，前四十八式雙方勢均力敵，待我使出最後一招『射月追風』，柳紀元手中的竹刀便脫手而飛。」

「啊！」雷傑喜孜孜地叫道：「他輸了！」

雷聲遠臉上並無傲然之色，神情反而非常之沉重。緩緩的說道：「柳紀元落敗之後，對我說道：忝爲柳家子孫，來日必要奪回這把刀，而且絕不使任何外人知曉追風刀法，並道後會有期，然後掉頭而

去。海雲，如果是你，爲絕後患，該怎麼辦?」

金海雲爲人世故老練，並未率直回答。

雷傑却搶着說道：「殺了他。」

雷聲遠緩緩的點頭，道：「任何人也會這麼想。可是我當時下不了這種狠心，祇是砍斷了他的右手腕，放了他一條生路。」

金海雲阿諛地道：「大哥對他算是非常寬厚了。」

「唉!」雷聲遠沉嘆了一聲。「其實，砍斷他的右腕已是非常的殘忍了，不過，那也是迫不得已的事，這也是江湖中的一個原則，我不殺人、人必殺我。」

「大哥!」金海雲道：「這十多年來，好像再也沒有聽到過追風俠柳紀元的消息了。」

雷聲遠揚揚手，示意他不要插口，緩緩的說道：「我得到這把鴛金寶刀之後，首先就是除了五魁兄弟，有一晚我歇在孟城旅店中，正在熟睡，突然有人越窗進房行刺，我突然驚醒，一刀剖開了她的胸腹，點燈一看，才發覺是個女的，臨死時之際，她還頻呼喚柳紀元和柳翠翠的名字，後來才知道她是柳紀元的妻子潘秀姑，我當時非常的難過，可是，在黑夜之中，又是在變起倉猝之間的情況之下，任何人也會驟然施煞招的。」

雷傑喃喃道：「難怪那老婆子說，可憐翠翠七歲死了娘，她爹又是外出音訊杳然……」

雷聲遠截口道：「柳紀元已經有了音訊啦，原來他在斷腕後，悉知此生已經無法勝得我，竟然帶着他的妻弟潘子超匿居深山大壑，創研一套雙鈎招式，據說專尅追風刀法的。」

「哦!」金海雲和雷傑同時低聲一叫，目中透射驚愕之色。

雷聲遠又道：「這幾年來，我廣結黑白兩道人物，因此耳目靈通，據說，柳紀元和潘子超二人恐我人多勢衆，不敢前往開封府正面尋仇，故而打算暗中搗毀信陽分號，我聞信必定匆忙趕來，那時他們才猝然露面，所以我先敎傑侄傳書示警，一方面要分號這邊暗作戒備，另一方面嚴密訪察柳紀元和潘子超的行踪，却想不到這封密函半路上被柳家的人換了，那個老婆子一定是柳紀元的母親。」

雷傑喃喃道：「如此說來，那一老一少兩個女人不是鬼了?」

「自然不是鬼。」雷聲遠以埋怨的眼色瞪了他的侄子一眼，以憂戚的語氣接道：「敵明我暗，而且又走漏了風聲，眼前情勢顯然對我們不利之極。」

「大哥!」金海雲突然振聲道：「我有好主意。」

「噢?」雷聲遠以烱烱有神的目光逼視着金海雲。

金海雲壓低了聲音道：「天底下同名同姓的人或者有之，同名同姓而又同樣相貌的人恐怕少之又少，書寓中那個柳翠翠必定就是柳紀元的女兒，所謂先下手爲强，將柳翠翠擄了過來，這樣就可以使柳紀元先弱了一分氣勢，你看怎麼樣?」

雷聲遠猶豫了一陣，道：「在信陽城中公然擄人，似乎不妥吧?若是在柳紀元手裡擄來，那自然沒有話說。不然，咱們的鏢局還要開下去的啊?」

金海雲胸有成竹地道：「大哥儘管放心，這事交給小弟和雷傑去辦包管出不了錯。」

「好吧。」雷聲遠終於答應了。「我這次南來信陽，行踪非常之隱秘，怕的是對方抽冷子指向開封總號，不過，我還是帶來了幾個高手，已暗中在城裡城外佈置下了。」

「大哥!」金海雲阿諛地道：「不是小弟說奉承的話，祇怕柳紀元和潘子超二人這十幾年功夫白費了!」

* * *

銀紅一腔柔情蜜意，雷傑肚子裡却在另作文章，趁着酒酣耳熱之際，他放肆地道：「翠翠那小娘們倒眞不壞，細皮白肉，我竟然拿她當野鬼，要是眞的有那麼標緻的女鬼，我倒願意夜夜被女鬼捉去。」

銀紅白了他一眼，嬌嗔道：「你可別吃着碗裡想着碗外，人家是淸倌人哩。」

「怎麼?淸倌人就不能給她點紅蠟燭，想當年妳還不是淸倌人!聽口氣好像是吃醋了。」

「去!去!去!」銀紅連連地揮着手，像是有些惱意：「我才不稀罕吃這種醋，我知道你是有銀子的大豪客，快去給她點紅蠟燭吧!」

雷傑半眞半假地道：「銀紅，這可是妳親口說的，日後可別反悔啊?」

「有什麼好反悔的!」銀紅當眞惱了：「古語說，婊子無情，嫖客無義，化錢的大爺愛誰找誰，我還管得了嗎?」

雷傑裝着很生氣的樣子推杯而起，走出了銀紅的繡房。

鴇母在穿堂裡侍候着，一見雷傑出來，連忙迎上去，道：「雷公子今夜不宿下麼?」

「我要跟妳談談一件事兒。」雷傑將鴇母拉進了小廳，一本正經地道：「翠翠那小妞兒生得倒挺標緻的，聽說還是個淸倌人?」

「是啊!」

「我來給她點紅蠟燭吧!」

鴇母臉上堆滿了假笑，道：「雷公子別說笑啦，翠翠那裡比得

上銀紅，未經調敎，不解風情，祇怕侍候不了你這位貴公子哩。」

「咱們乾脆點說。」雷傑神色一點也不像在作戲，「爲了翠翠那妞兒，妳花了多少血本?」

「怎麼說?」幹烟花這一行，生就一雙察言辨色的利眼，鴇母兩道目光連在雷傑的臉上溜了幾個圈：「你要給她贖身?」

「先說說妳爲她花了多少銀子?」雷傑有意無意地摸摸腰間長劍：「可別拿我當闊客看待，吃鏢行飯，賺的是賣命錢。」

鴇母細心琢磨了一陣，才吞吞吐吐地說了個數目：「她娘死了沒銀子料理後事，才找上了我，總共花了三百兩紋銀。」

「讓妳賺二百兩，五百兩我給翠翠贖身。」

鴇母兩隻眼珠瞪得圓圓的，半信半疑地道：「咱們娼家賣笑不說謊，你當眞?」

「咱是個頂天立地的漢子，那能說話不算數?」

「好，就這麼一言爲定。」鴇母伸出她那肥嘟嘟的手：「拿銀子來，立刻就讓你把翠翠帶去。」

「你以爲我會帶着五百兩銀子逛書寓?妳先着人將翠翠送到東大街『雷神鏢局信陽分號』去，我先回去候着，人到就付錢，行了吧!」

「好!」鴇母嘻笑顏開地道：「公子先行一步，老身隨後就將翠翠送到。」

* * *

雷傑剛走，兩乘軟轎就抬出了書寓，事情順利得有些令人生疑，然而鏢局的人手早已暗中佈置在大街上，他們尾隨着那兩乘大轎向東大街走去，未有發現可疑的人，更未發現有可疑的跡象。

兩乘軟轎進了鏢局，大門立刻上了鎖，長街上，院落內，四處都佈滿了明哨、暗樁，分號裡的鏢師，趟子手幾乎全部出動，如臨大敵。

並非金海雲小心過度，而是柳翠翠來得太順利，根據推斷，她既是追風俠柳紀元之後，也必然有一身不太弱的武功，在金海雲的想像中，她此來必定是暗中懷有詭計，是以格外加以防範。

第一乘軟轎走下來的是書寓中的鴇母，她先衝着雷傑一笑，然後去到另一乘軟轎之前，掀開轎簾，將羞人答答，低垂着頭的柳翠翠攙扶了下來。

也許就在柳翠翠步下軟轎的那一刹那間會變起倉卒，因此，金海雲在大廳的階前手持摺扇蓄勢以待，然而結果却大出意料之外，什麼情況也沒有發生。

鴇母一面攙扶着柳翠翠走進大廳，一面假慈悲地道：「翠翠，能夠有雷公子這樣英俊少年爲妳贖身，可眞是前世修來的福氣，妳得好生侍候公子啊!」

金海雲亦步亦趨的跟進大廳，暗中却向雷傑打了一個眼色。

雷傑會意，走過去伸手抬起翠翠的下頷，笑道：「翠翠姑娘，昨晚讓妳受驚了吧，想不到反而撮合了咱們一段大好姻緣。」

柳翠翠嬌羞不勝地對他一笑。

在明亮的燈光下，雷傑看得分外眞切，那模樣、神情、體態，都和那晚上野林中遇見的柳翠翠一般無二。於是，連忙回覆了金海雲一個眼色。

「這五百兩銀票是翠翠姑娘的贖身銀兩，另外這二十兩是給妳的綵禮。」金海雲將銀票及銀子遞到鴇母手裡，然後揚聲道：「外管事送客。」

鴇母連聲稱謝，隨着兩乘軟轎走了。

金海雲手搖摺扇，裝着仔細地品看柳翠翠，其實他是暗動手腳，點了她身上好幾處重要大穴，奇怪得很，柳翠翠竟然一點反應也沒有。

這時候，金海雲一直懸吊起來的心情才鬆弛了下來。他衝着柳翠翠笑道：「柳姑娘，雷公子雖是討小納妾，不算正娶，也得要擇個吉日完娶，今晚姑娘就獨自歇下吧!」

他一聲叱喝，立刻進來了兩個婆子，將柳翠翠帶到後院中去了。

一直藏在暗中的雷聲遠，這時才現身走出，向雷傑問道：「傑侄，你看準了麼?」

雷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沒有錯，就是她，大伯父，她那雙眼睛特別嫵媚動人，我對她的印象太深刻了。」

雷聲遠喃喃道：「這事有些怪，第一：這丫頭不會半點武功，而且態度出奇平靜；第二：昨晚雷傑已懷疑她就是半途中野林子出現的女鬼，而且還拔劍要殺她，今天爲她贖身，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別具用心，他們怎會讓丫頭來冒險?潘子超天天在書寓中廝磨打滾，却又不出面過問，海雲，你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金海雲困惑的搖搖頭，道：「內中情由眞敎人猜不透，小弟原以爲這件事兒要大費手脚一番，却想不到如此順利，大哥，以小弟看，咱們連夜問問那丫頭，也許能在她口中……」

雷聲遠搖搖頭，道：「那是白費勁。海雲，都佈署好了麼?」

「後院就像一隻鐵桶，連飛蛾也別想撲進來。」

「好了!」雷聲遠揮揮手道：「咱們現在祇有以靜制動，等候敵

人上門了。」

* * *

好天，太陽升得特別早，雷聲遠和金海雲也起得特別早，心中有事，是無法安枕高臥的。

二人正在庭院中溜躂，邊說些閒話，忽見雷傑神色緊張跑過來。雷聲遠連忙迎上來，問道：「什麼事這樣慌慌張張的？」

雷傑喘了一口氣，疾聲道：「我剛在後園探視柳翠翠，發現她的人變了。」

「你說什麼？人變了？」金海雲一把抓住雷傑的手腕：「難道昨夜被他們換了一個人？」

「人還是那個人，」雷傑道：「我記得清清楚楚的，她嘴角邊有一顆痣，祇是我看來看去，說什麼也不像那晚在野林子裡見到的那個柳翠翠。」

雷聲遠道：「你昨晚不是看得清清楚楚，說她像極了那晚所見的柳翠翠麼？」

「是呀！可是方才去一看，完全變了樣。」

「那有這種怪事？」雷聲遠揮揮手道：「走！海雲，咱們去看看。」

昨夜，金海雲曾正面見過柳翠翠，雷聲遠也會見過，雖在黑暗中窺看，仍舊看得清清楚楚。這會兒一見面，他們就肯定還是昨晚所見的那個人，祇是那份秀氣業已倏然消失，一雙眸子也不見得嫵媚動人，的確是變了樣，變得稀奇，也變得令人解不透。

金海雲暗中查察那幾處重要穴道，仍是被點封了，因此，他更肯定眼前這個姑娘還是昨夜的那一個。

他裝着若無其事地樣子問道：「姑娘是那裡人？」

「城外七里鋪的人。」

「姓什麼？」

「劉。」

「可是柳樹的柳？」

「不，是卯金刀的劉，俺爹叫劉二楞，前兩年教瘋牛撞死了。」

金海雲向身邊的伯侄二人望了一眼，又問道：「劉姑娘叫什麼名字？」

「翠花。」

雷傑搶着道：「妳不是告訴我，說妳叫翠翠麼？」

「是的。我是叫翠翠，書寓中的鴇母嫌翠花的名兒俗氣，就讓我改名翠翠。」

金海雲示意雷傑不要插口，他又接着問道：「好人家的女兒，怎會被賣到書寓去的呢？」

「命苦啦！」她的眼眶紅了。「爹死後，娘一直害病，拖了兩年，欠人不少債，半月前死了，連棺材板都沒有，媒婆來說，若想盡孝，就祇有賣身……」

「別哭！」雷聲遠打斷她的話：「從此妳就要過好日子了。」

他說着又向金海雲和雷傑打了個眼色，三人聯袂走出屋去。

「我活了這麼大把年紀，可還沒有見過這種怪事，」在走向前院的途中，雷聲遠嘀咕着道：「人還是那個人，她的眼神、光采、氣質，在一夜之間竟然完全變了樣。」

「是呀！」雷傑接口道：「方才金師傅問她話時，我又細看了一陣，簡直找不到那一點像那晚在野林子裡見過的柳翠翠。」

「咱們暫時別談這件事。」金海雲道：「我先教曹總管到七里鋪去查查看。」

不出頓飯工夫，管事曹飛舞來回報，劉翠花所說一字不假，祇是那書寓的鴇母說了一句假話，她買翠花祇花了一百五十兩銀子，向雷傑虛報了一倍。

三個人聽了曹飛舞的回報之後，面面相覷。這內中究竟蘊藏了什麼玄虛？至少他們目前解不透。

* * *

吃過午飯，三個人仍然聚集在一起，談論這件奇怪的事，忽然，外管事曹飛舞來報道：「金師傅，有一個姓潘的要見你。」

聽說有個姓潘的來見，三人不禁心神一怔。雷傑搶先問道：「曹管事，那人可是四十來歲的年紀，紫膛臉身佩雙鈎的麼？」

「是的。」曹飛舞答道：「紫膛臉，四十來歲，可沒見他佩帶兵器。」

雷傑神色凝重地道：「是他。」

金海雲問道：「一共來了幾個人？」

「就祇他一個人。」

金海雲以目光探詢雷聲遠的意思，後者點點頭，他立即揮手道：「就說金某人有請。」

雷聲遠起身離座，道：「海雲，我和雷傑先避一避，你不動聲色跟他聊聊，不着痕跡地盤盤他的祖籍。說不定我會在你們談話時闖進來，若他不識，你就說我是局裡的鏢師。」

「大哥，我理會得。」

這伯侄二人退去不久，客人由曹管事帶進來了，不錯，他正是在書寓中以雙鈎架着雷傑長劍的那個潘子超。

潘子超雙掌一拱，道：「尊駕就是人稱『鐵扇子』的金海雲金鏢頭麼？」

金海雲連忙回禮道：「正是在下，敬教台甫？」

「在下潘子超，江湖無名小卒。」

「客氣，請坐。」待客人入座，僕人獻茶已畢，金海雲才又接着問道：「閣下仙鄉何處？」

「祖籍餘杭，如今是天涯飄泊，處處爲家。」

在簾後竊聽的雷聲遠心頭不禁一鬆，據他所知，潘家是西蜀武林世家，如果潘子超說的是實話，兩地相隔數千里，他就不可能是柳紀元的妻弟了，是碰巧同名同姓？抑或是自己得來的消息謬誤？

這時，廳前的金海雲又接着問道：「閣下一向在何處得意？」

「說來慚愧！」潘子超略微欠動了一下身子。「早幾年曾在京畿刑部大堂當過紅差（即是劊子手）。整日目覩人後頸窩的行業非在下所願，因而遨走四方，或護院、或教頭，乏善可陳，在下聲言乃江湖無名小卒，確是實情。」

「客氣，觀閣下目光烱烱，英氣逼人，必是頂尖兒高手。」說到此處，金海雲神色一正：「蒞臨敝號，不知有何見教？」

「有一件小事相求，也可以說是要與尊駕談一件買賣。」

「願聞其詳。」

潘子超正了正身子，緩緩說道：「本地的知府薛大人以前也在京畿刑部大堂當過差，在下受他提携不少。目下就是寄食薛大人府中，薛大人想謀一個肥缺，因而收集了一批珍寶玉器，打算進獻朝廷某大員以謀前程……」

「嗯！」趁着對方歇口之際，金海雲漫應了一聲。

潘子超笑了笑，道：「眞人面前不說假話，薛大人家財不大，這批珠寶玉器自然是搜括而來，爲免招致非議，他既不敢明目張膽地派官軍護送，也不便委託鏢局，因此他將這件差事交到在下身上。」

「閣下必定堪當斯任。」

「金鏢頭太誇獎了！」潘子超神色正經地道：「薛大人有恩於在下，雖赴湯蹈火也不容辭，祇是在下能力薄弱，不堪當此重任，所以……」

金海雲截口道：「閣下太客氣了！」

「金鏢頭！在下說的是肺腑之言，江湖道上能人太多，萬一引來覬覦之徒，在下必然無力應付，因此前來求助於金鏢頭。」

「閣下的意思是……」

「請金鏢頭親自護送一程，算是幫在下一個大忙，至於規費，但憑吩咐。」

金海雲吟沉了一陣，道：「一定要金某人親自護送麼？」

「爲了不影響薛大人的官聲，宜走暗鏢，如貴號鏢師護送，人多則引人注目，人少金鏢頭也未必放心得下，所以還是要請金鏢頭勞動一次。」

「金某人這把鐵扇子的功力有限，萬一……」

潘子超笑着截口道：「金鏢頭太客氣了，多年來，貴行鏢旗行遍塞北、關外、大江南北，有金鏢頭在，誰敢現身相阻。」

「那是憑雷總鏢頭的威名，金某祇怕沒有那種威望。」

「客氣，客氣！」潘子超向前身子欠了一欠。「雷總鏢頭的大名聞之已久，可惜緣慳一面。如果金鏢頭俯允所請，途經開封之際，在下還要拜見一番。」

「噢！閣下還不會見過雷總鏢頭麼？」

「在下藉藉無名，何能有幸見之。」

金海雲忽然轉頭輕嘆了一聲，這似乎是一個暗號，雷聲遠從後走了出來。

他走出來後，突又連連後退，道：「不知有客，鏢頭恕罪。」

「雷師傅別走！」金海雲喚住了他。「我正好有事和你商量。」

「在下潘子超。」他站起來抱一抱掌。「幸會！」

金海雲先揮手示意雷聲遠坐下，然後裝模作樣地道：「知府薛大人有一批珠寶玉器要進獻朝廷某大員，這位潘兄想教咱們走一趟暗鏢，你看這事……」

對方也許認識故作不識，因此，雷聲遠一直在注視潘子超的眼神，而他却沒有發現一絲異狀，此刻一聽金海雲將話打住，雷聲遠連忙接下去說道：「開門作生意，自然不能將上門的買賣推出去，不過，話得說清楚，儘管是知府薛大人的差使，這護送的規費還是……」

潘子超很快的截口道：「在下方才就已說過，至於規費多少，但憑吩咐就是了。」

金海雲已從雷聲遠口氣中得到了暗示，於是點頭道：「好，這一趟鏢敝號接下了，請問，那批珍寶玉器約有多少？」

「三箱，一輛套車足夠有餘了。」

「價值呢？」

潘子超皺皺眉頭，道：「這可難以作正確的估計，約莫在十萬兩銀子上下。」

「知府大人的差使，敝號可不敢胡亂的要錢。」金海雲略一斟酌，就說出了一個價錢：「這樣吧！規費算五千兩銀子，出了差錯，敝號包賠。」

「好！」潘子超一口答應。「就這樣一言爲定。」

「還有一點，金某人先得交代清楚，一切都按照潘兄的吩咐，不走明鏢，輕騎簡從，不過金某人要帶這位雷師傅同行，此次路途遙遠，得個人從旁協助。」

潘子超點點頭道：「一切都由金鏢頭作主，在下還有一點不情之

請。」

金海雲擺擺手，道：「請吩咐。」

「夏日炎炎，夜行較涼，也可以遮掩行藏，如果二位沒有要事待理，宜於今夜登程。」

不待金海雲答話，雷聲遠就搶着說道：「好主意！今夜登程有何不可。」

「也好！」金海雲也跟着答應。

「咱何時何地碰頭？」

「戌初光景，在下駕車在西門候駕。」潘子超說到此處，站了起來。「至於那五千兩銀子規費，在下會先一步專使送到貴號。」

二人將潘子超一直送到大門，折回客廳，金海雲急不及待地問：「大哥，你看出什麼破綻沒有？」

雷聲遠沉吟了一陣，道：「看起來倒像是我得到的消息有疑問，先別下定奪，姓潘的待會兒要着人送銀票來，也許能在銀票中上找出一絲端倪。」

* * *

申初，潘子超就着人送來一張五千兩銀票。

那是一張官票，不論到任何地頭的公庫都能兌現的。由此可見，潘子超的確是在給薛大人辦事。

一旦發現了潘子超不是上門找麻煩的，雷聲遠和金海雲反而有些失望的感覺，二人默然相對，許久沒有說話。

還是金海雲先打破了沉默：「大哥，凡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你留在這兒，由我陪姓潘的走一趟，你看如何？」

雷聲遠喃喃道：「姓潘的使雙鈎，這也許是個巧合，但不能說他絕無問題。咱們一齊去，柳紀元斷了一手，不可能有多大作爲，重點該在姓潘的身上，萬一他在路上玩了花樣……」

「大哥！」金海雲截口道：「萬一對方趁空挑了咱們的分號，豈不是糟了？」

「我守住了分號，他們還可以挑開封總號，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開，我們先盯住姓潘的再說。」

「好吧！」金海雲祇得唯唯是聽。

「我們照樣也套了輛大車，教雷傑也跟了去，對了，將劉翠花也帶了去，免得教姓潘的生疑，我先歇歇會兒，酉初用飯，酉末出門，海雲，這件事就這樣的決定，別三心二意了。」

雷聲遠離去後，金海雲找來了曹管事，吩咐道：「將這張銀票傳到錢莊去，我和雷爺要去一趟北京，記住，咱們走後，要小心門戶，局裡的人非有要事絕不許外出，夜間巡更也不可疏忽，有賣買上門，就說等我回來再議。再準備一輛大車，兩匹健騾，一名車伕，酉正在大門前等候命。」

「是。」曹飛舞拿過那張銀票，忙他的事兒去了。

* * *

戌初，雷神鏢局的大車來到了信陽城的西門。

潘子超早已駕車在那兒等候了，他坐在座頭上，向金海雲拱拱手道：「金鏢頭！銀票兌了麼？」

「小號不缺錢用，不急！」金海雲隔車答話：「潘兄，咱們這就上路吧！」

「金鏢頭，按理你該看看東西啊！萬一是三隻空箱子，路上又讓人劫去了，貴號這豈不是冤枉賠十萬兩銀子的賬。」

「潘兄說笑了，闖蕩江湖全憑一言九鼎，再說潘兄也不是那種人啊！」

潘子超打了一個哈哈，揚起了馬鞭。

雷傑適時打起了車簾，高聲叫道：「喂！咱倆又碰頭了。」

潘子超望了他一眼，有些意外地道：「你也是鏢局的人？」

金海雲答道：「他是咱們總鏢頭的侄子，雷傑鏢師。」

「哈哈！」潘子超大笑道：「眞是巧哇，小伙子，聽說你贖了翠翠，你可得好生謝我，若不是我攔住你，不但沒有這份艷福，恐怕還惹上人命官司了。」

「沒話說，」雷傑道：「到開封時，我請你好好喝幾杯。」

潘子超放聲大笑，大笑聲中，揚起一鞭，他那輛大車就飛快地向城外奔馳而去。

金海雲亦一揚手，待命的車伕立刻催動雙騾，大車緊緊地跟了上去。

金海雲從車轅上滑進了車廂，低聲道：「大哥，眞是一點破綻也教人看不出來。」

雷聲遠沒有去理他，却一個勁地瞪着劉翠花看。

她坐在最後邊，這時正手托腮子在思索什麼。

金海雲輕輕地以肘碰了雷聲遠一下，低聲道：「大哥！你怎麼了？」

雷聲遠仍然沒有理他，暗暗拉了雷傑一把，又指指劉翠花，道：「雷傑，你再看看。」

雷傑祇不過瞄了劉翠花一眼，就叫了起來：「哎呀，她又變了。」

雷聲遠低叱道：「輕點。」

雷傑壓低了聲音道：「她又變得和那柳翠翠一模一樣了，這不是怪事麼？白天和晚上看起來就好像是不同的兩個人。」

雷聲遠提高了聲音道：「姑娘，人老了記性最不好，妳叫什麼名字來？」

劉翠花回過頭來，嫣然一笑道：「我叫翠翠。」她的聲音輕脆悅耳，與日間說話時那種口腔大不相同，笑容也是嬌媚橫生。

雷聲遠神色一凝，道：「這妞兒大有問題，我活了這麼大的歲數，還沒有見過這種怪事，你倆盯住她，我去盯住姓潘的。」

話一說完，人已出了車廂，登上車轅。

這時，上弦月已是在西邊升起，四野銀亮，兩車相隔，約莫十丈，以不疾不徐的速度在官道上馳騁。

雷聲遠高聲叫道：「潘兄，你一個人駕車悶得慌，可要我過來陪你聊聊？」

「好哇……」

對方才一答話，雷聲遠業已騰空而起，在半空中如鯉魚打挺般身形一旋，不偏不倚落在潘子超的身邊。

潘子超讚道：「雷師傅好身法。」

雷聲遠在下降時，暗中用上了千斤墮的功力，然而大車絲毫不覺搖晃，拉車牲口的蹄步也絲毫沒有亂，足見這姓潘的功力非常深厚，他祇是挪動了一腿蹬住了車轅，就將大車穩住。

雷聲遠心頭暗驚，口中却不動聲色說道：「潘兄駕車的本領相當高明哩。」

「說句話雷師傅千萬別見笑，我這套趕車的本領是從前幹偷兒時練來的。」

「潘兄說笑了！」

「雷師傅，我這人不喜歡說假話的，這年頭生活難混，我的本事又不大，祇得幹偷兒，我將車輛和牲口的蹄子用稻草包紮起來，時常在夜裡悄沒聲地駕車進農村偷牲口、偷糧食，有時候被人發覺了就得沒命地跑，不知不覺就將駕車的功夫練成了。」

「英雄不論出身低，潘兄說話眞實在。」

「做人實在一點總會有好處。」

說者也許無心，但聽者却是有意，雷聲遠心頭難免一動，也就沒再接下去。

過了一陣，潘子超又道：「雷師傅，有人說，賊性難改，你說這句話可有道理？」

不待雷聲遠回答，他自己又接了下去：「這話一點兒也不錯，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而且，越幹膽子越大，偷牲口、偷糧食已不過癮，逐漸開始穿牆越戶、偷金竊銀，偷得不過癮，乾脆打劫，而且還殺人，在北地我就作了好幾件大案。」

雷聲遠冷冷的道：「想必又練成一些絕門的功夫。」

「嘿嘿！」潘子超乾笑了一聲：「祇不過練成了殺人的功夫罷了，後來年歲大了，作風有多少改變了，搶祇搶土豪劣紳，殺祇殺貪官汚吏，用不完的銀子我也分幾文給衣食無着的窮苦人家。」

「想不到潘兄還是個劫富濟貧的俠盜。」

「雷師傅是在罵人吧！」潘子超吁嘆了一聲，接口道：「我從生下地就在渾渾噩噩地過日子，後來經過別人的點化，才知道爲人在世，應該作一點問心無愧能安於心的事，雖道賊性難改，我畢竟還是改了。」

「可喜可賀！」雷聲遠的語氣很冷。

「哎！」潘子超突然笑了：「我怎麼盡說些沒趣的話兒呢？」

之後，他全神駕車，不再開口，雷聲遠也是默然無語，兩個時辰飛快的過去，已到了子夜，而他們的兩輛車也一口氣馳奔了百十里地。

前面出現了一塊草坪，潘子超突然勒緊韁繩，將大車停了下來，後面那輛車也跟着停下了。

潘子超翻身躍下車座，高聲叫道：「金鏢頭，歇會兒吧！咱們也該喝口水，吃點乾糧。」

金海雲下了車，雷傑像秤鉈似的也將劉翠花扶了下來，連車夫一共六個人，剛圍在一起席地而坐，樹林子裡突然傳來一聲蛙鳴。

潘子超傾聽了一陣，喃喃的道：「這附近沒有水田，該是旱蛙，旱蛙會叫，這倒是頭一回聽見。」

不管他這句話出自有心抑或無意，都難免使雷聲遠心頭大大一震，因爲他從開封帶來的四個手下，一直在兩車的附近跟踪，方才那陣蛙鳴就是連絡的暗號，表示他們已經到了。

潘子超並沒去注意雷聲遠的神情，他從囊袋中取出烙餅，一一送到各人手裡，當他分到雷聲遠的面前時，目光突然凝注在草地上一動都不動。

草地上放着那把鎢金寶刀。

雷聲遠的目光却盯在潘子超的臉上，金海雲和雷傑也然，車伕在吃餅，劉翠花在看月亮，氣氛在一刹那間突然變得緊張起來。

良久，潘子超才以極爲冷漠的聲音問道：「這就是名傳武林的鎢金寶刀麼？」

雷聲遠沉靜的回答道：「潘兄眞是識貨的行家。」

潘子超淡然笑道：「識刀不識人，原來尊駕就是雷神鏢局的總頭兒雷聲遠雷大爺，失敬！失敬！」

說着，抱拳一拱。

雷聲遠冷聲道：「閣下早就認出來了？」

潘子超却未去回答他的話，眉頭微皺，語氣嚴肅地說道：「雷爺可想知道柳紀元在失刀之後落了個什麼樣的下場？」

「聽說他埋頭鑽研新招，抉心要破我的追風刀法，並奪回這把鴿金寶刀。」

潘子超搖搖頭道：「錯了。」

雷聲遠冷笑道：「錯了，該不會吧？」

「失刀、斷腕已使柳紀元羞忿欲絕，再加上愛妻死於孟城，集所有悲慘遭遇於一身，使他終日藉酒消愁，逐漸消沉，唉！」潘子超沉嘆了一聲，又接口道：「柳母爲了要激發柳紀元的鬥志，狠心勒死七歲的孫女翠翠，然後懸樑自盡，她原以爲死諫或許能使柳紀元發奮圖强，殊不知他在極度憂傷之中已然無法承受這種嚴重的打擊，瘋了，可惜呀可惜……」

「潘兄休要信口雌黃。」雷聲遠低叱道：「我侄兒從開封前來信陽的途中，還遇見了她們祖孫二人，她們……」

潘子超道：「小伙子，你眞的遇到了她們了？」

雷傑點點頭，道：「不錯。」

「我看你是遇見了鬼，她們是我親自埋的。」

鬼？提到這個字，雷傑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戰。

「你是柳家的什麼人？」雷聲遠聲色俱厲地問道：「不然你因何知道如此詳盡的內情。」

「我和柳紀元是萍水相逢，如不是他的點化，至今我可能還是一個毛賊。」

「聽說柳紀元有一個使雙鈎的妻弟，目下正要找我復仇，莫非就是閣下？」

潘子超神色鎮定地道：「潘家遠在西蜀，而在下却是世居餘杭，怎會扯上這門親戚，尊駕恐怕弄錯了，不過，尊駕的話倒是說對了一半，在下與柳紀元雖未沾親帶故，却想爲他出一口怨氣，因爲尊駕的作風太過火，柳紀元的遭遇太悲慘了。」

金海雲與雷傑雙雙跳了起來，一亮摺扇，一晃劍把，蓄勢以待。

潘子超倒挺鎮靜，低頭吃着烙餅，神色超然。

雷聲遠冷笑道：「有一件事閣下也許想不到，這件事我早就得到了消息了。」

「那消息是我故意放出去的。」

「噢？」雷聲遠楞了一楞。

「其目的就是要引你前來信陽。」

「來信陽又怎樣？」

「因爲我在信陽掘好了陷阱，雖不一定能埋葬得尊駕的七尺之軀，却能埋掉雷神鏢局的招牌和你雷聲遠花費十多年精神爭來的威名。」

「休要自圓其說，你就是不放消息，我雷某人依然要來信陽，每年五月我都要南來，何人不知。」

「以往都是明來，今年却是暗來，這期間差別太大。」潘子超抬起頭來，以烱烱的目光注視對方。「雷聲遠，你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已經落到我掘好的陷阱裡去哩。」

「姓潘的，別說大話，你所謂的陷阱，不過是玩弄手法，在途中換了雷傑的密函，好讓我死在金賢弟和我親侄子的手中，對不對？」雷聲遠揚起了面孔，冷笑道：「你不妨仔細看看，雷某人仍然好端端地活在世上哩！」

潘子超迷惑不勝的搖搖頭，道：「我不明白尊駕在說些什麼。」

「哼！」雷聲遠打從鼻孔裡噴出一股冷笑：「你儘管去裝迷糊吧，你方才說，要爲柳紀元出一口怨氣，雷某人倒想領教，你有何高招。」

潘子超冷冷的道：「說出來但願閣下不要吃驚。」

金海雲暴叱道：「姓潘的，大話不要說盡了，待會兒有你跪地求饒的時候。」

潘子超道：「爲知己者死，何懼之有！」

「眞夠義氣，」雷聲遠奚落地道：「你究竟要如何對付雷某人？是憑你三寸不爛之舌？抑或憑你那一對雙鈎？」

「憑我幹偷兒的本領。」

「你眞會擺迷陣，何不爽快地說出來，若是眞有絕招，雷某人認了。」

「你不認也得認，」潘子超瞟了金海雲一眼，接道：「金鏢頭長年住在信陽，想必也聽說知府大人的官聲，這位大人貪婪已極，强取硬搜，信陽地面的百姓簡直苦不堪言……」

雷聲遠截口道：「閣下最好不要說題外的話。」

「雷大爺稍安勿躁。」潘子超投給他一個鎮定而從容的微笑，然後接着道：「今日酉初，我潛進了薛大人的府邸，殺了他兩名愛妾，割了薛大人的兩隻耳朵，砍去他一隻搜刮貪婪的手，劫去了批珍寶玉器和一張面額五千兩銀子的官票……」

不待他說完，雷傑就已哇哇大叫道：「好個陰險的傢伙！」

金海雲也跟着說道：「姓潘的，原來你是用這種卑鄙的手段來栽贓嫁禍，所幸你透露太早，咱們還來得及將你送官究辦。」

潘子超哈哈大笑道：「遲了，遲了，這會兒那位送官票到錢莊去

存放的曹管事多半已被衙門捕頭拏獲了。昨天我偷了薛大人一隻心愛的翡翠鼻烟壺，暗藏在貴號大廳几下，多半也被搜出來了，還有，我打造了一把鴿金寶刀，就是用那把刀行兇的，薛大人活着，他會說出刀的樣子，稍有見識的捕頭，誰都知道那是雷大爺的佩刀啊！」

雷聲遠雖然神色大變，心跳疾如擂鼓，表面上倒還沉得住氣，身形一絲不動，低叱道：「姓潘的，說話完了麼？」

潘子超如磐石般似的坐在草地上一動也不動，冷聲道：「所以在下也不打算斷送你命，逃吧！雷神鏢局的金字招牌是砸定了，你雷大爺從今以後也非得改名換姓不可，否則終會有一日會落進緝捕你的羅網，自然，那把鴿金寶刀從此也不能再在江湖上顯威風了。」

雷聲遠沉聲道：「姓潘的，別關心雷某人的何去何從，你該想想你自己。」

潘子超平靜地道：「在下方才就已說過，爲知己者死，何懼之有？」

「你還有一條活路，現在就和雷某人到官府去說個明白。」雷聲遠還打算挽回不利他的局面。「雷某人行事雖然很絕，說話却一向算數，敢保半月之內，將你姓潘的從大牢中劫救出來。」

「哈哈……」潘子超仰天長笑。「雷大爺！你以爲我會那麼笨麼？好不容易使你落陷，怎會輕易開柙放虎，雷大爺，你認栽吧！」

「你是想死！」雷聲遠一聲沉喝，鴿金寶刀業已出鞘，在銀色的月光下，閃動着一抹鴿芒。

潘子超仍然平靜地道：「在下雖然抱着爲知己者死的決心，却未必一定非死不可，可還得看看雷大爺的手段如何……」

「好個不知死活的狂徒！」雷聲遠至此已是怒不可遏，揚腕起刀，全力向對方的頭腦直劈而下。

潘子超就地一個疾滾，姿勢雖然不美妙，動作却快得無比。

雷聲遠這一刀自然劈空，他正想收刀回勢，潘子超的雙鈎已似蛇般的順着地面向他的雙脛掃到。

金海雲恨不得一舉以鐵扇將潘子超的頭顱劈開，但他站在原地却不敢亂動，因爲他知道雷聲遠的脾氣，與敵動手時，從來不喜歡有人從旁相助，不過，他仍然不由自主的喊了一聲：「大哥當心脚下！」

其實雷聲遠的反應比他喊聲要快得多，早已凌空躍起，避過了潘子超那一招奇襲。

雷傑更是無插手的餘地，他倒有些躭心劉翠花是否會受到驚駭，回頭一看，她正在神態悠閒地瞪着天上的月牙兒，慢慢地吃着烙餅。

潘子超騰挪閃躲的功夫很到家，那對雙鈎也有不少絕招，但是總比不上雷聲遠所施展的追風刀法來得氣勢磅礴，二十招過去，潘子超就露出了敗象，因他抱着一死的決心，敗象呈露之後，反而越戰越勇。

眞是殺得「風雲變色，日月無光」，就在潘子超岌岌可危之際，月牙兒也藏入了雲裡，大地一片昏暗，一陣狂風刮起，飛砂走石。

狂風過後，潘子超的踪跡突然消失，站在雷聲遠面前的是一個白髮皤皤的老婆子。

雷傑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那不是在野林子裡遇到的那個老婆子麼？他想大聲喊叫，向雷聲遠告警，而他張大了的嘴却叫不出聲。

雷聲遠的遍體汗毛也在這一刹那豎了起來，定定神，才沉聲問道：「妳是何人？」

「你的寃家。」

看那老婆子手無寸鐵，雷聲遠的膽子又壯了一些。他冷笑道：「雷某人闖蕩江湖多年，寃家必然不少，報上名來吧！」

「娘家姓潘，夫家姓柳。」

雷聲遠猛地打了一個冷戰，不由自主連連退後了好幾步。

雷傑這時也叫出了聲：「大伯父，她就是我在野林子裡遇見的老婆子。」

「哈哈……」那老婆子仰首一陣大笑，說她是笑，毋寧說是狼嗥、梟啼，其聲使人聞之不寒而慄。笑罷，又以聲冷如冰的語氣道：「雷聲遠，今晚你的死期已到，還不放下刀來。」

雷聲遠大吼一聲，一刀砍了出去。

四週都是老婆子的笑聲，雷聲遠也就發了狂般揮刀亂砍，一陣砰砰彭彭之聲，樹木倒是被他砍斷了不少，就是沒有砍到那老婆子。

雷聲遠喘息站定，那老婆子却又好生生地站在他的面前。

「嘿嘿！」老婆子連聲冷笑：「雷聲遠，你的狠勁拿出來吧！」

「奶奶！」劉翠花站了起來說話了：「跟他磨姑什麼，鷄都快要唱曉了。」

「翠翠，妳要他怎麼個死法？」

「奶奶，他不是用刀剖開娘的胸腹麼？教他也那麼死吧！」

老婆子冷聲道：「雷聲遠，你聽見了沒有？她就是潘秀姑的女兒柳翠翠，要你用刀剖開胸腹，和她娘一樣地死法。」

雷聲遠大駭道：「妳不是七里鋪劉二楞的女兒劉翠花麼？」

「不錯，肉身是劉翠花，魂魄却是我柳翠翠的，我一到夜晚就來附在劉翠花的身上。」

雷聲遠突然明白了，爲什麼劉

翠花白天和晚上就像是兩個人，原來是這個理由，但他明白得太晚了。

「翠翠！」老婆子道：「別分心，妳好生照顧那兩個。」

「奶奶，放心吧，我用草條兒拴住了他倆的腿，動不了啦。」

金海雲自那老婆子顯形以來，一直如醉如痴，這時才回過神來，猛一用力，身形上衝，但他的雙腳却像釘牢在地面似的，一動也動不了，他驀然一嘆，手中的鐵扇也落了地面上。

「奶奶！」劉翠花又叫道：「我們的恩人呢？」

「翠翠，別掛心，好心的人會長命百歲，奶奶早就將他安頓好了。」

「那就快些將這惡徒處死吧！」

老婆子沉聲道：「雷聲遠，聽見我孫女兒的話了嗎？你的死期到了。」

雷聲遠彷彿置身夢中，迷迷糊糊的，但是求生的慾望却是非常的强烈，他雙膝一軟，跪了下來，哀求道：「雷某人知錯了，免予恕我死罪。」

「柳家的那本刀譜呢？」

「在這裡。」雷聲遠在懷中掏出了一本小册子，扔了過去。

老婆子將那本小册子納入懷中，向劉翠花道：「翠翠，奶奶想饒他一條命！」

「不行！」劉翠花狠狠的說道：「這種人留在世上，不知道要害多少人。殺了他，殺了他……」

老婆子沉吟着，似是不忍心下手。

突然，遠處亮起一片火光，響起一陣雜亂的蹄聲。

劉翠花疾聲道：「奶奶，快些呀，追捕劫犯的官兵已經快要到了。」

「唉！」老婆子沉嘆一聲，然後用力一揮衣袖。

平地捲起了一陣狂風，在尖嘯的呼聲中，似乎響起了一聲慘呼。

風沙經過了一刻之後才逐漸平息。

這時，火光漸亮，蹄聲已近，果然是一隊跨刀佩劍的官兵。

＊　＊　＊

官兵趕到現場時，祇見車伕昏倒地上，金海雲和雷傑則呆若木鷄般立着，雷聲遠以鎢金刀插進了自己的胸腹，早已肚破腸流，氣絕多時了。

劉翠花却已不知去向。

六扇門中的人說，雷聲遠是畏罪自戕的，怪事！這樣一個武功超凡的人會畏罪自戕？

薛大人被劫的珍寶玉器在大車中搜獲，贓證俱在，使緝獲到案的金海雲和雷傑百辭莫辯其冤。

在審問時，他們也曾提到鬼復仇的事，但是問案的人員却說他們避詞以圖卸罪。

信陽方面連夜快馬傳書，着開封方面抄收雷聲遠的家財，拏獲他的妻子，處以連帶之罪，並且封閉了赫赫有名的雷神鏢局。

一夜之隔，財勢、名望，都像一陣輕烟似的被風吹散了。

金海雲、雷傑則被認定為盜首，律應問斬，於秋後在信陽處決。

金海雲曝屍數日，才由官府裡以一張草蓆，埋下了亂葬崗，雷傑比他幸運了一些，由書寓中的銀紅為他買了一副棺材，還多情地為他抛洒了幾滴眼淚。

雷聲遠早在江湖上名利雙收，竟然會劫取信陽知府薛大人的珍寶玉器和五千兩官票，而且還傻得將那張官票教人拿到錢莊去存放，簡直沒有人相信這件事的眞實性。

後來，公門中傳出來鬼復仇的流言。

江湖上還是無人肯信。

他們祇相信一句話，那句話已經流傳了幾千年，而且，屢試不爽——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

（完）

上文提要： 蕭丹與宇恬談得投契，把他視為知己，原來宇恬即封雷，他與其母封十三娘早從蕭嘯天處得知蕭丹即女扮男裝的丹丘生，早要娶她為媳婦，封雷追踪而來，略施小計，不但捉其人且已捉到其心，心中暗喜。蕭丹却矇然不知，對宇恬說封十三娘的馭劍術十分厲害，約宇恬同上華山看個究竟，宇恬自告奮勇帶她上路……

情俠希夷故事／巴人・文　可飛・圖

綠野俠踪

易釵而弁刁蠻女　終有被迫待嫁時

若是同一個人，既然相似，蕭丹會竟然不覺？

她怔愣住了，愣在街邊。

是了，那封雷留在她記憶中的形象，是那麼寒傖、憂鬱、靦覥。而宇恬是那麼豪邁、爽朗、瀟洒，性格上迥然相異，再加封雷留在她記憶中的形象，當時並未多加注意，是以不深。

封雷、宇恬，是否就是風雷雨電？同屬自然，道法自然，不也語出宇恬之口？是否眞是同一人？

啊唷！一陣香風撲鼻，楞在街頭的她啊，醒覺過來。

而且有人在叫道：「在這裡了，是了，俊美瀟洒，情俠風流，必就是了！」

只見來了四個大漢，不，擁着一輛香車來的，正是四個大漢，香車後還有不少人，皆是高一頭，低一臂的，向她立身之處奔來。

那香車用香羅高高籠罩，眞是名副其實的香車，說時遲，蕭丹才知不是香姑，心下正有些失望，只見車後轉出兩個衣冠楚楚的中年人來，但一眼便可看出是武林中人。

向蕭丹齊一拱手，道：「相公，你必是情俠丹丘生了，請恕我們迎接來遲。」

相公？又是相公！從開封府到中牟，那迎接她的人，不也以相公相稱？必也是同一回事了，又為她作了同樣的安排。却不明白，她雖錦衣，却非繡服，是北地衣裳，不明白怎會仍被人認出了？

蕭丹遇得多了不以為怪，眉兒一揚，點了點頭，說道：「必又是河洛雙劍，為我安排了住宿之處，不必了。」

那右首的中年人好氣度，呵呵笑道：「河洛雙劍當眞俠名遠播，只怕還請不動我華山二老，關中的豪傑英雄，也不會聽他們的號令。」

蕭丹啊了一聲，她在無名山莊時，曾聽她爹說起過，關中有華山二老，在武林中，輩份甚高，不論道德武功，都極崇高，她爹不過偶然提及，言道：若他日有事往關中，不妨相尋，她爹說曾與這華山二老有數面之緣，可知雖非好友，亦是同道。

慌忙拱手，道：「原來是兩位前輩，晚輩如何敢當！」

果然是華山二老，那呵呵之聲更响了。另一個中年人，不，華山二老既已享譽武林有年，可知必非中年，必是內功深湛，駐顏有術，只聽他呵呵笑道：「幸有香車迎淑女，我二老有幸來迎，更信有旨酒待嘉賓，眞是幸也何幸，却是……」

另一老接口道：「令尊不以我

二人鄙俗，不恥下交，但這前輩之稱，實是愧不敢當。」

蕭丹大喜，只道這二老既然與她爹相識相交，自知她是女兒身，是以那淑女之說，便也不以爲奇，也不猜疑了。她追趕她爹．正無踪跡可尋，聽二老如此言語，竟以爲二老是奉爹之命前來迎接，如何不喜，忙又拱手道：「不瞞兩位前輩，我正爲追趕我爹前來，不知現在何處？」

華山二老說：「既有香車來迎，又何必問，請上車。」

蕭丹雖不疑，却不上車，向二老身後一瞧，了不得，只見無數張笑臉，雖未躬身，却皆垂手，都望着她在竊竊私語。驚訝中，却又透着恭敬，心想：這必是都知她是女扮男妝了。忙道：「請問二老，還有各位……」蕭丹點了點頭，道：「請問，有一位姑娘……」

不待她往下說，一老已笑道：「你所說的姑娘，必是花氣襲人的香姑了，好教你得知，這香車之香何來，濁世凡塵，何來此異香？」

蕭丹喜道：「當眞，這和我那香香的妹妹身上的香味無異。」

「那麼，相公爲何還遲疑，請上香車。」

那香車北地常見，不過更美奐美輪，輕紗爲帳，飾以錦帷，眞個是高車華麗，蕭丹在京中，倒是常見的，必然也前擁後呼，僕婢如雲，若非是王侯之家的命婦，亦必是公主千金才乘坐的，不料竟於關中，而且配以香車來迎。

不過蕭丹倒也不以爲奇，這關中之地，咸陽長安，自古久爲帝都，自西周而後漢唐，何祇千數百年，自古流傳下來，自然更早於燕京了。

那知她正要上車，驀聽蹄聲雜沓，打東街頭來了四騎，蕭丹一怔，那眉兒登時揚了起來，心下哼了一聲。

因爲那四匹馬上的四個漢子，腰間皆有一塊玉佩。

嘿！御前侍衛，也必是追踪她來了。

眞個是黃雀捕蟬，竟不知獵人在後，她一日奔馳數百里，來會香姑，追趕她爹，不用說，這四個御前侍衛，是追踪她來的了！

若不是在鄭州府，被宇恬識破，道出來歷，她眞還不知這御前侍衛，是以玉佩作腰牌，可不是麼，馬上的四個漢子，腰間除了玉佩之外，更佩着一把短劍，劍長才尺許。

街上行人衆多，那香車前後少說又擁着二十來個高一頭低一臂的漢子，那馬自然也快不了。打香車旁邊過去了，魚貫而行，可不是都瞟着蕭丹。

蕭丹怒從心上起，當然是追踪她來的了，當眞是太歲頭上動土，她豈會把這四個漢子放在心上。

却聽那華山二老呵呵笑道：「相公請上車，鬧市街頭，諸多不便，殺雞又焉用牛刀，有事，我等自會打發。」

蕭丹掃了一眼，那天色已近黃昏，街頭雖不是人山人海，却也人頭湧湧，當眞，要打發這幾個御前侍衛，倒諸多不便，一旦動起手來，不僅驚世駭俗，只怕還會傷及無辜。

華山二老對她點頭示意，蕭丹會意地點了點頭，不錯，且遠離鬧市，既跟踪而來，不怕這四人不跟來。

蕭丹上了香車，那華山二老一揮手，車旁的四個壯漢立即簇擁着，眞個是前呼後擁，那二十多個漢子，一半在前，一半在後，浩浩蕩蕩，街上的行人紛紛閃避讓路，如飛往南奔去。

坐上了香車的蕭丹，才覺得不對勁兒，倒不是疑心這華山二老，而是一切的一切，打從離了燕京，往北河店開始，一切的一切，都不對勁兒，先前以爲不過是偶然的，現在，才覺得所見、所遇，都非偶然，都有關連。

一時之間，打從北河店開始，一切的一切，經歷的、遭遇的、相會的，不論是事是人，一幕幕，都上了心頭。

北河店，她和齊女，怎會作了貴賓？

那寒酸、憂鬱又靦覥的少年，當然是封雷了，爲何無處不在？爲何無處不相遇？

鏢銀被盜而又留下字條，分明是誘她北來！

風沙之中，封十三娘眞是巧遇嗎？

開封府，她又成了貴賓，安排下香姑爲她作伴，反倒不奇了，但宇恬，那白衣少年的宇恬，現在才明白，華山二老以香車來迎，比較之下，反倒不奇了，最奇的是，華山二老，德高望重，怎會以香車來迎，而且率領這麼多人馬？這前呼後擁的二十多個漢子，分明都是武林中人，都有一身武功，而且都有不弱的武功，當然是爲了排場。

且慢，那自稱宇恬的白衣少年說：不僅和她爹蕭嘯天相識，而且指點過他的武功，又怎會對宮中的侍衛，都瞭如指掌？毫無音訊的她爹蕭嘯天，怎會在三門峽突然現身？

啊呀！蕭丹驀然醒悟，不論封雷、封十三娘，還是這華山二老，分明都與她爹蕭嘯天有關！

分明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偶然，不是巧遇，分明都被暗中安排

下的！

無名山莊，與世隔絕，她爹蕭嘯天，不過每年必西來論道而已，與武林中人，就她所知，並無交往，這端的又是怎麼回事？

驀然醒悟，不，似有所悟而已，越想可又如墜入五里霧中，反倒更迷惑了。

迷迷惑惑，竟不知暮色已蒼茫，已到了荒郊野外，那香車不過忽然停下而已，在蕭丹，却似轟然一聲響，竟然渾身一震！

原來是華山二老的呵呵笑聲，就在車旁，西方天際，晚霞璀璨，遠望南面，遙山隱隱。

那麼，這是風陵渡之南了，必已在潼關之西，蕭丹登時明白了，那隱隱遙山，必就是華山了。

就在那瞬間，只聽華山二老之一，高聲說道：「不用躲躲藏藏了，各位，請出來吧。」

刹那間，只聽四面八方，嗆嗆之聲不絕於耳，刀光劍影，映着那璀璨的晚霞，四面八方也閃耀出一片寒濤，令蕭丹也不禁爲之駭然。

敢情不是別人，正是適才那前呼後擁的二十多個漢子，好快的身手，本在車前後的，錯眼間，竟已把那疏林圍住了，而且都亮出兵刃來。

說時遲，只見從樹上竄下七八個人來，各皆腰繫佩玉。但雖然被困住了，却毫無懼色。

蕭丹大怒，一撩輕紗，飄落車前，那知眼前一暗，啊唷！只道那些御前侍衛來襲，點地已滑出半步，却聽華山二老呵呵笑道：「自有香車迎淑女，少俠忒心急了。」

啊呀，蕭丹本來只滑出半步，待聽得二老之言，更見白衣飄飄，已知是誰，那少年也滑了一大步。

可不是那自稱宇恬的少年從天而降，因爲近處並無樹木，來不知何來，白衣飄飄，更似臨風玉樹。說道：「小兄弟何事如此心急，也不等我一等，害得我好追。」

蕭丹乍然一見，登時咬緊了牙兒，不知是恨、是惱、是愛、是羞、還是怒，敢情百感交集，是這麼個滋味兒，咬緊了牙兒，自是說不出話來，只把脚兒跺了兩跺。

那宇恬……呔！敢請眞是封雷，上前了兩步，好不蕭洒，竟是沒半點兒羞澀，無靦覥，說了，竟不是對那八個御前侍衛，而是對華山二老一拱手含笑說道：「打發這麼幾個鷹犬，當眞是殺雞焉用牛刀，有勞兩位將軍，護送公主……」

蕭丹不僅大吃一驚，而且楞住了！

因爲那宇恬！該死，她早該知道，原來眞是封雷，只一抬臂，頓覺寒氣砭膚，那寒光閃得兩閃，令人目爲之炫！早見那由樹上飛落的八個御前侍衛，同是一聲驚呼，登時目瞪口呆，有如泥塑木雕。

啊呀！驚呼的，反而是蕭丹！

只見那八個御前侍衛，分明已魄散魂飛，渾身抖顫，張着的嘴巴，那還說得出話來。

原來寒濤一劍，那如玉樹臨風的白衣少年手中，竟又托着八塊玉佩！

那八個御前侍衛腰間的玉佩，竟又已在白衣少年的手中了！

「你你你……」跺着脚兒的蕭丹，又是駭然，又是恨得咬牙兒，牙縫中吐出來的，就只有你你連聲，話也不成其話兒！

便是華山二老，呵呵之聲也更響了，色舞眉飛，面色却又肅然，說道：「今日何幸，老夫可開眼界了，封雷少俠，端的是劍俠飛仙。」

「原來你眞是……該死的……」

白衣少年朗朗大笑，說道：「大地起風雷，雨電必也隨之，小兄弟，你我相逢既恨晚，不是相逢何必曾相識麼？且待我打發了這幾個鷹犬，大哥哥再向你陪不是。」

蕭丹已顧不得羞惱，因羞臉已紅，惱怒更令她的臉兒紅透了，跺脚又咬牙，說道：「你說甚麼？將軍，你是說這華山二老？誰又是公主？」

那華山二老慌忙上前，道：「公主請息怒……」

那蕭丹掃了一眼，再又掃了一眼，除了場中八個魂飛魄散，目瞪口呆的八個侍衛，就只有那二十多個橫刀豎劍，橫眉怒目的漢子了，那有甚麼公主。

「我？你們胡說甚麼？」

白衣少年已向華山二老一指，道：「兩位老將軍耿耿丹心，忠昭日月，既然人家已找上門來，此事已該作個了斷，也不用再隱瞞了。小兄弟你雖易釵而弁，其實玉葉金枝，原該是當朝的公主。」

那蕭丹那還說得出話來，豈僅驚得目瞪口呆，簡直駭異！

只見那華山二老同聲浩嘆。其中一老道：「那已是多年前的事了，眞個是，三十功名塵與土，幾已忘了當年沙場浴血征戰，八面威風，何如現在野鶴閒雲，山林笑傲。」

白衣少年已轉向那八個御前侍衛，不過是轉向而已，竟駭得那八人臉上又陡然變色，退了一步，擠在一起。

是的，封雷，連他自己也承認了，一揚手，只見玉佩已成了玉屑，洒落在那八人面前，聲沉却不冷厲說道：「只道你們知難而退，不料竟敢追趕前來，若不是看在你們是奉命受差遣，身不由己，便不是玉碎了，我飛劍取的，乃是你們的

首級。休道你們近在百步之內，甚至百里之外，取你們的首級，我亦如探囊取物。」

只見那八個御前侍衛中，一個人壯着膽，走前了一步，拱手道：「傳聞封十三娘，飛仙劍俠，當眞眼見更勝聞名，原來封雷少俠，亦已劍術通神。多謝少俠手下留情，我等已是劍下亡魂，縱有天膽，也不敢越雷池半步了。」

那封雷點了點頭，道：「這麼說，你們倒也不是孤陋寡聞了，過此便是關中之地，無異雷池，若敢進入，你們的人頭早已落地了。今日我留下你們的命來，不僅是念在你們奉命受差遣，身不由己，也爲了要你們帶個信兒給那昏君。」

那人慌忙拱手，躬身道：「請少俠吩咐。」

封雷的話聲不沉，緩和了些，說道：「你們放心，我若要取你們首級，也不容你等南渡黃河了，早在你們渡河之日，已身首異處，便是教你們親見目睹，別說你們這一十五人，便是萬馬千軍，休道我於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亦如探囊取物，你們已親見目睹了，別說是太子了，便是公主……」

那封雷說着，竟回過身來，向蕭丹一指，才又說道：「現在你們已知道，公主便是情俠丹丘生，天下英雄，武林的豪傑敬仰的情俠，也便是公主，若然登高一呼，任你有萬馬千軍，敢不敢與天下爲敵，會不會地覆天翻，嘿嘿，哼！」

那封雷哼了一聲，一掃眼，目光竟也如寒濤嚇得那八個御前侍衛都退了一步。

原來那天邊已褪了晚霞，暮靄已生，天色已暗了下來。

蕭丹心中一動，她當然不是甚麼公主，莫非這是封雷退兵之計，不過是借她的名兒？

但太子何人，忽然想到，她娘羅刹夫人，本名羅薇，她爹蕭嘯天，原來是無名山莊的老莊主收養，並撫養成人的，無人知其來歷，莫非便是太子？

那封雷的目光一斂，野林中，雖不下三數十人，竟皆屏息無聲，只有遒勁的晚風，在林間呼嘯，那肅穆的氣氛，令人感到窒息。

都在等待，等待封雷說下去。

「休道天下英雄，武林的豪傑，不下成千上萬，若公主登高一呼，羣起響應，只怕軍中的忠貞正義之士，亦會倒戈相向。

「當年太祖皇帝定鼎金陵，早知昏君朱棣殘暴不仁，狼子野心，故爾封爲燕王，出鎭北疆，那知太祖皇帝駕崩，即揮軍南下，謀朝篡位，骨肉相殘，同室操戈，幸得一位隱名俠士，從百萬軍中，救得太子……」

蕭丹幾乎啊了一聲，她明白了，這封雷所說的俠士，必就是無名山莊的老莊主，她的外公了，她爹蕭嘯天，必就是改名換姓的太子，原來一直隱瞞了身世。這麼看來，甚至連她娘羅刹夫人亦不知道了。

只見封雷仰天一聲長嘆，才又繼續說道：「那太子改姓換名，若要報仇復位，亦不必埋名隱姓了，天下原非一人之天下，不願爲一己之私，而塗炭生靈，不料昏君却耿耿於懷，事隔多年了，仍不安枕，派遣你們這些鷹爪，暗訪明查，嘿！」

那封雷嘿了一下，不過語氣重了些，竟又嚇得那八個侍衛打了個哆嗦，想必目中寒光又見暴射，只不過蕭丹在身後，看不見而已。

「雖然事隔多年，竟仍被你們查訪到了。」封雷繼續說道：「但你們也已見到，太子已傲然世外，誠心向道，歸於自然……」

「不，」爲首的那個侍衛，突然插嘴道：「不瞞少俠，太子仍然在生，皇上寢食難安，這確是實情，只因近年來，宮中一再多事，寢宮的九龍玉杯，竟失而復得，以爲是示警了，再加內務總管被殺，數百萬金銀珠寶，不知下落，更難免生疑，皇上本已寢食不安……」

封雷瞧了蕭丹一眼，點頭道：「那昏君怕數百萬金銀珠寶作了軍餉，奪人位者，人亦奪之。哼，若不是要你們親見目睹，豈容你們南渡黃河，現在你們已見到了，本是金枝玉葉的公主，竟也不自知，太子已誠心向道，數百萬金銀珠寶，亦有了下落，萬家生佛，人民樂業安居，那昏君的皇位倒坐得更穩了，他同室操戈，骨肉相殘，太子却以蒼生爲念，向道心誠，已回歸自然，替我傳語那昏君……」

啊呀！陡然間，寒光一閃，甚至連蕭丹亦嚇了一跳，因爲那寒光不僅耀眼生輝，而且砭膚生寒。

原來封雷用手一指，寒光閃處，石走沙飛，地上已現出一條深坑！

封雷道：「自今而後，以此爲界，有人敢越過此綫的，殺無赦，任他九重宮深，我隨時取那昏君首級，哼！便是公主深宮來去，不也如入無人之地，若要報仇復位，那昏君早已身首異處了，我不難爲你們，還不快滾！」

那八個御前侍衛，早已魂飛魄散，簡直像皇恩大赦一般，有如風捲殘雲，如飛逃去了。

夜幕已低垂，草木蕭蕭，東昇的皓月，尚未爬上樹枝頭。

好半晌，那野林之中，眞個是萬籟無聲，那封雷像是如釋重負一般，分明在舒一口大氣。

蕭丹心中却有萬語千言，竟不

知從何說起。

華山二老之一，忽然開了口，說道：「我明白了……」

另一個也接口說道：「我也明白了，原來少俠如此安排，這一切的一切，皆有深意在。」

那封雷點了點頭，道：「小兄弟……」

還叫她小兄弟，氣得蕭丹一跺脚兒，呔！該死的封雷，不過麼，想到他又是宇恬，心裡却又甜甜的。

那眉飛色舞的華山二老又响起了一聲哈哈，說道：「只道少俠劍術通神而已，不料還知過去未來，對九重皇宮中的事務，亦瞭如指掌。」

封雷忍不住，開口大笑，道：「倒是不料，只不過不料的是，把兩位老將軍也瞞過了，劍技，不過技而已，通甚麼神，世間又那有能知過去未來的神功，實不相瞞，這一切的一切，多虧了小兄弟……啊啊，我是說公主……」

「你再胡說！」蕭丹氣得直跺脚兒，却又不免好奇，多虧了她？這是怎說？道：「我不是公主，不過麼，你得還我個明白。」

「我沒胡說。」封雷竟然正容道：「有兩位德高望重的老將軍作證，無名山莊的莊主，萬確千眞，是當年羅莊主從萬馬千軍中救回來的太子殿下，不過改名換了姓而已，雖然隱了姓，埋了名，誰敢說不是太子，若不是當那昏君燕王朱棣同室操戈，謀朝篡位，太祖皇帝的嫡孫，當然承繼了大統，小兄弟你……呵呵，該死，我眞是罪該萬死了，竟敢稱公主殿下爲小兄弟。」

說着，已向蕭丹兜頭一揖。當眞誠惶誠恐。

蕭丹紅了臉兒，狠狠啐了一口。

那封雷繼續說道：「太子殿下的女兒，自然也是公主了，有兩位老將軍爲證。」

那華山二老竟也眞肅容拱手，齊聲以公主相稱，道：「少俠所言，句句是眞。」

那蕭丹不惱，也不是氣，却急得直跺脚兒，現在她那還懷疑，千信萬信，她爹蕭嘯天，眞是隱姓埋名的太子了，但教她怎麼說得出口來，說她不是蕭嘯天的親生女，從小叫爹，叫了這麼多年，怎能不是。

那華山二老却以爲她仍不相信，肅容道：「說來慚愧，當年滁陽一役，馬亂兵荒之中，本由我二人保護太子西奔的，黑夜之中，不料身受箭傷，幸太子無恙，正危急間，竟來了救星，把太子救走了，只留下言語，說道：「要尋太子，太行之南，邯鄲之西，山莊無名。」

另一老接口說道：「我二人幸逃得性命，箭傷癒後，苦尋了多年，終得人指引，原來山莊無名，無名即名，終得以與太子相會，但那燕王未獲太子，那肯罷休，偵騎四出，遍搜天下，識得我二人的人多，恐露了行藏，相反的，若在關中偶然顯露一下踪跡，太子豈不更加安全，故爾羅莊主把我們送來華山，一者華山千峯萬壑，山深林密，二者有封十三娘庇佑。」

蕭丹啊了一聲，她爹每年西來論道，不用說是與二將軍相晤了，原來她爹早與封十三娘相交熟識。

瞟了封雷一眼，好不尷尬的，現在輪到她了，人家不但早知她是何許人，是女兒身，而且對她的出身來歷，簡直瞭如指掌，甚至更清楚過自己。

只聽封雷朗聲笑道：「兩位老將軍，這就是你們的不是了，公主玉葉金枝，難道要教公主餐風宿露不成？」

「少俠說得是，公主請上車。」

「住口！」蕭丹又跺了一下脚兒：「我不是公主，也不許你們再叫公主。」

簡直像逃避一樣，慌忙鑽入車去，無論如何，香車罩着一層輕紗，不能躲藏，却可遮羞。

却聽封雷又在說了，那蕭丹也不明白爲何，那眼角兒始終瞟着封雷，是以他的一言一笑，一舉一動，都逃不過她的一雙眼兒。

那封雷掃了四外那兀自橫刀豎劍的二十多個漢子一眼，說道：「兩位老將軍深算老謀，眞個是運籌帷幄，這麼多位，必都是一將當關，萬夫莫敵的將才了，可惜太子殿下，一心向道，有負兩將軍這麼多年的一番苦心，此去已不勞護送，何不都請回。」

只見一老點頭，把手一揮，頓見夜幕之中，四外電閃流光，嗆嗆連聲過處，非但已寂然無聲，蕭丹凝神定睛看時，那二十多漢子已隱入黑暗中了，四外又惟見草木蕭蕭，颯颯風勁。

那香車已在轉動了，四個壯漢推着香車，車聲轆轆，只見輕紗外，道旁的樹木在如飛倒退，華山二老與封雷，亦步亦趨，不離左右。

只聽一老浩嘆了一聲，說道：「當年大軍土崩瓦解，將仕兵卒，逃散四方，我二人來到華山，得令堂庇佑後，逐年來，召集殘餘，倒也多是忠貞之士，若然太子復國用兵，怕不天下响應，金陵重光！」

「那料太子以蒼生爲念，志已不在江山，倒一心向道，回歸了自然，故爾只留下數十人，以耕爲隱，留在身邊。」

另一老接口道，却語氣平和。

封雷點了點頭，道：「好一個回歸自然，可見一心向道的，已不僅是太子殿下了，兩位老將軍，又何嘗不已看破了紅塵？」

香車右面一位老將軍又說了，道：「自太子殿下西來，不料已事隔多年了，那昏君仍不甘休，休道大江南北了，便是中原亦時現緹騎，是以不得不小心，更何況，太子殿下雖不思復國，大禮豈可廢。」

那東昇的皓月已爬上了樹枝，輕紗外，蕭丹已清楚可見。

只見封雷點了點頭，道：「自今而後，兩位老將軍再不用擔心了，一勞永逸，那昏君不會再寢食不安了。」

華山一老陡然打了個哈哈，說道：「魄已散，魂已飛，又那會再寢食不安。」

「少俠當眞好主意。」另一老也呵呵笑，說道：「那昏君也不會再猜疑了，讓他知道，寢宮盜玉杯，再又還君玉杯的，不是別人，乃是玉葉金枝的公主，若要取他首級，問昏君頭顱有幾許……」

另一老也樂得哈哈大笑，接口道：「看公主手段如此了得，那昏君便有千百個頭顱，也早被公主割下來了。」

「端的妙不可言。」

是車右側，那老將軍眞個鬚眉戟張，說道：「天下的英雄，四方的豪傑，五湖四海，大江大河南北的好漢，普天之下遍九州，甚至連武林名宿，對公主亦敬仰讚佩有加，簡直奉若神明，嘿嘿！嘿嘿！問那昏君，又有多少人馬，若公主登高一呼，那昏君縱有萬馬千軍，擋不擋得這千萬英雄豪傑，如……」

「如千萬猛虎入羊羣，」另一老將軍亦色舞眉飛道：「有如砍瓜切菜，那時節，可眞是血成河，屍骨堆成山了。」

那華山二老你一言，我一語，說得興高采烈，車聲轆轆，却其行如飛，那蕭丹只顧聽三人你一言，我一語。言尚未了，另一個已接口說了，令她聽得也興高采烈，當眞，那八個侍衛……又豈僅八個，封雷說過，共來了一十五人，必然都是御前頂尖兒的了，宰相的家人七品官，那麼，頂尖的御前侍衛，不是四品，也至少是五品了，也必是那昏君最信任的，讓他等親見目睹，眞是再妙不過。

當眞，太子若要報仇復位，豈會等到此時此刻，豈連公主也不自知自身爲公主的。

這就是前呼後擁，香車來迎之故嗎？

絕頂聰明的蕭丹，不由紅了臉兒，啐了一口，幸有香車迎淑女，再蠢的人也知道，何況她不蠢，可知便華山二老也明白，不僅要讓那

般人千信萬信，情俠丹丘生，天下的英雄豪傑，武林名宿，人人都敬仰讚揚的情俠，原來即是公主，而貴爲公主，竟不自知，更何況……

蕭丹忍不住瞟了車旁的封雷一眼，更何況……啊呀！敢情世間之上，眞有劍俠飛仙。

那香車驀然一震，原來已入山了，車行在山路上，不，何曾有路，雲在車底，那香車半在雲環霧繞之中，拂面的清風，更送來陣陣幽谷花香，乍然一見，幾疑身在雲端。

蕭丹怔住了，既有飛仙，莫非這已是仙境？

就在那瞬間，那清風送來的不僅是花香，更隱隱傳來蹄聲得得。

啊呀！蕭丹已成了驚弓之鳥，應該說是驚蹄的人兒，那蹄聲熟悉之極。

封十三娘！

唯有那神駿的健驢，倍常輕快，也細碎清晰可聞，可傳出老遠。

她的臉兒登時熱了起來，心兒也跳了起來，啐了一口，醜媳婦終要見公婆，她可不醜，呔！要她作媳婦兒，休想，雖然心意相通的宇恬，其實便是封雷，但即使是情絲千萬縷，也休想縛住她這頭不羈的野馬兒。

眼珠一轉，妙極，車旁的三人顯然亦聽到那蹄聲了，她豈會把四個推車的壯漢放在眼裡，一掀輕紗，倒捲珠簾，蜷腿，飄然溜出車外，就地一滾，即隱於草叢中了。

那草深豈僅可沒脛，而且霧氤氳，雲縹緲，竟沒一人發覺。

她小巧身輕，車行在山路上，難免坎坷，不時有些兒顚簸，是以連香車陡然輕了，那四個推車的壯漢也沒發覺。

嘿！教他們瞧瞧，她雖不是甚麼飛仙劍俠，無名山莊的功夫，領袖武林，高深亦不可測。

蕭丹眼看香車去得遠了，竟無一發覺，自也無一回頭的，那膽氣更壯了些。想到她不也從封十三娘身邊溜走，而且在鄭州府，一再戲弄過封十三娘麼，香姑不是被戲耍得淚流滿面。

呔！即使心意相通，即使宇恬即是封雷，說甚麼她也是被人家戲弄了，若不以牙還牙，她也不是情俠丹丘生了。

華山二老，原來是對她爹忠心耿耿的老將軍，何況以香車來迎，她怒的，只是這封雷，雖然他是心意相通的宇恬，即使是討好她而已，但說甚麼也是被人家戲弄了。

只有她蕭丹戲弄人的，而今却被人戲弄了，當眞是可忍，孰不可忍，她非以牙還牙不可。

眉兒又揚了起來，牙兒又咬得緊了。有生以來，還眞沒經歷過有如今日一般，心亂如麻，惱恨羞憤交集，眞分不清是愛與恨，甚至不知是喜，還是悲，就像現在一樣，揚揚眉兒，咬緊了牙兒，却又樂在心頭。

嘿嘿！啊呀！公主去了那裡？

想着想着，就不由她樂了起來，當發現香車中的公主無影無踪，必會嚇他們一大跳，她像見到他們眞會跳起來，驚慌失措，不用說，目瞪口也呆，怎會不心中大樂！

但那四個漢子推着香車，雖然行走在坎坷的山路上，竟仍其行如飛，華山二老，那兩位老將軍，呵呵之聲不絕。啐！該死的封雷，必以爲眞有香車迎淑女，洋洋得意，竟沒一人發覺，香車的公主已無影無踪。

還有，那細碎的蹄聲，來得更近，更清晰了，她多想快些瞧見，啊哈，任你這小妞逃去天邊，也逃不出我封十三娘的手掌，那封十三娘一定樂得嘴兒也合不攏來，那知，啊呀！

啊哈變成啊呀，她眞想瞧瞧，封十三娘會不會恨得也跺脚兒。

蕭丹想着想着，心下就樂了起來，差點兒笑出聲來，啊呀，又上了這妞兒的當了，不，不僅是跺脚，說不定，會恨得她牙癢癢，眞跳脚。

那知，分明來得近了，漸更清晰可聞的蹄聲，竟然不聞，像被遒勁呼嘯的晚風吹散了。

可是因爲前面的一行人已轉過山脚下，她亦步亦趨，也許是風向變了，而壑深谷幽的緣故。

此時皓月却像從峯腰探出頭來，清輝更似輕紗縹緲，本來只相距三數丈，緊緊跟隨的，忙退後了，華山二老也罷，封雷的一雙烱烱雙眸中有如電射，若忽然回頭，她可無所遁形了！因爲皓月的光輝，令雲霧稀薄起來。

忽然間，香風撲鼻，分明是花氣襲人！不過她並不奇，陣陣夜風，本就送來陣陣幽香，不過那香氣濃烈了些。

却不由她不想到香姑，香姑原與她約好在風陵渡相見的，會不會已回到華山來？

心中一動，縮回身，啊呀！嘖的一聲，也嗯了一聲，分明被人親了個嘴去，同時眼前一暗，乍暗却又倏明，身後那有人影！

她那敢出聲，忙跳過一邊，一躍，登時雲絮飛揚，霧紗滾滾如濤，乍眼看來，倒像有無數人影在晃動，也嚇得她心中有如無數小鹿般亂撞。

但那有人影，不，若眞是人，也不會是香姑，香姑相信她不是姑娘，曾經因爲親了她的嘴兒羞得哭了，那還敢……

摸着嘴兒，蕭丹不禁怔住了，前行的一行人，雖又隔得遠些了，但仍隱隱在望，這又不是秋天，沒有落葉，再說，適才眼前暗而復明，分明是人！

那知臉正紅，心正跳，脖子上忽然被吹了口暖氣，嚇得蕭丹跳了起來，也倏地轉過身來。

啊呀！眼前又是一暗，才知眞是人，分明如影隨形，也隨同她跳起身來，却不料她倏地旋轉過身來，兩下裡一湊，倒成了投入人家懷中，被人家抱個正着，吠！

又是嘖的一聲，又被人家親了個嘴兒。

只不過這番她不驚了，因爲先有濃烈的花氣襲人，雖是被人家抱滿懷，也感到那軟玉溫香。

那人叫了一聲，却壓着嗓門兒，叫道：「你擰痛了我。」

原來眞是香姑，那麼，也怕被前面的一行人聽到，蕭丹不容她跳開去，圈臂腕底翻雲，已把香姑的手腕扣住了，道：「你淘氣，不在風陵渡等我，却跑到這山裡來投懷送抱？」

香姑啐了一口，道：「若不是人家香車迎淑女，不知被你騙到幾時，你寃得我好苦，我慢慢兒和你算帳，快走，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甚麼地方啊？」

「有人在等你，」香姑反手抓住她，轉身就跑，道：「若不願被他們發覺，那就別出聲。」

跟着香姑，她還躭心甚麼，也眞怕被前行的人聽到了，不敢出聲，轉過一個山峯，穿過一個幽谷，那能見到山徑，簡直就是在雲霧中飛行，宛若騰雲駕霧，忽然眼前一亮，只見千山萬壑，盡在脚底，原來已在山峯的峯腰，亦可知這山峯也極高了。

香姑用手一指，說：「到啦！」

看時，只見皓月淸輝之下，倚峯傍岩，縹緲的雲霧中，隱約現出精舍數間。

忽聽有女子的聲音，說道：「來了麼？」

蕭丹正驚訝不知聲從何來，忽見雲霧滾如濤，由淡而濃，現出兩個人影來，分明是飛奔而來。

站定了，原來是兩個秀髮披肩的女子，和她年歲相彷，乍然一見，宛若從天而降。

蕭丹心中一動，說：「莫非……這是凌霄峯？」

忽然明白了，香姑把她手腕扣得那麼緊，身邊霧繞雲環，竟不知高低，既然萬壑千山，盡在脚底，可知已身在極高之處，而不自覺。

香姑已對那兩個女子道：「還不見過公主。」

隨轉身對蕭丹，分明是忍住笑，說：「兩位老將軍豈僅忠心耿耿，不遠千里，特地爲公主請來兩個丫鬟，可見慇懃。」

風飄羅衣，似舞霓裳，宛若仙女從天而降，甚麼？竟是不遠千里爲她找來的丫鬟？

那兩個姑娘躬身襝衽，齊聲道：「拜見公主。」

蕭丹一怔，何來笑聲？分明有嬌俏的聲音，分明忍不住，一聲嬌俏，而且，竟有些熟悉？

忒怪，不過是丫鬟而已，爲何去千里外僱來？

上前一步，那兩個丫鬟羅衣飄飄，分明溫婉，即使抬起頭來，月下霧濃，亦是看不清的。

只聽香姑道：「吩咐你們預備的，可已齊全了？」

「萬事俱備。」

「專候公主駕到，公主請。」

蕭丹霍地上前一步，啪啪兩聲，各在兩個丫鬟肩上拍了一掌，拍得兩得丫鬟跳了起來。

「原來是你這兩個死丫頭。」

可不是遠從千里外而來，原來就是從小與她作伴兒，侍候她的兩個丫頭。眞有其主，必有其婢，也和蕭丹一樣，活潑調皮，名份上雖是丫鬟與小姐，其實情同姊妹。

自小與她作伴，必陪同她練功夫，那功夫自也和她不相上下。千里外，深山中，突然相遇，如何不

喜極。

乍然相遇，一時竟沒認出來，只因自幼和她一樣，日常也都是一身勁裝，非但沒穿過，壓根兒就沒有綺羅裳。

啊喲喲！兩個丫頭跳了起來，說：「好哇，咱們老遠跑來侍候你，敢情這就是見面禮兒。」

只聽香姑叫道：「公主面前，兩位休得無禮，你兩個怎生忘啦，兩位老將軍怎生吩咐你們來的？」

慌得兩個丫頭雖然嘟着嘴，却收斂了嬉戲之容，道：「不敢，公主請。」

那麼，眞是華山二老特地把兩人找來侍候她的了，吩咐些什麼？這裡是何處？可是凌霄峯上？

兩個丫頭不敢胡鬧了，已閃在一邊，蕭丹忙走前一看，只見雲縹緲，霧氤氳，精舍眞似仙居，門前四個大字：無名草廬。

回頭却已不見了香姑，一個丫頭上前，道：「老莊主每年西來，原來結廬於此。」

那麼，不是凌霄峯上了，只聽身後雲霧深處，香姑的聲音帶笑，而且漸去漸遠，說道：「這就是你待字的閨中了，看你還敢不敢作弄人……」

終於無聲，分明去得遠了。

待字的閨中？這究竟……這般人，究竟鬧什麼玄虛？

草廬以無名爲名，原來是她爹西來所結，如何不信，只道她爹在內，忙奔入一瞧，那知精舍外霧繞雲環，裡面却燭影搖紅灯明亮，茜紗之窗垂繡幔，雅而不華，眞個室雅何須大。

兩個丫環帶她去逐間房舍看了一遍，道：「公主請沐浴更衣。」

蕭丹才一瞪眼，另一個丫頭已搶着說道：「公主滿身風塵，回到了閨中，自當沐浴，老莊主這就快回來了。」

原來她爹尚未來，只覺似在夢裡，一切的一切，都似在五里霧中，眼前的無名草廬，甚至活生生的兩個丫環，還有，香姑的突然現身，又匆匆不告而去，一切莫不虛無奇幻。

精舍雅潔無塵，眞是一塵不染，身邊的兩個丫環，一旦穿上了綺羅裳，竟皆妙曼生姿，她千里奔走，可不是滿身風塵汗臭，與這幽香之室，可不眞有格格不入之感？甚至有些自慚形穢起來。

一個丫環道：「香湯已爲公主備下了。」

既然如此，爲何不趁她爹尚未回來，沐浴更換衣衫，好吧。

香湯已備下了，這必就是香姑所說，吩咐兩個丫環預備的了。

那麼，甚至知道她此時、此刻前來？

啊呀！蕭丹心下若有所悟，那麼，先前只聞蹄聲，却不見人，分明越來越近，却又不見封十三娘現身，她從香車中溜出來，不僅是傍在車旁的華山二老，竟會連封雷也不覺察？

香湯眞是泛幽香，可不是香湯令人醉，而是越想，越發起楞來，似明白，却又像越想越迷惑了。這般人，端的弄什麼玄虛？

迷迷惑惑的蕭丹，終於浴罷了，咦！正尋不見衣衫，那兩個丫環已捧着衣衫前來，放下就退了出去。

蕭丹一怔：「我的衣衫呢？」

她的錦衣已不知去向，只有綺羅裳，不由她不穿上，忽聽身後笑道：「老莊主已吩咐，從今而後，脫下男兒衣，換上女紅妝。」

不知何時，兩個丫環又來到了身後，掩着嘴，强忍住笑。

另一個道：「就快作歸嫁娘了、仍穿着男兒衣，成什麼話，來啊，我來替你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

可不是托着個盤兒，盤中有梳具，金步搖旁邊，還有一隻玉騷頭。

吠！你們胡說些甚麼？只不過她只瞪大了眼睛，因爲屋外已傳來了話聲。

是她爹的聲音，另一個，啊呀，僅聞其聲，已像老鼠見到貓兒。

是封十三娘的聲音，笑着說道：「你放心，任她是不羈的野馬兒，我也有本事把她馴服，她已鬧得夠了，願天下的有情人，都成眷屬，而今不再是爲她人作嫁，可輪到她自己了，你這作爹爹的，應該仰天長笑了。」

笑聲好不響亮。

只聽封十三娘的聲音又在笑道：「好教你得知，你不僅把她許配了我的孩兒，他們其實早已心意相通，意合情投，同心永結了，更何況今日她已坐上了我迎淑女的香車。而今只看你的……」

只聽她爹呵呵大笑，說道：「天道自然，既已心中情生，還怕她不回歸自然，還她女兒身，她已穿上了女紅妝，而我也還你這做婆婆的一個淑女，却是我更要賀你的是：你這劍俠飛仙，而今有了傳人，綠野的俠踪，成爲綠野仙侶了。」

窗外，霧漫漫，雲縹緲，呆坐在窗前的蕭丹，却似身在雲端。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西門丁・文／可飛・圖

丐幫少爺

上文提要：展玉翅與小牛隨丐帮北上赴鳳陽，途上遇括蒼派弟子，知他是展玉翅，便罵他叛變武當改投惡魔張三奇門下，令武當封山，言畢便出擊，適時有西方仙子手下放暗器擊斃了胡雪風，其師兄吳長茂認定是展玉翅下的毒手，寃仇結大了，激鬥中西方仙子擊敗吳長茂，展玉翅無奈地繼續隨丐帮上鳳陽……



乞丐本是無產者　正邪不容鬧紛爭

展玉翅輕吟一聲：「大不了不參加大會，你們去吧，我先把馬兒賣掉再說。」

「你別費心啦，這種鬼地方，有人買得起你的馬才怪呢，你不要到處亂跑，待咱們領了竹棒，再一起去吃午飯！」小牛壓低聲音：「但依規矩，自明天開始，就算有錢，也不能到店子裡吃，只能去乞討，這叫做不忘本。」

展玉翅揮揮手，拉着「大展」去城門邊叫賣，也不知是否他時來運到，居然有位青布衣書生打扮的青年，問了價之後，丟下三兩銀子，便騎馬出城了。展玉翅才然一身，失去了「大展」，甚覺難受，他聞到一股酒香，却原來附近有片飯莊，心中暗道：「我吃我的三兩銀子，與別人無干，餓了這許多天，好歹也得吃一頓好的。」當下便跨步進店。他雖然一身襤褸，但小二剛才見他賣了馬，知他囊中有錢，仍然殷勤招呼。「客官要點什麼菜？」

「你們店有什麼好菜？先弄四五個來，再送一壺酒。」展玉翅話說出口之後，又連忙改口道：「不，可口的小菜，弄三個來就可以，酒還是要的。」店小二唯唯諾諾，引他入座，進內張羅去了。

店內之食客不少，但不見一個乞丐，其中一桌坐着四五個人，看樣子竟似是江湖中人，展玉翅暗道：「他們也來湊熱鬧？」

他剛坐下不久，小二還未把菜端上來，那桌子的一位臉皮有如黃銅色的大漢已走了過來，問道：「閣下可是展玉翅？」

展玉翅微微一呆，反問：「閣下是何方高人？在下並不認識你！」

「別管大爺是什麼人，你到底是不是展玉翅！」那大漢嗓門極大，令店內的食客都聽見，目光全落在展玉翅身上，展玉翅心中打鼓，一時未曾答覆，大漢又高聲問了一遍。

另一個漢子陰惻惻地道：「這小子大概是被嚇壞了，不敢答話，蔣老大你輕聲一點，別嚇壞了小孩子。」

展玉翅到底是少年脾性，吃不得刺激，怒氣一生，把後果抛諸腦後，揚聲道：「不錯，在下正是展玉翅，有何指教？如果是要打架的，請到外面去。」

「哈！好小子，還敢邀我打鬥，好極，大爺正覺手癢哩，就怕你不耐揍。」

展玉翅霍地站了起來：「走，出去外面，咱們一對一打一架，誰找助拳的，誰便是兔崽子。」

「操你娘的蛋，憑你也有資格跟老子講條件，你死在眼前，猶不自知，眞是可憐復可悲。」

他同伴都走了過來，將展玉翅圍住，其他食客見勢色不對，丟下飯錢紛紛離開。展玉翅冷笑道：「原來你是雷聲大雨點小，喊得挺起勁的，膽子却不比老鼠大，未曾動手，便要邀人助陣！」

掌櫃蹣跚地走過來，哀聲道：「諸位大爺，小店本錢短少，受不得絲毫損失，幾位若要動手……請移步店外，飯錢老漢也不收了！高抬貴手，老漢感激不盡！」

姓蔣的指着展玉翅道：「一切損失盡算在他頭上。」

展玉翅氣得七竅生煙，怒極反笑。「閣下倒會慷他人之慨！但在下想問一句，你憑什麼要在下賠償損失？」

姓蔣的恬不知耻地道：「憑咱們拳頭比你多幾對，你不服氣也不行。」說着一拳便往展玉翅面門打去。

展玉翅連忙矮身閃開，他索性豁了出去，一掀桌子，撞向對方，同時半轉身子，擊向左首那人，可是對方有五個人，他一出手對付了兩個，還有三個，等着伺候他，刹那間，兩拳一掌，一齊擊向展玉翅。

幸虧展玉翅學過武當的「七星步法」，方堪堪閃避得開，但已十分狼狽，他少爺脾氣一發作，大喝一聲：「少爺跟你們拚了！」不顧一切斜竄一步，抓起桌上一盤菜，向衝過來的蔣姓大漢的臉上潑去。

那姓蔣的虞不及此，被潑個正着，他雙眼都睜不開，說時遲，那時快，展玉翅飛起一腿，又踢中其小腹，痛得他呱呱大叫：「殺了他！」

展玉翅雙眼盡赤，掀起一張板櫈亂揮舞，「少爺殺盡你們這些武林敗類。」

一個面皮青白、身材瘦削的漢子外號「青面獸」，姓雲雙名深淵，也抓起一張板櫈，跟展玉翅惡鬥，其他的漢子也依樣畫葫蘆，以板櫈對板櫈。

刹那之間，食客大亂，掌櫃叫苦不迭，却蹲在櫃台後面不敢露身，其他店小二亦紛紛逃避。

展玉翅發瘋似的鬥了一陣，起初氣足力猛，還虎虎生威，鬥得有聲有色，奈何雙拳難敵四手，人家只跟他耗着，慢慢氣力衰竭，便又落在下風。

雲深淵城府深沉，見狀連忙提醒同伴：「看見沒有，這小子氣力就快用盡啦，先跟他慢慢耗，不怕他不就範。」

一句話提醒了展玉翅，他驀地冷靜下來，暗自忖想：「我跟他們鬥下去，有何用處？被打死了，還不活該，展家大仇由誰去報？」

主意一打定，展玉翅便虛晃一招，斜竄兩步，左手使勁抓起一張桌子抛過去，將雲深淵等人擋住，然後飛快地往門口奔去。

忽然一道白光迎面飛來，展玉翅眼明手快，擧起板櫈一格，但聞「篤」地一聲響，他心急之下，左掌急打出去，直奔對方胸膛。

原來那偸襲的人，便是蔣老大「黑面豹」蔣彪，他吃了展玉翅一腿之後，便躲在門外，提防展玉翅逃跑，果然被他料中，却想不到，單刀砍在板櫈上，被木夾住，一時間抽不回來，又聞展玉翅左掌挾風而至，倉猝之間，不及細思，他只好棄刀而退！

展玉翅衝出店外，一手抓板櫈，一手握刀用力撥動，耳畔又聞雲深淵的叫聲：「蔣老大，快截住他！」

蔣彪也心急起來，赤手空拳撲了上去，展玉翅連刀帶板櫈一起向他劈去！

蔣彪一拳擊在板櫈上，「嘩啦啦」一陣聲響，板櫈斷成兩截，而單刀亦得自由，展玉翅回刀再向蔣彪劈去。就在此刻，雲深淵等人亦已趕至，齊喝道：「刀下留人！」

展玉翅聞得背後風聲，一咬牙，硬生生把上身扭轉，刀鋒過處，已將蔣彪肩膊劈下一大片皮肉來！展玉翅再一個風車大轉身，橫刀一架，恰好將雲深淵的長劍格開！

「小子，你還是速速投降，跟咱們大別山五獸去見老大吧！」

展玉翅蹩着一口氣急攻，他刀使劍招，十分詭異，加上拚命，居然又讓他傷了一人。「誰是你們老大？」

「見了他，你便知道！」雲深淵見狀也有點心驚，是以色厲內荏地道：「你再不投降，大爺便要招呼伏兵了！」

展玉翅已豁了開去，聞言哈哈大笑。「既然如此，少爺便送你們去見老大吧！哼哼，想殺我？拿三條命來換！」

雲深淵見嚇不成，便忙招呼同伴：「老蘇，小林，快圍緊一點！蔣老大，莫老二，你倆棃好傷否？」

忽然有個低沉的聲音道：「別給老夫丟臉了，對付一個後生小子，也這般緊張，還敢出來抛頭露面！」

雲深淵一回頭，便喜呼道：「原來是你老人家，早知有你老人家在，晚輩也不必緊張了！」

一聲虎吼，震得衆人耳鼓嗡嗡作響，不由自主地停下手來。展玉翅抬頭一望，方見一個披頭散髮，身材高大，手提狠牙棒的老者抬步走過來。那老者眉、鬢全白，只讓人估計他年紀已不少，但實際年齡却又看不出來，展玉翅忍不住問道

：「閣下是何方神聖？因何也管這等閒事？」

「管閒事？呸，老夫才不管閒事！」那老者冷冷地道：「老夫外號『百獸之王』林森，這五隻小獸的事，老夫不管，還管甚麼？小子報上名來！」

「少爺乃合肥展玉翅！」

林森淡淡地道：「無名小卒，未曾有過耳聞！」雲深淵連忙走上前，在林森耳邊低語了一陣。林森臉色一變再變，半晌又對展玉翅道：「小子，你若是識相的，便跟老夫走一趟，說不定尚有生機，否則今日只能命喪此城！」

展玉翅心中暗道：「怎地有這許多高手鑽出來？看來武林中之高手，不知還有多少哩！」當下問道：「你要少爺跟你去何處？」

林森一字一頓地道：「去見『西方仙子』！」展玉翅怒極而笑，林森沉聲道：「你笑甚麼？有甚麼好笑？」

「少爺笑你活了一大把年紀，還甘心受甚麼『西方仙子』的驅策，豈不好笑！」

林森坦然地道：「若仙子肯驅使老夫，此乃老夫之榮幸！你到底走不走？老夫數三聲，你若不……」

展玉翅截口道：「別說數三聲，就是數十聲，少爺也不會跟你去見『西方仙子』那妖女！」

「好，罵得好！」遠處忽然响起一個如雷的聲音：「年輕人本該有點骨氣！」

展玉翅又轉頭望去，只見一位老丐拄杖而來，背後跟了一大羣叫化子，林森臉色一變，問道：「沙連水，你也要管閒事？」

沙連水走到他身前停住，竹棒在地上一頓，道：「此事老叫化是管定的了！」

「難道你不怕『西方仙子』？你自己不怕，難道不擔心手底下人的性命？」

「這小夥子對老夫有恩，今日一定要救他，甚麼人也要得罪了！林老獸，你是不是要先跟老叫化打一架？」

林森臉色一變再變，半晌方厲聲道：「今日算你狠，這筆帳咱們記下了，走！」刹那間便帶着雲深淵等人跑得無影無踪了。

展玉翅正覺這老叫化有點面善，聽他之言，方記起自己曾在武當山，無意中救過他，使他不必落在武當派手中，是以放心上前行禮致謝。

沙連水哈哈大笑。「你若要謝老叫化，豈不是也要我謝你？哈哈，咱們一報還一報，算是扯平，誰也用不着謝誰！」

「那裡那裡，上次晚輩只是……舉手之勞，今日却要前輩得罪江湖上這許多兇人，晚輩可過意不去！」

「別酸啦，老叫化不喜歡聽這一套！」沙連水輕咦一聲：「你是武當派弟子？怎地會在此處？」

展玉翅嘆了一口氣。「此事說來話長……」

沙連水道：「那就不要說了，先進去塡飽肚子再說，今日老叫化有點錢，由我請客！」羣丐不由立呼「萬歲」，於是魚貫而進。

那飯館的店小二正在收拾殘羹破爛，掌櫃更拿眼使勁地瞪着展玉翅。沙連水「啪」地一聲，丟了一大錠銀子在櫃台上。「別瞪了，叫化子們有錢，不會白吃！」

展玉翅上前問道：「掌櫃的，剛才毀了你的椅桌及碟子，該賠你多少銀子？」

掌櫃在算盤上「得得答答」地打了一陣，道：「打個七折，也得三兩一，算啦，就收你三兩吧！」三兩銀子恰好是「大展」之身價，展玉翅不由大嘆倒霉。當下賠了錢，坐在小牛的身旁。

沙連水問道：「展小哥，你怎會跟林老獸結寃仇？」

展玉翅又長嘆一聲：「晚輩也不知走甚麼運，連日來出現了幾批莫名其妙的仇家，這干人晚輩壓根兒一個也不認識！」他稍頓又問：「前輩可知『西方仙子』是甚麼人物麼？我也不知她爲何跟我過不去！」

沙連水臉色一變，半晌才道：「這個人是惹不得！」

轉頭對手底下那些老少叫化子道：「你們也惹不得，惹上了也莫指望我能庇護你們！」

小牛忍不住問道：「那妖女武功這般厲害，連您老也不是她……咳咳！」

沙連水輕哼一聲：「她武功厲不厲害，老夫不知道，但她有呼風喚雨之能，誰也不能抵禦！黑道上的，邪道上的，誰都聽她的話，誰都願意爲她做事，赴湯蹈火，萬死不辭，武林中似乎只有她一人有這等本事！你說可怕不可怕？」

小牛結結巴巴地問：「那是爲甚麼？」

沙連水敲敲他的腦袋瓜子，「你不想想，老夫若知道的，有不說的麼？」他又輕嘆一聲：「若不是本幫有事，我自己都忙不過來，眞想把這奇事弄清楚。展小哥，也許你得罪了其中黑道之人，他求『西方仙子』出面治你，否則以你這麼一個初出道的雛兒，又怎會得罪這種大魔頭，日後你可要小心了！」

「謝謝前輩的關懷！」展玉翅問道：「前輩可知這妖女的姓名嗎？」

「老叫化只知她姓香，來自西

北，連她的身份出身也摸得不清楚。」

說着，店小二已送上酒菜來，沙連水道：「餓死老叫化了，不說不說，快吃，吃不到的可別怪我。」他舉箸一挾，便是一大塊滷肉，塞在嘴裡，又忙挾了一塊。

展玉翅有點好笑，又覺得叫化子之吃相大概都這般，他亦早餓了，饞相不亞其他叫化子。店小二不斷把麵食及小菜送上來，飯館內一片寂靜，只有碗筷的碰撞聲及牙齒的咀嚼聲，只消片刻，已風捲殘雲，吃得碗底朝天。

沙連水輕撫肚子，連呼痛快，展玉翅這才發現一宗怪事，這老叫化的肚子，居然像商賈一般，圓鼓鼓地凸了出來，若換套光鮮的衣服，那像乞丐？

小牛邊剔牙邊問：「沙老，你收不收徒弟？」

沙連水瞪了他一眼，「你想跟老叫化學藝？哼，差遠啦！」

「不是我，若是像展大哥這般人材，你做他的『開山祖師』劃不劃得來？」

沙連水一怔，轉頭呆呆地望着展玉翅。「小哥，你想加入本幫？嘿嘿，叫化子的生活你過得慣嗎？須知一加入敝幫，除非有特殊情況，否則終身不能脫離，你可得先考慮清楚！」

展玉翅期期艾艾地道：「晚輩尚未最後決定，而且若加入貴幫，要給貴幫添麻煩，晚輩也過意不去。」

「這倒不怕，天下叫化子多如牛毛，老夫不信她敢輕易動咱們。」沙連水道：「且過了咱們這次大會再說吧！」

說着外面忽然傳來一陣人聲，亂哄哄的，小牛連忙跑出去察看，回來低聲對沙連水道：「沙老，他們也來了，但還不見幫主。」

小牛見沙連水沉吟不語，忍不住低聲問道：「沙老，你看幫主會不會讓郝拓那老匹夫扣留起來？」

沙連水瞪了他一眼，輕斥道：「你乳臭未乾，沒有證據，豈可胡亂猜測？」回頭對一位中年漢道：「駱兄，你趕快吃，悄悄出去打探一下。」

那中年乞丐唯唯諾諾，神色十分恭敬，却聽小牛道：「師父，弟子陪你去查一查。」師徒倆扒淨碗內的食物，往桌上一放，便由後門溜出去了。

展玉翅在他們的口中得知，這沙連水老丐，原來是通天丐幫之長老，甚得幫內弟兄之敬重，可是此刻通天丐幫却分成兩派，另一派以另一位長老郝拓爲首，與沙連水作對。

至於幫主郭煥彩有什麼麻煩，羣丐隻字不提，不過展玉翅却隱隱猜到，他雖位居高職，必然是受制於兩位長老。而照推測，沙連水似乎是「保皇黨」，郝拓則是「倒皇黨」。

自從聞悉郝拓的人亦已進城，沙連水的臉色便沉重起來，忽然又對一名手下道：「大山，你去看看，其他人來了否？」一名少年乞丐應聲而去。

再過了一陣，小牛悄悄回來報告：「沙老，郝……長老他們佔了土戲台，聚在那裡不知商討些什麼。」

沙連水臉色微微一變：「那不是明日之會場？哼，他倒敢明目張膽啊！」

其他乞丐紛紛議論起來：「那廝一早駐紮會場，一定不懷好意。」

有的說得更加乾脆：「老匹夫一定在那裡暗中做手脚，咱們可不能明吃虧。」

「沙老，咱們過去跟他理論。」

沙連水却十分沉着，瞪了他們一眼，「你們瞎鬧什麼？我自有分寸，哼，如今時機未至，且再稍候片刻。」

俄頃，駱元回來：「沙老，他們防備十分嚴密，屬下不能走近，但米總堂主，米副總堂主，跟他們在一起。」

大山也回來了。「風副堂主及鐵堂主、楊堂主均已到了，他們在東城區的一間小麵店吃東西。」

沙連水長身道：「好，咱們先到那裡走一趟。」羣丐也要長身尾隨他，展玉翅未拿定主意，去留兩難，十分尷尬。

沙連水忽然回首道：「展少俠，你願意留在此也好，到城隍廟裡歇息也好，但不要到處亂跑，若有人問起你之身份，不可冒認是敝幫弟子，切記！」

展玉翅嘴裡唯唯諾諾，心中却奇而忖之：「這些窮要飯的，連三餐一宿都解決不了，還內鬨什麼，難道還有什麼事比吃飯還更重要？」他覺得不可思議。

他閒坐了一陣，覺得十分無聊，但對丐幫一切更覺得驚奇，是故最後還是去了城隍廟，此時此處，已成爲丐幫的一個窩，是以不見香客，只見叫化子。

也幸虧其中一個叫化子，沿道與展玉翅一起，認得他方讓他進去，守在此處的是一位伏虎堂的香主，姓周名春鵬，衣衫雖然襤褸，但給人感覺却是乾淨斯文，他見展玉翅談吐不俗，便跟他閒扯起來。

展玉翅道：「在下本是富家子弟，因遭仇家毒手，家破人亡，朋友叛變，走投無路，是以……唉！」

周春鵬道：「男子漢大丈夫，天下為家，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不必嘆氣，誰都有走蹇運的時候。」

「周兄，在下也不知走什麼運，居然得罪了無數的武林黑道，使我寸步難行，最令人氣憤的是，少爺根本不知道因何得罪了他們。」

展玉翅稍頓反問：「我看周兄亦似讀過書，怎會淪落為丐？」

周春鵬道：「在下小時候家境也不錯，後來遭祝融光顧，一貧如洗，父母又先後病故，最後只能淪落為丐，唉！人生如夢，為帝皇將相也好，做叫化子也好，都只不過短短數十年寒暑而已，如今已心如止水，隨遇而安。」

「在下也認為既然已為丐，便應有隨遇而安之概，因何貴幫似有內鬨之象？這是什麼道理？」

周春鵬見無人注意便將他拉到後殿，低聲道：「說來話長，我本來也跟小哥一般見解，後來年紀大了，見識多了，才慢慢懂得其中道理，也因此我並不勸你在走投無路之際，投入敝幫，因為這裡也是塊是非之地。」

過了一陣，周春鵬又道：「人活在世上，爭的不是名利，便是權力，有幾個人能看得開，參得破？乞丐也是人，也是吃糧食長大的，沒有分別。」

展玉翅道：「這個我知道，但已窮至此地步，還有什麼好爭的？」

周春鵬微微一笑：「叫化子當然沒有錢，但還有名和權可爭，而且人與人之間，還有一個『氣』字橫在中間，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不服氣便得鬥一鬥！」

「叫化子之間，有甚麼可不服氣的？」

這一次周春鵬失笑了：「小哥年紀太輕了，很多人情世故不大通曉！人得溫飽思淫慾，這是說沒事可幹，就會想到壞的地方去；窮叫化子沒事可幹，肚子餓了，便向人伸手，有本事的，根本亦不愁溫飽，他怎不會想到別地方去？一個人甚麼事也不幹，不被悶煞？」

這些道理，展玉翅還是頭一次聽到，有點半信半疑，還帶着幾分好奇，是以道：「周兄可否明說，好解開小弟之茅塞？」

周春鵬沉吟了一下，續道：「丐帮弟子品流十分複雜，其複雜程度，外人難以了解，你可知道，乞丐也有幾十種之多麼？」

展玉翅吃了一驚，失聲問道：「乞丐就是乞丐，那有這許多種類？大不了有好的——以乞討為生，壞的——動點歪主意，偷鷄摸狗的。」

周春鵬道：「乞丐分有『死捻子』，這是本行之暗語，意即要小錢的叫化子，這裡面又分『花搭子』、『武搭子』和『叫街』三大類！」

展玉翅忍不住插腔道：「這又有甚麼含意？」

「有！『花搭子』是指唱蓮花樂、數來寶、唱小曲的乞討；『武搭子』是以含有訛騙成份的方式乞討，有的用拳頭或利器自殘身體，故意以頭叩地，叩得頭破血流，叫人看了心存不忍，給以施捨；『叫街』是癱、老、病、瞎、缺手斷臂的乞丐，集在鬧市或廟會上啼哭呼號，搏取施捨的……」

展玉翅又插腔問：「武搭子以頭叩地，血流滿面，他有多少血可流？怎說有訛騙成份？」

「那些血都是假的！」周春鵬道：「既有死捻子，當然有活捻子，那就是小偷之意。」

展玉翅道：「周兄不是說有幾十種之多麼？」

「這只是簡單分類，比較詳細的：例如游丐；以行醫賣藥物、卜卦為名乞討的；偽裝殘疾行乞的；有些無賴的，專門在善良門口呼叫，或放了一大包破爛，迫戶主給錢的……」

展玉翅道：「如此說來，在下對丐帮的了解，實在太膚淺了，多謝周兄指點！」

「丐帮是個龍蛇混雜的大雜燴，想在丐帮出人頭地，沒有兩下子，休想！像我這種人，只因讀過幾年書，可解決他們的一些困難，是故還能混到一個香主，但我在帮內吃白眼，被惡言相向之事，不知凡幾！」周春鵬輕輕一嘆：「有一點是周某不如你的，我無拳無勇，為了活命，不得不委身於此，你又不同，不必瞧其臉色！」

「如為乞討，何處不能糊口？周兄不必太過忍辱！」

「在此處日子還可以混，因為我一加入敝帮，便領副香主職，不用乞討，一切開支自有下面的人奉獻！當教書先生，學問不足，做乞丐不加入團伙，到處受人欺凌，日子比在這裡更加難過！」

展玉翅對丐帮的事，又有進一步之了解：「周兄，沙長老跟郝長老，因何會不和？」

周春鵬壓低聲音道：「死捻子大都擁護沙長老，活捻子則擁護郝長老，沙長老嫉惡如仇，這已決定他們攏不到一塊來了，加上帮主也不喜活捻子，因此便形成兩大派，本來郝拓長老可以把人拉走，另立門戶，但他野心大，志比天高……唉，因此痲煩之事真不少。」

展玉翅又問：「今番開會有何目的？」

「這個會是臨時召開的，大概是要解決兩派的矛盾！」周春鵬誠懇地道：「展少俠，在下給你一點意見，你若要加入本帮，可找沙長老當你『開山祖師』，這對你日後有很大的好處，當然，若能說服帮主做你『開山祖師』就更加好！若不想加入敝帮的，便千萬不可冒認，但你衣衫又……很容易教人誤會！」

展玉翅吃驚地道：「丐帮在這方面，規矩很嚴厲？」

「各地丐帮、團伙都如此，很忌諱外人冒認，因為如此會影响其利益，通常被抓到痛打一頓是小事，打死了才寃枉哩！而且不容易混過去，因為這一行有許多暗語，外人不曉，一開腔便露餡！」

「這個請周兄放心，小弟還不至於這般不肖！」

「在下已將本帮的大致情況告訴你了，你自己考慮！」說着外面已傳來人聲，周春鵬連忙出去。

展玉翅忍不住悄悄跟着出去，只見殿裡已多了許多個人，看樣子香主級以上的人方能進來，其他的只能在廟外找地方蹲，周春鵬一一跟他們見禮，展玉翅只記得沙連水、駱元、一個前臂，滿面紅光的老丐，周春鵬稱他為龍堂主，一個中年美婦，行動十分痲利，周春鵬稱她風副堂主。

沙連水問道：「周香主，有沒有一個姓展的小夥子來找你？」

「有，他在後殿，沙老要見他？」

展玉翅已不請自出，向沙連水行禮，沙連水乃一一為他們介紹，那姓龍的原來是「降龍堂」的堂主，雙名永富；那中年美婦是「飛鴿堂」副堂主風七娘：「去年老夫在武當山，不慎受了傷，幸虧展少俠相救，否則老夫早死在牛鼻子劍下矣！」

羣丐居然都代沙連水謝展玉翅，且態度亦親切了不少，沙連水道：「明日是敝帮之大會，少俠若無事，最好不要去城北之土戲台處，免生痲煩！」展玉翅唯唯諾諾。

周春鵬着人送上茶水來，低聲問道：「找到帮主沒有？」衆皆搖頭，憂形於色。

風七娘架起二郎腿，道：「依姑奶奶之脾性，現在便去問郝拓一個明白，九成是那老匹夫玩的把戲！」

沙連水沉吟了一陣，低聲道：「不能魯莽，萬一帮主在他們手中，如此一來，對帮主就更加不利了！」說着小牛跑了進來，沙連水忙問：「有消息？」

小牛道：「伏虎堂的周堂主進城了，未知……」

風七娘已叫了起來：「快請他過來！老楊為甚麼還不來？」老楊是總舵禮堂堂主楊天遙。

小牛道：「還未見到他。」說着出去了。

風七娘道：「沙老，看來總舵的人，都讓米常滿那老奸巨滑拉過去了！」

龍永富道：「不必擔心，雖然他們說話比咱們方便，但外三堂全在沙老這邊，換而言之，咱們有眞正的實力！那郝拓要把人拉出去，另起爐灶，他拉不了多少人！」

話音剛落，周通已大踏步走了進來，二話沒說便罵了起來：「操他奶奶的熊！李中平那臭小子居然叛了我啦，俺找到他，便先給他三拳！」

這周通性子耿直，武功高强，但脾氣十分暴躁，一生氣，額上那顆肉瘤便脹得通紅，因此得了個稱號：「紅額老虎」。那李中平是伏虎堂的副堂主，關鍵時刻，叛變了自己，難怪他暴跳如雷。

風七娘却跳了起來：「老周，你這就栽到了家啦，自己的手下都管不住，哼，其他人都讓他拉去，不就完了？」

沙連水沉聲道：「老周，你慢慢說！」

「俺把那姓李的當作自己兄弟，什麼也沒避他，沒防他，那斷這兩天忽然不見了，俺派人到處去找他，後來才聽說他跟米常滿那老匹夫在一起，人他倒只帶了七八個。只是俺心裡氣憤不過！」周通把桌子敲得咚咚响。「你們說，俺該不該揍他！」

龍永富嘆了一口氣，「這可也怪不了他，你平時對他呼呼喝喝，也許他受不了你的氣。」

周通跳了起來：「老龍，你該說說公道話，俺有時對他說話比較隨便，那因為俺把他當作自家兄弟，他娘的，他艮心叫狗兒叼去了。」

沙連水道：「別吵了，都過去了，現在爭這個有個屁用？你可知道帮主的下落？」

周通呆了一呆，喃喃地道：「俺怎知道，老龍，你別學俺才好，你那個穆成材呢？」

風七娘道：「老龍才小心哩，他老婆跟穆副堂主帶人紮在城外，沒人跑得了。」

周通吃了癟，心中不服氣：「你男人為何不見？」

「他更跑不了，他親自帶人追查帮主之下落，約咱明天辰時前見面。」

沙連水向展玉翅打了個眼色，道：「時間緊迫，咱們開始商量正事。」展玉翅告罪一聲，走出廟外，跟小牛他們在一起。看來形勢有點緊張，連小牛也沒心情跟他閒聊。

（未完・九）

上文提要：根據追踪報告，夜襲女牢想殺素喜的兩個黑衣客，逃進九王爺府後失去踪跡，又據郭寶元副總捕頭調查，得悉九王爺府邸後進被二男一女名畫師借作學畫習研所，門外有匾上林畫苑。據說學費昂貴，報名者均是官宦、名流每月逢一是千金小姐班，逢六是夫人貴婦班，逢五則是貴介公子兩個班，四周戒備森嚴，程小蝶決心與小雅易容查探其秘……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掌青苗

小雅易容變黑妞　三進畫苑無所獲

小雅表現得率直乖巧，使得年輕男人心中疑慮頓消，笑一笑，道：「妳從小打柴、放牛，勿怪練出了一把氣力，回去，再把十碗麵拏過來，我在門口等妳。」

小雅點點頭，轉身就走，出了門，還回頭把大門帶上。

怎麼看，都沒有可疑之處。

小雅來得很快，但人到門口，木門已開，仍是那個年輕人，早已在門後等待，接下小雅手中十碗麵，小雅祇好回頭走，心中又氣又窩囊，兩度進入上林畫苑，竟然未過映壁牆，這個鬼地方，看似藝壇畫苑、普通人家，但骨子裡，却是防守森嚴、滴水不漏。

但聞那年輕人的聲音傳了過來，道：「黑妞，等一會別忘了來收碗啊！」

「你懶呐！」小雅道：「幾步路，爲什麼不把盤碗送過去，中午啦，舅舅的麵攤開始忙活，我要洗碗、端麵、收麵錢，忙得很呐！」

「我不想走出大門一步，所以，你再來一趟，這裡也有二十碗麵錢收啊！」

「好嘛！好嘛！忙過這一陣，我再過來。」小雅口中答應，心中却在想：他不想走出大門一步，是不能出大門？還是不敢出去，這地方看似平常，但却充滿着神秘、詭異，門裡門外十幾步，他究竟在擔心什麼？難道這一門之隔，就能給他一種安全的保護不成？

小雅的能幹，使得陳老闆非常滿意，就找機會和小雅聊起天來。

「黑妞啊！妳進去了，看到些什麼呢？」

「看個鬼呀！那小子不准我過映壁牆，二十碗麵，全是他自己端進去的！」小雅窩着一腔火，不禁大發牢騷。

「什麼樣的小子啊？」陳老闆道：「也是一個年輕人？」

「對呀！」小雅道：「和剛才叫麵的兩個人差不多，年紀可能更輕一些，躲在門後不出來，却又不讓我過映壁牆，上林畫苑是個好奇怪地方。」

「低聲一點！」陳老闆道：「祇管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北京城是大地方，大地方的怪事多，咱們這小老百姓，最好是別管閒事，一念好奇，就可能不知不覺的送了性命。」

小雅點點頭，道：「他眞的問我了，是你的什麼人。」

「妳怎麼回答的？」

「我說是舅舅啊！我來探望你，順便幫幫忙，」小雅道：「他還讚我氣力大，雙手能捧十碗麵……」

「那不是讚妳呀！是盤妳的道啊。」陳老闆世故的說：「妳如回答得不對頭，今晚上，就可能丟了腦

袋，丟了命啊！」

小雅故作吃驚的道：「他們是什麼人吶，怎麼敢隨便殺人？舅舅，你得救救我呀！」

陳老闆嘆口氣，道：「告訴我，你怎麼回答他的？」

「我回答住在燕山，從小就放牛、打柴，所以，練出了一把氣力。」小雅望着陳老闆道：「是不是我說錯了？」

「沒錯，說得好極了，黑妞啊，妳不但救了妳自己！」陳老闆道：「連我這條老命，也算是保住了。」

小雅心中一動，忖道：看來，這賣麵的心中隱藏了不少秘密，如是套不出來，祇有抓他到刑部去問個明白了。

心中暗作盤算，口中說道：「舅舅！可別嚇我呀，山裡的姑娘膽子小啊！」

「嚇妳？」陳老闆四下瞧了一眼，道：「北京城這麼多人，知道這個秘密，能嚇嚇妳的，也許祇有我一個人吶。」

眞是越說越動人了。

小雅却越聽越高興了，瞎貓碰上死老鼠，賴一碗麵錢，祇不過想在這地方多停留一些時間，看看那學畫散場的貴婦人，找一兩個目標出來，需要時，便於追查，却未想到一下子撞正了，賣麵的竟然是胸藏畫苑秘密最多的人。

小雅警惕了，忍下來不再問，心想陳老頭非常世故，而且多疑，問得露出破綻，他會立刻閉上嘴巴，小雅已看到過小姐碰在釘子上，所以，不問了，回頭洗起碗筷來。

欲擒故縱啊！

午飯已過，是麵攤上最清閒的時刻，小雅一口氣洗了七八十副碗筷，就在衣服上抹乾手中水珠子，笑道：「我去對面收碗筷。」

小雅剛到門外，木門及時開，一身藍衣的年輕人攔住了小雅，笑道：「黑妞，是不是想進去看看？」

「看！有什麼好看？我來收碗收麵錢。」小雅目光一轉，看到了二十副碗筷，早已堆在兩個木盤上，還放有一塊碎銀子。

小雅心裡罵，人却笑着端起木盤子，道：「一碗麵兩文錢，但我不知道這塊銀子能換幾文錢，我拏回去問舅舅，多了再來退給你。」

「不用退了，多了給妳買胭脂。」

小事情，大鬥智，小雅裝得很高興，轉頭走出了上林畫苑。身後響起了關門聲，小雅已氣得直想哭出來，三進畫苑，未能越過映壁牆，還得裝出滿臉憨氣的山村姑娘，陪笑玩遊戲，這份窩囊，快把小雅的胸肺氣炸了，但她忍下了，暗中罵道：有一天，姑娘我能拔劍出鞘，你小子就別想活了。

回到麵店，小雅姑娘已調整得心平氣和，道：「他付了一塊銀子，多的不用找了。」

陳老頭放在手裡掂一掂，笑道：「咱們不吃虧，這塊銀子，能換一百文錢。」

「五十碗麻醬麵錢，可是人家祇吃二十碗吶，」小雅道：「多的要不要退給人家？」

陳老頭怔了一怔，道：「他們怎麼說？」

「多的給我買胭脂。」

「那就不用退了，」陳老頭把銀子收入衣袋中，低聲說道：「他們很可怕，可是不在乎銀子。三個月前有一個下大雨的夜晚，我睡在店裡沒回去，那晚上，我第一次看到了殺人。」

「殺人！」小雅道：「在那裡呀？」

「不要大聲嚷啊！」陳老頭探頭向外瞧，不見街道上有人來往，才吁了口氣，道：「我剛好醒過來，店門也開了一條縫，天上一道閃光，正好看到兩個人頭飛起來，天啊！血在大雨中，冒起了兩三尺高。」

「在那裡？大街上，還是在麵攤前面……」

「在對面上林畫苑大門外呀……」

「舅舅，看花了眼啦，一道閃光，那能看清楚人頭飛起，血在雨中冒出來，」小雅道：「準是你在做夢。」

「不是，」陳老頭搖搖頭，道：「那道閃光過後，我聽到了對面關門的聲音，坐起來想了一陣，不相信看的是眞人眞事，所以，穿上衣服，撐個雨傘出了店，希望看個清楚，到底我是不是做了一場夢。」

小雅點點頭，心裡也有點信了，笑道：「看到了什麼？是不是眞的呀？」

「看到兩個黑衣人，飛入了上林畫苑，一丈多高的圍牆啊！一跺脚就飛過去了，手中還抱着東西，我相信那是兩具屍體……」

「舅舅，深更半夜，天又下着大雨，那裡會看得清楚？」

「不！看得清楚，上林畫苑的圍牆上，挑着一盞燈！」陳老頭道：「是一盞很少見的紅色燈籠，所以，我清楚地看到了兩個黑衣人越過圍牆，紅燈籠也消失不見了。」

「紅燈籠……」小雅本想說，另有人挑着紅燈照明，但話到口邊改了樣，道：「怎麼又會冒出了一盞紅燈籠，是在唱戲呀？」

「唉！黑妞啊！那表示，有人幫忙，舉着一盞紅燈籠幫他們照明。」陳老頭道：「這一嚇，就把我嚇病了，四五天沒有賣麵……」

「是！聽起來也嚇人，」小雅道：「幸好不是我，是我就嚇得當場哭起來。」

「那就糟了，」陳老頭道：「兩條命案，就要變成了三條命案了，他們不會留下個目擊證人……」

「你都看到了，」小雅接道：「為什麼不殺你呀？」

「他們祇是猜想，不能肯定，」陳老頭道：「所以，我發了一筆意外之財，突然有人送上兩個大元寶，一個就有二十兩重……」

「舅舅收了四十兩銀子的賄賂，所以，就不報官了？」

「報官，報給誰呀！上林畫苑表面上沒有什麼權勢，」陳老頭道：「可是收的學生、弟子，人人都有大來頭啊！那個衙門有膽子，敢過問畫苑中事，再說，像做夢一樣的事情，誰又會相信啊……哎！丫頭，妳怎麼會想到報官吶？」

心中又起疑了。

小雅暗暗吸口氣，忖道：這個賣麵的還眞是難纏啊！得小心翼翼的應付他了。

心中念轉，口中笑道：「舅舅，這種怕人的事，如不報官，日後查出來了，會不會受到牽累呢？」

「報了官，立刻就會受到牽累，」陳老頭道：「衙門裡盯着你要證據，殺人的兇手，也要殺你滅口，那可是老鼠鑽進了風箱裡，兩頭受氣。」

小雅點點頭，道：「舅舅年紀大，見識多，說得有理，我會記在心裡頭，不會告訴別人的，我也該回家了，我剛剛多收了一些麵錢，舅舅不會還要我還麵錢吧？」

小雅要走了，陳老頭竟然有點捨不得，嘆口氣，道：「我要眞有你這麼一個外甥女，該有多好！」

「你老人家就把我當作親的外甥女就行了。」小雅道：「我也會把你當作舅舅孝順。」

陳老頭眼睛一亮，道：「好！好極了，就這麼說定了，黑妞，早點回去吧！告訴妳媽一聲，她同意了，過兩天，來接舅舅去妳家裡上個香，舅舅老光棍一個，可是賺了一點錢，也有一幢房子住，舅舅收了妳這個外甥女，你和娘倆生活就不用這麼苦了，妳來幫舅舅，一天賣三兩百碗麵，可不是什麼難事。」

口中囉嗦，手中已取出了一塊二兩重的銀子，交到小雅手中，接道：「回去給妳媽，就說舅舅孝敬她的。」認眞了。

小雅想拒絕，但見他一臉誠摯之色，不忍拒絕了，收下銀子，道：「我會告訴媽的，舅舅，你好好保重啊！」

「放心吶！」陳老頭道：「舅舅是老乾的京油子了，什麼事沒有見過，倒是妳丫頭，可要小心一些，妳雖黑一點，可是黑得俏啊！越看越叫人心裡喜歡，京裡人壞得出膿，別讓他們欺侮了妳。」

小雅有點感動了，這個陳老頭，看上去老奸巨猾，但心中却潛隱着無限的孤獨寂寞，觸及到親情隱衷，竟然是性情中人。

本是一句應付場面的玩笑話，竟玩得動了親情。

揮揮手，小雅走了，陳老頭望着遠去的背影，看得兩隻眼有一點濕潤起來。

「陳老頭，那丫頭是你的什麼人？」

聲音不大，但却如一隻尖針，刺入陳老頭的耳朵中，連心都刺痛了。

陳老頭不懂武功，但他確已是老狐成精，皺着眉頭轉眼看，祇見一個二十三四的年輕人，一身泥黃色土布衣服，似是一個剛進城的鄉下小子，但兩道眼神如利刀，臉上冷得像塊冰，陳老頭目光一觸，就感覺到那是一出手就要命的人物，吁口氣，道：「外甥女啊！」雙手按着耳朵揉。

餘痛未消啊！

「會不會再來這裡。」年輕人話說得客氣了，聲音也不再刺耳。

「不知道啊！」陳老頭道：「我沒約她來，她如有空了，就會來這裡幫我一把，我這個作舅舅的，總不能勉强她做一些端麵、洗碗的事吧？」說得倒也理直氣壯。

年輕人點點頭，道：「過去沒來過？」

「是啊！她們娘倆，剛從燕山進京來，」陳老頭道：「今天是頭一回幫我賣麵、洗碗。」

「陳老頭，希望你說的都是實話，」土布青年道：「你見過野狠吧！吃人之前先挖心啊！」

陳老頭呆住了，土布年輕人已快步離去。

祇看那年輕人的衣著，絕不會是上林畫苑中人，這種裝扮的人，最不會引人注意，任何人一看就知道是鄉下進城的小子，不是賣柴的，就是挑菜的，看到了，也不會放在心上。

所以，陳老頭想不起幾時見過這個人，但那土布衣服的年輕人，却似一直隱在暗中監視着他的。

這一點，陳老頭可以肯定，小雅已走，他就出現在麵攤前面，足以為證。

可疑呀！可疑，陳老頭不但為自己擔心起來，也為小雅擔心了，土布衣服年輕人去的方向，不正是小雅的去向麼？

「老闆，來碗麻醬麵。」陳老頭想事情，想入神了，連客人到了麵攤前，也沒感覺。

轉頭看去，來人是三十多歲的生意人，一件半新不舊的青色夾袍，一頂黑色瓜皮帽，是標準小商人穿的衣著。

但讓陳老頭起疑的是來得太巧，土布青年剛剛走，這位青衫商人就趕到，最重要是不到吃麵的時間，午飯已過，晚飯太早，就算是來看女人佔地方吧！也來得早了一些。

所以，陳老頭又動疑了，他對抗疑慮的辦法，就是一聲不響。

端上麵，陳老頭退到房門口處，離客人似乎是越遠越好。

他老奸多疑，已感覺到一種致命的危機，正步步逼近，隨時都可能送掉老命，心中開始盤算，要不要躲開一些時間，人不能老走順當運，再有人送兩個大元寶來。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吃麵的客人，自言自語的說：「土狠的年紀最輕，可是手段最狠，殺人先摘心，開膛破腹的痛苦，可是痛徹肺腑，慘不忍睹啊！」

說得太恐怖了，又和土布青年人放下的狠話，遙相呼應。

陳老頭奸猾成精，也有些忍受不住了，看了那青衫人一眼，道：「朋友，一碗麻醬麵，值不了幾個錢，我請了，你有空，隨時來吃，三個月內，不收你的麵錢。」

「我有空來吃三個月的麻醬麵，」青袍人道：「但你老闆，可未必有命再做三個月生意呀！」

「為什麼？」陳老頭道：「我已經賣了十幾年的麻醬麵吶！」

「那是因為你沒有遇上土狠，」青袍人道：「現在遇上了，隨時都可能被狠吃掉。」

陳老頭急道：「你……」

「我會看相，」青袍人道：「而且看得準啊！你不收麵錢，我可不能白吃，送你一相如何？」

陳老闆越想越不對了，緩步走近青袍人的面前坐下，道：「看得好，我會出錢，不過，你不是專門看相的人吧？」

「不是！人頭不對，時辰不對，給我再多的銀子，我也不看，也看不準，人頭時辰都對了，」青袍人道：「那可是準得很吶！」

「我這個賣麵的，人頭、時辰對不對呢？」

「正好對板，」青袍人四顧了一眼，低聲道：「你遇上了不該遇上的人，管了不該管的事，人頭、時辰都被你撞上了，這就叫命啊！」

「我是不是死定了？」陳老頭道：「我祇是一個賣麵為生的小百姓，北京城中，像我這種人，可以抓到幾百個來，為什麼殺的是我呢？」

「你佔了地利，每天多賣了幾百碗麵，」青袍人笑道：「這幾年下來，賺了不少不該賺的錢，所以，也該比別人早死幾年。」

「我也感覺到，他們要殺我了！」陳老頭道：「寃吶！我還不知道他們是誰？為什麼連我這樣一個老人也不放過？」

「你並不太老，再活上十幾二十年，不是難事，為什麼不想辦法死中求生呢？」

陳老頭呆了一呆，道：「閣下能救我？」

「能救你的人，今天一直和你在一起，」青袍人道：「放着眼前的活菩薩，你不求，求我這小買賣的生意人，沒有用啊！」

「你說是黑妞？」陳老頭半信半疑的道：「她祇是個鄉下大姑娘……」

「眞人不露相啊！」青袍人道：「把你的感受、想法、遇上的、看到的、人人事事，很仔細說給她聽，然後，求她救救你，祇要她答應了，保證你四季平安，至少，還可以再賣十年麻醬麵。」

青袍人說着話人已站起身子，話說完，人也轉過身子走了。

陳老頭心中忖思：黑妞，來的是巧了一些，人黑得像木炭，却是一點也不蠢，十個指頭纖又長，完全不像常作粗活的手，黑得那個俏模樣，北京城也找不出第二個來，這些破綻不說它，那青袍人可不像開玩笑，似是誠心來點化我的，但我到那裡去找黑妞呢？不管是眞是假，總得和黑妞談一談，盡盡人事啊！

「你說她是你的外甥女！那就告訴我，她們母女倆住在那裡？」

不知何時，那身著泥黃土布的年輕人，又回到麵攤前面。

陳老頭目光四下一轉，兩邊看不到一個人，不禁由心底冒出了一股寒意。

這條巷子寬又大，住的是有錢有勢人家，房子也蓋得深又高，關上大紅門，內外不相聞。

這裡地道好，幽靜又熱鬧，熱鬧時人來人往，靜下來時一片幽寂。

「你是土狠……」陳老頭心中急又怕，話出口，已知道說得離譜，心中慌又亂，牙齒也打顫。

「你知道的可眞是不少？連土狠這個綽號你也知道，」土布青年笑道：「既然是道上朋友，也就用不着轉彎抹角啦！說出你外甥女住的地方，我們去摸摸底子，不是寃家，就是朋友，要是你不願和我們交往，我們也絕不勉强，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們的獨木橋，你老人家，喜歡做小生意，還賣你的麻醬麵，從此，不會再受驚擾。」說完話，雙手抱拳，恭恭敬敬作了一個長揖。

陳老頭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人家這如拜長者的長揖見禮，可是江湖道上尊重的禮教，混過江湖的人，都得有一番應對，敵友之辨，也要有一個明朗的表示，是馬是騾子，得拉出來溜一趟，給人瞧瞧，已不是耍耍嘴皮子，胡說八道一番應付得了的。

賣痲醬麵，不能算是混江湖，所以，陳老頭不懂這一段江湖過節，但他耳濡目染，老奸成精，也聽出了，事情到了關口上，看出土狠臉上的凝重之色，想回答幾句話，卻又不知如何開口，說些什麼。

土狠的臉色開始變了，變得殺機浮動，冷笑一聲，道：「你老金口不開，想是瞧不起我這個末學後進了，好啊！擂鼓點子催人上，土狠也祇好討教你一兩招了。」

陳老頭突然想到了一句話，道：「你追的方向不錯，為什麼沒有趕上黑妞？」

土狠本要出手了，聽完話，又停了下來，道：「所以，又來向你老領教，我看到她背轉過街角，我這廂趕到街口，就失去了她的行踪，那份快法十分的驚人，你老不看僧面看佛面，江湖原本一家人，但請指出了去向，土狠回頭就走。」

糟啊！事情越套越牢，小雅避開了敵人的追踪，這筆賬，也算到了他的頭上，陳老頭聽出事情的痲煩，卻想不出解決的辦法，無法回答。

土狠雙目中射出懾人的兇光，道：「怎麼？金剛不動啊！是誠心耍着我玩了？」

「陳老闆，先來兩碗痲醬麵。」聲音遙遙傳來，話落，人已到麵攤前面。

陳老頭轉眼看，來的是兩個穿着武士裝的人，身上還佩着長劍。

這是明顯的衣著裝扮，不是鏢師，就是豪門大家請的教師、護院。

當然，這種人都會武功，高低強弱，就無法認定了。

這時刻，來了這麼兩號人物，可眞是菩薩有靈啊，陳老頭口裡應着，精神抖擻下麵入鍋。

兩個人都佩着長劍，三十三四的年紀，若有意似無意的擋在了土狠和陳老頭之間。

土狠要出手，拳掌必須要由左首一個人的頭上經過。

所以，陳老頭放心不少。

「江坤兄，一般趟子手，都喜歡吃這裡的痲醬麵，咱們作個小東道，給他帶幾碗回去吃吧！」

江坤點點頭，道：「說得是！不過，馬兄，要帶就人人有份，可不能厚此薄彼。」

「好！陳掌櫃，再下三十碗，裝在一個木桶裡，我要提回去。」

「成！」陳老頭道：「我給加一鍋麵湯，保着麵，半個時辰內，麵不會黏在一起。」

土狠已下定決心，陳老頭不說出黑妞住址，不惜反臉一戰，外甥女身手靈巧，作舅舅的，自然是更不簡單，土狠是眞把他看成了息隱市井的高手，但查不出黑妞去處，心裡急呀！準備冒險了。

原想兩個人吃完痲醬麵，會立刻就走，想不到，還要帶走三十碗，煮好這些麵，這裡也該開始熱鬧，爭看上林畫苑下學的貴婦鬥嬌鬥艷，有一陣子的車水馬龍人擠人，再下去夜市登場，幾十個買賣故物的攤販擺出來，二更天才能重歸幽寂。

何況，來人亮出了姓名，也罷出了鏢師的身份，是有心架樑或無意打岔，土狠無法判定，但逼鬥陳老頭的事，今天已無法如願，要嘛，二更天以後再來。

心燒一把火，却又難發作，冷冷的看了兩個鏢師一眼，轉身而去。

「江兄，土狠目暴兇光，心懷激忿，看樣子，想殺人吶！我可眞擔心，他遷怒於你的身上，給你來一招狠爪挖心，兄弟一直緊張得全神戒備。」

「我雖然沒有回頭看，可也感覺到殺氣逼人，」江坤道：「聽說土狠的脾氣暴躁，出手就殺人平常得很吶。」

「兩位認識他呀！」陳老頭端上兩碗痲醬麵，道：「我祇是一個粗老頭子，賣麵糊口，見神上香，遇鬼燒紙，為什麼土狠要來殺我呢？」

「殺你？不會吧！」江坤道：「他是殺手，不會白白的殺人，一定要有人出銀子，他才會幹。」

「誰會要我這條糟老命呢？」陳老頭沉吟了好一陣，道：「難道上林畫苑？」

說出口，立生警覺，暗道：今天是怎麼回事啊！句句失言處處錯，不該說的話，全都說出來了。

轉頭看去，兩個鏢師低着頭，大口吃着痲醬麵，好像根本沒有聽他說什麼。

陳老頭吁口氣，想了一陣，又覺得不對，道：「你們是保鏢的？」

「不錯，」姓馬的鏢師抬頭看看陳老頭，笑道：「我們是鏢局子的鏢師。」

「保不保人吶！」陳老頭道：「保一天要多少錢？」

「那得看要保人的身份了，」江坤接口道：「還要看是什麼樣的人物要殺他。」

「保我呢？」陳老頭道：「想殺我的人，可能就是土狠。」

江坤微微一怔，道：「土狠會殺你？為什麼呢？」

「眞正的原因，我不知道，」陳老頭道：「可能祇是一種誤會，但要殺我的氣勢，很明顯了，運氣衰呀！無端端的惹出一場痲煩。」

「馬華兄，」江坤道：「你看呢？這生意要不要接？」

馬華搖搖頭，道：「不好辦吶，土狠是一流的殺手，而且，五個狠人都在京中，接了這件生意，要對付的就不是土狠一個人了。」

「五個人吶！」陳老頭道：「那我是死定了。」

「你賣你的痲醬麵！怎麼會招惹上這種人呢？」江坤道：「五狠人技藝精湛，不好對付，就算我們鏢局全力投入，接下這筆生意，你也付不起這樣的保費。」

陳老頭點點頭，苦笑一下，道：「窮人窮日子，過的雖然不豐富，可也不缺吃喝穿用，要我不明不白的被人殺了，實在是不甘心啊！」

「報案吶！」馬華道：「官方中人出面保護你，就不會收你的保護費了。」

「官方？」陳老頭苦笑一下，道：「府縣捕頭，有這個膽子麼？祇怕連知府縣長，也沒有氣魄接下這個案子。」

「告上刑部啊！」江坤道：「聽說這一任刑部的總捕頭，雖然是個女的，但却氣魄宏大，膽識過人，武功也十分高明，天大的案子，她也敢接下來。」

「說的也是！」陳老頭道：「你們帶走這桶痲醬麵，我收攤子，上刑部報案去，為了保住這條老命，也祇好把它抖出來，拚挨四十大板了。」

江坤、馬華相視一笑，提着一桶痲醬麵離去。

陳老頭眞的收了攤子，趁這陣空閒趕緊走，再過上一陣，想走也難了，大批客人湧着上，站滿了攤子兩旁好幾丈。

收了碗筷拉上門，一回頭就看見土狠兩隻充滿着殺機的眼神，眞是陰魂不散。

陳老頭抬頭看看天色，還未到申時，還差那麼一刻工夫，這裡才會上客人。

「老前輩，這麼早就收攤子了，」土狠道：「可是去找外甥女？」

「不錯，」陳老頭火上心頭的怒道：「不到半天的辰光，就被你糾纏了三次，單是這個煩字，就把人煩死了，你不是要殺我麼？出手吧！大不了一條命嘛！你不殺我，我可要去挨上四十大板了。」

那個時代，老百姓越級告狀，不管什麼案子，不分青紅皂白，先要挨四十下殺威板子，所有的案子，都需要縣、州、府衙，層層的審問呈轉，在各層官吏的眼中，越級告狀，不是潑婦，就是刁民。

事實上是潑婦、刁民也不敢，四十下殺威大板，認眞的打下去，就算不會當堂氣絕，也會要了你半條老命，皮開肉綻，鮮血淋漓，養上三兩個月才能行動。

這種嚴酷的懲罰，誰敢嘗試呢？所以，民間有冤死不告狀的傳統，縣令滅門，官法如爐，鍛練出來的冤獄，能叫人百口難辯，打官司，要錢不要理，所謂衙門八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碰上一兩個不收賄賂的好官，認理辦案，那算你祖上有德了。

越過州、府告大狀，直上刑部，那就要拚上性命幹了。

「挨上了四十大板？」土狠聽糊塗了，這種民間傳說的律法，早已久沿成習，但出身江湖，身負奇技的殺手，却無此常識。

他們殺人放火，心中根本就沒有王法、律條的概念。

「對！被你逼得快發瘋了，」陳老頭道：「那就祇有提着腦袋拚一下了。」

土狠冷冷一笑，道：「說得也是，江湖事情江湖了，老前輩是準備這就動手呢？還是易地而戰？」

陳老頭楞了一楞，道：「易地而戰？」

「是！大家帶齊了兵刃、暗器，找一處幽靜、寬闊的地方，放手施為，打一個痛快、淋漓，死也無遺憾了。」土狠笑一笑，道：「前輩可以放心，祇要你沒有幫手出面，土狠絕不讓兄弟助拳。」

陳老頭要上刑部告大狀，拚挨四十殺威板，準備要抖出上林畫苑的內幕。

土狠却誤會成，陳老頭被逼出了怒火，準備拚老命決一死戰。

牛頭接在了馬嘴上。

陳老頭已聽出了一點苗頭，心中也明白了，這是個好機會，來一個「金蟬脫殼」，就可以平安離此，但却想不出如何措詞，才能讓土狠聽得信服，此刻處境，如臨深淵，一言錯出，就可能招來了殺身之禍，但江湖行話，有門有路，不是想冒充就冒充得來。

正感為難間，突聽一個嬌嬌脆脆的聲音說道：「舅舅，一大把年紀了，還生的什麼氣呢……」

「黑妞！」陳老頭一轉臉，黑妞就在一邊站，相距也就不過是四五尺遠。

但陳老頭却一點也不知道黑妞幾時到來，土狠沒說錯，黑妞不是簡單人物。

「舅舅，聽我說呀！」小雅舉手理一理飄飛的散髮，神態是那麼悠閒，面對着滿臉兇氣的土狠，似是一點也不害怕。（未完・六）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可飛・圖

神劍金釵

三義會紅帖邀請　龍王廟兵戎解決

又是丹桂飄香的季節了，洞庭湖水，由於長江的倒灌，每年到了這個時候，總比平時要大得多，煙波浩瀚，橫無際涯！

湖邊上，高樓一角，朱欄臨水，那正是以三醉呂洞賓留傳仙跡而名聞全國的岳陽樓。

畫棟雕欄，簷牙高啄，確實夠得上金碧輝煌，氣象萬千！

如果約上三兩知己，品茗論詩，把盞臨風，俯瞰洞庭，極目瀟湘，大可使人心曠神怡，倦慮皆忘！

一陣的的馬蹄之聲，由遠而近。

岳陽樓前來了兩匹白馬，不但高低大小完全一樣，而且霜蹄欺雪，渾身上下找不出半根雜毛。昂首長嘶，顧盼神駿，的是罕見良駒！

馬上坐着的，是一對少年男女。

男的書生打扮，白衣飄飄，丰神俊美。

女的紅裳似錦，嬌艷勝花。

兩人手控韁繩，緩緩而行，神態極為悠閒。

看他們年齡，最多不過十七八歲，敢情是一對兄妹，相貌簡直一模一樣。

錯非一男一女，若是兩兄弟或兩姊妹，管叫你分不清誰就是誰。

他們到了岳陽樓前，就跳下馬來，把韁繩交給了伙計，吩咐好好上料，轉身就向樓上走去。

身形一轉，才看清他們腰間原來還各自橫着一口長劍，一紅一白的劍穗子，隨身晃動。

光看劍把上鏤金鑲玉，寶光閃閃，就非凡品！

咳！這年頭也眞是一時的新鮮，公子哥兒們，不，連嬌滴滴的娘們在內，不管你是不是會家子，誰都要橫上口劍兒，點綴點綴。

好像不是這樣，就不夠時髦！

岳陽樓上的茶客，上午是土著居多，有好些湖湘客人，借着喝茶，商談交易，市井俗人，酒肉喧囂。

但一過中午，就相繼散走，下午就逐漸清靜起來。

白衣書生和紅衣少女，等堂倌泡好了茶，兩人憑欄遠眺，細品香茗。

湖上波光瀲灩，長空一碧，片片風帆，如在天邊。

君山，宛若一叢青螺，浮沉在碧波之中，烟樹溟濛，蔚然蒼秀！

紅衣少女心中一樂，露出雪白的貝齒，粲然笑道：「這裏景色，你看多美！難怪神仙都要來買醉呢！啊，敏姊，范文正的岳陽樓記，眞是千古傑作！」

「唔！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

她被景色陶醉了，不自覺地曼聲低誦起岳陽樓記來。

白衣書生被她叫了聲「敏姊」，不由玉臉一紅。

這時見她搖頭晃腦的樣子，眞是又好氣，又好笑，低聲叱道：「慧丫頭，妳口沒遮攔，怎麼老是改不過來？這副傻相，被人家瞧見了，不笑死人才怪哩！」

話才說完，就抬頭向四下裏一瞧。

原來左邊隔着一張桌子，坐着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一面啜茶，一面眼望着湖心在出神。

瞧他兩鬢斑白，風塵滿臉，却掩不住烱烱眼神，和微微凸起的太陽穴，分明是有極好內功的人。

他身側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雖然布衣荊釵，却生得十分娟秀。

尤其是一雙大眼睛，黑白分明，覆著長長的睫毛，顯示出她的聰敏伶俐！

桌上還放着一個長形包裹，敢情是兵刃之類。

這一陣打量，人家可發覺啦！

小姑娘清澈如水的眼睛，驀的和白衣書生對個正着！

雲鬢底下，熱烘烘的飛起兩朵紅雲，連忙掉過頭去，她偷偷地瞧了外公一眼。

還好！沒有被他老人家發覺，否則，多難為情？

紅衣少女先前興緻勃勃，吃她敏姊輕叱了幾句，想是掃了她的清興，噘着小嘴，裝出生氣模樣。

樓梯口，登登登一陣響，跑上兩個濃眉粗眼的大漢來。

才一上樓，堂倌早就夾着屁股迎上去，口中一陣大爺長大爺短的叫個不停。

兩個大漢昂首闊步，理都不理，經過老頭那桌時，却狠狠的盯了兩眼，才朝臨湖的窗口坐下。

兩人有意無意的對看了一眼，就忙着要酒要菜。

堂倌對這兩個大漢似乎是素識，特別的小心巴結，生怕得罪了他們。

不多一會，酒菜齊上，兩個大漢邊談邊喝，起先似乎聲音極細。

等到灌下了幾杯黃湯，酒精在肚內逐漸燃燒起來，嗓門也就響亮得多了。

面對着紅衣少女的那個，三杯下肚，大概有點燥熱。

兩隻袖管都高高挽起，胳膊上，露出刺着的青色花紋，虬筋纍肉，也纍纍賁起。

一雙滿佈着紅絲的賊眼，骨碌碌地瞧個不停！

紅衣少女粉臉上已是微含怒意。

那知對面的大漢，忽然湊過頭去和同伴低低地說了幾句。

另一個大漢本來背面而坐，這時倏的回轉頭來，也向紅衣少女直瞧，口中哈哈大笑道：「這妞兒果然不錯！可是你不瞧瞧，人家已經有戶頭啦！還落得到你癩皮狠口裏？哈……」

破竹似的聲音，話才出口，「哈」的一聲，就變了「啊」！緊接着哇哇怪叫起來！

對面的癩皮狠一聽同伴聲音有異，忙問道：「盛老二，你怎麼啦？」

他看到盛老二臉色鐵青，嘴角還淌出血來。

兩個手指在口中掏挖了半天，拿出一根小小的茶梗，和一顆帶血的門牙。

這可把盛老二氣昏了頭，他不想想人家祇是一根茶葉梗子，就打落了他一顆門牙，這人沒有絕頂內功，那裏辦得到？

他抹了抹嘴角上的血跡，呼的站起身來，面對着紅衣少女，正待發作。

紅衣少女却冷冷地哼了一聲，面罩寒霜，微露不屑。

盛老二那裏還忍得住？一聲暴喝：「臭丫頭，妳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身形驟起，猛向紅衣少女撲去！

「眞是找死！」

白衣書生還沒等他撲近，口中輕描淡寫的喝了一句，右手袍袖跟着一揮。

盛老二一個龐大的身軀，就憑空摔出二三丈遠！

砰然一聲，結結實實的摔在樓板之上，連他自己都莫名其妙，不知道如何被丟出去的。

急忙忍着痛，一個虎跳站起來，刷的從腰間掣出單刀。

癩皮狠看同伴吃了大虧，也抽出刀來。

兩人幾乎是同一動作，惡狠狠的跳將過去，舉刀就砍！

左邊桌上的小姑娘柳眉兒一挑，霍的站起身來，似乎也躍躍欲試。

她外公微微搖頭，以目示意阻止她，小姑娘才悻悻地坐下。

盛老二和癩皮狠兩柄單刀，一奔白衣書生，一奔紅衣少女。

好像兇神惡煞，來勢洶洶，看着也夠怕人！

「瞎眼狗！」

香風拂面，紅影一晃，紅衣少女旋了一旋，又回到座上去了。

兩個大漢手持着單刀，惡狠狠

的站在那裏，竟然沒有骻下去。

奇怪，他們眼球亂霎，身體像定住了一樣，紋風不動。

臉上，從獰惡變成了痛苦，黃豆般汗水一齊綻了出來，滿含紅絲的眼珠，露出乞憐之色。

敢情是被人家點了重穴，可眞受不了。

白衣書生笑道：「慧妹，妳何必和這種膿包生氣，沒的掃了我們遊興，放他們去罷！」

紅衣少女纖纖玉手，捧着茗碗，輕輕呷了一口，向兩人冷笑道：「你們兩隻瞎眼狗，平日裏不知如何的橫行不法呢，宰了你們，姑娘還嫌手髒，快替我滾！」

她玉手輕揮，盛老二和癩皮狠一個踉蹌，穴道頓解。

兩人情知今天碰上了高手，那裏還敢停留，一轉身，拔脚就跑。

「不給你們留點記號，就想走了，那有這樣便宜？」

脆生生的嬌語，本來夠好聽的，可是這時的兩個大漢却聽得心膽俱碎。

不好！一縷勁風從後面擦過，耳朵上微微一痲，連忙伸手去摸，又膩又滑，這是血！

兩個人兩隻左耳，同時不翼而飛！這才沒命的向樓下奔去。

白衣書生笑道：「慧妹，這兩人大概是三義會的匪徒，妳看他們手膀上不是還刺着三個連環嗎？」

紅衣少女撇着嘴道：「管他呢，什麼三義會、四義會，反正都是些地痞流氓罷了！誰還怕他們不成？」

登登登，樓梯又響了。

上來的却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青巾包頭，一身雨過天晴素緞勁裝，腰中掛着一柄短劍，右手上却挽着一隻象牙鏤花的考籃。

這就有點不倫不類，祇有考相公，才手挽考籃，他一身武士打扮，要提着考籃幹嘛？

堂倌被方才兩位兇神拔出刀來要尋仇的神氣，嚇得躲到樓下去，這時才溜上來，一眼看到勁裝少年，連忙陪笑說道：「相公請坐，你喝茶？還是飲酒？」

那勁裝少年向樓上略一打量，指着方才盛老二、癩皮狠坐過的桌子一指，笑道：「這張桌子正好面對湖景，你快些收拾乾淨，我家公子就要上來啦！你好好伺候，自有重賞。」

勁裝少年此言一出，不但堂倌吃了一驚。

就是連白衣書生、紅衣少女和旁邊一桌上的老少兩人，都面顯訝異。

光看這勁裝少年，已是不俗，他家的公子更不知是何等樣人？

堂倌喏喏連聲的把桌上收拾清楚，又抹了個乾淨。

勁裝少年小心翼翼的把象牙考籃輕輕放在桌上。

打開籃蓋，取出一雙火紅的珊瑚筷，和一整套羊脂白玉的小酒杯、碟兒、匙兒、茗碗等具，一件件安排整齊。

才回頭說道：「伙計，你可把好酒好菜，儘揀好的送來就是！」

堂倌看到這等排場，早就連聲應是，顚着屁股趕緊下樓吩咐去了。

勁裝少年看看都已準備妥當，也就返身下樓。

這一次，起步身法，却極爲快速，微一閃身就從樓梯下去，根本沒見他如何走的。

白衣書生不由「噫」了一聲，紅衣少女却忍不住輕聲說道：「敏姊！妳看這人身法，可並不含糊哩！」

白衣書生白了她一眼，輕聲笑道：「爺爺常說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妳那能小覷人家？不過這人身法甚爲奇突，看來武功不弱，怎麼還是個低三下四的僮僕，他主人又是誰？」

兩人話才說完，祇聽樓梯下又是一陣脚步聲響。

紅衣少女忙道：「來了！來了！」兩人同時回過頭去，驀覺眼前一亮，心頭小鹿不由卜卜地撞個不停！

原來樓梯上來的是個身材頎長、溫文爾雅、風度翩翩的貴介公子。

看年齡，不過二十來歲，却生得面若冠玉，唇若塗朱，兩道劍眉，斜飛入鬢，一雙星目，顧盼之間，隱隱射出異樣光彩！

一身品藍色八團花蟠龍貢緞的夾袍，上面還罩着紫紅庫緞一字坎肩，胸前斜繡着一枝玉梅，足登粉底快靴，手中輕搖着杭羅翠骨紈扇，緩步徐行。

眞如臨風玉樹，清雅高華，瀟洒出羣！

少年公子後面緊隨着兩個勁裝書僮，眉目清秀。

一個手中捧着一柄形式奇古，而又通體晶瑩的長劍。

另一個正是方才回下去的勁裝少年，這時手中抱着一張古琴。

從琴衣中露出來的顏色，却是碧綠如玉，敢情不是凡品！

堂倌看着這個貴介公子，諒來定是個公侯世家，來頭不小！

那敢怠慢，一時送酒送菜，忙個不停。

少年公子才一坐定，抱琴的書僮連忙把琴囊向桌上一擱，替他斟上了酒。

他手托玉盞，面朝湖心，似在欣賞山水。

另外一邊的一老一少，和白衣書生、紅衣少女四個人八道眼光，都不約而同的一齊注視着他，打量不停。

好像要從他們身上找出什麼秘密來似的。

少年公子這時一杯復一杯，把盞臨風，悠然自得！

兩個勁裝書僮侍立身後，悄然無聲。

一時岳陽樓上，寧靜得一點聲息也沒有了。

「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

聲音不大，却清越得入耳不絕！

「琴兒，你把筆硯詩箋拿出來。」

少年公子低吟着呂洞賓三醉岳陽樓的詩句，似乎觸發了他的吟興。

抱琴的書僮，敢情就叫琴兒，他應了聲「是！」忙從象牙考籃中取出文房四寶，低聲笑道：「公子你又要做詩啦？」

少年公子敞聲笑道：「勝日登臨，豈可無詩？你快替我磨起墨來！」

琴兒又應了聲「是！」

紅衣少女「嗤」的笑了一聲，細聲兒向白衣書生道：「敏姊，妳看他架子可眞不小！」

說着，又抬起眼皮，悄悄地向他望去。

白衣書生連忙以目示意，叫她不要作聲。

那知她這一抬眼，驀地和少年公子的目光碰個正着！

他好像無意，又好像有意的對着她微微一笑。

紅衣少女陡覺有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一顆心險些要從口腔裏直跳出來。

粉臉連上脖子，都堆起了紅霞！

奇怪，自己方才說的話，敢情被他聽到了，否則怎會衝着自己笑呢？

不！隔了五六張桌子，自己又說得那麼輕，他決不可能聽到的。

她又偷偷地向他望去，他正執着那把翠骨紈扇，輕輕地敲着欄杆，原來在搜索詩句，低聲微吟。

這人想也奇怪，說他不會武罷？兩道眼神，電也似的放着異彩，分明內功已經有了極深的火候！

說他會武呢？又文縐縐的搖頭晃腦，像個書獃子！

啐！管他呢，我們賞我們的風景，老想他幹嘛？

紅衣少女的粉臉又不自然的紅了起來。

「慧丫頭，妳瞧，他詩已經做好啦，這時正在寫呢！」

這回是白衣書生開了口，她回頭偷瞧着少年公子，細聲兒告訴妹妹。

紅衣少女依聲看去，果然那公子正在揮毫疾書。

啊！他落筆如神，做得好快！

哼！有許多狗屎不通的人，不也常常喜歡當衆揮毫，大做屁詩嗎？

不！像他這樣人品，該做得出好詩來。

她心中思潮起伏，轉個不停。

少年公子擲筆微笑，好像十分得意，那首新詩，也朗朗的吟了出來：「洞庭秋水晚生涼，半角高樓挂夕陽，天擁山光連楚蜀，波涵雲氣接瀟湘，清風皓月飛仙醉，岸沚汀蘭濁酒香，我自長吟君不識，飄然琴劍一梅郎。」

韻調悠揚，宛如龍珠走盤！

詩境雄敞，也夠得上他的瀟洒風度。

「飄然琴劍一梅郎！」哦！原來他姓梅，紅衣少女情不自禁的又瞟過眼去！

咦！琴兒那裏去了？怎不見他下樓？好快的身法！

樓梯又登登的響起脚步聲來，這聲音好沉重，決非輕功極佳的琴兒。

果然上來的是個全身緊紮的粗漢，他眼光一轉，就落到一老一少的桌上，走近兩步，抱拳說道：「武老爺子請了，敝會卓會首，聽說老英雄駕臨敝地，特着在下前來邀請，今晚初更，在城陵磯龍王廟恭候大駕，這裏有名帖一份，請武老爺子過目。」

說畢從身上掏出一張大紅名帖，雙手遞上。

老者聽他衝着自己而來，不由微微一怔，趕緊抱拳答禮。

把名帖接過，略一過目，呵呵笑道：「洞庭三義，既然瞧得起我武公望，老朽那得不受抬舉，就煩老哥覆上卓會首，武某準時赴約就是！」

白衣書生和紅衣少女聽老者自報姓名，原來是江湖上稱他鐵臂蒼虬的武公望，不由多看了一眼。

瞥見那大漢向武公望略一拱手之後，就向自己這邊走來。

抱拳說道：「兩位尊客，適才敝會兄弟，多有冒犯，敝會卓會首吩咐在下，向兩位致意，如果尊客也是道上朋友，那麼今晚也請駕臨城陵磯一叙，不知可肯賞臉？」

紅衣少女不等白衣書生答腔，猛的將手上茗碗，向桌子上一頓。

細磁碗兒，硬生生的入木三分，嵌入了桌面。冷笑一聲說道：「什麼會首會脚？憑三義會這些不成氣候的東西，也端起臭架子來了，要找死，就叫他等着好啦！」

大漢被她說得怒容滿臉，但人家露了這一手，自己可頂不下來。

他强裝笑容，嘿嘿連聲的道：「如此說來，兩位尊客也準時赴會的了，在下暫且告辭。」

手也不拱，回頭就走。

小姑娘望着她外公鐵臂蒼虬武公望笑道：「外公，這倒好，今晚我們可有伴啦！」

她蘋果似的臉上，露出了兩個小小酒渦。

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對着紅衣少女淺淺一笑，笑得很甜。

紅衣少女和這位小姑娘好似十分投緣，也嬌笑着道：「誰說不是？今晚咱們成了一夥啦！小妹子，妳貴姓？」

鐵臂蒼虬武公望咳嗽了一聲，笑着對小姑娘道：「燕兒，人家姑娘和妳說話，還不過去見禮。」

小姑娘嗯了一聲，站起來向紅衣少女笑道：「我叫上官燕，這是我外公。唔！姐姐妳貴姓？」

紅衣少女一把拉著她纖手，低聲的道：「我叫崔慧，他……」

她用手指了指白衣書生，附在上官燕耳旁，低低的道：「她是我姐姐崔敏。」

崔敏臉色微紅，笑道：「慧丫頭，妳在編排我什麼？」

一邊說，一邊就微笑着和上官燕點頭。

上官燕儘管已經知道白衣書生也是女的，但她總還是男人裝束呀，這一向自己點頭微笑，依然鬧了個滿臉通紅，不好意思看她。

崔慧可不理這些，和她咭咭格格，有說有笑的攀談起來。

這時那書僮琴兒，又回上樓來了。

他走到少年公子跟前，躬身說道：「小的已把船預備好了，請公子下樓。」

少年公子略一點頭，當下由琴兒會過酒賬，另外又賞了堂倌一大錠銀子。堂倌哈着腰，笑逐顏開的千恩萬謝。

少年公子這才徐徐的站起身來，口中還在吟着：「我自長吟君未識，飄然琴劍一梅郎。」那兩句詩。

崔慧和上官燕越談越投機，正在唧唧噥噥的說個沒完。

瞥見少年公子站起身來，就要走啦！

她心中突然感覺到好像就要失去什麼似的，眼波兒不自主的又向他望去。

巧啦，他也正在望她。

她慌得趕緊低下頭去，掩飾着和上官燕說話，總算沒被人發覺。

等她再抬起頭來，人家早已下樓去了。

天色逐漸地黑了下來，鐵臂蒼虬叫堂倌會了賬，上官燕還依依不捨的瞧着崔氏姊妹。

崔慧笑道：「燕妹妹，我們晚上再見罷！」

上官燕霎着大眼睛，十分期望的道：「妳們一定要來！」

說完就跟着武公望下去。

岳陽樓上，食客又漸漸多起來了。

崔敏、崔慧隨便點了幾個菜，匆匆吃畢，會過酒賬，就回轉客店。

休息了一陣，看看時間已是將近初更，兩人紮束俐落，佩好長劍，吹滅油燈，就悄悄的跳出窗外。

崔敏隨手把窗門掩上。

崔慧早已等得不耐煩了，急急的嚷着要走。

正在此時，猛聽身後不遠「篤！」一聲極爲沉重的聲音，好像是鐵器碰到屋面似的。

兩人趕緊回過頭去，黑沉沉地那有什麼人影？

崔敏「咦」字還沒出口。

「篤！」又是一聲，那沉重的聲音，相隔至少已在十丈開外，「篤！」第三聲入耳，聲音去得很遠！

「這是什麼聲音？有恁地快法！如果是人，那麼此人的功夫，簡直已是到了化境！」

就在她略一沉思之際，崔慧早已雙腳一頓，人像箭離弓弦颼的激射而出，朝着發聲的方向，急追下去。

「這丫頭不知天高地厚，又要惹事了！」

崔敏知道妹妹的脾氣，祇好跟着縱起，也尾隨下去。

* * *

崔慧自幼得她爺爺寵愛，悉心教導，內外輕功均已不弱。

但今晚她急起直追這「篤」「篤」之聲，可就差得遠了。

人家「篤」的一聲，少說也有一二十丈，直如御風飛行。

自己竭盡所能，一個起落，才祇五六丈。

功力懸殊，如何追得上？

就因爲追不上，姑娘可發了小性兒：「哼！趕不上你，我偏要追！」

崔慧盡力的施展輕功，兀自越落越遠。

幸虧這時夜闌人靜，四野空曠。

「篤」「篤」之聲，雖然相隔甚遠，但還是聽得十分清楚，尚可循聲尋找。

這樣瞎追了一陣，根本連人家影子都沒有看到。

照說那「篤篤」的聲音，早該去遠了，但還是不即不離，永遠保持在三十丈遠近。

你停他也停，你追他就跑，好像是故意逗着自己。

崔慧好幾次想放棄追踪，終因發了小性子，心有未甘。

是以抹着汗珠，兀自不肯放鬆，大家蹩到底。

約莫追了頓飯光景，崔敏已經從後面逐漸趕了上來，輕聲叫道：「慧丫頭，不要追啦！我們不是要到城陵磯去？」

崔慧氣吁吁的又急又恨，頓足道：「你瞧！這人多可惡，他明明在故意捉弄我們……」

她話未說完，驀聽身後響起一聲哈哈，聲若洪鐘。

「崔老頭調教出來的兩個娃兒，脚力眞不含糊！」

「篤！」說到末一個字，聲音搖曳，人已去得老遠。

崔敏、崔慧急忙縱目四顧，夜風蕭蕭，那有半點人影？

崔慧纖腰一擰，還想追去。

却被崔敏一把拉住，嗔道：「慧妹，這不知是那一位老前輩，遊戲風塵，有意試試我們的，妳那能追得上？我們既然答應了三義會，還是準時赴約才是，去遲了，人家還當我們怕事呢！」

崔慧被她姐姐一把拉住，不由噘着小嘴，心中不知有多少彆扭，及聽到最後一句，不由跳了起來，搶着道：「誰怕事？看今晚不痛痛快快的教訓他們一頓才怪！」

姊妹兩人這就施展輕功，向城陵磯奔去。

城陵磯是山脚下一片荒凉的曠野，幾叢樹林之中，隱隱露出一角黃牆，敢情就是龍王廟了。

哈！三義會的爪牙們，可全出動啦！

不是嗎？林內明樁暗卡，影綽綽的埋伏了好些人，一個個玄色勁裝，單刀鐵尺，煞有介事！

崔敏、崔慧那會把這羣人放在眼內，就是從他們頭上飛過，也祇當是一陣輕風罷了！

龍王廟可並不大，單單祇有三丈見方的一個正殿。

廟前却有酬神演戲用的一大片空地。

這時空地上擺了一張桌子，上面放着幾副茶具，桌子兩旁，還放着幾條板櫈。

鐵臂蒼虬武公望祖孫兩人，大概也剛到不久。

一個四十來歲紫膛臉的漢子，敢情就是什麼三義會的會首卓大奎了。

這時正忙着替雙方介紹，上首兩人，一個中年文士模樣的，是天理教玄武壇壇主奪魂扇李秋山，瘦小個子是玄武壇香主撲天鵰邵一飛。

下首站着的兩人，那就是洞庭三義的老二龔長勝、老三秦智。

鐵臂蒼虬武公望等卓大奎介紹完畢，呵呵大笑，連稱「幸會」。

接着又抱拳說道：「老朽路經貴地，蒙卓會首寵邀，不知有何見教？」

卓大奎連連擺手讓坐，一面笑道：「武老英雄快請坐下好說。」

大家坐定之後，卓大奎滿面春風的道：「在下兄弟，久仰老英雄大名，無緣得見，恰好李壇主邵香主兩位，駕臨敝會，說起老英雄已到了岳陽，因有要事面商，囑在下敦請俠駕，藉作良晤，老英雄當不見怪！」

鐵臂蒼虬武公望微微一笑，雙目陡露精光，望着奪魂扇李秋山、撲天鵰邵一飛冷冷的道：「兩位暗掇老朽，好久了罷？眞人面前，不必說假，兩位有何指教，何妨明說！」

奪魂扇李秋山輕搖着白金摺扇，一片文縐縐的像個落第秀才，這時陰笑了聲說道：「武老英雄快人快語，英雄本色，兄弟無任欽遲，不過兄弟斗膽，想請教老英雄一聲，令婿上官香主，老教主剛一仙逝，就失了踪跡，不知老英雄能否把行踪見告嗎？」

鐵臂蒼虬武公望聞言臉色微變，但瞬即平復，朗聲笑道：「小婿乃貴教老教主知機子嫡傳高足，身任總壇值壇香主，雖是老朽半子之誼，但平日裡忙於教務，極少往返，自從五年前小女亡故之後，遺下一女，寄養老朽身邊，就從未回家探視過一次。此次小婿失踪，老朽還是聽貴教中人轉告，方始知道。他的行踪，老朽無可奉告！」

李秋山察貌辨色，不由敞聲大笑道：「武老英雄此話，祇能騙騙三歲小孩，上官香主才一失踪，武老英雄也就連夜南來，試想天下事那有如此巧合？」

武公望哼了一聲道：「這樣說起來，李壇主倒干涉起老朽的行動來了！」

奪魂扇李秋山面色不改，依然皮笑肉不笑的說道：「不敢！武老英雄能夠說出上官香主行踪，自是兩便！」

鐵臂蒼虬微現怒容，反問道：「要是不說呢？」

撲天鵰邵一飛坐在一旁，早已忍耐不住，大聲說道：「武老英雄不肯說出上官香主行踪，那也無妨，祇要把這位姑娘留下就是！」

鐵臂蒼虬武公望白眉一軒，右掌猛的向桌上一拍。

「拍達！」一張實木桌子，桌角如同利斧削過一般，硬生生切下一角。

（未完・一）

上文提要：孟小月、小高、方振遠、春蘭離開了古墓，宗奇帶着兩黑衣人出現在林邊，說是來迎接他們，却藉詞命黑衣人先殺小高、春蘭滅口，認爲兩人沒有資格參加比武大會，豈料反被小高將其制服，方振遠用計騙其就範，宗奇不敢不從，這反覆小人不久自食其果，據說副帮主也要比試武功，因恐不敵來參加競選者，故只好逃走……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嘯江湖

應徵者激烈比武　孟小月表演奇招

孟小月道：「至少，他對我們還算不錯。」

「不錯！」方振遠冷笑道：「他覺得自己很聰明，既想討好苗飛，又想拉攏我們，妳可記得，他說過調換加盟酒的事，是他一手安排的。日前又說是苗飛決定的，剛剛又提到苗飛認爲咱們飲了毒酒，已在他掌握之中，單是這一樁事，就前後矛盾。

「連這麼重要的一個謊言，就編不完整，妳說，這個人還有甚麼用處？」

孟小月沉吟一陣，道：「對！方兄這麼一說，連我也想不通了，究竟是苗飛不讓咱們飲下葯酒，還是宗奇暗中幫了我們，動了手腳？」

方振遠道：「是誰的主意，這已經不重要了，反正咱們沒有飲下葯酒，唉！在下倒希望咱們喝下那杯毒酒。」

孟小月、小高聽得一呆，道：「爲甚麼？」

方振遠道：「高兄弟短短數月之間能夠練成了三清寶籙上的很多武功，這是大出常情的事，也許那毒酒有一個好處，可以使一個人神志集中，旁無雜念，才能突破練武常規，進步一日千里。」

小高沉吟了一陣，道：「好像有些道理，就在下記憶所及……」

春蘭接道：「小婢幾乎被你嚇壞了，你日夜練武，如癡如狂，已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我跟你講話，你也不理。

「直到有一天，你打坐醒來，出了一身的大汗，才逐漸清醒過來。」

孟小月道：「練習寶籙上記載的武功，有了成就無意中把毒性逼出體外……」

方振遠接道：「這大概就叫因禍得福了，那樣的環境恰巧又遇上苗飛坐關，再加上寶籙又剛好在高兄弟的身上，這些巧合，造成了高兄弟的特殊成就。」

孟小月接道：「各有因緣莫羨人，高兄弟心地本就純眞，才感動春蘭，傾力照顧，如果沒有春蘭的照顧，他受到很多驚擾，也許早就走火入魔了。」

方振遠微微一笑，道：「如果沒有妳孟姑娘大力翼護，只怕春蘭也沒有保護高兄弟的力量。」

小高突然對孟小月抱拳一揖，道：「姊姊對我百般愛護，小弟感激萬分……」

孟小月嘆息一聲，道：「我不要你感激，只要你明白就好。」

她胸中萬縷柔情，雖然方振遠和春蘭在場，也忍不住流露出來。

小高道：「小弟知道，欠姊姊的恩德很多……」

方振遠心中一動，暗道：糟了！他們情誼深重，強我十倍，經歷這番患難，他們才算認了我這個朋友。他們越親密，我就越受孤立，當下急急接道：「對啊！你知道就好，日後不要辜負孟姑娘的這番情意，你因禍得福，半是天意，半是人力促成，希望你以後也不要忘了我這老哥哥才好。」

小高道：「方大哥的照顧，小弟也是沒齒難忘。」

方振遠道：「那就好，反正咱們三人經過這番患難之交後，已成忘年之交，此後，要彼此相扶，生死與共，我這個做大哥的表現，絕不會讓你們失望就是。」

孟小月接道：「對！方兄，小高進境甚速，不能讓他躭誤下來，咱們應該全力翼護他，讓他全心練武，不爲外事困擾，分心旁顧。」

方振遠有苦難言，口中卻道：「不錯，不錯！咱們應該全力幫助他！」

小高道：「大哥和姊姊的盛情，小弟感激……」

孟小月接道：「我們不要你感激，要你全心求進，最好能練會寶籙上所有的武功……」

突然由懷中取出三清寶籙，道：「這個還你，萬一遇上不解的地方，也好再參閱一下。」

方振遠心中暗暗叫苦，卻是開口不得。

那知小高卻推辭不受，道：「姊姊，寶籙上的一字一圖，小弟已熟記心中，寶籙還是姊姊收著吧！何況小弟還擔心……」

「擔心甚麼？」孟小月說：「快說出來，方大哥見識廣博，也許可以幫你。」

這一頂高帽子拋過來，方振遠也聽得十分受用，道：「對！高兄弟，快說出來，咱們也好商量個應對之策。」

小高道：「恐怕是沒有良策，因爲小弟還沒有法子証明眞的已擺脫了苗飛的毒酒控制之力。」

孟小月微微一怔，道：「這倒是一件痲煩的事。」

方振遠沉吟了一陣，道：「高兄弟以內功逼出毒酒，而且看上去神清氣朗的，以常情論，十之八九已擺脫苗飛的控制。」

小高道：「小弟鄭重請求方大哥和姊姊，一旦發覺我尚在苗飛的控制之下，請兩位立刻殺了我，我也不能變成苗飛運用的殺手。」

方振遠道：「眞要如此，咱們就離開此地，訪求名醫，一定要想法子醫好你。」

孟小月道：「離開之前，我要不擇手段地先殺了苗飛……」

但聞步履聲音，傳入耳際。

方振遠一皺眉，揮揮手，示意不要出聲。

腳步聲停在門外，傳進來一個低沉聲音道：「方大護法在嗎？」

方振遠心中一震，忖道：宗奇把我們引入此地都經過改裝，行動極其隱密，這人是誰？怎麼知道……

心中思想，口裏卻冷冷地道：「你是甚麼人？」

室外人應道：「在下奉幫主之命，求見方、孟兩位護法。」

奉了幫主之命，那是不見也不成了，方振遠回顧孟小月一眼，道：「好！請進來吧。」

木門被推開，一個身著黑衣的大漢，緩步行了進來，手中捧著一個錦盒，走到一張方桌之前，放下錦盒，又回身掩上木門，抱拳一揖。

方振遠目注錦盒，暗作戒備，道：「盒中放的甚麼？」

黑衣人道：「幫主特遣在下，給兩位護法鑑定……」

方振遠接道：「好！你打開瞧瞧。」

黑衣人應了一聲，打開錦盒。

一股血腥氣直衝鼻間。

方振遠、孟小月探首望去，只見錦盒中放著一顆血色尤鮮的人頭，眉目清晰可辨，正是宗奇。

方振遠一皺眉頭，道：「宗副幫主？」

黑衣人道：「他背叛了幫主，私下逃走，故而被幫主遣人取回首級。」

方振遠暗道：宗奇有備而去，自不肯束手就縛，不知何人能在短短的時間內，殺了宗奇，而且裝入錦盒，這人的武功必十分高明了。

他見多識廣，應變有方，冷冷一笑，道：「幫有幫規，家有家法，宗副幫主的身份，高過我們甚多，要我們鑑定甚麼？」

黑衣人執禮甚恭，抱拳說道：「幫主接待貴賓，無暇分身，但人頭不能久存，請兩位護法鑑定之後，立刻掩埋。」

方振遠道：「幫主這樣信任我們？」

黑衣人道：「是！幫主信任兩位，才要我等送上人頭，請兩位過目。」

方振遠道：「我們看過了，拿去掩埋吧！」

黑衣人取出了一個紙簿，道：「請兩位護法在簿上畫押。」

方振遠凝目望去，只見上面寫道：鑑認叛徒宗奇首級無誤。

下面一欄是鑑認人畫押。

方振遠看了孟小月一眼，目光又轉到黑衣人身上，道：「一定要畫押嗎？」

黑衣人道：「護法如不畫押，幫主查問起來，屬下等擔待不

起。」

黑衣人從懷中取出一個硃砂印盒，打開盒蓋，放在木桌上。

方振遠微微一笑，打上手印，道：「孟護法不用了吧？」

黑衣人道：「多謝護法，屬下告退！」收起印盒、紙簿、蓋上錦盒蓋子，躬身而退。

待黑衣人去遠之後，方振遠才搖搖頭，道：「好厲害呀！看來咱們的一切舉動，都在苗幫主的監視之下。」

小高道：「宗奇跟他當了七八年有名無實的副幫主，還未坐上正位，却先拿他開了刀。」

方振遠道：「這就是江湖兇險、弱肉強食、詭詐百出……」

一直很少說話的春蘭，這時突然開了口，道：「宗奇喜食人心，早就該死了。」

孟小月道：「方兄，苗幫主殺了宗奇，把人頭送來要咱們驗收，用心何在呢？」

方振遠道：「一來是警告咱們，如存了逃走之心，宗奇就是榜樣；二來是表示對咱們的信任；第三是告訴我們護法的身份仍在。」

孟小月點點頭，道：「那咱們應該如何應付？」

方振遠道：「留下來，高兄弟不是想見識一下比武大會嗎？苗飛表面粗豪，實則雄才大略。我仔細地觀察過，來人雖都易容改扮，但可能有不少高手參與，這一場比武定級大會，定會相當熱鬧。」

既是小高想開開眼界，孟小月自然不會反對的了。

* * *

比武大會就設在莊院後面的庭院之內，一座八尺高低的木台前面擺了一百多張的木椅，木椅的後面放了一排箱形的高台，前面竹簾重遮，後有階梯，顯然準備給身份特殊的人物所坐。

小高、春蘭、方振遠臉上都以葯物易了容，臉形也稍作了改變，就算認識的人，不仔細看也認不出來。

孟小月却蒙了面紗。

反正，這裏的人，大都是想法子遮掩了本來的面目。

每個人都配有一個號碼，這木椅上也寫了號數，只好記了印碼，按號入座，方振遠四人的排號，是第五排中間，四號連在一起。

小高心中奇道：「這比武定級大會，本是揚眉吐氣的時刻，怎會人人都易容相對，這樣算甚麼比武？」

本是一場很正大莊嚴的事，竟變得十分詭異。

春蘭傍著小高而坐，忍不住低聲問道：「少爺，你等一下要不要上台比武？」

小高道：「這種易容相對的比武，勝敗都不知對方是何許人物，有甚麼意思，除非……」

方振遠低聲接道：「看到了眞正的高手是誰嗎？」

小高目光轉動，發覺前後左右的座位，竟然都是空的，一百多張椅子上，坐了四成人，最多有六七十個，低聲道：「如果遇上使小弟佩服的高人，我也許會忍不住上台試試。」

孟小月也看過四周的形勢，奇道：「方兄，這莊院中至少有兩百多人，怎麼現在只有六七十人入座？」

方振遠道：「我現在才明白，這比武定級大會是選幫中的要職，要有一點本事的人，才會受邀參與，能有六七十人，已經不少了。」

小高道：「其餘的人呢？」

方振遠道：「都是早已入幫的弟子，被派來監視應邀比武的人，所以，受監視的人一舉一動，苗飛都清楚得很。」

小高道：「唉！當眞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孟小月道：「咱們四人分於一幢房舍之內，應該是沒有人監視了。」

方振遠道：「這是宗奇幫忙，他自認做得十分穩，其實，苗幫主早已知曉咱們四人底細，他早就明明白白，用不着派人監視了。」

孟小月道：「這苗飛眞的如此厲害嗎？」

「我只是就事推斷……」方振遠道：「這些房舍，約請人手，似乎早已訓練好完成的一批手下。這些事皆不是三兩年可以完成，最重要的是這多年的安排，竟能做得全無聲息，未在江湖上露出一點風聲，這份才能，豈是宗奇所有？」

孟小月點點頭。

方振遠又道：「宗奇說過，單是副幫主就有五人之多，死了一個宗奇，還有四人，這四人只怕也要拚個高下出來才行。神眼龍彪只是四人之一，不知是否被淘汰出副幫主職位之外……」

談話之間，只見六個身著黑色斗篷的人走了過來，在第一排的位置上坐下。

方振遠道：「這大概是受邀請的貴賓了，可惜面蒙黑紗，身披斗篷，不但面目難見，就是身材也瞧不清楚。」

小高道：「這要如何定級，大家都掩去本來面目，把一個比武大會弄得神神秘秘的，算甚麼名堂？」

方振遠低聲道：「這樣敗的人就可以不用露出眞相，當然還有別的作用，耐心點看下去吧！」

孟小月道：「苗幫主也不派人通知我們一聲，咱們難道也要上台去爭取護法之位嗎？」

「看樣子，是這樣了……」方振遠道：「苗飛相當重視我們……但他却希望我們用點實力爭取到護法的位置。」

孟小月嗯了一聲，道：「如果我們不出手呢？那護法未必會提高我們在江湖上的身份。」

方振遠道：「如果我們不出手，也許苗飛會別有安排……」

這時一位長髯垂胸，身著青衫的中年人，已登上木台，揮手高呼道：「請諸位安靜一下！」

原來，坐號連在一起的人，大都是同來的故舊朋友，紛紛在低聲交談。

場中突然靜了下來。

青衫人抱抱拳，道：「鬼王幫開幫大典，已定在下月十五舉行，苗幫主求賢若渴，才決定這場比武定級大會，副幫主以下，要先選出三位堂主、兩位巡使、四大護法，在座之中，有本幫中原有的高手，也有應邀來此的武林精英，希望能各展身手……」

「慢著，慢著……」一個坐在第二排身著灰衣的大漢突然站了起來，道：「閣下是甚麼身份？」

「區區劉青陽，現爲鬼王幫的副幫主，代表幫主發言……」

陰陽秀才劉青陽，是江湖上極有名氣的人，但聞名的人多，見過他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方振遠、孟小月都聽過劉青陽的大名，但却都未見過，想不到他竟是鬼王幫的副幫主！

那灰衣大漢似乎也被劉青陽的名氣震住了，停了一陣，才說道：「在下請教劉副幫主，入選了堂主、巡使、護法有些甚麼好處？」

劉青陽道：「朋友問得好！三大堂主，分別統率幫中精英份子，各有專司，直接聽命於幫主、副幫主，指揮各處分舵。

「兩位巡使代表幫主巡閱各地，摘奸發伏；至於四大護法身份清高，負有保護本幫威望的重責大任。

「堂使、巡使、護法身份相若，都是直接聽命於幫主，和副幫主的指揮，只不過職司不同罷了。」

灰衣大漢道：「只有這些嗎？」

劉青陽道：「堂使、巡使、護法身份，月支俸銀三百兩，除此之外，自然還有多種服侍，詳細情形，俟諸位比武定級之後，自會詳細奉告。」

這時，和方振遠等坐在同排的一個身著藍色勁裝的漢子，起身道：「除了堂主、巡使、護法之外，還有些甚麼身份？」

劉青陽道：「武士、本幫武士分爲三級、一級武士月支俸銀一百五十兩，二級一百兩，三級五十兩，分撥入三堂之中。」

藍衣人道：「請副幫主說明一下比試辦法？」

劉青陽笑一笑，道：「諸位都是江湖中的精英人才，在未定級之前，可以不用本來面目出現，但定級之後，進入本幫都得以眞正的面目相見。

「至於比武的方法十分簡明，先由本幫中派出一位暫定的堂主、巡使、護法守關，挑戰者必須先擊敗本幫中人，再接受在場的英雄挑戰。

「得勝之人，再接受第二批人挑戰，直到無人挑戰爲止。」

孟小月低聲道：「這辦法不錯，先設下一道關卡，能夠過關的人再接受挑戰，入選的人自然是第一等人才了。」

但聞藍衣人道：「請問比武可有限制？」

劉青陽道：「沒有甚麼限制，拳、掌、兵刃、暗器，各憑本領求勝，不過，傷人不能擊其要害。」

方振遠低聲道：「這是選殺手，那裡是比武。」

小高道：「他們早已內定了堂主、巡使、護法，爲甚麼還要比武？」

方振遠道：「連副幫主的位置，都要參與選拔，何況堂主、巡使、護法了。」

但聞劉青陽道：「現在開始比武，爲表示堂主、護法、巡使身份並重，特採用抽籤之法，比武細節，一面舉行，一面說明……」

語聲一頓，提高聲音道：「送上籤筒。」

一個黑衣勁裝大漢應聲而至，手上捧上一個籤筒，劉青陽隨手抽上一支，道：「拘魂堂！」

小高暗道：「好難聽的名字！這個堂主，不爭也罷。」

但見坐在第一排身著黑色披風的六個人中，突有一人站起，雙肩微晃，人已飛上木台，隨手脫下披風，露出一身黑色勁裝，站立台中。

劉青陽道：「這位就是暫定本幫的堂主，那一位心中不服，可以登台挑戰。」

孟小月低聲道：「方兄，四護法、三堂主、二巡使，計有九人，他們只有六個人，還缺少三個人呢？」

方振遠道：「妳，我二人計入，還缺一個，不知是誰了？」

孟小月道：「會不會是小高呢？」

方振遠道：「希望不是。」

孟小月接道：「爲甚麼？」

方振遠道：「如果小高也在預算之中，那就表示苗幫主對咱們了

解太多了。」

孟小月道：「苗飛爲甚麼不叫咱們也穿黑色披風，坐在第一排呢？」

方振遠道：「這樣才出人意料呀！表示鬼王帮中人才濟濟。」

孟小月道：「要不要小高出手？」

方振遠道：「要！不過要爭護法的位置……」

孟小月點點頭。

適才當先發問的灰衣漢子突然飛登木台，一抱拳，道：「區區編號十九，想過過拘魂堂主的癮……」

黑衣大漢接道：「那要先打敗在下才行，兩座兵刃齊全，閣下可以選用。」

灰衣人道：「兵刃太兇險，在下就依拳掌領教幾招如何？」

黑衣人道：「拳掌無眼，閣下不要客氣，請吧！」

灰衣大漢果眞不客氣，雙掌推出一合，就是一招致人於死的「雙鳳貫耳」。

黑衣人雙手一合推出，再向外展開，輕巧地破了灰衣大漢的攻勢，立刻還以顏色，右手借勢一推，直逼黑衣人的前胸。

黑衣人亦非庸手，身軀一轉，避開一掌，忽然一躍而起，雙腿並出。

他不閃避，爭取了第一時間反擊。

這種武功中的變化，已超過了招式的傳統應敵之法，當然，必須要具有精熟的武功基礎和相當的智慧、經驗，才能溶招術於機變之中。

有時，平平常常的一招，能夠克敵致勝，就是這種機變應用的成效。

這種隨機的變化，說不上奇奧博大，但卻給了小高一種啓示，對心中所記的武功變化，頓有所悟。

黑衣人雖在灰衣大漢的機變攻勢中，連受頓挫，但他的成就卻高出對方很多，二十個回合之後，灰衣人已呈不支，被那黑衣人一掌擊中前胸。

但那灰衣大漢滑溜得很，隨著那黑衣人的掌勢，飄飛而起，人雖被打下木台，但看上去並未受傷，飄然落著實地，轉身向外走去。

孟小月低聲道：「這個人武功不算高明，但他對敵的經驗，卻似豐富得很……」

方振遠低聲道：「只怕他已離不開這裡了？」

小高道：「怎麼？比武不勝，人也不許走了？」

方振遠道：「如果我的推想不錯，受邀而來的人，都是有相當成就的人，所謂定級，只是確定他們的身份，想離開此地，恐非易事。」

話剛說完，身後箱形的高台之上竹簾啓動，兩個白衣少女突然飛身而下，攔住那灰衣大漢。

孟小月一皺眉頭，道：「女的。」

兩個白衣少女似是未經易容，面目姣好，背插長劍，左手一人微微一笑，道：「幫主諭下，閣下武功高强，已入選一級武士，請受金牌。」

右首白衣少女已取出一面金牌，上繫紅色絲繩，向那灰衣人脖子上套去。

灰衣人雖欲閃避，竟然未能避開，金牌被套在脖子上。

那灰衣人被套上金牌之後，態度大變，一抱拳，道：「多謝幫主！」轉身又走回原位坐下。

兩位白衣少女卻緩步退回形如包箱的高台之上。

這時，那登上木台的黑衣人又連勝七陣，除了一人被那黑衣人一掌擊斃之外，餘下六人，全入選了金牌武士。

果然是，沒有一人能生離此地。

這時坐在比武台上的劉青陽，突然站起身子，高聲說道：「爲了公平，比試以七陣爲限，以調節接受挑戰之人的體力。

「如仍有人不服，可等全部比武定級完成之後，再指定級位挑戰。」

目光轉到那黑衣人的身上，又道：「請閣下報上號數來。」

黑衣人道：「區區天字十一號。」

劉青陽道：「先請暫坐上拘魂堂主之位，休息一下，也許，等一會，還會有人指名挑戰。」

天字十一號點點頭，坐上了拘魂堂主的位置。

坐位就設在比武台上，一張太師椅後，豎起了一個拘魂堂主的牌子。

孟小月低聲道：「這位天字十一號的武功不弱，不知方兄瞧出他的門戶沒有？」

方振遠神情肅然地道：「看他拳路雄渾剛猛，似是少林武功的路子。」

小高吃了一驚，道：「不可能吧！少林派乃武林中第一正大門戶，一向受武林同道尊敬，門下的弟子怎會加入鬼王帮？」

方振遠道：「我也覺得奇怪，看來只有入選了護法身份之後，大家以眞面目相見，才能了解他們的身份了。」

這當兒，劉青陽抽出了第二個籤，道：「這一次選的是左巡使。」

果如方振遠的推斷，六個身著

黑色披風的一個，又飛身躍上木台，一抱拳，道：「在下天字十三號，爲內定巡使，哪一位不服，請登台賜教！」

小高突然拿出自己的號牌一瞧，只見上面寫的是七十二號，背面卻寫個人寫，孟小月是地字七十一號，方振遠也是地字，七十三號。

春蘭是七十四號，但背面却是一片空白，沒寫上任何字。

敢情發號牌時，早已確定了參加者的身份。

天字十三號武功路數詭異凌厲，在頓飯工夫之內，已經連勝六人，打死兩人，傷了一個，三個未受傷的，也入選一級武士，死傷之人立刻被抬了下去。

也許他下手太狠，六陣之後，竟無人敢再挑戰。

第三陣是選「迷魂堂主」，登台的也是六個黑衣人之一，但他脫下披風，飛上木台，道：「小妹天字十五號，內定迷魂堂主，哪一位朋友不服請登台賜教。」

孟小月低聲道：「女的。」

小高道：「姊姊要不要上台試試身手？」

孟小月道：「姊姊確有此意，堂主統率武士，好像比護法强些。」

方振遠低聲道：「不要亂了章法……」

小高道：「方兄，難道一定要聽他們擺佈嗎？」

孟小月道：「是啊！搞亂他們的章法，看看是甚麼樣子？」

方振遠吁一口氣道：「好吧！妳一定要出手，也該先看兩陣，瞭解對方身手，再作決定不遲。」

「反正，他們沒有事先通知咱們，到時苗飛如果責問下來，咱們也有推諉的理由。」

天字十五號武功是一個「快」字訣，連勝四陣，不過二十個照面。

孟小月看得很留心，天字十五號雖然厲害，估計自己還可以對付得了，當下吸一口氣，突然由座位上飛身而起，直竄上兩丈多高，才飛落台上。

一抱拳，道：「地字七十一號，領教高招。」

主持比武的劉青陽聽得一怔道：「等一下……」

但已遲了，兩人以快比快，已然交了三個照面。

既然已打了起來，劉青陽除了出手攔阻之外，又無法勸說，只好坐了下來。

天字十五號果然非凡，掌拳快速，連環搶攻，一口氣攻出二十餘招。

逼得孟小月施用了金蛇指法，點穴斬脈，才把局面穩住。

這是比武開始之後，唯一的一場勢均力敵的惡戰，雙方鬥過兩回合，孟小月才點中了天字十五號一指。

自練成金蛇指後，孟小月是第一次對敵施用，也是她出道以來，第一次憑眞實武功，和人作勝負之爭，引得場中人個個聚精會神觀戰。

劉青陽也睜大眼睛，看得十分入神。

天字十五號似是傷得不輕，倒摔在地之後，竟無法站起身子。

劉青陽站起身子，一揮手，道：「抬下去！」

兩個大漢奔來，抬走了天字十五號，劉青陽才轉向孟小月道：「好武功……」

「副幫主過獎，不知那一位還肯賜教？」

這時，台下那三位身披黑色披風的人同時站起來，但不知何故，竟又緩緩坐了下去。

孟小月坐上了「迷魂堂主」的位置。

台下的方振遠却突然聽到了一個極爲細小，但却清晰的聲音傳入了耳際，道：「方兄和孟姑娘都是內定的護法之位，是本堂一時大意，竟未能事先通知一聲，雖被孟姑娘搞亂了章法，本座也不能怪她。但方護法不可再意氣用事，只要爭護法之位……」

方振遠暗暗吃驚心道：「聽聲音，分明是苗飛，想不到他功力如此精深，只此『千里傳音』之術，我方某就得甘拜下風了。」

他沒有回答，只是點了點頭。

他相信苗飛坐在那高台包廂之內，對全場中的一舉一動，都看得十分清楚。

果然，聲音又傳了過來，道：「在場之人，有三個來歷不明，一直查不出他們的身份，也瞧不出他們的武功造詣。

「他們易容之後，連年齡也瞧不出來。想來，絕不是簡單人物，方兄爭奪護法之位時，要小心一些，他們的編號是人字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

方振遠又點點頭，心中忖道：「這叫自作自受，自是比武定級而來，爲甚麼要易容改裝？」

但對苗飛佈置安排的精巧，也覺可怕，六七十個人中，只有三個人身份不明。

此刻的小高，已非過去的吳下阿蒙了，甚至連春蘭也不可輕視，方振遠暗暗地把內情轉告了小高。

小高凝神看去，發覺三個人都穿着青色長衫，衣色相同，想來是結伴同行而來的。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 阿寶雖然沒有足夠証據查出綠衣少女是眞正兇手，但她接到糟老頭的密函後，便連夜搬家，再從閻王打死花團主，從花團王臨死前說出的白妞，她可能是綠衣少女，於是到處尋芳踪，見她和一糟老頭約會，果然是刺殺老王爺的白妞，糟老頭給了酬金後就走，白妞堅持要再給一萬兩，此時出現四個黑衣人，聲稱打劫，要錢要命……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尼姑的女兒



搜客棧動機難測　救欽犯另作安排

這時才看清楚，釘在黑衣人虎口上的並非大黃蜂，而是精鋼打造，狀似黃蜂的暗器。

四名黑衣人技深若海，應非等閒人物，却清楚這暗器的來歷、名稱，以及使用者是何方神聖。

使刀的黑衣人拔出暗器，見頭部似黃蜂，尾部的針刺約有寸許長，幸未淬毒，不然早已沒命，嘿嘿冷笑一聲，道：「白妞，眞想不到，居然請了幫手在暗中偸襲，明人不做暗事，請妳的朋友站到明處來吧。」

白妞根本不知是誰在暗中相助，報以一聲冷哼，沒開腔。

神仙石後却有反應，傳來一個爽朗而又豪邁的聲音：「不是對頭不相會，不是冤家不聚首！」

隨着這一聲呼喊，大搖大擺的走出三人。是阿寶、賴皮與鐵牛。

白妞暗暗的叫苦，使刀的黑衣人疑雲滿面的道：「剛才的暗器是你們三個娃兒發出的？」

小祖宗不慌不忙的道：「是咱家的傑作，與他兩人無關，四位想要報復就衝着我一個人好了，另外還想告訴四位一聲，這暗器叫『黃蜂釘』，是獨門貨，只此一家，別無分號，而且還是第一次正式使用，三位應該引以爲榮才是。」

這是甚麼話，傷了人還要人家引以爲榮，使刀的黑衣人似是四人之首，怒沖沖的道：「你跟白妞是甚麼關係？」

「朋友，也是冤家對頭。」

「來搶錢？」

「咱不幹黑吃黑的勾當。」

「那娃兒意欲何爲？」

「保護白姑娘。」

賴皮補充道：「也就是說，誰要是膽敢動白妞一根汗毛，就是跟我們老大過不去。」

鐵牛亦道：「跟我們老大過不去的結果只有一個字：死！」

二小一搭一唱，無形中把小祖宗的身份抬高了許多，用劍的黑衣人偏不信邪，怒不可當的道：「媽的，少在大爺面前吹牛說大話，江湖上從未聞有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子能當上老大，你他奶奶的到底是誰，報個名上來，準備受死！」

阿寶調整一下站立的姿勢，端足了架子，神氣活現的道：「小祖宗，大哥大，揭了皇榜的人！」

賴皮狐假虎威，大聲嚷嚷道：「揭了皇榜，就是替皇上辦事，阿寶大哥大早已轟動涼州，威震四方，是大家心目中的風雲人物，四位如果識時務，不想做閻王爺的座上客，現在就夾着尾巴滾還來得及。」

的確，阿寶目前已是涼州最具知名度的人物，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早就添油加醋的傳播開來

，四人身在涼州，豈有不知之理？

但却不能改變他們的初衷，使刀的黑衣人臉色一沉，道：「揭皇榜的人又怎樣，錢要拿，命要取，誰敢阻擋就送誰上西天！」

這話口氣太大，阿寶氣衝斗牛，眸中精芒暴閃，一瞬不瞬的盯着四人道：「奇怪，土匪强盜，志在銀錢，你們爲甚麼還要人家白姑娘的命？」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原因何在？」

「奉命行事。」

「奉何人之命？」

「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假如咱家非要追究到底不可呢？」

「那就連你也一塊幹掉！」

「好啊！歡迎之至，大冷的天，你家小祖宗正想活動一下筋骨取暖。」

四人互望一眼，毫不猶豫，在一片喊殺聲中，使刀的出刀，用劍的出劍，棍棒齊舉，風聲大作，以排山倒海之勢攻向大哥大。

阿寶卓立未動，彷若淵停嶽峙，待四人攻至切近時，只見他雙手一搓，像鬼畫符般，在半空中比劃了幾下。

千萬別小看這些令人眼花撩亂的動作，乃玄功奇技的精髓所在，四名黑衣人似碰上山，撞上牆，又似遇上鬼，中了邪，神差鬼遣，身不由己的倒轉傢伙，往自己身上招呼。

使刀的挨了一刀。

用劍的挨了一劍。

棍棒無眼，兩名使棍的黑衣人也各自挨了一棍。

四人都看傻了眼，面面相覷，驚慌失色，使刀的黑衣人道：「這小子懂得邪術，咱們要格外小心，無論如何要完成任務，不可留下活口。」

小祖宗神氣十足的道：「別想歪了，此非邪術，乃玄功是也，深奧絕倫的玄門奇技，這一招叫『自尋煩惱』。」

賴皮在一旁解釋道：「自尋煩惱的意思就是，你不打人，人不打你，你若打人，就會自己打自己。」

四人雖半信半疑，亦未敢莽撞行事，使刀的黑衣人丟一個眼色，率衆攻向白妞，打算先完成任務，再作定奪。

攻勢更快，出招更狠，如長河倒瀉，似怒海狂濤，一霎時便將白妞再度圍困起來。

刀風而至，劍氣森寒，長棍掃地，短棒蓋頂，白妞處在天羅地網之中，自忖必死，大哥大本事再大，恐怕也救不了她。

錯矣，謬矣，阿寶神乎其技，絕後空前，彈身躍上半空，又畫起鬼符來，「穿針引線」之功應勢而發。

眞是匪夷所思，委實神鬼莫測，眼睜睜的看着大哥大把白妞救走了，四個黑衣人非但視若無睹，反而自己人捉對兒幹上了。

使刀的命喪劍下。

用劍的亡魂刀口。

另兩人也各自挨了對方的悶棍，倒臥血泊中。

孰料，一絲喜悅方自心田升起，白妞却乘隙溜走，嬌軀三起三落，已在五六丈外。

好厲害的小祖宗，輕功絕佳，反應又快，豈容她逃走。「八步趕蟬」接「踏雪無痕」，「一鶴衝天」變「大鵬展翅」，最後以一式「歸鳥投林」飄落在地，立足處恰巧將白妞的去路堵住，冷言冷語道：「白妞，眞不夠意思，救了妳的小命，連一個謝字都沒說就想開溜。」

賴皮也追上來了，喘着大氣道：「是嘛，救命之恩天高地厚，恩同再造，以身相許也不爲過，這樣未免太無情無義啦！」

白妞瞪了賴文龍一眼，道：「你們想怎樣？」

阿寶冷笑道：「妳這是明知故問，自然是送妳進大牢，咱家拿賞金。」

「小祖宗，你弄錯了，本姑娘並非元兇，幕後另有主謀人。」

「妳是指那個糟老頭？」

「就是他，他才是元兇主犯。」

「算了，你們的談話，咱家已全部聽在耳中，幕後策劃的固爲糟老頭沒錯，但眞正下手殺人的兇手是妳白妞。」

白妞顯得很激動，全身顫抖，怒溢雙眉，嗔怒道：「既知另有主謀人，就該捉拿糟老頭。」

「抱歉，咱家只負責逮捕殺人的兇手，不管這一段。」

「哼，無恥小人，你眼中只有銀子，不講道義。」

「白妞，別把話題扯遠了，妳我之間無道義可言，而且銀子之外還有人頭與信用，咱家不會爲了一念之仁失去銀子，毀了信用，丟掉人頭。」

「想要銀子好辦，姑奶奶可以全部奉送，但求放我一馬。」

白妞是個聰明人，心知絕非阿寶對手，很難逃出他的手掌心，欲破財消災，保全性命。

大哥大不幹，一語雙關的道：「妳不叫白妞，應該叫白痴，不僅留在涼州不走，連帳都不會算，笨啊！笨啊！」

「臭小子，少諷刺人，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意思很明白，咱家不會爲了五千兩，損失一萬兩，還要賠上一

顆人頭。」

「死阿寶，你眞的要逮捕我？」

「廢話，勢在必行。」

「有什麼條件盡管提出來，可以商量。」

賴皮是個鬼精靈，附耳道：「老大，聽懂沒？白妞有意以身相許，賺一個細皮白肉的美人做老婆也不賴。」

阿寶的回答令白妞大失所望。「賴皮，別錯點鴛鴦，亂拉皮條，咱家還年輕得很，沒有成家娶老婆的打算，再說破不了案，就要腦袋搬家，也不忍心叫別人做小寡婦。」

最後的一線希望破滅了，白妞惱羞成怒，銀牙一咬，粉面一沉，嬌叱道：「臭小子，死阿寶，卑鄙、無耻而又貪財的小混蛋，姑奶奶跟你拚了。」

說拚眞拚，劍出如雨，玉掌翻飛，擺出一副拚命的架勢，撲向小祖宗。

還眞有點道行，劍術精湛，出掌辛辣，進退章法分明，顯係名門高足，比賴皮的莊稼把式高明甚多，簡直不能以道里計。

阿寶沒還手，一味閃躲，待她十招攻完，才猝然出手，以右手食、中二指巧妙絕倫的將白妞的劍尖夾住，道：「白丫頭，別逼我出手，到現在爲止，咱家還當妳是朋友，不想傷人。」

賴皮上前一步，道：「說的也是，想傷人十個也傷了，一招『自尋煩惱』就解決啦，那四個混帳王八蛋就是一個好榜樣。」

鐵牛也過來湊興道：「一個清純可愛的黃花大閨女，帶傷坐牢可不好受，棄械投降是最佳選擇。」

以指夾劍，單憑這一招已足夠白妞透體生寒，聞言思忖再三，自知逃生無望，只好面對現實，收劍回鞘，道：「姑娘學藝不精，今日認栽，但如大難不死，這筆帳他日一定會連本帶利一併討回來。」

小祖宗的嘴角掛着一抹冷笑，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咱們該走了，回涼州城還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

白妞昂首而立，望着遠方，若有所思，沒動。

阿寶不耐久等，催促道：「走啊，要不要叫人抱着走？」

賴皮調侃道：「一個大姑娘，被男人抱着多難爲情，這樣就嫁不出去啦。」

鐵牛的話更難聽。「被人抱過的女人就是二手貨，根本沒人要。」

言詞輕薄，聲聲刺耳，激將容易請將難，三人話未落地，白妞已氣虎虎地第一個踏上歸途。

這邊，四人的影子剛消失。

那邊，地平線上又出現一個人。

是灰袍老者，他去而復返。

身法好快，瞬息之間便到了神仙石下，娘娘廟前，俯身下來，逐一審視那四個黑衣人。

四名黑衣人死了三個，另一人一息尚存，以乞憐的眼光望着糟老頭，低喚道：「公公救我，公公……」

以下的話尚未出口，糟老頭手起掌落，那人已嚥下了最後一口氣，嗚呼哀哉。

一不做，二不休，灰袍老頭取刀在手，一陣亂砍亂劈，不過才一剎那工夫，四個黑衣人便血肉模糊，面目全非，縱然親娘在此，也難以辨認。

＊　＊　＊

阿寶回到風雪樓，天已大黑，早睡的人進了熱被窩，烏龜入了洞，小鳥飛上巢，街上人狗全無。

所幸，風雪樓大門未關，爐火未熄，還有幾個貪杯的酒鬼在前面猛灌黃湯，阿寶命小二哥送一桌酒菜到西跨院。

辛勞多日，飲食隨便，好不容易一塊千斤巨石終於落地，小祖宗拉下窗簾，關好房門，還上了門，就在堂屋裡，火爐旁，跟賴皮、鐵牛、白妞大吃大喝起來。

人逢喜事精神爽，三個小男人大塊吃肉，大口喝酒，吃得口沫橫飛，津津有味。白妞正好相反，酒入愁腸愁更愁，美食當前，竟視而不見，片肉未進，滴酒未沾。

大哥大睹狀，頓生憐香惜玉之心，笑道：「白姑娘，吃呀，我們都快餓死了，妳……」

白妞面無表情，言語僵硬。「我不餓。」

賴皮嘻皮笑臉的道：「不餓也要吃，一入監牢，只有鹽水泡飯，再也吃不到大魚大肉了。」

鐵牛亦道：「就算明天要砍頭也要做個飽死鬼，不做餓死鬼，吃白不吃，不喝白不喝。」

禁不住二人一再鼓噪，白妞自己也慢慢想開了，明白不吃白不吃的道理，當即放寬心懷，大快朵頤，又吃又喝，不再忸怩作態。

席間氣氛融洽，有如多年老友聚會，誰也不願意想到明天，想到以後，想到鋃鐺入獄，想到人頭落地。

一頓飯吃了兩頓飯的時間，才塞飽肚皮，餵飽酒蟲。賴皮遲疑了很久，咬着阿寶的耳朵，提出一個敏感問題：「老大，準備今夜就交差？還是……」

一陣急促的叩門聲，篤！篤！篤！把賴文龍的話打斷了，小祖宗心頭一震，先把白妞藏在自己的臥房內，這才揚聲道：「誰呀？」

外面有一個熟悉的聲音應道：「是我，小二。」

「來收碗盤？明天吧，今天太晚了。」

「另外還有一件要事稟報。」

阿寶神色一緊，開門露出半個頭，將小二堵在門外，道：「三更半夜的，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小二一本正經的道：「有人要夜見客爺。」

「煩啊，不見。」

「恐怕非見不可。」

「難道是欽差大人？」

「比欽差大人更難纏。」

「到底是誰？」

「紅玉郡主。」

「老王爺的女兒李紅玉？」

「正是此人。」

李紅玉夜訪風雪樓，令大哥大疑竇叢生，此刻女兇手白妞仍在屋內，尚未交差，他可不願橫生枝節，道：「小二，去告訴郡主，說我已經睡啦，有事明天再說。」

小二的臉比苦瓜還苦。「這可能有困難，紅玉郡主在涼州是第一美人，也是最有權勢的女人，不論是以前的老王爺爸爸，還是現在的王爺哥哥，對她都言聽計從，百依百順，她決定的事任何人都改不了，郡主說今夜一定要見到你，不管睡與沒睡。」

阿寶心急如焚，一面尋思對策，一面道：「郡主此刻在那兒？」

「前面帳房內。」

「你先把碗筷收走再回話。」

「不行，這樣郡主會定小的一個『辦事不力』之罪。」

「別怕，郡主如怪罪下來，咱家替你扛。」

小二好可憐，兩邊都惹不起，正感不知如何是好，一陣步履雜沓之聲傳處，紅玉郡主李紅玉已在六男六女的簇擁下進入西跨院。

一現身，李紅玉便怒容滿面的對小二哥道：「你明天就捲舖蓋，本郡主已經告訴你們掌櫃的，要你捲舖蓋走。」

小二嚇傻了，眼淚汨汨直流，哀求道：「郡主請高抬貴手，發發慈悲，小奴才一家六口全靠風雪樓的這一份收入過活。」

郡主身旁的一名身穿紫衣的女隨從嬌叱道：「大膽，郡主的話就是命令，一向說一不二，是不是皮癢，再饒舌就是自討苦吃。」

李紅玉的作風小二耳熟能詳，只要犯在她的手裡，輕則挨揍，重則送官究辦，他那裡惹得起，忙不迭地連聲應是道：「是是是，小奴才現在就捲舖蓋回家。」

小二話一出口，轉身就走，一分一秒也不敢多停留，却被小祖宗拉住了，道：「別忙，收了碗筷再走也不遲。」

又給小二哥出了一道難題：「客爺，小的現在已經不是風雪樓的人，這……」

阿寶探懷取出十兩銀子，交給小二，道：「這個收下，就算咱家私人請你帮忙好啦，與風雪樓無關。」

輕描淡寫的幾句話，等於給了李紅玉一記耳光，也助了小二一臂力，暫時免於饑寒之苦。

小二歡天喜地的入內收拾，紅玉郡主已行至門前，換了一張笑臉道：「少俠還沒睡？」

大哥大答得很絕。「正要睡。」

「能否借用一點時間？」

「郡主有事？」

「是有一件事想跟少俠研究一下。」

「請郡主明示。」

李紅玉四下望一眼，道：「此非談話之所，可否入內一談？」

人已經來了，雖說白妞在內，顧慮重重，但又找不出拒絕的理由來，阿寶只好勉爲其難的打開房門，應了一聲：「請！」

紅玉郡主使了一個眼色，命六男六女留在外面，獨自一人跨步而入，一眼便瞧見了滿桌殘羹，道：「這麼晚了少俠才用晚餐？」

小祖宗的警覺性很高，馬上糾正道：「是消夜，並非晚餐。」

幸好小二的動作夠快，在鐵牛的協助下，已收拾得差不多，若是被她發現有四副碗筷就麻煩了。

李紅玉似是有所爲而來，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骨碌碌的轉來轉去，人也不停的走動，似在尋找獵物。

阿寶道：「郡主請坐。」

紅玉郡主充耳無聞，看完堂屋，走向臥室，道：「這間房子是……」

大哥大據實答道：「是在下的臥房。」

李紅玉止步道：「可以參觀一下嗎？」

這眞是那壺不響提那壺，白妞在裡面，賴皮急得直冒汗，推辭道：「男人睡覺的地方，除了髒就是亂，郡主乃千金之體，不看也罷。」

此地無銀三百兩，郡主疑心更重，笑道：「沒有關係，少俠如果不反對，本郡主可以叫幾個丫頭來帮你整理一下。」

阿寶當然反對，白妞一旦曝光，自己的賞金就泡湯了，而且郡主兄妹報仇心切，很可能會嚴刑拷打，受盡屈辱，未經官府審問，便不明不白的丢掉性命，忙道：「謝了，郡主盛意心領，風雪樓有專人清理，還不至於太髒太亂。」

「這樣說，少俠是不反對本郡主參觀了？」

「歡迎，歡迎！」

事到如今，只能這樣說，不歡迎也得歡迎，親自領着李紅玉，步入臥室。

賴皮、鐵牛爲老大捏了一把汗，緊跟在後面進去一看，怪哉，屋內綾羅帳，龍鳳被，桌椅俱全，根本沒見白妞的芳踪。

怎麼搞的？逃跑了，被人救走了？有人劫去了？還是……

二小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望望老大，小祖宗面無表情，誰也摸不透他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紅玉郡主穎慧過人，嗅覺尤其敏銳，皺一皺小鼻子，道：「這裡有女人味。」

阿寶小心翼翼的應對道：「郡主說笑了，有妳這位嬌客在，自然有女人味。」

李紅玉另有高見。「這味道不是本郡主身上的，必定另有其人。」

鐵牛倒抽了一口氣，道：「郡主好厲害，我們怎麼就聞不出來，事實上除郡主之外，再無別的女人。」

郡主不信，不停的邊走邊看，打開一扇窗戶，向外觀看。

賴皮發現，那六男六女各據一方，已將西跨院全面封鎖，急中生智道：「我想起來了，黃昏時分是有女人來過。」

李紅玉愕然一楞，道：「是什麼人？」

大哥大也不笨，隨機應變道：「非非歌舞團的舞孃歌伎。」

「赫，眞想不到，少俠小小年紀也好此道。」

「只是逢場作戲，消愁解悶而已。」

「一共叫了幾個？」

「兩個。」

「可知他們的姓名？」

「一個叫巧雲，一個叫蘭花。」

「恐怕不只是聽歌看舞，她們曾在此停留。」

郡主明察秋毫，絲絲入扣，逼得小祖宗窘態畢露，難以招架，賴皮及時解圍道：「輕歌妙舞，消愁解悶之餘，免不了會加演一段，這也是很正常的事，郡主何必一定要打破砂鍋問到底？」

這一來，阿寶無形中變成了一個酒色之徒。

效果却如立竿見影，郡主疑雲盡釋，退出臥房，來至堂屋，落坐在一張太師椅上。

小二已去，屋外除那六男六女外，活閻王閻五的人好像也在暗中窺伺。

李紅玉並無離去的意思，這時說道：「限期快到了，逮住兇手沒有？」

大哥大搖頭道：「倘若抓住女兇手，早送去衙門找欽差大人領賞金去了，怎會窩在風雪樓喝悶酒。」

「可有重大線索？」

「線索是有，尚待查証。」

「可否說出來聽聽？」

「事關賞金與在下的生死，恕難奉告。」

碰了一鼻子灰，並未惹惱李紅玉，依然面帶笑容，聲音嬌甜。「本郡主到來，主要是想跟少俠商量一件事。」

阿寶神色一緊，道：「郡主別客氣，有事儘管吩咐，在下當盡力而爲。」

「簡而言之，本郡主希望少俠逮捕兇手之後能直接交給王府。」

「交給鎮西王府？這可能有困難，區區揭了皇榜，是在替皇上做事，抓到兇手理當送衙門去，轉交欽差大人才是。」

紅玉郡主取出一張銀票來，拿在手中，道：「咱們打開窗子說亮話，不必轉彎抹角，少俠純粹是爲了賞金，王府絕對不會叫你吃虧，一萬兩銀子照付，甚至可以考慮加碼。」

小祖宗心兒打鼓，腦子裡疑雲重重，道：「恕在下愚昧，不知郡主用意何在，送官究辦不一樣會依法行事？可以明正典刑，爲何要交給王府？」

李紅玉振振有詞的道：「少俠有所不知，我們兄妹認爲，先王之死有重重內幕，是想從兇手身上揪出幕後主謀人。」

賴皮道：「這是最起碼的要求，一點也不過分，相信衙門與欽差大人會照着郡主的話去做，查明內情，找出元兇。」

郡主沉聲道：「恐怕未必，最怕官官相護，假如主謀人身份特殊，地位崇高，欽差大人可能也辦不了。」

輕重得失，阿寶衡量再三，已有成竹在胸，朗聲道：「區區乃一介草莽，不懂得什麼叫官場恩怨，也不清楚什麼是權力衝突，更不知曉名韁利鎖爲何物，只知道揭了皇榜就當找欽差大人交人領賞，這種私相授受的行爲恕小祖宗歉難接受。」

李紅玉郡主黛眉一揚，滿室生春，甜笑道：「只有傻瓜才會把到手的財富往門外推，別拒絕得太早，還有商酌的餘地，一萬兩以外，王府願再加一千，如何？」

阿寶眉頭深鎖，沒答腔。

「二千兩？」

大哥大笑而不語。

「三千兩？」

小祖宗沉默是金。

「四千兩？」

阿寶還是沒開口。

「五千兩？」

大哥大開腔了，態度未變。「這是原則問題，與錢多寡無關，銀錢再多咱家不能甘冒背信毀諾，人格掃地之險，甚至會淪爲被朝廷通緝的欽命要犯，有錢也沒處花。」

李紅玉不死心，仍圖作最後努力，將銀票放在桌上，道：「本郡主願再提醒少俠一聲，聰明人會留下迴旋空間，傻子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這是一萬兩，算是定金，請先收下，另外五千兩交人時再付。」

阿寶毫不遲疑，將銀票退還郡主，毅然決然的道：「恕在下愚駑，有負郡主雅意，寧願做個清清白白的傻蛋，也不願做言而無信，名譽掃地的聰明人，郡主勿再多言，可以打道回府了。」

小祖宗好大的膽子，對貴爲郡主的李紅玉也敢下逐客令，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郡主並未發小姐脾氣，僅僅聳一下香肩，一笑帶過，起身道：「本郡主不會再來，王府的大門永遠敞開，隨時歡迎少俠光臨，保証一手交人，一手交錢，絕不拖欠。」

話完，人去，率衆離開西跨院。

緊繃的心弦甫告一鬆，馬上又爲白妞的去向躭憂起來，賴皮緊張兮兮的道：「好險，好險哪，李紅玉這一關總算平安渡過，白妞這個死丫頭也不知死到那裡去了，看來勢必得重打鑼鼓重唱戲，再重新開始了。」

阿寶笑道：「白妞插翅難飛，被我藏在床下。」

賴文龍道：「這個死丫頭不是省油的燈，不然就不會幹出勾引老王爺，進而行兇殺人的勾當來，可能早已逃之夭夭。」

大哥大劍眉一揚，信心十足的道：「她跑不了。」

探首向外一望，証實李紅玉那一夥人確已遠去，關好門窗，領着賴皮、鐵牛，走進臥室，掀開床單。

床下果然有人。

正是女兇手白妞。

玉體橫陳而臥，似在熟睡一般。

今何時，此何地，白妞不可能在男人的床下鼾睡，而是被阿寶點了痲、啞二穴，身不能動，口不能言，外面的一切則全部聽在耳中。

小祖宗又露了一手絕技，屈指一彈，射出二股勁風，被封的穴道應勢而解。

賴皮生性風流，不放棄任何可以吃豆腐的機會。「喂，白妞，要不要小哥哥抱妳出來？」

「哼，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這就是白妞的答覆，叱聲中，人已平飛而出，順勢手起掌落，劈！脆生生的打了賴文龍一耳光。

賴皮摸一下紅腫的左頰，破口罵道：「不識抬舉的賤貨，早知妳不上路，就叫老大把妳賣給李紅玉，多賺幾千兩銀子。」

白妞沒理他，嘟吸着小嘴，衝至堂屋，一屁股坐下來。

阿寶接踵而至，突如其來的問道：「白妞，妳想不想活命？」

「廢話，螻蟻尚且貪生。」

「想活命不難，咱家可以救妳。」

「怎麼救？」

「送進大牢，再救出來。」

「這是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舉，乾脆現在就放了姑奶奶，豈不更痛快省事？」

大哥大的眸中掠過一抹異采，怪聲怪氣的道：「開玩笑，現在就放人咱家找誰去領賞金？這種賠本的生意二百五也不幹，而且……」

「而且怎樣？」

「救人是有代價的，在下不是慈善家。」

「好啊，說了半天原來是想在姑奶奶身上撈銀子。」

「錯了，錯到姥姥家去啦，咱家若是貪財，早就把妳賣給李紅玉了，坦白說，是因爲對妳頗有好感，頓生惻隱之心，不忍心眼見妳花信之年便香消玉殞，故而想在有代價的情形下助妳脫險。」

白妞聽他說得有理，激憤的情緒稍緩，道：「你有把握救我出來？」

「咱家從來不說沒有把握的話，做沒有把握的事。」

「萬一失敗怎辦？」

「一命抵一命，撞死在涼州。」

「這還像句人話，開個價吧。」

「折扣再折扣，優待再優待，咱家願把妳當作多年老友，僅象徵性的收妳一千兩。」

這個價錢的確很便宜，夠意思，事實擺在眼前，賣給李紅玉可以多賺幾千兩，白妞身上也有一張同額銀票，阿寶若是想要，乃舉手之勞，足証小祖宗既非貪婪之徒，抑且有幾分憐香惜玉之心，於是，不遑多想便一口答應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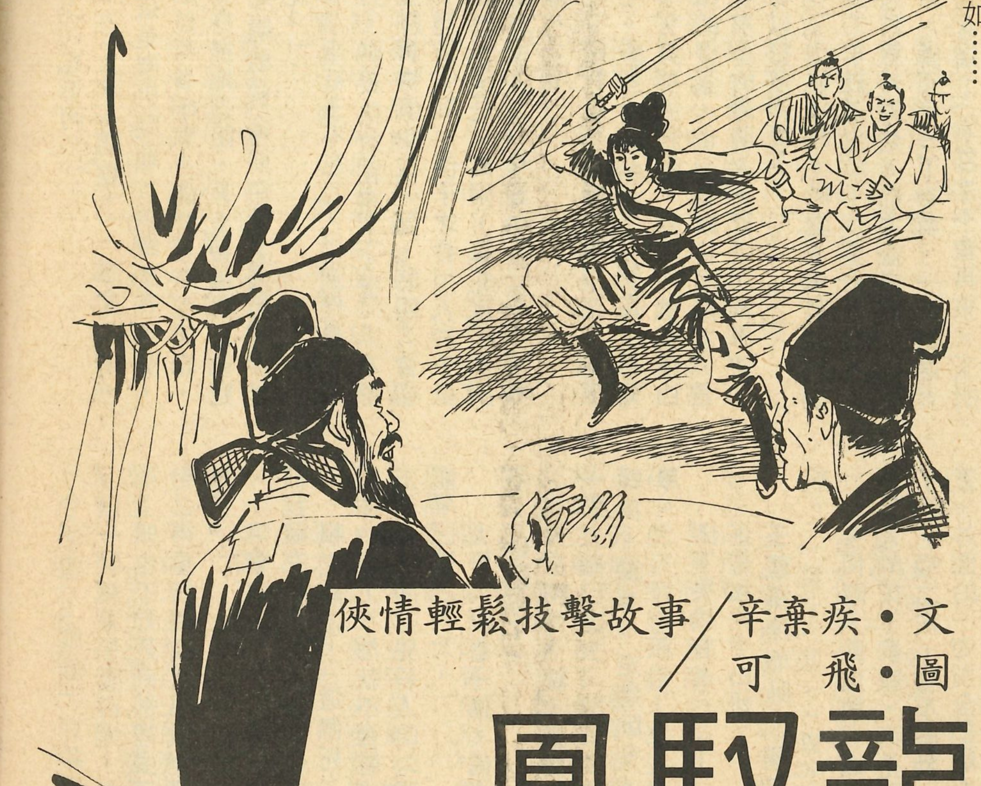
* * *

大事已定，阿寶開始爲押送白妞的事預作準備，打算明天一早便交人領賞。

不料，無意中發現，西跨院外，風雪樓四周，黑暗處鬼影幢幢，屋頂，樹上，房前，房後，處處都有人在暗中監視。

監視的人爲數不少，依稀可以分辨出有王府高手，閻五手下以及幾個來路不明的神秘人物，很可能是主謀者的同路人。（未完・六）

上文提要：小玉兒與小王爺等人離峨嵋，途中遇呂不愚帶四徒截路圍攻，要强奪小王爺贈送給小玉兒的七星寶劍，嚇壞了一旁的小王爺等人，而小玉兒却鎮定應戰，眨眼中小玉兒空手就破解了對方的四方陣，呂不愚驚慌不已。小王爺帶小玉兒往成都姜知府赴宴，官場之排場、官員們對小王爺之恭維奉迎令小玉兒大開眼界，官宴中小玉兒舞劍助樂，得到全場喝采，小王爺對她更護愛有如……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馭鳳

救援父弟奔南陽　巧向和尚探內情

金娘子道：「十八盤嶺山寇的信，他們把天生弄上山寨去了。」

小玉兒冷笑，道：「他們不想活了，他們在逼我殺人！」

金娘子道：「信上寫得明白，只要你爹幫他們去南陽，救出他們的少寨主趙大刀，他們保証天生一根毛髮也不會少的送回來。」

金娘子拭着淚，小玉兒道：「那趙大刀不是被莫少白正法了嗎？他……」

金娘子道：「信上說，趙大刀他爹趙瘋子，單人獨往南陽府，決心要殺莫少白爲他兒子報仇。不料半夜他摸進南陽府衙內，正準備往後衙去找那莫知府，附近突然傳來咒駡聲，這聲音令趙瘋子吃一驚，太熟悉了，這聲音正是他兒子的。」

小玉兒聽得很仔細。金娘子拭了眼淚！她擤把鼻涕，把事情詳細地說了，原來當時趙瘋子還以爲是他兒子在顯靈，遲疑了那麼一下子，便又聽得那吼駡聲「你們他媽的要殺便殺，想拿趙大爺來引誘我老子上當劫獄，來一個一網打盡，作你媽的大頭夢吧！」

趙瘋子聽得清楚，急忙躍到對面房頂上，他衝着下面望過去，嚄，那面正是個大牢，牢北有堵大牆，牆下有木槽，牢的另外三面，三張大網張着，長鐵鈎也備了十幾根，另外還有八個捕役在兩條暗道巡視着。

屋的脊背面還藏着兩個弓箭手，這光景別說了劫獄殺人，便接近也難了。

只不過趙瘋子心中還是高興的！

他想到兒子尚在人間，原來上一回傳言是虛傳，莫少白的目的是等着十八盤的强人來劫獄。

莫少白認定他兩次失財都是十八盤的强人幹的，這種窩囊氣他怎會只殺一個趙大刀就會消的？

他一心要來個一網打盡。

趙瘋子帶着一半憂一半喜的心情又奔回秦嶺十八盤，哥兒幾個一商量，最後下了個大大的結論，去找寶鷄的大元堂大夫史水樂，請他出馬協助救人。

大夥也知道史水樂已與山寨劃清界線，不再爲山寨暗中出力，便是請那史水樂的老友「秦嶺夜叉」石棟出面，史水樂也不會出馬了。

於是，趙瘋子幾人打商量，就把史水樂的兒子史天生給弄上山寨來了。

史天生可是史水樂的命根子，史天生如果有事情，史水樂必然會玩命。

當時史水樂就束裝上道了。

金娘子也要去，史天生也是金娘子身上的一塊肉呀！只不過史水

樂說得明白，這次還用不到金娘子出面，他一人前去就行了。

＊　＊　＊

金娘子把事情對小玉兒細表一番，小玉兒心中就有氣，江湖上還有這種找人幫忙的。

江湖上有許多霸王硬上弓的事情！

小玉兒一時間忘了成都還有個朱丕在等她，她對金娘子道：「娘，我去把天生弟找回來。」

金娘子搖手道：「十八盤嶺在荒山上，妳若救天生，就快去南陽府吧！」

小玉兒思忖了一下，點頭道：「也罷，去幫着救出姓趙的，我自有主意再整他們。」

於是，小玉兒連口水也沒喝，鞍上掛着吃的喝的還有一把七星寶劍，便拍馬往東馳去。

往東她也必經十八盤荒山。

＊　＊　＊

小玉兒拍馬馳得快，當晚已趕到咸陽城！

咸陽城有家小客棧，客棧的名字叫三光，主持三光客棧的正是王大年。

小玉兒如今長大了，三光客棧的人早已不認得小玉兒了，想着當年神偷「閃電手」白樹人與「空空兒」丁香帶着小玉兒前來這三光客棧，匆匆已有七八年之久了！

小玉兒已是個大姑娘，她似乎還記得咸陽這家客棧就在咸陽城西門。

她拍馬很快的便到了三光客棧門口，只見兩個伙計迎上來，小玉兒表現得親切的問：「有乾淨上房嗎？」

提燈的伙計直點頭，道：「有，有，姑娘，正有一間房空着，再晚就沒有了！」

小玉兒把馬韁繩拋在伙計手上，道：「替我上好料，明日一早就趕路！」

「是，姑娘，你請進！」

小玉兒提着她心愛的七星劍，小包袱掛在左手彎，跟那提燈的伙計便往店內走！

前廳上正有幾個人在吃喝，櫃上坐着王大爺，王老闆見進來一位美姑娘，他只是那麼一瞪眼。

他竟然忘了這姑娘是小玉兒。

如今的小玉兒不但長得美，便是穿在身上的也是道地的綾羅綢緞，那份美貌就不用再提了。

這時候二門桌子上坐的兩個瘦漢子一瞪眼，緊接着四隻賊眼盯上了小玉兒的手中劍。

小玉兒剛走過二門不久，其中一人低聲道：「小劉，那可是一把好劍呀！」

「爛眼張，這女子有些面善呀！」

「穿山鼠，去你的，美女你都面善！」

這兩人的話早就被小玉兒聽到了，但小玉兒只不過一笑置之，不過小玉兒也多少有些佩服兩人的眼光，她手中果然是寶劍！

＊　＊　＊

小玉兒不想在這時候向王大年套交情，她是有重要事去辦的，如果攀交情，免不了會誤了時辰。

她如果說出自己就是小玉兒，王大年必定嚇一跳。

小玉兒也曾是妙手幫的一員，只不過那時候她太小了，她只是跟在白樹人與丁香兩人身邊。

如今小玉兒可也並未忘掉她曾學過的幾手絕招，若論妙手本事，江湖上便是飛天三鼠算上也不是她的對手。

＊　＊　＊

小玉兒把吃的叫到她的房間裡，她打算今夜早睡，明日早起好趕路！

夜似乎漸漸的深了，看樣子已二更天了。

小玉兒早就睡下了，小玉兒的寶劍就擱在床頭上！

小玉兒是被一陣細碎的聲音弄醒過來的！

眞絕，這家三光客棧的屋頂有問題。

屋頂會有甚麼問題？

如果行走江湖碰上黑店，別說屋頂有問題，便床鋪桌椅都會出問題，吃虧上當那是家常便飯的事。

小玉兒就看得很平常。

她此刻連眼皮也不睜，她只是聽着。

小玉兒的耳力已至繡針落地聲也能聽到的程度了！

三光客棧的客房屋頂，是經過特殊處理過的，那屋頂的一角幾片屋瓦是鬆動的，屋內那一面却又架了幾塊木板，看上去宛如牆板，上面放着幾件物料。

此刻，細微的響動便是由那地方發出來的。

眞膽大，小玉兒幾乎想笑出來了。

＊　＊　＊

有一條瘦小人影，宛如狸貓般毫無聲息的自樓板上滑落到地面上，那眞是如貓爪着地不帶聲，只一晃便到了小玉兒的床前來。

這個人還以黑巾半蒙面，露出兩隻烏溜溜的爛眼睛！

這人只對小玉兒好一陣端詳，他可並未動淫念。

床邊擱着那把七星劍，看得這人直搓手。

小玉兒出氣眞均勻，這表示她睡着了！

那黑衣人面上表走怎麼樣，別人當然看不到，只不過從他的表情

就明白他太高興了。

他輕悄悄的取過七星劍，很快的插在他的腰帶上，一轉身這人已上了樓板，他從原來地方冒出屋面。

這黑衣人雙手撐着屋面躍出去，幾塊瓦立刻又蓋好，嚄，他一個鷂子大翻身便躍下地，黑影中已有人笑問：「爛眼張，怎麼樣？」

原來這人是爛眼張，妙手幫的二流頭目也。

閃身躍入黑暗裡，爛眼張道：「小劉，咱們快回去，得手了！」

黑暗中，小劉道：「劍呢？」

爛眼張手一摸，他嚇一跳！

「怎麼不見了？」

「你不是得手了？」

「我還插在腰帶上呀，怎麼會？」

「掉了？」

「掉了會有響聲！」

「你……難道……」

爛眼張道：「我再回去瞧瞧。」

小劉一把拉住爛眼張，低聲道：「睡着了？」

「錯不了！」

「難道有能人擋道？」

「不會吧！你守着，我再進去瞧瞧！」

爛眼張說着便轉身，刹時上了屋頂上，他又把那幾片瓦掀開來，低頭往客房內看過，就在微弱燈光下，他嚇了一大跳，因爲，他發現那把寶劍好端端的擱在床頭上！

爛眼張猶疑難決，他心想：「遇上鬼了？」

別管是不是有鬼，爛眼張隨身摸出個小制錢，那麼小心的抛在床前便發出「叮」的一聲响。

他這是問路的，如果睡在床上的人有警覺，自然會坐起來查看，這表明床上的人醒了！

人醒了當然不適宜下手。

爛眼張暗中看得清楚，床上的姑娘沒有動，床上姑娘似乎睡得正濃。

爛眼張閃動着瘦兮兮的雙腿，一蹴便又站在床前面，他先是兩邊看看，這才又抓起那把七星劍！

這一回他不把寶劍插後腰了，他拿在手上。

爛眼張也不用用他的頭腦，剛才劍被人取回去，這功夫還了得，識相的便遠走高飛才是，可他偏不信邪，來一個二次下手，眞是猪玀！

就在他剛剛攀上樓板的時候，突覺後腦勺如遭重擊，「轟」的一聲跌在地上。

爛眼張頭昏腦脹直搖頭，他幾乎不辨東西，爬起來用力站定先看床上面！

床上的姑娘未動彈，睡得好香！

爛眼張再四下裡看，沒有人呀！

再看看手上抓的寶劍，爛眼張以爲剛才頭碰上甚麼硬東西了，於是他自我解嘲的笑笑！

爛眼張不相信有鬼，妙手幫的人都不信邪門，他們的「工作」差不多夜間最多，如果信邪怕鬼，那別幹了。

爛眼張抬頭認清樓板邊沿，他雙臂一張又攀上樓板，只不過這一回他的腰眼上一陣痛，「轟」的一聲又跌在地上，跌得他扭着腰肢咧着嘴，也忍不住的要叫出口了！

他當然不能叫出口，立刻又拔身往上躍，冷不防樓邊坐了一個人，只一掌便又把爛眼張推跌在地上。

爛眼張大吃一驚抬頭低吼：「誰？」

樓板邊的人開口了！「應該是我問你是誰呀！」

爛眼張一聽，糟了，上面是個大姑娘，他再回頭看床上，喲，床上的姑娘不見了！

爛眼張可不敢多停留，扭轉頭便要往大窗衝過去。

爛眼張要穿窗而逃了！

太可惜了，他還未到大窗前，雙目一暗，窗前已站着那姑娘！

這可嚇死爛眼張了，只不過妙手幫的人有訣竅，一武二文三跪倒！

甚麼叫武？如遇對方是弱者，此刻發狠心打倒對方便走人！

甚麼又叫文？拔腿就逃不理會！

至於跪倒，吺，爛眼張就跪在姑娘面前了。

「姑娘，是小的有眼無珠，有眼不識泰山，睜眼瞎嘛，我爛眼張活該爛眼，我也該打，我打，我打！」

爛眼張還眞的幾巴掌打在自己的面頰上。

那姑娘當然是小玉兒，這時候她冷笑了。

「你是該挨打，可不是因爲你弄走我的劍，而是你太沒頭腦了！」

爛眼張急回應：「是，是，姑娘妳教訓得對極了，我沒有頭腦！」

小玉兒道：「把外面那個小劉叫進來！」

她此言一出，爛眼張差一點跳起來！

「姑娘！妳……妳……」

「我早已注意你兩人，我聽到你們說的話！」

爛眼張剛站起來，客房的門被推開了，只見王大年與兩個伙計進來了。

王大年一把抓住爛眼張，「劈

劈啪啪」就是幾巴掌，他叱道：「敢在我的店裡動手脚，找死啊。」

他的手猛一推，把爛眼張推到兩個伙計身上，王大年吼道：「送官！」

兩個伙計齊聲應：「是！是！」

兩個伙計尚未走出客房的門，小玉兒吃吃笑了！

「王老闆，休再做戲了，小把戲我五六歲的時候便已聽了不少！」

她此言一出，便兩個伙計也楞住了！

王大年猛一怔，道：「姑娘，妳何出此言？」

小玉兒過去把燈捻得更亮，她緩緩轉身，面對王大年，道：「王老闆，你可知一個人？」

王大年已心中生疑了，聞得小玉兒的話，立刻道：「姑娘，妳問何人？」

「丁香，我的丁阿姨！」

不但王大年吃驚得跳起來，便爛眼張幾人也瞪眼了！

門外有人衝進來，那人正是小劉！

「是妳，妳是小玉兒，我們幫裡的小公主呀！」

小玉兒笑了！

王大年一聽面前的姑娘是小玉兒，不由拿過桌上的燈在小玉兒的面前仔細看。

「噢！妳眞是小公主呀！太意外了！」

大夥圍上來，那爛眼張又是幾個大嘴巴打在自己臉上，罵道：「我這他娘的眞叫瞎了眼，竟要偸小公主的東西，眞該死！」

剛才打的雖响亮，但那並不痛，此刻打的才實在，他不但痛，口角也溢出鮮血來。

小玉兒道：「我知道都是自家人，換是別人，有得他受的罪了！」

王大年道：「小公主呀！這幾年不見，妳的武功進展得嚇人，我王大年爲小公主祝賀！」

小劉道：「小公主穿得好，長得美，不像從前小姑娘，一時間我小劉也不認得了。」

小玉兒道：「王老板呀！我丁阿姨他們呢？」

王大年還眞小心，他對兩個正在高興的伙計點點頭，示意他兩人外面去瞧瞧。

兩個伙計正要走出門，小玉兒道：「不用了，外面沒有人！」

王大年怎知小玉兒的耳目已至無微不聽了，他吃驚的問小玉兒，道：「小公主，妳是怎麼知道外面無人？」

小玉兒道：「我聽得到，嘻！」

她頓了一下又道：「說呀！我丁香阿姨他們呢？是不是仍然住在韓家大祠堂？」

王大年搖頭了！

王大年也呵呵一笑，道：「小公主，自從咱們兩次被人弄去不少銀子，韓家祠堂又漏了氣，被那個老尼姑知道以後，當家的便改換地方了！」

小玉兒道：「我想也是！」

王大年道：「妳帶人去索銀子，但當家的並不怪你，大伙都想妳呀！」

小玉兒一陣黯然！

她嘆息的道：「是我不好，我也無奈！」

王大年道：「小公主呀！當家的曾說……」

小玉兒道：「王老闆，你就別告訴我丁香阿姨現在甚麼地方了，我不想再爲她添煩惱！」

王大年道：「小公主，妳這話就見外了，丁當家還眞對妳朝思暮念苦斷腸吶，怎說不去見見！」

小玉兒道：「王老板，我還有急事去辦，你如果放心，就先告訴我丁阿姨住甚麼地方！」

王大年道：「小公主，再是急，也要見見丁當家一面，否則，有一天當家的知道了，我無法交代！」

小玉兒道：「王老板，十天八天我回來了，我自會對我丁阿姨解說的！」

王老板無可奈何了！

他也只好對小玉兒道：「小公主，如今丁當家的一夥人應該是太平了！」

小玉兒眞有些急了，她直向王大年道：「快說，我丁阿姨他們住在甚麼地方？」

王大年道：「船上！」

小玉兒道：「渭河船上？」

「不錯，船上比陸地安全多了。」

他看看房中幾人，又道：「咱們弄了不少銀子，當家的便買了幾條大船在河面上，除了總堂的船外，另外三條船幹些生意，爲人運送東西，船上全是咱們兄弟，以後沒有好買賣，也不愁大伙餓肚子。」

小玉兒點點頭，道：「還是我丁阿姨有見地，銀子既然弄到手，幹些正當買賣多安全，要知道銀子是弄不盡的，運氣却是有限的，我贊成丁阿姨的主張。」

王大年道：「我叫小劉帶小公主上船去吧！」

小玉兒道：「見面容易分別難，怕誤了我的大事！」

她對兩個伙計又道：「天快亮了，把我的馬拉出槽來，我要趕路了！」

王大年一聽可急了。

「怎麼說風就是雨，妳這就要走了。」

小玉兒道：「我趕往南陽府，去去就回來！」

王大年一聽之下，知道小玉兒眞有要事去辦，立刻吩咐灶上做些好吃的送過來！

那爛眼張這時候才知道，難怪自己盜不走寶劍，憑他的本事，若與小玉兒相比，實在差遠了！

* * *

小玉兒無心王大年的熱情款待，天剛亮便騎馬走了！

小玉兒繞過長安城，過壩橋，便直上大荒山秦嶺。

小川馬奔馳得快，山道上跑得更快，這天過午沒多久，前面便是個大山口。

這個山口有名聲，十八盤的西口叫油口。

小玉兒也知道十八盤的東口叫黑龍口。

她此刻策馬往山中馳，原打算二更天趕到武關的，只不過她的人剛進入大山口，荒山上已响起一支箭！

這些動作早被小玉兒看在眼裡，但她只投以冷冷一笑。

她拍馬往山腰半峯疾奔，心中越覺有氣，正奔馳間，忽的前面荒石野林中一聲吼叱傳來。

「站住！」

小玉兒根本不理會，她仍然往山峯上奔馳，她此刻也不多看那吼叫之處。

「站住，找死不是！」

緊隨這吼聲，一隻利箭朝向小玉兒的奔馬射來！

「颼」聲甫傳，小玉兒的身子立刻下墮，頭已垂在馬的左側，她左手疾抄，一支往馬腹射來的箭，已被她抄在手中。

「好身法，兄弟們，射！」

這一聲大吼，隨之數支利箭勁射過來。

小玉兒眞了得，只見她似乎一路在馬背上翻滾着，那些射來的箭，竟被她一支支的抓在手中，沒有一支射中馬身上的。

她雙手舉着箭，尖聲道：「再射，取你們的命！」

「颼」，一支响箭上了天，附近已不再有人射箭了。

那响箭在空中「咻」叫着，便也引得三里遠處的斷崖上閃出一夥彪壯人馬來。

這夥人馬三十多，簇擁着一個怒漢迎面攔住小玉兒的去路。

那怒漢手上端的是長把砍山刀，兩臂肌肉栗子狀，那塊頭宛似李逵下山來。

三十多個嘍兵擁着他走過來，對着小玉兒便嘿嘿笑了。

「奶奶的，妳這姑娘長得美，騎在馬上更是美，妳美我也壯，乾脆，咱二人山上去拜花堂吧！」

「哈……」嘍兵們全笑了。

小玉兒不笑，她冷冷叱道：「閃開！」

那莽漢偏頭問左右，道：「她說甚麼？」

有個嘍兵回應着：「她叫咱們一邊站吶！」

莽漢怪笑道：「這麼說，我褚老大沒聽錯了，她是叫咱們閃道了，你們說，咱們要不要聽她的話？」

「褚爺！誰捨得呀，哈……」

「那好，過去個溫柔的，扶着姑娘下馬吧，咱們不閃開，咱們替她牽馬上山啦！」

隨之過來兩個嘍兵，這二人一個伸手去扶小玉兒，另一個就去拉馬韁！

只不過他二人剛伸手，忽然雙雙往地上摔去。

兩個人抱住頭還大聲叫：「誰打我？」

小玉兒借着抖韁暗出拳，她出的是混元一氣通天神功，對付這些粗漢，小玉兒只用了一成功力還不到。

姓褚的一瞪眼，低吼一聲，道：「奶奶的，歪嘴屁眼，邪門呀！」

小玉兒冷冷道：「你何不上前來試試？」

姓褚的還眞不信邪，更何況自己這面如此多的人，這個臉可丟不起。

姓褚的雙手端刀大吼，道：「美姑娘，褚大爺捨不得砍了妳，褚大爺却不想妳再騎馬，妳這匹馬死定了。」

他忽然塌腰平身而起，只這一手「托刀斬」也眞的難爲他這種人物了！

小玉兒就幾乎喝一聲「好」來了！

小玉兒不等砍山大刀砍過來，她在馬上一聲吼叱：「你才找死吶！」

「轟！」

「噢！」

眞絕，姓褚的砍山大刀尚未砍到馬腿上，腦門上已吃了一記狠拳。

小玉兒虛空一拳有五六成力道，三丈遠打得姓褚的一聲厲吼。

姓褚的抛刀滾出兩丈外，人未爬起來便已厲叫了。

「奶奶的，是個妖女呀！」

小玉兒叱道：「我在想，下一拳是不是取你的命。」

姓褚的厲吼，喝叱。

「孩兒們，殺！」

「殺，殺妖女呀！」

三十多個粗漢往小玉兒衝過來，嘀，小玉兒雙腿一提，人已站在馬背上了。

她的小川馬四平八穩的站在山

道上，小玉兒就在馬背上左右出拳虛空打。

只聽得「哎呀」之聲此起彼落，小川馬四週已躺了十多個抛刀抱頭漢。

小玉兒也吃吃笑了，她高聲的道：「來呀，有多少叫你們躺多少！」

她這話還眞叫人相信，因爲已有一半人抱頭往外滾，還有一半在猶豫了。

姓褚的一看，大聲吼：「扯呼，扯呼，準他媽的是白蓮教妖女出現了。」

只這麼一聲「扯呼」，所有的嘍兵便往林子裡逃，小玉兒拍手笑了。

她騎在小川馬上低頭看，四隻蹄印清晰的印在山道上，是那麼的深。

原來小玉兒功力高，她站在馬背上出拳，神功通地，馬蹄也陷入地上兩寸深。

小玉兒拍馬往第七道盤嶺上，她知道，再過去便是個絕崖，那地方莫少白的人馬也吃過虧，那是個一夫當關萬夫莫闖的絕地。

斷崖上藏有滾石檑木，當然有弓箭手，那趙瘋子就把這一段當作他討飯的地方。

小玉兒心中在琢磨，自己要如何才能過。

小玉兒騎馬得得往前行，她已看到那山嶺緊臨的惡崖在前面。

小玉兒忍不住伸手拔出七星劍，她準備大幹一場了。

她心中也有一把「有」名之火在燃燒，大山上的强人太霸道，不該把她兄弟史天生擄上山。

手中握着七星劍，小玉兒暗中在咬牙。

便在這時候，前面斷崖下，忽然一彪人馬衝過來，爲首的一人有一隻大爆門牙露一半，一身古銅色肌膚發着光，這人的砍刀背在後背上未拔在手中。

他身後一彪人馬跑得快，一面跑一面叫，聲威就會嚇人一大跳。

小玉兒早就看到此人了，她冷冷的一笑。

那個人不是別人，十八盤嶺上的三當家霍大牙是也。

霍大牙的傷好了，他在那次燒山寨中未死，可也算他的命大。

霍大牙正在一處山洞中涼快吶，忽聽有人報告，說山下來了一妖女，拳頭一揚就會傷人。

霍大牙立刻想到一個人，這個人便是小玉兒。

江湖上也只有小玉兒會打這種拳，霍大牙就曾吃過小玉兒的拳頭。

霍大牙一聽之下先是驚，但旋即又是一喜。

他驚的是小玉兒別是爲了她的兄弟找上門來索人吧，如果她索人，那可麻煩了。

但霍大牙爲甚麼喜？

史天生早被他們藏起來了，小玉兒再是厲害，她不能不管她兄弟的死活吧！

霍大牙想通這一點，爬起來便往斷崖下奔過來了。

* * *

衆嘍兵還以爲霍大牙親自出馬殺人來了，如今這十八盤大寨上，大半嘍兵是新加入的，上一次大寨死了不少人，幾乎令趙瘋子眞瘋掉。

那年頭窮人沒飯吃，上山當山賊也算是司空見慣的事，只要山高皇帝遠，山寇便會應景而聚。

如今十八盤山寨又聚了三百多人，那姓褚的便是新加入的。

姓褚的原在鳳翔府幹殺豬行業，只爲老婆與人有染，他一氣之下殺了那個野男人，還好，他沒狠心殺死他老婆，匆匆外逃而來到這十八盤荒山上！

* * *

此刻，霍大牙當道猛抬頭，他還「咦」了一聲。

「妳……這位姑娘……」

他不知小玉兒習的是「混元一氣通天功」，小玉兒會隨她的功力增加而看上去又見成熟長高大了。

霍大牙就懷疑，這才多久呀，她怎麼長的？

正在霍大牙吃驚中，小玉兒勒馬開口了。

「姓霍的，你還認得我嗎？」

霍大牙吃吃的道：「妳……妳不就是史天生的女兒嗎？妳變成是個姑娘了！」

小玉兒叱道：「廢話，我原本就是姑娘。」

她看看堵滿山道的漢子們，笑道：「眞難相信，你們又聚了不少人！」

有人大叫：「是不少好漢！」

小玉兒冷然一哂，道：「你們是好漢，那眞正好漢又算甚麼？」

霍大牙忙笑笑，道：「史姑娘，妳這是那道而去呀！」

「找你！」

「哦，敢情爲了令弟呀？」

「你還算明白。」

「史姑娘呀，令弟如今好得很吶。」

小玉兒道：「再好也不如在家好。」

霍大牙道：「史姑娘，妳多多體諒則個，只等咱們少寨主無恙而歸，史少爺立刻由咱們護送，擔保他一根毫髮不損傷的回到家。」

小玉兒道：「是你們搬請我繼父爲你們助拳呀，你們還把我繼父兒子弄上山，恩將仇報不是？」

霍大牙乾乾一笑，道：「史姑娘，咱們同史大夫合作也不是這一回呀，唉，形勢有變也是不得已呀！」

「怎麼說？」

「史姑娘，自從上次鬧得不歡而散，咱們是對不起史大夫，只不過再要求他合作，欠缺油水呀。」

小玉兒道：「這話又怎麼說？」

霍大牙道：「過去的合作，是爲了劫贓官的財寶，所謂貪官之財人人得而分之，史大夫當然樂於合作，可是這一次純爲救咱們少寨主，沒有外快油水可分，史大夫必會拒絕。」

小玉兒道：「所以你們擄去我弟史天生，逼我繼父走南陽了。」

霍大牙咧開大毛嘴，道：「史姑娘，這也是不得已而爲之，妳多多體諒則個！」

小玉兒道：「姓霍的，我如果此刻上山寨救我天生弟，你們那一個能攔得了我？」

霍大牙道：「我們誰也攔你不了，只不過史姑娘，妳會白忙一場的。」

小玉兒道：「你說甚麼？」

霍大牙指着四週高山絕崖峭壁深壑，道：「史姑娘，妳看這山有多大，妳能找到令弟藏身之處嗎？」

小玉兒道：「我是找不到，但我可以逼你帶我去。」

霍大牙搖搖頭，道：「史姑娘，妳又何必多此一舉？令繼父史大夫已同咱們當家二人去了南陽府，史大夫等於再一次同咱們合作了，至於令弟已不關緊要了。」

小玉兒道：「算你會說話，我自然也明白這一點，只不過我可要把話說明白，你們若虐待我弟史天生，你們的日子就不太平了。」

霍大牙哈哈笑，道：「咱們幾乎把史少爺供起來，何來虐待一話？」

小玉兒冷哼一聲，道：「讓開！」

霍大牙道：「史姑娘，妳上山寨住一宵吧，天快黑了，山路多猛獸。」

小玉兒道：「我不住你們山寨，我趕南陽去，今夜住武關。」

霍大牙道：「史姑娘，快馬也要三更天才會到。」

小玉兒道：「你們誤了我不少行程，快閃開。」

霍大牙立刻對身後一批嘍兵們大吼。

「閃開，孩兒們，恭送史姑娘一路平安啦！」

「刷！」人馬兩邊閃開來，小玉兒挾馬疾馳，就在人羣之中衝出去，她連頭也未曾過回，一路往東疾馳而去。

望着小玉兒去遠，霍大牙還在發楞。

霍大牙也自言自語的在咕噥。

「奶奶的，這女娃自小就是個妖怪貨，她若不是一身本事嚇死人，奶奶的，我霍大牙定不放過她。」

一邊那個褚大刀開口了。

「三當家，你看她長得多美呀，天仙似的。」

霍大牙沉聲道：「美有甚麼用，誰敢動她一根毛髮？不要命了。」

姓褚的摸摸頭，道：「剛才咱們不知道，大伙吃了她的拳頭還不知怎麼挨的打，他娘的。」

霍大牙突然高聲道：「孩兒們，你們可要記住了，以後見到她，讓道。」

大伙齊聲回應着：「是。」

於是，這批人霎時間消失在山林之中了。

* * *

小玉兒拍馬趕路往東馳，她雖然未曾到過南陽府，但此去南陽只有這一條大山道，只要往東就錯不了。

小玉兒便是吃乾糧也在馬背上啃兩口完事，就在二更天過了一大半，遠處半山上有幾點燈火閃爍，小玉兒以爲快到武關了。

就在她打算先找個歇息地方時候，耳中傳來叮噹聲，這聲音她雖聽得清楚，但琢磨距離少說也有五里遠。

小玉兒的聽力異於常人，似這種距離別人是聽不到的。

她抬頭往發聲處看過去，灰濛濛中遠方武關附近一片山林處，似有閃光刀芒出現。

小玉兒就奇怪，這會是甚麼人在打鬥？

看看也是順道，小玉兒挾馬疾奔，漸漸的她發現了樹林邊斷崖下有兩個人打得好不慘烈。

兩個人還不住地發出「咤叱」與吼罵。

兩個人還不知道小玉兒已坐在一塊大岩石上看熱鬧吶，小玉兒半里外就下了馬，她躍在岩石上低頭着。

小玉兒只一看心中既驚又奇怪，因爲這兩個人她都認得的。

雖然，兩年過去了，但小玉兒還認得他二人。

這就是成年之人定了型，模樣不易變。

小玉兒認出這二人，她便不出聲了。

這二人到底會是誰？

看那雙手抱緊一把大砍刀狂斬怒殺的大漢，他可不是小人物，乃妙手幫當令幫主丁香的堂兄，「武關一把刀」丁卯是也。

再看另一人，可不正是回五台山養好傷，又回來的五台天一和尚。

這二人幾乎已仇恨遮天誰也難化解了。

他二人何止交過兩三次手，此刻不但幹得凶，還不住的在吼罵。

丁卯罵天一和尚是惡僧王八、禿驢狗操的。

天一和尚也回罵，他罵丁卯祖宗十八代是幹殺人越貨的挨刀人。

別以爲和尚是慈悲人，動上傢伙照樣忘了阿彌陀佛。

* * *

那天一和尚的馬溜禪杖竟然被他舞得光焰縱橫流竄，相當窒人，天一和尚殺到凶際，一副巨軀直往丁卯欺壓而上，他似乎不把丁卯的那把冷芒電閃的砍刀放在心上。

丁卯揮刀狂殺，一邊還咒罵。

「你娘的老皮，你出的甚麼家，唸你娘的甚麼經，你六根還未得淨吶，打老遠跑去南陽府呀，你助那貪官莫少白，你他奶奶的準是收了姓莫的好處了。」

天一和尚也回罵：「殺千刀的狗强盜，上一回官家去燒山，倒被你們幾個逃脫掉，死了不少小嘍兵，那種機會不會再有了，姓丁的，你今夜再難逃公道。」

丁卯大怒，吼罵道：「去你娘的公道，天一呀！你怎麼不想一想，這是在我丁大爺的地盤上，丁大爺我武關城頭上一聲吼，準叫你這禿驢看不見明天太陽。」

天一和尚厲烈的嘿嘿冷笑道：「你已經沒有站在城頭吼叫的機會了，你死吧。」

天一和尚一路梅花禪杖緊着砸又打，那丁卯已急得哇哇怪叫不已。

便在這時候，岩石上的小玉兒拍手笑了。

「嘻……你二人打到天亮也分不出高下來。」

她這麼一嘻笑，天一和尚與丁卯齊吃一驚，雙雙緊守門戶分開來。

他二人抬頭看上面，小玉兒早已不見了。

「甚麼人？」丁卯沉吼。

天一和尚還擔心丁卯來了自己人，因爲這兒乃是武關范疇內，難免不被丁卯的人所見。

只不過就在二人吼叱中，斜刺裡奔來一匹馬，那馬上端坐着一位美姑娘。

不用說，這美姑娘正是小玉兒。

小玉兒拍馬到了荒林邊，半圓月兒正照在她那嬌美的嫩臉上，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睛一陣眨動間，她笑道：「喂，你們怎麼不打了？」

丁卯大怒，叱道：「妳是誰？」

小玉兒吃吃笑了。

天一和尚似乎還知道身份，他稽首，道：「女施主，妳好大的膽子呀。」

小玉兒再是一笑。

丁卯叱道：「姑娘，妳還未回答丁某的話。」

小玉兒道：「你問我是誰呀？」

「不錯，此時此地，敵我必需分明。」

小玉兒道：「如果我實話實說，我就說咱們是敵也是友。」

丁卯叱道：「這算甚麼話，是敵就不是友，是友當然不是敵。」

小玉兒笑得很妙，她把身子往前傾，笑道：「如果說是敵，那是因爲你同十八盤的强人有勾搭，幾次打劫都有你一份。」

一邊的天一和尚心情一鬆，立刻高聲道：「姑娘說對了，這惡徒與十八盤的强人有勾結，他們打劫莫知府兩次了，實屬該殺！」

丁卯大怒，冷冷一哼，道：「便是多一個女人助拳，丁大爺也不會放在心上。」

小玉兒道：「可是我如果出馬，你接不了我一招。」

丁卯仰天大笑，道：「少吹牛。」

小玉兒道：「我却又不想對你出手！」

丁卯道：「妳這是怕我手中的大刀，哈……」

小玉兒搖頭道：「你的刀不值一哂，因爲我們之間也算有點朋友關係。」

丁卯大怒叱道：「誰同妳朋友？」

小玉兒道：「你的驕傲已令我不樂了。」

丁卯手中砍刀一擺，吼道：「這話也是丁大爺要說的。」

小玉兒冷笑了。

她緩緩的下得馬來，左手七星劍未出鞘，大方的站在丁卯身前，道：「你出刀試試。」

丁卯似不信邪，他的砍刀一揚，道：「少囉嗦了，天一和尚呀，你二人齊上吧！」

他還眞的擺出一副不在乎的模樣。

小玉兒手一擺，笑道：「不用，我只接你一招。」

丁卯何許人也，他怎能受此侮辱，大吼一聲疾出手：「我劈了妳這不知厲害的臭丫頭。」

「咻」聲處，小玉兒不見了。

丁卯一刀劈空，急忙來一個野戰八方，砍刀平旋後殺，只不過他的刀才劈出一半，右肩頭頓覺一痛，砍刀幾乎脫手，側頭看去，小玉兒却是優閒的站在二丈外。

小玉兒還吃吃笑吶。

「怎麼樣，你還能舉刀嗎？」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頭痛人物

上文提要：凌珈便和小林說出斷左手有岳飛、郭子儀絕學，還有兩人師門的武功，即古今四個人的絕學，並出示從米振宇手中搶得的瓶子，那張抄錄紙是從何志欽處得來的。斷左手得到了，還有斷右手未知下落，左右兩手都刺用番文刺有兩人師門和岳、郭的絕學……小盲女離開小林後，被柳儀芝捉着，欲將她凌辱報復……

儀芝故技重施　米珠雙腿俱折

這個扣住她脈門的人曖昧地打量她的身體，道：「老實說，那少女窈窕也細嫩，但像我這等老經驗的人，還是比較偏愛妳這類型的女人……」

說着，就在她的胸部摸了一把。

脈門被扣住，柳儀芝動彈不得。

這眞是作法自斃，害人害己。

那兩個漢子要過去動凌珈。

這樣失身是太划不來，也太令人絕望了。

「慢著，二位先到一邊去放哨把風，待會不會少了二位這一份的。」

那兩人這才分別走開把風去了。

柳儀芝一急，竟忘了報出身份和師門。

她的出身是很不錯的，至少很多人會賣帳。

這個中年人似乎十分欣賞她，就不停地在她身上摸索，甚至他的手還伸到衣內去猥褻她。柳儀芝也哭了。

她萬分後悔，但已遲了，這人已點了她的穴道。

這穴道被點，她已經有口難言了。

這就是不幸的導因，如果她能說話而說出是「醫怪」的女兒，相信大多數人物都會有所忌憚的。

當然，柳儀芝也要爲自己的行爲負大半責任。

三千兩銀子販賣人口，誰也不會把她估得高，更不會想到她會是一代名醫柳大元的女兒。

結果是她被玷汚了。

那兩個見這頭目玩了這個，二人走回來要求把這少女給他們，其中之一道：「莊護法，你已經……」

這個五十左右的漢子瞪了他一眼，似在怪他洩露了他的身份。其實他們都是「海天幫」中人，此人是護法之一，名叫莊璞。

「海天幫」雖不是正當幫會，但任何開窰立櫃的幫會組織，開宗明義，也都會標榜正義，固守舊有禮教等措施，至於能否徹底執行就是另一回事了。

「海天幫」當然絕對禁止這種姦淫婦女之事。

兩部下是堂主，知道失言。

不過這莊璞已經弄了柳儀芝，只好把另一少女送給兩個部下，以便堵住他們的悠悠之口。

兩個漢子要決定先後，就猜起拳來。

結果其中矮的贏了拳，另一個悻悻而退。

這漢子上前要把凌珈的身子托起來，抱到一邊草深處，那知身子一弓，手還沒有碰到凌珈，就被一

是的，丁卯的砍刀雖未脫手，但他的刀却變成了「杖」，他拄刀吃驚的站在那兒發楞。

這可也令天一和尚又驚又喜。

他可不會輕易的放棄這大好機會，一頓彈杖，大吼的道：「此獠留在世上終是禍害，待貧僧超渡了他吧！」

他話聲甫落，人已握杖直往丁卯當頭打下來了。

丁卯當然不想死，他斜身往地上滾去。

丁卯閃過天一和尚一杖打，但天一和尚的第二杖又疾打過來，而丁卯似乎逃不過背上一杖打了。

突然間，小玉兒隔空打出一拳。

「轟！」

「噢！」

等到天一和尚痛苦的甩過頭來，他對小玉兒大叫，道：「妳……爲何救他？」

丁卯冷汗直冒的站起來了。

他對天一和尚大罵：「臭和尚，你想撿便宜呀！」

天一和尚道：「可惜沒打爛你的頭。」

小玉兒這隔空一拳，倒令丁卯大吃一驚，他立刻想到一個人。

那個人便是小玉兒，他也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小玉兒曾被他的堂妹收養過。

小玉兒也爲十八盤弄過銀子。

「妳……是……」

小玉兒道：「我說過，我們是友也是敵。」

「那麼，丁香妹子……！」

「丁香乃我阿姨。」

「唷，這才幾天，妳出落得花容月貌了，我一點也認不出，妳是我大妹子養育過幾年的小玉兒呀！」

這算甚麼，打了半天他們又變成朋友了。

天一和尚心中不是味道，如果再待下去，單只這小玉兒他也難應付。

天一和尚要溜了，小玉兒立刻笑笑，道：「和尚，你別走呀！」

天一和尚道：「我不想同女人打架！」

小玉兒道：「我也不想同你打呀。」

天一和尚道：「可是你們已成朋友了，妳難道不會助拳對付貧僧？」

小玉兒道：「怎麼會呢？我正打算同大師一齊下南陽吶，嘻……」

她這一笑，令天一和尚莫測高深。

丁卯道：「小玉兒，我已久未見我那堂妹了，妳見了妳的丁阿姨之後，告訴她來武關玩玩，妳也一齊來。」

他在套交情，小玉兒道：「我也兩年未見丁阿姨了。」

她拉過馬又騎上，緩緩對二人又道：「我要走了，你二人如果還不罷手，我也不管了，再見啦！」

她拍馬往武關城馳去。

丁卯一看，立刻對天一和尚，道：「和尚，你滾，我的這位小姪女今夜要下榻武關，咱們之間的轇轕，且等過些時再一決生死了。」

天一和尚冷冷道：「姓丁的，你可眞會攀交情，只怕人家不領情。」

果然，小玉兒回頭一聲，道：「我回南陽府了。」

丁卯一聽，立刻大叫：「小玉兒，咱們有關係，妳怎能過門而不入呀，這要叫我大妹子知道了，她會對我的失禮不滿意吶！」

小玉兒道：「等我回來以後再打擾了。」

那丁卯怔住了。

天一和尚哈哈一笑，左手抓起禪杖疾往小玉兒去的方向追下去了。

＊　＊　＊

小玉兒不是不累，她早就想睡一覺了，但當她發覺天一和尚要去南陽府，她改變心意了。

小玉兒出手分別打敗丁卯與天一和尚，便是要天一和尚全身而退，這樣，她就會從天一和向口中得知一些南陽府的事情。

從而可以明白，小玉兒長大了，她有精明的頭腦來處理當前的事了。

天一和尚拔腿狂追五里遠，其實他也不需要追，因爲小玉兒有心等他追上去，小玉兒騎馬緩緩行。

天一和尚走得快，刹時追上小玉兒。

小玉兒低頭一笑，道：「大師，你也去南陽呀！」

「貧僧已經說過了。」

小玉兒一笑，道：「大師去南陽，必是去知府衙門見莫大人了。」

天一和尚一怔，道：「女施主知道？」

小玉兒道：「我師父脫凡師太也與莫大人私交不錯呀。」

天一和尚似是受到鼓舞，他哈哈一笑，道：「如此說來，妳是受令師之命，前來助拳的了。」

小玉兒幾乎想笑了。

她怎麼會是助拳來的，她是要助繼父一臂之力的。

她的目的很單純，只想順利的帶回小弟史天生。

小玉兒騎在馬上緩緩的道：「大師，我不是助拳的，雖然我師父不便前來。」

（未完・四）

個反耳光砸了出去。

這一反掌耳光砸中他的面頰，由於恨極用了全力，這漢子的牙齒掉落，連牙床及大顎骨也碎了。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震住了場中所有的人。

凌珈在地上匆匆穿上衣衫，另一個漢子撲了上來。

莊璞厲聲道：「退下！一個絕對不成！」

這漢子不識相，他看不出這麼一個美好而荏弱的女孩會有什麼了不起，因爲她這一掌把他的同伙砸昏了。

在兩丈外，那漢子迄未醒過來。

這漢子已經攻了上來。

凌珈差點失身，這一羞怒是可以想像的，沒有第二下，一把扣住此人的脈門一抖，在頭上敲了三個花。

這漢子的一條右臂傳來了肉糜骨碎的「格巴」聲。

「克察」一聲，大約半抱粗的樹幹一折爲二。

人當然也變成肉餅了。

這一手幾乎震住了所有的人。

只不過莊璞是護法，他不能退縮。

他撤下了九節鞭一字字地道：

「想必大有來頭！」

凌珈那會在這些淫徒面前亮出眞正的身份？

她冷峻地道：「一點來頭也沒有，但照樣能使你付出慘痛的代價！」

「老子不信……」莊璞第一招就用了他的三絕招之一。

對別人管用，對這小妞似乎不靈光了。

一鞭二鞭三鞭都落空，接着又抽了七鞭。

在第七鞭上，鞭梢忽然被抄住。

莊璞以爲較蠻力應該是不會輸人吧？

這想法也錯了，只見這少女身子稍稍後傾，雙足分開約一大步而微挫，這分明是「寶塔功」。

就像一座寶塔座落在地下一樣，屹立不搖。

莊璞拉了三次未能把她拉動，信心一失，被凌珈蹴了一腳，疾退一丈，正要趁機逃走。

凌珈竟落在他逃走的方向迎面攔住道：「你是『海天幫』的護法，身份超然，總要露兩手才行。」

莊璞深知遇上了高人，道：

「不知姑娘是何人門下？」

「你配問這問題嗎？」

莊璞只好再次掄鞭攻上。

不論他如何賣力，還是沒有搪過十五招而被砸了一掌，在跟蹌後退中，被制住了穴道倒下。

凌珈打量四週，眞是餘悸猶存。

如果不是師門的武學精湛，解穴奇快，今天就只有死路一條，說來說去，都是柳儀芝這女人害的。

她走到柳儀芝身邊。

柳儀芝被污，身上還沒有穿衣服，但她可以看可以出聲，她忽然閉上眼，淌下淚來。

「妳也知道難過？」

柳儀芝不出聲。

「要不是我解穴夠快，可能比妳還慘了！」

柳儀芝道：「殺了我！」

「老實說，我的確早有此意，妳不檢討自己佔有小林的卑鄙手段，却專門去怪別人恨別人，妳該死！」

「殺了我，快點！」

凌珈道：「妳死有餘辜，殺了妳也未必能洩我胸中之恨。」

「妳……妳要怎麼樣？」

「算了，我放妳一馬走吧！」立刻解了她的穴道。

凌珈看也不看她一眼，就迅速離開了現場。

柳儀芝並沒有馬上爬起來。

至少她該先把衣衫穿上，但她沒有。

她仍然躺在草中，她對人生已失去了信心。

過去她天天盼望見到小林，現在這慾望也沒有了，但凌珈不殺她，她也不想死了，也許她突然變了。

她有一股衝動，她要報復男人。

她可以隱隱看到，躺在五六步外的莊璞。

這工夫有個人像鬼魅一樣到了現場附近，竟是「雪山神鷹」高照，這二人四目一接時，都失聲驚呼。

高照絕對想不到在這情況下遇上他迷戀的女人。

柳儀芝也未想到，他會在此刻出現。

她立刻穿上了衣衫，這時才發現，莊璞也自解穴道溜了。

「儀芝，我是不是來遲了一步？」

這句話說到了她心裡去了。

的確，他要是早來半個時辰，什麼事也不會發生。

她冷冷地道：「你根本不來有多好。」

「是怎麼回事？」

這當然是多此一問，一看現場及她赤裸身體也就明白了。所以她不想回答，掉頭就走。

「儀芝，我很抱歉！」

「你抱什麼歉？今後我已經沒有資格了。」

「不，不論妳發生什麼事，我對妳還是一樣。」

「我剛剛被一個『海天幫』的護法莊璞姦污過，你也不在乎嗎？」

「我會爲妳報仇，但我不計較這個，妳在我的心目中仍然是冰清玉潔的。」

「冰清玉潔」四字對她十分刺耳。

在此事件之前，她早已不是「冰清玉潔」了。

只不過她走到那裡，高照就跟到那裡。

儘管她心灰意冷，却也不能不感動。

只不過她十分自卑，她眞的配不上高照了。

這天入鎮住入客棧，兩人各要了一個房間，但晚飯後，高照要求同屋睡。「儀芝，我並非要幹什麼，而是怕妳不告而別。」

「我現在還怕什麼？只怕不潔的身子污染了你。」

「儀芝，妳還不知道我的爲人？」

「正因爲如此，還是奉勸你離開我，我眞的不配了，在此之前，和另一個男人也有過，而且是自願的。」

高照微楞了一下，道：「是不是那個林小飛？」

「不錯！」

「你們的年齡不是太……」

「我偏愛年輕的男人，他的體力取之不盡。」

高照的臉色很不好看，因爲她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個淑女，這些話絕對不是淑女所應該說出來的。

柳儀芝道：「我和小林很熟，要不是另一個女人攪局，我們會繼續那種令人十分懷念的來往……」

高照忍無可忍，道：「爲妳也爲我留點自尊成不成？」

「不愛聽就走，我也沒有留你。」

「儀芝，妳要冷靜不要衝動，這種事不能怪妳個人……」

「不要說這些風涼話，我目前不見得比一個妓女高明些！」

高照連連嘆氣，道：「儀芝，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誰都有過挫折，不要爲了這件事……」

「請！你請吧！這種不關痛癢的話我不想聽！」

「我是一番善意。」

「我不管好意歹意，如果以後遇上小林，要是他對我還有胃口，我一定還會和他上床的。」

高照一言不發，掉頭走了出去。

高照退了房出鎮而去，他已是仁至義盡了。

柳儀芝躺在床上，四仰八叉，很不雅觀。

人往高，水流低。人受了嚴重打擊，就會頹廢沮喪，得過且過，甚至每下愈況更趨下流了。

這工夫後窗外有人窺伺。

不久，柳儀芝昏睡過去。

醒來時，她感到被人緊緊摟抱，渾身赤裸。

這種經驗已經不是一兩次了，她知道那事又重複一次。

她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是不知道這個又是誰。

她睁眼望去，不覺爲之氣結。

此人竟是同門師弟「毒公子」錢有餘。

這小子比她小十歲光景，是父親最喜愛的門下。

本來此人不花，不知爲什麼會來這一手。

柳儀芝已是殘花敗柳，並沒有上一次那麼激烈了，她冷峻地道：

「我本以爲你是匹狼，沒想到你只是一頭狗。」

「師姐，我好喜歡妳，早在以前就愛上妳了。」

這一點她可以相信，她可以體會出來。

「喜歡我就來這一手？」

「師姐，我以爲這樣雖然對妳不敬，却是得到妳的最便當而有效的方法。師姐，原諒我這點苦心！」

「你不怕我回去稟告家父？」

「師姐，妳不會的。」

「憑什麼以爲我不會？」

「因爲妳在外面也不是一本正經的做人。」

柳儀芝道：「你都知道什麼？」

「師姐，何必炒這碗冷飯。」

「你不說出來我怎知你不是套我詐我？」

「師姐不是和小林有一手？」

柳儀芝以爲，保密是很難的，她道：「有又如何？」

「師姐，你們的年紀相差太多了。」

「差十歲和差二十多歲有多大的分別？」

「師姐，畢竟我們還是同門呢！肥水不落外人田哪！」

「你是不是以爲我已非完璧，就可以隨便……」

「不，不，師姐，如妳願意，我們馬上成親！」

「你敢讓我接你幾手嗎？」

「師姐，不論是身手或施毒，我都非妳的敵手……」此刻毒力已過，柳儀芝突然發勁突襲。

快是夠快，只不過錢有餘並未說實話。

他說武功和使毒都不如師姐那是謙虛之詞。

柳儀芝一戳戳空，錢有餘已在床下了。

床上床下二人都是赤裸的。

柳儀芝還要再攻，錢有餘道：

「師姐，有人來此看到這景象太難

爲情了吧！不要再打了！」

的確，柳儀芝一言不發匆匆穿衣。

幾乎半生都沒有今天一天發生的事情多。

「師姐，你眞要殺我嗎？」

柳儀芝不出聲。

錢有餘跪在床前，她立掌如刀但終未劈下。

「師姐，我知道妳不忍！」

「滾！快滾！」

「師姐，我願意負責！」

「誰要你負責？」

「師姐，妳會報告師父嗎？」

柳儀芝不出聲，錢有餘道：「師姐不回答這問題，我就永遠不起來！」

柳儀芝道：「滾吧，我不會說的，但你要是洩露了此一秘密，我終會殺你的。」

「師姐不考慮嫁給我？」

「當然不成，我們同門，年紀相差太多！」

「可是我會萬分思念師姐的。」

「你要死是不是？」

錢有餘終於走了。

＊　＊　＊

這是括蒼山的一個峯，時在三更。

在這兒打鬥的有好幾撥人。

主流是「海天幫」中人，以長老倪賓率領，護法及壇主以下人物大約有十五六人之多，聲勢最大。

其次是「白馬山莊」中人，由米振宇率領三兄弟米振山、米振海及米振江，加上護院也有八九個。

另有「狐叟」和「勾漏三寡」。

他們在打爛仗，爲的是一個陌生中年人身上的瓶子。

這陌生人的身手極是了得。

像「海天幫」的長老倪賓，和他打了五十多招，也不過稍佔上風而已。

先是這二人在動手，後來米氏兄弟到來。

米氏兄弟自然是攻擊倪賓，不一會倪賓的部下也繼續到了，這麼一來米氏兄弟又不行了。

就在這時「狐叟」來了，也攻擊「海天幫」的人。

這均勢還沒有打破，「三寡」一到，「海天幫」才感到不支。

陌生漢子要趁機溜下峯頭，忽被兩人攔住。

這二人竟是小林和凌珈。

兩小聯手，這陌生人雖厲害，不出二十五招就很狼狽了。甚至在三十五六招上，被小林一脚踹中。只聞「啪」地一聲，似乎是瓶子破了的聲音。

幾乎同時，此人身上掉出破瓶子的玻璃，也掉出兩隻手。

兩隻手，所有的人都不由一怔。

於是個個有如渴驥奔泉，瘋狂撲上去搶那兩隻手。

顯然，那是兩隻左手。

既爲左手，怎麼會有兩隻呢？

但沒有人去想這些，他們只想搶到手。

首先由於米振海最近搶到了手，但被「狐叟」奪去。

但「狐叟」奔出五七步又被「三寡」截住。

「三寡」聯手，豈是等閒，又被她們奪去。

此刻兩小還在和那陌生人火併。

似乎這陌生人恨兩小弄破了他的瓶子，使在場諸人看到了兩隻手而搶奪。

「三寡」正要離開現場，這陌生人要上去搶。

兩小也要搶，當然，「海天幫」的人也不會放過。

這局面很亂，但由於「海天幫」的人太多，他們當然佔便宜，其中一隻左手被倪賓搶到手。

另一隻左手被凌珈搶到，還沒轉身又被「海天幫」的護法司徒靜搶了去。

於是倪賓一聲令下，全體撤退。

他們得了手向峯下掠去，另外幾撥人追了下去。

兩小當然也會追，而且還邊追邊打，最後擋不住「海天幫」人多，被他們跑了，有些人還在追趕。

兩小在林中停了下來，立刻抱在一起。

唇對唇，身子扭纏在一起。

二人溫存了好一會，小林才道：「從此以後不會再有人來找我們要那隻左手了！」

凌珈格格笑道：「讓那些王八蛋去搶吧！」

「但是，遲早他們會認出來的。」

「除非當初把四人的武功刺在雙手上的人才能認出眞僞，何況咱們並非完全改變了那些刺青怪字。」

小林道：「妳師兄的身手不賴呀！」

「那陌生漢子不是我師兄，是家父的忠僕，他叫韓通，這次配合得很好，連『海天幫』也會上當。」

小林道：「可是那隻右手迄未出現。」

凌珈道：「那當然不會太快，但我們只要留意，遲早會出現的。」

兩小離開疏林，奔出五七里，有兵刃撞擊聲來自山溝的林中。

這山溝並不是很深，林木也不密。

在溝上可以看到五個人在力搏，以二對三，那三個人似感不支，而這五個人全是三十多到四十歲之間光景。

兩小一個也不認識。

又過了五六十招，三人中一人被砸倒。

另一個又挨了一脚倒下，倒下那個還沒爬起，又挨了一掌。

第三個支持了十招不到也躺下了。

並非這三人太差，而是這兩個漢子身手極高，尤其擅長合擊之術。

兩人之一的漢子在最後倒下的人身上一摸，居然摸出一個瓶子。

兩小不由互視了一眼，那有這麼多的瓶子？

這人拿着瓶子，得意地笑着道：「終於到手了，也不負師門的重託，老二，我們走……」

二人還未出溝，忽然衣袂破空而至，一個錦袍人落在溝中，來人居然是「三祖」之一——「太平老祖」曲以直。

曲以直道：「二位，把東西留下可以自去！」

拿瓶子的人道：「夠嗎？」

曲以直道：「知道夠不夠之後就太遲了！」

「你是何人？」

「『太平老祖』曲以直。」

拿瓶子的對另一個道：「聽過這名字？」

另一個攤攤手，道：「沒聽過。」

拿瓶子的道：「老兄，回家吃老米飯去吧！你不夠！」

曲以直往上一撲，瓶子就丟給了另一個。

曲以直撲向另一個，瓶子又飛了回來。

二人甚有默契，瓶子飛來飛去，丟得準接得也很精準，瓶中的藥水嘩啦嘩啦地響着。

曲以直被耍得火冒三丈，這一次他雖然一撲，瓶子已飛向另一人，他却不再撲向瓶子而攻擊此人。

這人似未想到這一手，要閃已不及。

曲以直是「三祖」中身手最高的一個，一掌砸中，這漢子就飛了出去，另一個一看不妙，立刻向林外狂竄。

曲以直疾追，堪堪追上時，這人又向後一丟，大叫一聲：「接住……」

這一丟很遠很遠。

如果那個中了一掌的人接住而傷也不重的話，很可能會利用夜晚林中很暗脫身的。

但是他們却未想到，還有第三撥人。

這第三撥當然是兩小，他們藏在枝椏密葉之中。

這瓶子丟得太高，小林伸手接住。

那人大叫「接住！」被砸了一掌的人也剛剛站起。

他聽到同伴的「接住」二字，仰頭望去，沒有看到什麼，因爲此刻瓶子已被小林接住，此人尚未看到。

當然，「太平老祖」也未看到。

丟瓶子的人的視野被曲以直擋住，自然更未看到了，就這樣，瓶子好像忽然間消失不見了。

三個人立刻四下找尋。

妙的是，瓶子丟出如落地，總會有破碎聲的。

除非中途被人接去才不會發出聲音。

三人都想到了這一點，曲以直先制住原先被他砸了一掌的人搜了一下，身上並無瓶子，於是就注意樹上枝椏了。

只可惜遲了些，當曲以直制住那人搜身時，兩小已自樹上溜了。

他們奔出數里入鎮，住入客棧中，拏出了這瓶子，取出這隻左手一看，的確也是一隻左手，手心也有刺青。

兩小不由一怔，那刺青也頗似他們得到那隻手的刺青，取出一看，不由十分驚異。

原則上這隻左手上的刺青也只是數處改變了一下。

雖然改變的不是和兩小那隻改變的一樣，却可以看出，這兩隻左手的刺青必然來自同一個人。

「小林，看到沒有，出自同一個人。」

「差不多。」

「可見這人和咱們的想法略同。」

「製造一隻左手擾亂視聽，使武林中人搶奪不已。」

「對！就連曲以直這等人物也會上當。」

小林道：「他們三人有沒有看到我們？」

「絕對沒有。」

「這製造假手的人極可能就是擁有那隻右手的人。」

凌珈點點頭，她忽然被小林抱住。

「你要幹什麼？」

「妳不是明知故問？」

「不成。」

「爲什麼？」

「春潮帶雨晚來急……」

這是一首唐詩中的一句，用來利用月事來了很得體。

「眞掃興！」

「忍兩天吧！」

＊　＊　＊

凌珈失踪了，她是在客棧中失踪的。

據畢熙說，她要上街購物，一去未回。

大約已有三個時辰了，小林大急，二人分頭去找。

凌珈身手高絕，但仇人不少。只怕有人以不正當手法捉她，那就危險了。

果然不錯，捉她的人是柳儀芝。

凌珈放了她一馬，她非但不領情，且更加痛恨。

由於柳儀芝的陷害，凌珈差點失身於兩個「海天幫」的人，最後能饒了她，眞可說是異數。

柳儀芝總會想起小林，那熱情的纏綿，每每使她無法成眠，她這年齡是十分重視性慾的。

因此，她對凌珈之恨不能消除。

大概是凌珈時運不濟，正好上街被柳看到。

可想而知，柳儀芝絕不會再那麼傻和她動手，而是利用她的看家本領——施毒，把凌珈弄走了。

現在，她又把凌珈弄到上次的小破廟中。

上次在此，她把凌珈剝光，要找個男人凌辱她。

現在她似乎又想來這一手。

此刻大約是晚膳時刻，天還沒有全黑。

不久聽到廟外有步履聲，稍後有人探進頭來。

這是個年輕人，有絡腮鬍子，後上有刀疤。

此人的衣着很隨便，但眼睛很活也很亮。

柳儀芝笑了，因爲凌珈要倒楣。

柳儀芝希望找個醜男人玩凌珈，這一個醜得可以了。

她向這醜小子招招手，道：「進來！」

醜小子走進來，打量柳儀芝和地上的少女道：「什麼事？」

柳儀芝道：「送你一件禮物。」

「什麼禮物？」

「活蹦活跳的！」她指指一邊的凌珈，甚至還把仰臥在地上的凌珈雙腿分開，褲帶扯開。

這年輕人眼睛一亮，道：「果然是個好禮物！」

「你是誰呀？」

年輕人道：「我正要問這位大姐，妳是誰？她又是誰呀？」

柳儀芝道：「算了，我不問你，你也不要問我，我們二人有緣，把這禮物送你，但你要當場受用。」

「怎麼？妳把禮物送了我，我不能帶回去玩？」

「不是不能，而是希望第一次我能看到。」

「爲什麼？」

「送人家禮物，總是希望人家喜歡，對不？至少也想知道能不能用？」

年輕人打量一下，道：「這個小女人很厲害？」

「差不多。」

「如果不厲害，何必點她的穴道，這樣玩有什麼意思？」

「不成，解了穴道，只怕你我二人也非敵手。」

「有那麼厲害？」年輕人道：「妳爲什麼要把她送給我，爲了報復嗎？」

「少囉嗦！你到底要不要？」

「要要！妳總要迴避一下，做這種事我不希望有人在旁邊窺看，那樣玩起來太不自然了。」

「好好，我到廟外去。」

她到廟外當然還可以窺伺。

年輕人毫不客氣，扯下了凌珈的下衣。

然後他自己也褪了下衣，到脚踝處，但未完全脫下。

看來就要這樣湊合玩了。

然後伏在凌珈身上有所動作了。

柳儀芝看了一會，自然快意恩仇，然後坐在門外石階上等候，而且過一會就回頭看看。

她那裡知道這份厚禮送錯了人。

這個年輕人只是個西貝貨，所以只褪下褲子而未全脫，可以說他們二人此刻是在「磨鏡」。

她當然並不是玩這下流勾當的女娃。

她這麼做完全是懷疑這少女被害，也看出柳儀芝行爲有點失常。

她必須弄清這是怎麼回事。

這上面的西貝貨正是米珠。

她離開小林後，日久天長還是忘不了他。

友輩勸米珠，對男人也不必太認眞。天下畢竟也沒有十全十美的人，於是她易容成一個醜男人，到處找小林。

這樣在江湖上走動也比較安全而方便些。

她此刻在上面邊動邊解了凌珈一個穴道，低聲道：「姑娘何人？」

凌珈聽說話就知道有救了，低聲道：「我叫凌珈……」

「這是怎麼回事？」

「一言難盡……」說了柳儀芝害她的事。

「她爲何要害妳？」

「只是爲了一個男人！我們都認識林小飛！」

米珠不由一楞，怎麼這麼巧，都是爲了小林。

此時此刻她該不該救她，當然，米珠是個好女孩，她不會爲了同愛一個男人而見死不救的。

「妳是如何認識林小飛的，而她又是如何認識小林的？」

凌珈說了柳儀芝救過小林，却冒充喬琪上床和小林發生的事，以及她自己和小林認識的經過。

「原來如此，我叫米珠……」

「噢，我聽小林說過米珠姑娘。」

「現在我們要合作才能生擒此女。」米珠道：「他們柳家的毒是獨步武林的，咱們一不小心再落入她的手，那命運就悲慘了！」

凌珈道：「當然，躭會她會過來看看，咱們要猝擊，一舉成功。」

這工夫米珠又解了凌珈另一穴道，道：「姐姐是何人門下。」

「實不相瞞，『北神龍』即是家父！」

「啊！原來姐姐出自名門絕世高人門下！」

「慚愧！高人門下不也落到這般田地。」

米珠在上面太累就不動了，柳儀芝走進來，道：「小子，還不錯吧！看來妳並不十分內行！」

米珠往下一翻，兩人都像繃緊的彈簧張開，眨眼工夫，柳儀芝身上挨了兩脚及兩掌。

只不過在這閃電奔雷的一擊之下，柳儀芝已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在米珠往旁邊一翻時，她已看出這也是個女人。

既是女人，在上面裝模作樣地玩了好半天幹甚麼？自然可以想到，兩人在私語，必然共謀對策。

柳儀芝的經驗比她們豐富。

她知道，一旦她自己落入這兩個少女手中也會很慘，所以忍着被踢打的重擊奇痛，還是作了點手脚。

也就是搖晃着後退時，她施了毒。

只是這種毒是她身上最輕的一種。

由於兩女下了戒心一直搶在上風頭，中毒很輕。

柳儀芝身受重傷逃出廟外。

她站在廟外並沒有馬上逃走之意。

她要看看兩女中毒的情況有多深，再作決定。

兩女站起，身子有點搖晃。

柳儀芝自被連續玩汚後，已是性情大變。

她身中數掌，脚已受內傷，她要報復。

甚至她也能猜到，這個西貝少女可能也是小林的女友，這更使她仇火塡膺，即使玩命也不能就此走掉。

兩女見她又折回來，而且在衣內摸東西。

顯然，她又要施毒。

兩女知道自己已中了毒，急忙自小廟破缺的後墻洞中逃出，柳儀芝追了出來。

跑的人不快，追的人也受了內傷，自然也不快。

二女不敢往下風跑，但往上風跑要兜個圈子。

這麼一來，柳儀芝就佔了便宜。

兩女知道中了毒不能全力奔行，這樣會越來深，她們已感到頭有點暈，眼前金星迸射不已。

這情況越來越厲害。

甚至連視野也開始模糊了，而柳儀芝却越追越近。

當兩女奔到一個崖邊時，由於視覺不清，米珠收勢不住栽下崖去，這景象使凌珈驚極而尖嘶起來，因爲米珠是爲了救她才有此不幸的。

這絕崖並不甚高，大約有六七丈的高度。

只不過這高度對於中毒的人來說却太高了。

凌珈還聽到了人落地及慘叫聲。

她順着絕崖奔行三五十丈，自陡峭的小徑上下了崖。

柳儀芝此刻站在崖邊向下望去。

這高度本來傷不了輕功高的人，一個正常的高手，下落時不斷地提氣，可以使降落速度減緩不少。

只不過中了毒的人却難逃一死。

柳儀芝深知毒葯葯性，最大的症狀是視力不清，甚至全盲。

要不是凌珈吸入較少，加上她本來視力就差，她可能已無法順着崖壁上小徑下崖去了。

當然，柳儀芝不會以此而滿足的。

她的眞正仇人是凌珈，而非米珠，而掉下去的却是米珠。

只不過當她順小徑下了峭崖時，却不見了二女。

原來米珠雙腿俱折，十分嚴重。

凌珈爲二人各服了幾粒醒腦的葯，背起米珠就離開了現場，至此，柳儀芝已不敢再追了。

她必須找個地方療治她的內傷了。

* * *

小林和畢熙正在飲茶等待凌珈。

他們出去找了好多次，正準備再去找尋。

這工夫有個少女背了個人衝進了這西偏院門內。

二人立即看出背人的是凌珈，她背上居然是個有絡腮鬍子的小子。

二人迎出，小林道：「凌珈，這是誰？」

「米珠，快救了她，她的雙腿斷了！」

（未完‧九）